

叢譯著名學科會社

釋淺論本資

行印局書新北海上

社會科學名著叢之一

恩麥提著  
程次敏譯

馬克斯資本論淺釋

社會問題研究社出版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 原序

這本資本論淺釋之目的在使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冊底譯本透澈明瞭——在於可能範圍內盡力使資本論底主要或一般宏旨成爲「家喻戶曉」。這本書底用意尤其在使資本論底前三章卽第一篇書透澈明瞭，並且「家喻戶曉」，這三章在本書中是大致按照原書也編爲三章提要。但，牠們並不是嚴格的提要，因爲有些地方我竟毫不遲疑地將一小段原書伸展而簡直成爲一節疏解。現在這本書是打算使馬克斯底經濟著作之精華簡單化，以便不但爲學生們閱讀，並且求能儘量表白這部真正奇妙的著作底確定的意義，逃免那些不幸四面叢生的誤解，友誼的（卽非故意的誤解）及敵視的，及無數的混淆糾紛，無心犯的及有意犯的。

如果經濟學這門科學有絲毫重要的話，那末，像現在這本書這樣的淺釋是非常須要的。雖然馬克斯空前未有的資本論出世已經有五十多年了，我們如果要說有許多英文讀者了解牠，那這話未免冒昧武斷。一切各種各派的所謂「馬克斯主義者」，從那最卑污惡劣的誘人入陷阱的人或「沿門托鉢」荒誕信徒以至真心擁護馬克斯主義的勞動階級信徒，甚至將馬克斯偉大著作底根本道理亦極可痛惜地誤解了；所以他們便必然地就將基於這些根本原則的宏大

上層建築也誤解了。

當二十世紀底初年，西孟 A. M. Simons 曾聲稱資本論第一冊第一章充備了馬克斯經濟的「語言」或「字彙」。這話並不是絕對真對的；但牠是不錯的，如果牠的意思只是說：一個人若不了解馬克斯資本論第一章，他即不會完全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之基礎，即商品（及商品那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複雜體，牠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及牠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即指另一種商品之物體而言）但是至今有多少講英語的「馬克斯主義者」能夠老實說他們已經懂得這第一章呢？雖然馬克斯底著作有許多版本流行了五十多年，而這第一章於今竟仍是那麼未被人懂得，並且那樣大為人們所誤解（至少，在英文方面的），以致要將這個第一章演成一種正確的，更通俗的習語，而免牠遭那般的厄運，這實在等於要將馬克斯那簡單而卓絕的思想之藏埋了的寶庫再從地下發掘起來。

這第一章本身單獨就是一本大書，並且是一本沒有絲毫冗言而內容非常豐富的大書。人們所以不了解這第一章一半是因為沒有體認這個重要事實。這一章內容之廣博，在沒有準備的腦經是看不見的（有點像幫助視覺的顯微鏡未發明以前，那廣漠而看不見的微物世界一樣。）如果沒有相當的幫助或準備，人們對資本論的尋常了解不會與馬克斯思想相接觸而領悟的；他那第一章書似乎篇幅太少而內容太多了。況且，馬克斯在他自己的序言裏面也警



告我們：「凡事開始總是困難的；研究一切科學也是如此。所以，要了解第一章書，尤其是分析商品的那一部分將成最大的困難。」

如今，所謂「馬克斯底理論」你也說，我也講；好像馬克斯只是一個僅僅的理論家！殊不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馬克斯才不以他的理論來煩擾人呢；看起來他真沒有什麼理論。他那已完成的著作中之一切主張與原則全是科學的——真正科學的，澈頭澈尾地科學的。他那第一冊書底主張與原則是以科學方法構成的，以科學方法述說的，而且構成述說之後，又通體透澈地試驗了，證實了，成立了的。這恰恰是遵照科學分析與說明之規律；於此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斯不是「理論家」；他只是一個科學家。

普洛克推 Richard A. Proctor 引過德摩根 De Morgan 關於如何區別理論家（「奇思幻想者」[Cranks]）與科學家的話。在他所論的科學閒談 *Light Science for Leisure Hours*（第三集，二百七十頁及其後）中，他引用德摩根所說如何辨別任何種科學上一個真發現者與嘵嘵不休的幻想者。（不過普洛克推他自己不是常能遵守德摩根底話，因為在科學閒談第一集底三七到三八頁上，他竟那般不聰明自以為權威地談論貨幣底根源——其實他對於這問題是極無知識的，他不但不知道這問題底真理，並且也不知道前人對牠的研究！）

但在科學閒談第二集中如上所述的，他却居然將下面的真珍寶給與我們。他告訴我

們：——

「關於某人是否有發現科學真理之資格，這種規律是非常簡單，也被德摩根發揮得極明白。德摩根說道：在每一件關係思想的事上，新的知識，如果與有一點成效，必定是由熟思默致舊的知識而得來。（機械的設計有時偶然是例外，但不會常常是例外）在凡由思想支配的事上，現在被稱為發現家的一切人們都是對於前人底心思詳知熟習，並且在前人底作為中學得知識！……沒有一個例外。如果有人願告奮勇去證明有一個知識極少或無知識的人在思想大問題上有所成就而知名的，請他提出他的人來，我們定要看看。這是淘汰那班以他們的大發明害人的先生之方法……」在第二七二頁上，普洛克推又補充說：「一個人對於某一門科學沒有宏博完澈的知識而會在那門科學上有大發現，這事是從未發生過的；所以大家不該希望有這種事畢竟發生之可能性」。

這一段話裏面所指示的真正科學辦法正恰是馬克斯方法。馬克斯似乎將「政治經濟科學」方面前人已經發現的一切全都學得而且融會貫通了。

馬克斯不但對於一直到他那時候別人所發展的經濟科學完全熟習，並且在他第一章書「第四節」中，即「商品拜物教性及其中的祕密」那一節中，他說明一般人的心思對於商品之偶像「神物」（或迷惑欺騙）性質以後，又說明那班經濟學「大教授」，他們自命在知識上是如何靈

敏，不但沒有看透並揭穿這個「偶像」，反而實際接受那東西，甚至變本加厲使牠更爲不堪！

要舉出馬克斯命名極妙的「商品拜物教」之變本加厲的最近例證，下邊的事是再好沒有的了：一九二三年八月間，在澳斯特利亞 Australia 底悉尼 Sydney 發見有許多方式的招帖到處貼着，替澳洲政府五年公債 Five Years Commonwealth Bonds 大登廣告。這些招帖是做成像西洋象棋盤的模式，在各個方格子上印有「制勝的好着」，“Good Moves”，「與制勝的好忠告」“Good advice”，在領端一行的一個方格中說：「你的錢做政府公債比放在任何銀行還更會拚命生利！」。而澳洲人民——一個英國的教授現在告訴他們說他們正在發展成「出類拔萃」的腦力——參攷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西里尼晨報 Sydney Morning Herald) 竟不覺得澳洲銀行界當局與那認爲自己的木偶玩具會顯神通的非洲野人是同具一種心理！那「西洋象棋盤」式招帖中另一方格又寫着：你的錢做公債替你更會拚命生利，爲你約多賺「十鎊十八先令三辨士」的「利潤」。這個顯而易見的偶像不過是「錢會生育」「或錢會生錢」的舊偶像之一個變相而已！也和那較老的偶像形態一樣，這個新的「拚命生利」形態實只是人類品質，被人的心理以拜物教辦法硬派入社會產物中而構成的。

新近有一個西里尼好講閑事的人，用“I. vicious”的筆名，講到他所謂馬克斯底「令人

莫名其妙」的商品拜物教！其實馬克斯討論這問題的著作何嘗「令人莫名其妙」：對於任何人，只要他不理會澳洲的「頭蓋骨發達之增進」的，馬克斯意義是可以極簡易地表呈出來的。牠的精髓只是這樣：——

在生產商品的社會中之人的關係（工業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將其本來面目表呈出來，而只是被表呈為社會底工業產物之關係，換言之，只被表呈為「價值」。人的心思將「價值」幻想為商品內體中一種天生來的內在力量，甚至幻想牠是商品底一種物質屬性或物質本質。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自命具有特別的慧心，又摻進來，實在將這個謬誤的，「偶像」局面弄得更糟，第一由於他們看不破這「偶像」是那樣的偶像；第二由於他們擅行假設物質的東西所含具的眞正物質性質——使用價值——不存在其中！這種被尋常人的主觀硬派入商品中之特殊力量——這種價值——在一般「經濟學家」認作是一種自行「繁殖」的東西（在貨幣商品中），或者甚至是一種「地氈」——種從地下生出如野草一般的東西，或者是（像現在「澳洲公債」中的）一種愈來愈會「拚命生利」的東西！

其實，資本論第一章中這第四節，「商品拜物教性及其中的秘密」，是馬克斯獨出心裁創成的一點哲學。不幸，這哲學似乎以後的作家大多數完全沒有領略到。我已經讀過的一切作家，除了一個例外，似乎在馬克斯這片哲學道理中絕對沒有窺見一點什麼足以資論談

的，他們都迴避牠，好像恐怕沾着一塊燙手的熱番薯似的躲開了牠！就我所知道，唯一個研究到馬克斯底商品論的人是那好學深思的 Edward Aveling 艾梵林；但連艾梵林也有時候對馬克斯所稱爲「拜物教」的那些重要的特色沒有領悟到。最好的例證是艾梵林底學生底馬克斯 (Student's Marx, Swan Sonnenschein & Co. 1892) 之第十八十九兩頁，這兩頁所講的材料，他定名爲「經濟學者底錯誤」——其實，應該定名爲「經濟學家之接受並加重拜物教」，而內容也應該以這種意義去敘述，表呈。馬克斯底意思非常明白地是說商品底創造者也奇特地誤解商品，正如拜物的野人誤解他自己所做的石偶像及木神仙一樣，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也在同一的流行幻想(或「偶像」)之下盡心賣力，他們縱然別具「慧心」，只使這偶像變成一個更壞的偶像！

至于馬克斯底方法或研究之風格，那其實是非常簡單。他的著作底一個特色，使牠與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底著作「判若霄壤」的，即在他的著作對資本家之榨用勞動階級是取批評態度。馬克斯分析近代政治經濟與任何資本主義者分析現代政治經濟之大不同處是在馬克斯底分析爲「批評的分析」。可是他也利用經濟學上前人所做的一切研究，所得的一切知識，他真不愧爲一個真科學家，使經濟學從已達到的地位更進一步。他鎔化當時流行的經濟學，以批評的態度將牠淘汰一下，找出牠的錯誤與弱點，而保留牠的真確之點及真確的發現。這

樣自然使他在自己心中繪成整個那經濟結構底一副真圖畫。馬克斯所畫資本主義底圖畫是真的肖相，這件事是誠心研究馬克斯的人所不能不深信的。

馬克斯底科學的識別使他容易地發覺前人底過失及錯誤，所以他也容易地從每一個前人底主張中採取或收集真正真確健全的部分。但他既這樣做，他必然地製成他自己的概念，于是他即按照自己的概念，將獲得的材料重加處置；他又以這樣整理的材料及他自己的發見，建築他自己對資本主義生產及分配制度之一個不可抵抗不可打敗的表露。

在下面的緒論裏，我們將要談到馬克斯資本論之一般計畫。我們在這裏不妨將他的文筆格調，作有趣味的攷究。馬克斯陳述他的故事，簡直是用第一流的有趣味的小說家底文筆。牠將故事底許多不同綫索，每次一個地，發展到某一定的點，總是顧到還要再發揮主要綫索那個目的。看看他在發揮主要綫索，到了必須了解某一輔助的綫索，或多數輔助的綫索時，他便截斷主要的綫索暫放在一邊，而去發揮那些輔助綫索；將這些發揮之後，他又重行接起主要綫索來講。

第一章即是這筆法底一個極好極著的例子，尤其是第三節中之分節，段及細段。第一章之主要綫索在第一節中即爲「價值」。這個主要綫索又在「第三節」重行接起。到了第三節討論價值之表現形態時馬克斯很快地在分段A中討論到價值底「偶然」或「初步」形態，而同時

他立刻又即須中斷對這「形態」之整個討論，因為他須討論這綫索之幾個細節或分支。在第一段中，他發現「價值形態」有相反的兩邊或兩端，或兩極；申言之，那將表見的價值所佔據之一邊，及那可以實現可以觸覺得的表呈所佔據的一邊。然後，第二段中將這兩邊之一——即相對邊或行將表呈之價值——又另自分開來討論，第一，在分段（a）中討論其品性及意義，其次在分段（b）中討論牠的相對量之決定，在這節分段中，馬克斯發見並且分析分量變化如 I，II，III 及 IV 諸例。然後，第三段將價值形態底那一方面——「等值物」邊，或價值之可見可覺的表現（另一商品之物體）——又單獨討論，並單另將牠當那樣的「等值物」加以分析。他到了這時候然後在第四段中，才繼續討論這價值形態之整體，而將第四段標名為「價值底初步形態之整個的觀察」

「價值底偶然或初步形態」經過充分時間達到那必要的社會發展以後，便在社會上從牠裏面進化出價值底外延形態：所以馬克斯便按照這道理再進一步發揮他的主要綫索（在細段 B 裏面）。但他到這裏又再立刻中止而去攷察這種外延形態之兩個相反邊；第一，在第一段中，討論「相對」邊，即主觀的價值所在處；其次在第二段中再討論「等值」邊，即價值底外延表現所寄在處，亦即牠重三倒四變為多數變成各樣之所在。然後，他再又來在第三段中討論這種形態之整體，以求尋出這種形態底錯處或缺點，而這些錯處即構成這種外延形態在社會

交通上被另一價值形態所推倒而替代之史的理由——于是才討論到其次的一種價值形態，即價值底一般形態。這里雖然有三個分節，馬克斯所講的依然不離開那正在發揮的主要綫索（這里的主要綫索是正在發揮的價值形態全體）一直到第三段之末爲止；等講到價值底貨幣形態參入社會交通之後，他又將主要綫索放下，一直到第三章之開始才再從新接起來講。（參攷後面緒論末尾所列這些細段及節目之表）

馬克斯底方法還有一點特別有趣味的地方，即是以數學方程式表示數量的觀念。甚至最初的數量上的意想也是以數學方程式表示——在第一章中「初步的」等式。這種數學的表示方式對於研究的人有絕大的價值（使用價值）。艾梵林告訴我們這也足以證明馬克斯對於經濟學的造詣都比前人更深。這話完全是對的，但還不足說盡馬克斯底妙處，因爲不能表示他的研究魄力。馬克斯所實在成就的是一半以數學去測驗前人所達到的經濟學；無疑的，唯有利用數學，馬克斯才能夠那樣發現並且制成資本主義底許多定律。例如，馬克斯用價值底數學等式，發見「價值形態」有兩極或邊，那是何等容易！第一章書底這種價值等式，甚至暗示等式後面的質的關係。再說，既然用數學等式，這數學等式又是何等容易使馬克斯不得不將等式底兩邊化爲某種公共性質或某種同一性！顯然的，馬克斯一定單用數學方法即發現了許多資本主義定律，並且發揮了這些定律種種公認的現象。



在現在這本小書中，除去第一篇，馬克斯原書底許多部分只簡略地述說一下。例如馬克斯那巨大的第十章在本書中的述說只求足以將作者多年的體驗與講授所認為必要的改正與修補，傳達出來。有許多時候，其中的標題或節目都錄出來，用意只在求參攷方便，或幫助研究者尋出並懂得馬克斯原書中的地方。這本書沒有一處是打算要人家讀牠以代替閱讀並研究馬克斯原書；這本小書底目的只在促進並輔助——提倡——大家閱讀並融會馬克斯原書本論。

不管馬克斯那部完成的著作，資本主義的生產之英譯本有多少錯誤遺漏，那著作本身以那麼宏大的篇幅而沒有謬誤之處，這是極可敬佩的。自然，這並不是說馬克斯初期的著作處處細節都與他那完成的著作一致；然而即以細節論，他初期的著作與他最後的著作不一致之處竟少極了，這又是何等本領啊！我的確切的意思是說他那最偉大的書，資本論，不但是出人意外地通體一致，並且是沒有一點思想上的一般錯失。我只發現他一處有思攷底錯失，但僅僅只一點。書中有一個地方，馬克斯說及「腦經，神經，筋肉，等等」之耗用，其實自然是指耗用從這些身體部分生出的精力或體力而言。馬克斯在這一點確犯了一個小小的思想失察，這是可以由他別段文章來證明，最顯著的是他的書中隔這一處約五百頁有一段，說及將「組織了的身體物質化入動作中」，這句話自然是指將身體物質底力(Force)「化入動作中」。

論理，任何人底著作原該付諸批評，任何種批評，任何方面加給的批評。自然，這原則也適用於卡耳·馬克斯底不朽之作。可是，讓大家且至少拿真正的馬克斯底思想表白出來，就他真正的意思加以批評——讓大家着得馬克斯真的教導；不要接受自此以前標榜的所謂「馬克斯主義」，及由池而展轉傳說的所謂「馬克斯底理論」等等徒吵叫的廢話呀！讓大家儘量就簡單明瞭的語言獲得馬克斯底真意思！因為，正如人們只記得對他們有興味的東西，人們只對他們能夠了解的東西發生真的興味；並且只有對有興味而能了解的東西，他們才能夠真實地有批評的本領——有科學的批評本領。

本書底頗大一部分已經準備付印之時，原可以適於分別出版的。我即想根據這種意思，並以希望得着贊可或相當批評之存心，將稿子交給一個老朋友，兼是同我一般被南非勞工黨（S. L. P.）排除的一位先生，請他檢閱——這位朋友，他也是永不憚煩於用「科學」這個名詞的人。（尤其講及但尼耳特利安 Daniel De Leon 底著作時），而且永不憚麻於談「科學家」的人。不料令我大失所望，他就始終沒有翻開我這稿子底一頁來看一下，雖然他明知我費了兩年多的心力著作這書：他只看過我稿子底封面一頁而已！極顯然的，雖然他口中沒有絲毫表露出來，他心中是不高興幫助我或我的著作。不過他的過去歷史却表明在大體上這位先生存心是好的。

現在，我不屬於任何黨派。以一般的情形講，關於科學及科學的誠實，我對勞動階級政黨的經驗是一件悲痛喪氣的事。在這方面，就其職員底言行論，我過去參加的那些政黨都表露牠們鄙陋得可痛心。牠們底情況有點像我想起的一個青年的一樣。這位青年，當我告訴他各個人找出自己弱點在衛生上是如何重要之時候，——這位青年使我大為驚惱地回駁說道：「弱點！我沒有任何弱點！」然而這個青年自稱有科學的野心與自負！

我所經驗知道的那些勞動階級政黨也是如此。在表面上，牠們似乎有科學的野心，無疑的牠們有科學的自負；但是現錢販賣又似乎比科學的確切更重要不知多少倍。我是作了一個批評者（至少是一個忠實的，勤勞的批評者），而幾乎未得什麼酬謝，我所得的酬謝是那些明目張胆剽竊他人知識的人之挪揄，是久已被待遇如一條死犬之輕蔑。並不是我現在須要他們給我像在馬頸上撫弄的憐慰；我所叫不平者是爲得錯誤之說——連篇累牘的枝節細碎的錯誤——如今是如發羊癩病似的岸然到處橫行，毫未受制服！你看，漫不經心地，如果不是故意地，將馬克斯那極奇偉佳妙的著作曲加解說，「畫虎成狗」，零星出賣，專只爲便於那些妄冀非分的，科學的暴發戶新貴營圖他們的物質私利！

末了，我願對我很欣喜指導的那些經濟學班學生們申明感謝。他們所提出無數有趣味的（有時並且是鞭辟入理的）問題對我這書極有裨益；牠們時常使我注意到一些須要特別解釋之

點；牠們對於我這本書之編成，必定有很大的促進力，其程度甚至不止如我自己實際所覺得到的。

恩麥提

西里尼，一九二三，十月。

# 目錄

原序

緒論.....一

第一篇.....三五

商品與貨幣

第一章 (提要) 商品.....三五

〔第一節〕 使用價值與價值，或商品之兩個素因

〔第二節〕 商品所含化的勞動之兩種品性或含糊性

〔第三節〕 交換價值，或價值底形態

分節「A」 價值底初步或偶然形態

〔第一〕段 價值形態的兩極，或兩相反邊

〔第二〕段 相對的價值形態，或價值表式底相對極或邊。

分段「a」 這相對極或邊之性質及意義

「b」 這相對極底相對分量之決定

「第三」段 等值的價值形態，或價值表式之等值極或邊

「第四」段 價值底整個的初步形態

分節「B」 價值底總共或外延形態

「第一」段 價值底外延的相對形態，或價值底延長比較

「第二」段 特別的等值形態

「第三」段 價值底外延形態之缺點

分節「C」 價值底一般形態

「第一」段 這種價值形態底新品性

「第二」段 價值表式中兩邊之互相發展

「第三」段 由價值底一般形態變到價值底貨幣形態

分節「D」 價值的貨幣形態

「第四節」 商品底拜物教性及其中的祕密

第二章 (提要) 交換進程.....八八

第三章 (提要) 貨幣或商品底流轉……………九二

「第一節」 價值底尺標

「第二節」 流通底媒介

分節「a」 商品底變形



商——貨 第一種變形，或售賣

貨——商 第二及結束變形，或購買

分節「b」 貨幣底流轉

分節「c」 鑄幣與價值表號

「第三節」 貨幣

分節「a」 儲財

分節「b」 支付要具

分節「c」 普遍的貨幣

第二篇.....一七

貨幣之變為資本

資本公式

這公式底矛盾

勞動力之購買及售賣

第三篇.....一四一

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勞動過程，或使用價值之生產

剩餘價值之生產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率

「商品底比例分量代表，不變+可變+剩餘，諸部分」

剩餘產量

工作日



剩餘價值率與剩餘價值量

第四篇 ..... 一六九

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相對剩餘價值」這名詞底意義

「協作」

製造上的分工

機器與現代產業

機器底發展

由機器轉入產物的價值

機器對工人之密切影響

工廠

工人與機器之衝突

解僱的工人之抵消說

工廠制度對工人之排斥與吸引——棉業上的恐慌

現代工業在工廠手工業（製造業），手工業及家庭工業上所誘致的革命  
 工廠法 衛生及教育條文 此項條文在英國之一般推行  
 現代工業與農業

第五篇……………二〇九

絕對及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絕對及相對剩餘價值

勞動力價格大小之變動及剩餘價值大小之變動

表示剩餘價值的各種公式

第六篇……………三三二

工資

勞動力底價值（及其價格）之變為工資

論時工資

論件工資

各國工資底差異

第七篇……………二四一

資本 積蓄

簡單的再生產

剩餘價值之變為資本

〔剩餘價值之分為新資本與進款〕

擴大資本蓄積使超過前面所談論的那種資本化的剩餘價值之環境

所謂勞動基金

資本積蓄之一般定律

資本主義的積蓄中可變資本之相對縮小

工業後備軍之相對增多

資本主義的積蓄之舉例說明

第八篇……………二六五

所謂 原始 積蓄

農業人口底土地之被剝奪

對被剝奪者之殘酷的立法

資本案農業者之起源

農業上變遷對城市工業的反應

工業資本案之起源

資本主義的積蓄之歷史趨勢

現代殖民理論

結論.....二七二

字彙.....二八五

附錄

## 緒言

一切有思致的人們，或凡對於四周巨大的現實不是漠無感覺的人們，都體驗到現代社會——在科學上叫做「資本主義的制度」就人道論總覺得悖謬失當。

赫胥黎教授 Prof. Huxley 說道：「就是現代文化中最好的文化，在我看，似乎是表呈一種既不含具任何有價值的崇高理想，又不具備穩定之好處的人類情況。我毫不遲疑地表示意見，以為如果大部分人類之情況沒有大加改進之希望；如果當真知識之增加，由知識增加而得的對自然之更大的征服及因這征服而來的財富一定不會增進大多數人民方面需要底範圍及程度，並改變與此偕來的那身體上道德之墮落，那我甯肯歡迎有某一個慈悲的慧星降臨，將整個的一切掃蕩盡淨，還不失為一個稱心合意的結局。」註見赫氏倫理及政治文集。

「資本主義的制度」是什麼？對這極簡單的問題之唯一恰當的回答是卡耳·馬克斯底偉大著作，資本論。馬克斯之著作，資本論，不是討論社會主義或其產主義的，也不是討論任何種擬議的無政府主義；牠是討論資本主義的。我們所以必須將這個分別確切弄明白這種需要不但由尋常人們關於這一點的乖謬觀念可以表出，甚至由 H.H. Hyndman 底一部書也可以

表出。韓德門著了一本政治經濟的書，叫作「社會主義底經濟學」(Economics of Socialism)。他這本書本是談資本主義底「經濟學」的，而反顛倒起來用這名稱作他書的題目，豈不奇怪！

社會主義底經濟體系並未出現，這其間簡單的理由是社會主義並未出現。一直到現在（一九二三），社會主義仍不過一個崇高的理想。社會主義真成一種實際的事實的時候，牠將有牠自己特殊的經濟，正如在牠實現前一切各種其他社會制度（包括現在的制度在內）各有其特殊的經濟一樣。馬克斯底資本論是分析並解釋現在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制度」之唯一無二的著作。決沒有人不假手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而能夠了解這極複雜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而現今唯一那樣的科學即是卡耳·馬克斯底資本論。

譬如一個內科醫生或外科醫生必定先要將手邊所診治之任何病象加以診斷，並了解那隱伏活動的疾病，然後才能夠有效力地并有把握地醫治那病症；所以對於社會底任何社會學上的病症，或不康健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對於社會所發生之任何惡毒或傷損的情況必須先分析，了解，然後對那種情況才有聰明的，先行籌好的糾正或救治之可能。

現今遍地球的工業危機是表現社會底一種人的方面惡病情況，已發展到牠危急的階段。這惡劣的社會情況還沒有進展到牠現代這危殆階段之時，政治經濟學早曾設法力求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從十七世紀直到十九世紀之中間，政治經濟這門科學是依牠的「古典的」方式發

展；而「古典派」經濟學者已經確定了國家底不治之症在什麼地方，以致正統派經濟學忽然發覺牠已經發現過多，有點危動社會制度。原來到那時候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達到成熟期之時候，牠本性上的，與生俱來的病症也達到成熟期，因為做十九世紀底特色之按期發生的恐慌是自一八二五年開始的。「古典派經濟學」——用馬克斯之話——于是突然完止，接着便有馬克斯所稱爲「流俗的經濟學」繼起；原來如果失業的民衆懂得所謂「失業問題」，那將是何等「可怕」啊！

這般地，于是經濟科學上任何更向前的進步決不能供資本家階級之利用博牠們的歡心。所以，如果不讓這一門科學在無知，流俗，及假謬，毒害，忘忽，及枯稿等等制命的重壓下消亡，那牠非變爲一種無產階級的科學不可。幸而馬克斯那無價之寶的著作，資本論於一八九七年問世，救了這個科學的危亡局面。馬克斯這部偉大著作是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分配，所下的一種精巧無倫的分析。

馬克斯底資本論可以說共有三冊。第一冊詳細討論資本主義的生產（即對工資勞動者之榨用），第二冊詳盡地討論資本主義的輪轉（即資本價值之轉變）；自然，牠也討論這種轉變或轉換中之阻滯，即工業的及商業的恐慌。第三冊討論整個的資本主義制度，其中最特出之點在解明商品價格那表面現象之社會的形成（極深奧而複雜的形成）

生產進程，在資本價值輪轉之完整的周期中，是牠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資本價值在資本主義的工業中所採取的各種形態是必然包含在那些共同替輪轉的資本價值構成那發生功用的往來周圍之中。資本主義的制度，就整體論，即是資本底輪流轉變，及輪轉的資本價值在轉變中所採取的那些一套的不同形態。資本底這些暫時形態可以總括如下列：第一，價值輪轉或循環開始時的形態（即貨幣）；其次，這價值加進工業時的那各種形態（即所有一切不同的生產要具及勞動力）；然後，在工業上的各種階段中那些一部分成熟但未完成形態；然後，這價值從工業提出時的各不同形態（為完成的新商品）；然後，這價值實現之形態（即又變為貨幣）及一切最後的並劃定的形態，被割裂或分配於社會中為增高的資本價值（例如利潤，地租，利息，等等）

這個整個轉動可以從根本上分為兩種區別極明晰的進程或活動：即生產進程或生產的活動，與市場上周轉進程或形式上周轉的活動。馬克斯便照這樣以他的第一冊與第二冊書將這整個運動分為兩個進程討論。在第二冊中他討論資本主義的輪轉，註，在第一冊中，他討論資本主義的生產。註：此種輪轉包括流通在內，並且，牠既是資本流動底延長，便構成一種「流通延長」。

我們現在且將資本論第一冊內容作一簡略的提綱如下：



資本論第一冊共有八編。

第一編是討論「商品與貨幣」，在這一編裏面，馬克斯述明貨幣是由商品發展而來的。資本主義的一切財產均是生產為商品或價值的。價值之表現形態必然是某其他商品之有用物體。因此在貨幣之演化中有各種歷史的價值形態（即價值之初步的，外延的，一般的，及珍貴金屬的各形態）第一編書底主要工作為敘述貨幣底這種演化及貨幣底各種功用之演化。

第二編論「貨幣之變形為資本」，敘明所謂「價值」那個社會真實之更進一步的發展，竟至超出那單純的貨幣階段。貨幣，當作流通底媒介時，在商品流通中發生功用；但這裏在第二編中，馬克斯說明由於一種商品當作流通媒介，「價值」便自己當作資本而流通。我們且早早地看看這事是如何解釋。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總含有等值物交換之意義。這很容易從商品底貨幣形態之變動上看出：一種值兩金鎊之商品變為兩金鎊，然後牠又再變為某別種值兩金鎊之商品，於是一個兩金鎊之值品變成某另一個兩金鎊之值品。但是在資本之流通中，如果總數結果是像這樣的，那未免痴蠢。將一百金鎊變為商品，然後將這些商品再變為一百金鎊，那是真是荒唐無聊。所以，「資本的一般公式」只是指示在進程末尾有一個增加了或擴大了的價值之公式；譬如像指示開始時為一百金鎊到結局擴大為一百一十金鎊之例。但在這裏我們便遇着個絕大的矛盾。當一百金鎊投為資本時，那一百金鎊變為值一百金鎊之商品；然

後，當牠變回爲貨幣時，又是等值物之交換，即那麼些貨幣之值變爲那麼些貨幣。然而，經這整個的進程，這一百金鎊乃擴大爲一百一十金鎊！所以必定是那商品暗中發生什麼講究——那商品在這裏是盡牠做資本流通中流通媒介之功用的。那資本公司所購買以期後來賣出的——一百金鎊之值必定總用什麼方法擴大爲一百一十金鎊之值。所以資本公司必定要在市場上找得某一種特殊的商品，這種商品底使用價值又必定要是這樣一種的：即當這種商品被消費時，牠之被消費同時即是價值之生產。而資本公司確實在市場上找得那樣一種特殊商品，明言之，即勞動階級之勞動力。當資本公司消費他所購得的勞動力時候，其結果是他賺得增益，因爲勞動力底價值與那消費這勞動力所生產之另一價值在數量上是極不同的。在勞動進程中（勞動力之消費中），那勞動力不獨填出牠自己的價值，並又生產一種「剩餘價值」

第三編說明「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這種方式的剩餘價值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獲益，這獲益是以榨用工人底勞動力使超過某種一定的「必要」勞動時間，而實現的；申言之，即由延長消費勞動力之時間使超過生產工人生活上所必要的時間，而實現的。

第四編敘說「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這種方式的剩餘價值獲得之方法是這樣：是將那生產工人底生活資料所「必要」的時間減短，以便使那榨用者可以於中取得一種格外的剩餘價值。例如，若果用新的方法，只須三個小時而不須四個小時工人即能生產那維持他的生活之

價值，于是那榨用者便因此取得那挪出來的一小時，作為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之格外一小時。這即是馬克斯所謂「相對剩餘價值」。

第五編，「絕對及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是以科學的方法探討剩餘價值生產之根源，牠並敘說剩餘價值生產底各種變動的比量部分之數學定律。這一編並且告示我們代表剩餘價值率之各種不同的公式，這些公式各以其不同的方法表明那同一的剩餘價值率。

第六編，題為「工資」，說明工資只是變形的勞動力價值。譬如，當一種值兩金鎊之商品變為兩金鎊時，這個兩金鎊即代表那變形的商品價值；同樣，值兩金鎊之勞動力變為兩金鎊的工資，這時候，這些工資只不過是變形的勞動力價值。

第七編，「資本之積蓄」，敘明剩餘價值之變形為新的資本。第一，馬克斯告示我們如何一方面剩餘價值。提出於工業進程外，同時總資本却被再生產。然後，講過這個「簡單的再生產」階段後，我們使講到資本之積蓄，或總資本之增長，是將一些剩餘價值變為新資本之結果。馬克斯、敘說，並且用許多例子來表明一個事實：即資本之積蓄是伴有勞動階級方面的窮苦之積蓄，及那摧殘磨折的苦工之增加。

第八編，「所謂原始的積蓄」，敘明這種資本主義的進程之真的史的開始。一般流行的假定是以為：在資本能夠開始變轉之前，資本家必定已經是勤勞的，省節儲蓄的；一般人又一

唱百和地意度以爲勞動階級必定先已是懶惰的，浪費而不知儲蓄的！可是馬克斯底這第八編却證明所謂原始的積蓄之內容究竟是什麼。牠的內容大體是兩個詳細項情節——兩個相反而相連極密的積蓄階段——申言之，即平民底公共土地被少數私人盜竊而積蓄於其手中（這般地便剝奪了平民維持他們自己之自然手段）；及這些被剝奪被驅逐的平民之積集於城市，在那裏他們是絲毫不能獨立的，對於獨立是「自由的」（這般便將他們依遂胚胎的資本家之須要安置在胚胎的資本家須要他們的地方，而胚胎的資本家是稱心滿意地榨用他們的力量或勞動力。）

簡單地說，這即是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冊所負的任務。

不幸，在資本論第一冊底英文譯本中，有許多錯誤及粗率之處，這或者是初創繙譯資本論那樣偉大的一部無產階級新科學之著作時所難免的現象。例如，在英譯本中，「拓展的」*“expanded”*這一個字底各形式竟作三種應用法，申言之，即第一，被用以形容那第二個歷史的「價值形態」，在這種價值形態中，價值底表現是由其他一切商品之物體所形成。（在第一章書裏面，我却用「外延的」*“extended”*一字去譯牠）；第二，又被用以形容延長的商務中價值之更抽象的結構 *Constitution*（在第二章中，我却用「價值性質之拓展」*“broadening of Value Character”*，這個俚句以替代「價值……擴大」*“Value……expands”*的俚句；第三，又在英譯

本中其他各處通被用以描寫（在這裏最充足相當）一個加增的價值底加大的積量——這類的事或許是在所難免的。

我現在謹特別表明：在這裏，我對於勞働階級之有良好的導師及領袖，並沒有什麼蔑視或不敬之意。誠心研究資本論的先生女士們讀了現在的英譯馬克斯資本論，對於馬克斯派經濟學許多細節，必須正確了解的細節，難免誤會，那是意中之事。這門無產階級科學是人類所研究的學問中最鉅大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最樂意改正這方面從前的錯誤之人應該莫過於用心最好，最科學的勞働階級信徒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在這書中我雖將各作家誠實地誤解馬克斯底意思之處逐一指出，我的用意沒有別的，只是認爲闡明這無產階級的科學使牠無隱晦疑誤，是極不可少極重要的事，以求達到此目的而已。

在這裏我似乎應該說幾句關於我自己的話。我是誰，竟敢如此冒昧去解釋馬克斯著作之意思？在一九〇三年時，我很幸運找得一本舊的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冊。自那時候起，我便「忙裏偷閑」將大部分餘暇用在研究並辯清，解說並講授馬克斯底著作。此外，在正確地體驗了解並表述馬克斯底經濟學方面論，我想我還可以自命做了一些真的先鋒工作。我是頭一個喚起人們對於馬克斯許多不同的論點之人。我希望不至過分摻入說自己，我只單說二四個極端重要之例：我是頭一個給那經濟的範疇——資本——下一馬克斯派定義之人。我是第一個

人指出馬克斯曾改變或顛倒「價值」與「交換價值」這兩個專門表稱之科學的應用，又如，在先，我是第一個注重這兩個名稱間本質差異之人，我又是第一個指出馬克斯從未說商品交換是等值物交換之人。

自然，在任何科學上，最重要的是分別，極精細地分別，學術名詞中各種不同名稱。在科學上，關係最重要的並不是事物底類似；真正重要的却是事物底差異。我們試看下列頗長的馬克斯經濟名稱對列表——質的與量的，實質與形態；具體的與抽象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價值與交換價值，交換價值與價格，商品交換與商品變形，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社會的分工與製造的分工，生產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名義工資與真實工資，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榨取與剝奪，集中與集中化，資本與資本底形態，剩餘價值與其分化的部分（利潤，利息，等等）諸如此類。

如果常常用這些名稱（不要說此外數百其他名稱），除非極小心時，定然生出很大的混亂，這是容易知道的事；而混亂差不多總要引起令人沮喪的損害。

再下去一點，我們要將資本論第一冊之一部分作更詳細的述明。但在作這述說之先，我們要簡單地看看第一冊全書之祕訣或主旨是什麼。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現今的無產階級「科學家」對於這個奇妙的主旨竟忽略辜負到了何等可痛惜之程度。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冊教導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的社會所賴以生存的財富之生產——是對勞動階級的現代榨用。「榨用」這個名稱底意義，馬克斯在價值，價格及利潤一書中有簡要的說明。在這本小書底第五頁上（紐約勞工新聞社出版）（New York Labour New edition）馬克斯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榨用即資本家從工資勞工所獲取的增益與那勞工底開銷或維持費用間之比率這；種比率是「不給代價的勞動與給代價的勞動之真比率，是榨用勞動之真程度」。這話明明白白含有下列之意義：「榨用」勞動階級即是指利用人去勞作，將他們當作牛馬一般；也即是指資本家爲求他自己的利便與利潤計，利用一個同屬人類者底體力去勞作。

社會不藉人力勞動即不能生存，這是一個事實。自然，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有一部分人自己不勞動而生存；但這些人如果沒有別人的勞動供他們去生活，即會消亡。譬如一個趕驢子的人直接榨用他的驢，將他的載物運上山；同樣，資本家階級以直接或間接剝削勞動階級而得生存。

榨用勞動階級並不是資本主義所發明的；榨用這種辦法早已發展爲一個確立的習俗，新與的資本主義只加以採用。不過資本主義不得不改變榨用底方式；否則榨用不會與資本主義的制度，化合爲一，不會變入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在傭奴制度下的榨用之方式那大家都知道

的是使用或利用傭奴之勞動力去勞作。封建制度下的榨用之方式，那大家也知道的是使用或利用農奴之勞動力。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榨用之方式是什麼，這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爲榨用工資勞動階級計，資本主義的制度有牠自己的裝潢及形態，有牠自己的掩蓋，裝飾，附帶物，及全副武裝。資本家之進行榨用勞動階級是以先前已發展的剩餘勞動，及做牠現今的掩蓋之先前已發展的商品爲手段。剩餘勞動或奴隸制度所以必須要有一種掩蓋或化裝是有趣味的事，也許足以表明社會發展之歷史趨勢是向着將臨降的自由；但這必然只是工業發達底直接結果。無論如何，資本家之榨用勞動階級是在商品生產及商品分配之掩蓋下而實行的。所以，馬克斯底第一編（包含資本論底前三章）分析商品，商品底表面層與配合物——貨幣，及這些東西發生功用所必須的諸條件，即交換過程之諸條件。

不過，資本家對勞動階級的榨用不是僅僅因爲先前已經發展有了商品與貨幣，而成爲事實。牠只能因爲那個部分已發展的概念——「資本」——被應用於工業而成爲事實。但，在這資本能夠應用於工業之前，牠必定要先被人們認爲是一種社會的真實。所以資本論第二編說明價值再進一步，超過單純的貨幣階段；而發展爲「資本」；又說明這資本就牠的貨幣形態被用以購買資本主義的工業之各種必要品，包括那個最重要的必要品——勞動力。

但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榨用只發生在勞動階級發生功用的時候，在勞動階級發生功用



的地方；在那時候，那地方（明言之，即在工業中）勞動階級是被逼迫去生產「剩餘價值」而受榨用，所以，馬克斯下一編書，第三編，進而討論勞動進程。資本主義之榨用勞動階級在根本上是在故意使用工人去工作，好像他們是馬或汽車一般，使他們不但要生產他們生活資料，並且，（以絕對延長他們的勞動時間使超過那樣「必要的」勞動為手段）還強迫他們生產資本家階級生活底資料。所以在這裏馬克斯最先分析勞動進程，隨後分析資本主義的勞動進程及其絕對延長工人勞動時間使超過「必要的」勞動時間外（所謂「必要的」即指生產工人的生活資料所「必要的」）。所以在這第三編，馬克斯討論「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在這一編中他又依據歷史次序描述自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資本家如何逐步前進地延長工人底勞動時間。

到這時候，（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竟那般殘忍地延長「榨用」時間，使法律的限制絕不可少，否則那極有用的勞動階級便將絕滅無遺。那時勞動階級底適合正當的工作條件竟大為衰敗退落，以致為救免勞動階級不再衰敗退落——如果不是絕然不能工作——計，法律條例的限制簡直變為必不可少了。這樣，法律才規立工作日的時間限度，所以任何更進一步的延長對勞動階級的「榨用」只有侵佔「必要的」勞動時間一法了；要達到這層目的又只有用省節勞動辦法，要能使工人以更少的時間即可以生產他們自己的生活資料，於是讓他們省出時間去生產別人的生活維持。所以馬克斯底第四編書便討論「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這絕對剩

餘價值之生產即是指將原先「必要的」勞動時間變成加添的剩餘勞動時間，在這時間內去生產剩餘價值。

自此下去資本論第一冊是一貫如此的。第一冊八編書之真正主旨一致無二地是在那對勞動階級的客觀的，根本的「榨用」。「Exploitation」。

至于「榨用」這個名詞底特別意義，如馬克斯所命意的所演證的，在大多數的人不是非常誤解，即是完全忽略，就在勞動階級運動中有許多用心很好的人也是如此。馬克斯將「這個法國字」引用到英文中來，認為特別能達出人們利用同類去勞作以白白獲得他們勞動底產物之意義。

與「榨用」同一類那個字，「榨用者」之真確的馬克斯式意義，De Leon 德呂安在他譯考次基[Kaustsky]底勞動階級那本小冊的譯文是個好表例。在那譯本第七頁中他說：「對於工人，他（資本案）不是一個同事工人；他只是一個驅動者，一個榨用者。」但是有一本「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叫做能力與勞工（在Melbourne出版的，著者署名為Radix，「拉的克司」），這本小書是一個極好例子，足以證明馬克斯式名詞「去榨用」如何被變做一個糟糕的「流俗的」濫用字，據那本小冊子第二十九頁所說，資本案「榨用」「天才」

「殘暴的」資本案在那裏「榨用天才」呢？他是在工廠中「榨用天才」嗎？不是的；他只在市

場中「榨用天才」！（按此均根據那小冊子底說法而傳述之以明示其謬誤可笑。）他又如何「榨用」天才呢？他是如何在市場中利用「天才」工作呢？照「拉的克司」說，「殘暴的」資本家在市場中「榨用」天才，只不過購買他的產物！

我們試將這種說法懸想一下！按照這個荒謬可笑的原則，我們豈不是也可以說一個工人購買資本家那資本主義的產物是「榨用」那「可憐的」資本家！

濫用「去榨用」這個動詞又有一例子發見於 Gustav Barse 彭開所著「一本小冊子中。這小冊子底英文譯本將「榨用」這字底正當用法，或牠同類的「榨用」那名詞底正當用法，全未辨出。在彭開底歐洲歷史上的危機（是 Arnold Peterson 所譯，於一九一九年在紐約出版的）一書中，「榨用」這個名詞在五十頁中發見不下三十五次，而每一次都只用作「流俗的」榨用或貧窮化意思解，不是指榨用人或使人貧窮，即指榨用土地或使之貧窮。「榨用」這個字之真正馬克斯的意義却絕對失略；在那本小冊子中沒有一個地方對於勞動階級之真正榨用有絲毫的體認！

將「榨用」這個字單只當作，或甚至于廣延的當作，那「流俗的」比較無害的奪盜或使貧窮化之意義用，也是錯誤的。不幸，英文讀者所遇着的往往正是這個字之毫無意味亦無害處的用法。

在那些「以如天之福」，獨嗜好「流俗的經濟學」之人們，自從馬克斯底時候以來，即相習

成風，好說什麼榨用科學，榨用國家，榨用大衆公民，榨用市場，甚至于說榨用市場底產物的。這一切現象對於馬克斯式動詞「去榨用」之影響是使牠失去原意，轉入側路，使牠流俗化，並且使牠陳腐不堪索然無味；以致要表露播馬克斯底大道理的時候（關於那令人髮指的對勞動階級之榨用——世界上唯一關係重大的榨用）他的大道理或者要使聽者覺得疲厭，陳腐而不動聽。

社會底一切罪惡，例如貧窮與墮落，等等，甚至如現代的戰爭，追究起來都直接或間接不起於這種對於勞動階級的根本的榨用，即起於爲實現這種榨用底結果而生的鬥爭。一般人對於這個經濟的主題——這種根本的榨用——之極端重要，還沒有認識。經濟科學是解釋經濟制度所維持的社會。世界各種不同的社會底不同的經濟制度即是了解那些社會及其性質之唯一根本方法，甚至是了解那些社會底個人之社會組成及性質之唯一根本方法。譬如懂得獅子所賴以生活的東西，方才了解獅子及其性質之可能；又譬如懂得羊所賴爲活命的東西，方才了解羊底性質之可能；所以同樣，懂得一個社會所賴以生存的財富生產及分配，方才了解那個社及會及其性質之可能。再進一步說，只有先了解工資才能夠了解那求工資的勞動階級，正如只有先了解剩餘價值然後能夠了解資本家階級是一樣。要整個了解資本主義的社會，絕對必須先整個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分配——換言之，首先必須了解資本主義的經

濟制度。

現在我們且來陳述資本論第一編，確切點說，陳述馬克斯底第一章及第三章之主要線索。

大家都曉得，一種商品底價格只是表示那商品底價值之那麼些貨幣。價值底這種貨幣表現即是完全發展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表現另一商品底價值的一種商品底有用物體。價值是社會底勞動之產物，或化體；這裏所謂社會底勞動即是說一個生產商品的社會底勞動。但勞動根本地只能應用於（或含化於）先前的自然產物，所以社會底勞動也只能如此。

更充分地說：一種商品底價格是牠的價值底一種貨幣表現。價格是由一種商品內面的價值所致成的，而價值是藉商品外的貨幣以表現牠自己。價值所以變而表呈牠自己為價格，是由于珍貴的五金被社會選擇為一個特別的「一般的等值物」。從對界上諸不同市場上許多的「一般等值物」中選擇而出。在諸不同的市場中有這些原始的「一般等值物」，例如麥，銀，牛羊，金，奴隸，銅等，——普通常在每一個經常的市場上總有許多「一般等值物」——每一種原始的一般等值物均是一種那「等值」物件交換所已確立的貿易之結果，換言之，任何「一般等值物」之成立必然是由於一個社會習以為常以許多各種商品交換一種外地輸入的特別商品，因此本地的一切價值都以這輸入的商品底物體為表現。然而這是另外某種東西之侶伴

及配合物，這個另一東西即價值底「外延的」表現，即那輸入的商品底價值之「外延的」表現；這價值底「外延的」表現即是本地商品底物體表現為那輸入商品之那麼多不同的「等值物」。價值底這種「外延的」表呈是直接起於某一種商品習以為常地與許多別的商品交換，而這「一種」商品底價值便表現牠自己於「許多別的」商品之物體中。這樣以一種商品習以為常地交換許多別種商品是以普通物品交換為原則的商業發展之結果——這種普通物品交易自身又是與「商品」生產同著發生，同著發展。（所謂「商品」即叫做「價值」的那種特殊社會真實之含化體）商品生產又隨着社會中的分工同時發生。可是這些商品究竟是什麼呢？商品是以產業方法生產的有用物品，載有一種社會的屬性叫作價值的（正好比一段「閃光的電綫」裝載一種自然的東西叫作電的一般）；因為商品是使用價值與價值之結合體，（這價值在骨子裏只是社會含化的勞動之某一部分）。使用價值這般地與那純粹的社會東西，價值，相結合之時常常是由人工而產生。但這些使用價值（即商品底有用物體）不純是勞動的結果，這樣的使用價值是人工應用於直接的自然產物上或應用於先前已加改變的自然產物上之結果；只有在牠們裏面的價值是全部單純由勞動所造成的。

我們可以將上面所說的一切，另用一個說法表示：在根本上，世界上每一個物質的東西都是出現為自然底產物。人類及人類社會發達之後，經過長遠的年代，對人類有用的自然產

物，經人將所謂「價值」那東西含化於牠們（自然產物）中後，即一變而成爲商品。這價值，經含化於一種商品中以後，便以別一種商品底那可以承受的物體去表現牠自己。於是一種商品，一個經社會變成的工業產物，便這般地獲得一種交易價值；換言之，這商品取得牠內面的價值之外向的表現或表呈；牠取得別種商品底代表物體。再經過長遠的年代，一種商品底這種極簡單的交易價值，這種極簡單的價值表現，於是發展成爲價值底貨幣表現。

試將這事再充分申說一下；世界上一切物質的東西之出現，起初總是自然的產物。這些東西中有一些不用加以任何人工，卽自然是對人類的使用價值（在所謂「個人消費」方面）；例如，新鮮空氣及日光卽屬這一類。有一些別種自然的物質東西也是使用價值，但單只在所謂工業的或生產的消費上才是使用價值；例如人底粗拙的器具木桿石頭，或人所在工作的森林及林中空地。但大多數東西總得這樣或那樣經過人工加以修改，才可以成爲人的使用價值；所以，普通，只有經過人工（人工將牠們改成某種必要的形式），自然底產物才變成人類的使用價值。經過長久年代以後，由於所謂社會的分工作用，產業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因爲被人做成含有價值的，或因爲牠們所含化的勞動自己帶上一種社會的性質，而變爲「商品」。再更經過一些年代，這些勞動產物已經是故意地生產作爲商品或價值，這時候，產物是運往市場（當作商品或價值），與別的商品遇合以期互相交換。在一種商品實行交換以前，這商品底價

值是表現牠自己爲若干數量的某種其他可以承受的或「可以交換的」商品，這個數量（別種商品的）便成爲牠的交換價值。這種非常簡單的交換價值，或價值表呈，是經過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最初，這價值是表現於一種別的商品中（至于這特別的不同的商品是那一種那完全是「偶然的」）而能適合所有者底需要的。等一種商品底交換成爲習慣的時候（即某一種商品經常按期輸入一個本地的市場中的時候）牠的價值便一而再地表現於任何數目的一切別種商品中；而這一個價值底這種重複的表現即構成牠的「外延的」表呈或「外延的形態」，但，結果極自然的，別種商品底價值，（與這種照常輸入的商品交換）都是以若干這種特別商品爲表現；這種特別的習慣交換的商品便被排拒於其他商品之列而爲牠們的「一般等值物」。世界上一切初期（古代）習常的市場中所發生之那些「一般等值物」都是這樣簡單成立的。後來，又有一種普遍承認的「普遍等值物」起而替代那些「一般等值物。」有一些整個的商業市場之各種價值都趨而只以一種特別商品——即一種珍貴的金屬——之物體爲表現；而這珍貴的金屬之物體，這「等值物」商品之物體于是變成一種特別的，普遍等值物，而替代了一切其他「一般等值物」商品。這般地，最后，才有那以金爲所有各種價值之表現，即那比較現代的表現，所謂「貨幣」的。

可是，社會的發展仍然前進。那種叫作貨幣的社會產物，她既已那般簡單發展成爲一個



社會真實，又再進而取得許多不同的功用，如馬克斯底第三章所描述的。貨幣底這些各種功用或方面有如下列：價值尺標，價格標準，計算貨幣，流通媒介，鑄幣，表紀鑄幣，紙幣，理想的購買要具，支付要具，支票及憑票等等，儲財要具，金銀條塊，普遍的購買要具，普遍的支付要具，普遍的社會財富含化體。

正如貨幣這種社會真實是藉社會分工藉交易與價值表呈這兩種漸次發展的社會過程，而按照次序一步一步地發展而成；所以同樣，後來，貨幣底那一切加上去的功用或方面也因交易及其他社會關係再進一步發展，按照次序一步一步地從貨幣自己底最先的根本的功用——「價值底尺標」——發展而來的。

由「貨幣等值物」或價值尺標之功用又直接生出三種別的功用，明言之，即做「價格標準」，「計算貨幣」，「流通媒介」。

「價格標準」即是指那樣一個標準，例如「英金鎊」，牠可以度量牠一切的倍數（例如幾百金鎊等）及牠一切的分數，及再分數（除如兩個半先令，先令，便士，等等），這些標準，以各種各樣的結合，可以表明或度量無論何等程度的價格。

貨幣底「計算貨幣」功用即是那根據牠可以計算任何程度的價值之功用，例如，一件物品底價值之大小，或某種國債或某種巨大的戰事耗費底價值之大小。

貨幣底「流通媒介」功用即是那種使商品得以流通之功用，或雙重的「商品變形」得以實行之功用。這種流通與那較簡單的物品直接交易 (barter) 大有區別。照物品直接交易辦法，二十碼的麻布變為一件外衣，而一件外衣即變形為二十麻布。但，利用流通媒介時則不然，那麻布可以變為一本聖經，那聖經又變為白蘭地酒。

貨幣底流通媒介之功用上又直接生出三種功用，即做，鑄幣，理想的購買要具，及支付要具之功用。

做「鑄幣」之功用是貨幣藉以周轉的功用——貨幣藉以流通或轉手之功用。

做「理想的購買要具」之功用是貨幣底那種功用，藉這功用，雖然貨幣只是允應而不給付，那購買的商品却得以轉手。

貨幣底做「支付要具」的功用是任何債務，不論如何負起來的，藉牠可以償還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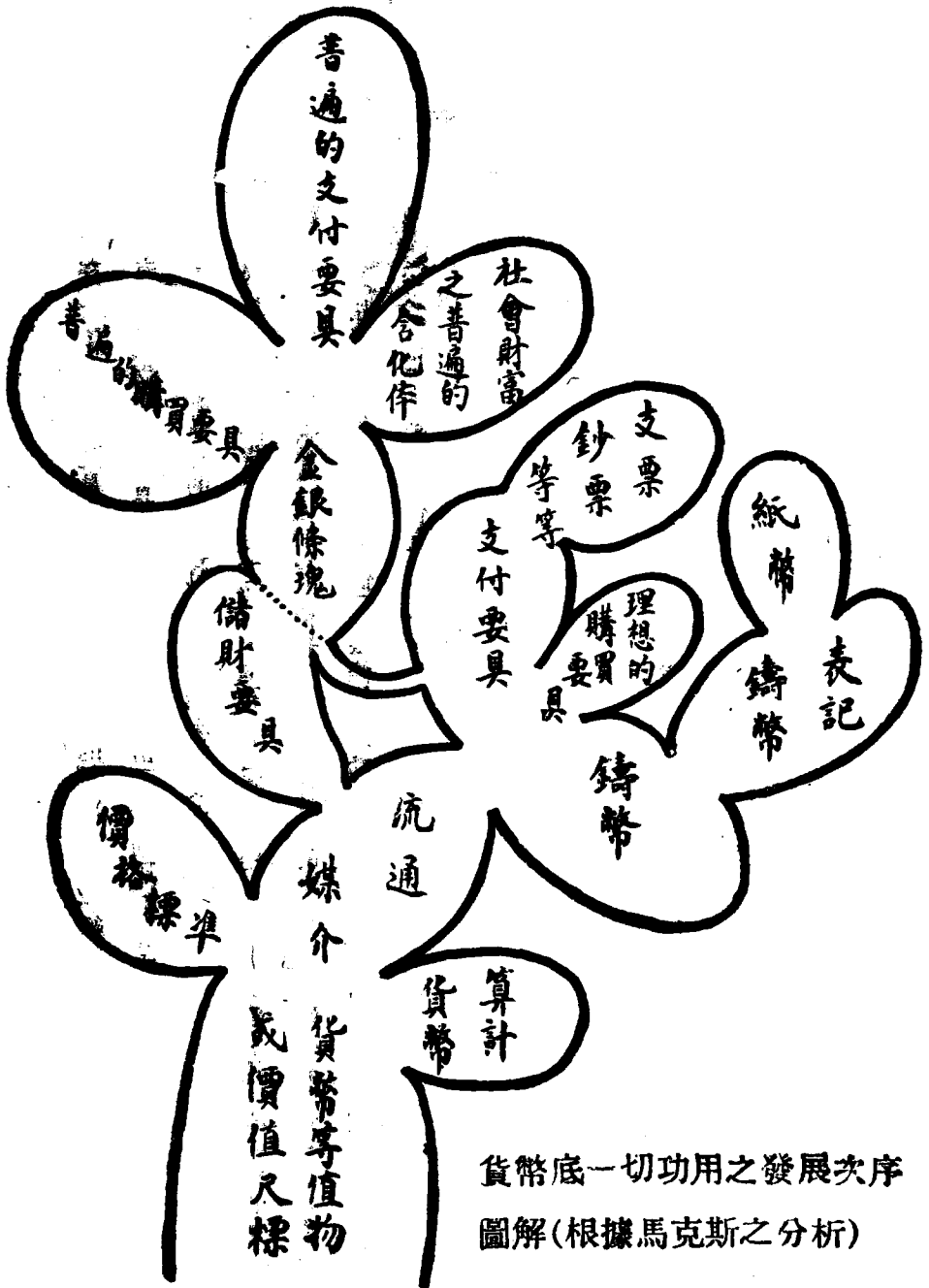
從鑄幣功用上——在這功用中，貨幣從一個人手轉到他一個人手，轉來轉去略略損耗一點，結果，牠所代表的價值比實際含的較多——從這種功用上，人們想到用「表記鑄幣」之可能性。于是便發生「表記鑄幣」之功用，例如，先令，辨士，藉「表記鑄幣」之功用，先令代表的價值比牠實際所含的價值約大兩倍，辨士，代表的價值比牠實際所含的約大四倍。

又從這表記鑄幣功用——牠不啻是戴假面具代表不存在的價值——發生出「紙幣」之功

用，在這裏面牠却簡直是赤裸裸地代表不存在的價值，因為「紙幣」僅僅是象徵的。

由貨幣底做「支付要具」之功用上直接發生出「支票期票」等等之功用，藉這種功用，各種欠債，可以不必有實際的貨幣在那裏，即能處置，清償。

現在我們要講到貨幣之另一功用，牠的特殊處即在牠是由三種別的功用發生出來的：這種特殊功用即「儲財要具」之功用。牠是一半由兩種較早的功用即「流通媒介」功用及「支付要具」功用發生出來的，一半由做「金銀條塊」之功用的。(後一種功用是使那基本的「價值尺標」變形為全世界「普遍的價值表現」)。



貨幣底一切功用之發展次序  
圖解(根據馬克斯之分析)

最後，從「金銀條塊」（這種更重要的價值表現，這種普遍的表現，）又生出三種功用：即「普遍的購買要具」，「普遍的支付要具」及「普遍承認的社會財富含化體」

在上面的圖解中，我們可以一望而知貨幣底一切各種功用。牠們在根源上全都是從那根基的「貨幣等值物」或「價值尺標」生出來的，但牠們每一種功用却是直接從前頭一種功用出來的。

這圖解中有一個頗不規則的部分，即是「金銀條塊」部分，牠有一點過於發達的表形，一半供養「儲財要具」，但又一半受「儲財要具」底供養：這部分功用底真相在圖解中並不明顯地表出：這真相即牠是那根本的「價值尺標」之一個新而更重要的方面。

不過，這圖解底用意只在表示貨幣底全體各種功用之組成次序。

在進而為資本論第一冊底第一章作概要之前，我們且細細地研究這第一章底布局方法。在序言裏已經說過，這第一章自身即是一本大書；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牠，我們應該細心看看這一章奇妙的書是如何設計安置的。

第一層，題名為「商品」之第一章是分爲四個部分，叫做「節」，如下：——

這頭兩節都沒有什麼大困難或複雜在裏面，「第一節」說明「價值」那個社會真實即是社會必要的勞動，與「使用價值」成相反的區別，「第二節」說明那樣的勞動具有兩種品質或品性。但「第三節」却不是這麼容易簡單了。所以其次我們便看出「第三節」，牠是討論「交換價值或價值形態」的，分爲四個細節，如下：

節	
1	使用價值與價值 或商品底兩要素
2	商品內含化的勞動 之兩種社會性 或其含糊性
3	交換價值或 價值形態
4	商品拜物教性 及其中之祕密

然後，分節 A 討論「價值底初步形態」，又分爲四段如下：——

節	分節	
3	A	價值底初步或偶然形態
	B	價值底總共或外延形態
	C	價值底一般形態
	D	價值底貨幣形態

我們在第一節中發見價值形態是由兩個不同邊構成之後，我們馬上即發見研究的主题是  
 非常複雜，非常精微，真的困難，而且又充滿了豐富的意外的詳細內容。那兩個邊中一邊  
 ——即「相對的」邊——在這章中又分開來單獨研究，首先研究其性質，其次研究到牠的範  
 圍。因此第二段，牠是討論價值形態之相對邊的，又分為兩細段，如下：——

節	分節	段	
3	A	1	價值形態之兩極或相反兩邊
4		2	相對的價值形態即價值表式之相對極或邊
		3	等值的價物形態，或價值表式之等價物極或邊
		4	價值底整個初步形態



下：——

然後這細段 b，牠討論那相對端底比較數量之決定，又包含價值變化之四個例子，如

節	分節	段	分段	
3	A	2	a	這相對端之性 或邊質及意義
			b	牠的相對 數量決定

第一章書中最困難的部分恐怕即是那討論「等值物形態」的第三段，雖然這一段沒有再分爲細段，這個初步的「等值物」是另一價值之被動的表現體，而這另一價值即是那主動地選擇牠做初步的等值物之價值；這初步的「等值物」是那個經過中間階段而發展爲那「炫耀奪目」的貨幣之原子，馬克斯揭示牠是具體而微地孕含那數千年以來使人莫明其妙的一切機

節	分節	段	分段	例證
3	A	a	b	I 相對邊的值變而等值邊的值不變
				II 相對邊的值不變而等值邊的值變
				III 相對邊與等值邊的值均變
				IV 價值形態中兩邊的值複雜變化

微和魔術，我們對這「等值物」應該細心研究，第四段是不甚困難；牠與第三段相似，也沒有分細段；所以其次我們且來研究分節 B——牠是研究「價值底外延形態」——第三段，如下：

節	分節	段	
3	B	1	價值底外延的相對形態，或價值底外延的比較
		2	特別的等值物形態
		3	價值底外延形態之缺點

最後，分節 C——牠討論「價值底一般形態」——也分爲三段如下：

節	分節	段	
3	C	1	這種價值形態之 新品性
		2	價值形態底兩邊之互 相發展(即相對邊與 等值邊之互相發展)
		3	由價值底一般形態 變到價值底貨幣 形態

所以這巨大的第一章書底整個布局是如下：  
第一章

節	細節	段	細段	例證
I				
2				
3	A	1		
		2	a	
			b	I
		II		
		III		
		IV		
	3			
	4			
	B	1		
		2		
		3		
	C	1		
		2		
3				
	D			
4				



# 第一篇 商品與貨幣

## 第一章 (提要)

### 商品

#### 〔第一節〕

使用價值與價值，或商品底兩因素

資本主義的財富底單位是商品；所以我們的研究即從商品底分析起。

商品是一種直接地當做消費要具或間接地當做生產要具 以滿足人類某種需要之東西。

商品可以從質的方面去看，也可以從量的方面去看，換言之，我們對十一種商品，可以從牠的成分或品性（甚至于牠的各種品性）看牠，也可以從牠的分量上看牠（例如噸或兩；碼或吋；立方尺或平方碼，或加倫；或百萬，大概數，或打數等等）

商品因有滿足人類某種需要之品質，才成爲使用價值。商品底這種有用的品質，對於生

產物所必要的勞動量，是獨立無關的。有用的物件或使用價值是一切財富底實質 (Substance)。在現代社會中，這些有用的東西是價值底物質存貯所（普通被認為是交換價值，因為交換價值是價值底唯一實在的表象形態）

初看，交換價值似乎只是各種物件藉以互相交換的比例數量，而這些比例數量常是變動不居的。因此，若說有一種內在的價值，有一種存在商品自身之內的價值，似乎是一個矛盾。

但一種商品有許多多的交換價值，因為牠可以交換任何種其他商品之比例數量，或一切其他商品之比例數量。所以，一種商品底這些有效的交換價值總會是彼此相等的，這樣牠們便會是某種共同東西之不同的表現。

我們姑舉 在交換中被視為互等的任何兩種不同的商品作例，即可看出這兩種商品之相等是表明牠們均含有某同一種的品質，或品性。這兩種商品——牠們是不同類的，但同時又總會是相等的——必定又各與某種第三者的商品是相等的，而這第三者的商品却仍與前兩者各不相同。

正如 我們可以將一些平面（無論有多少邊的）底面積分成爲一些三角形底面積，然後用這些三角形底面積去計算那些平面底面積，同樣，交換價值也都可以分解成爲某種共同的



品質或品性，這些交換價值即代表這種共同東西的不同數量。

各種商品中這種某共同東西決不能是牠們的任何一項天然的品質；因為在這些不同的商品中，他們的天然品質必然地是各不相同的，並且僅僅構成這些不同的商品底不同的效用 (Utilitas)，(而這些商品之互相交換，顯然是基於某種共同的相類性 (Uti Keness)，這些商品，當作使用價值看時，全是品質各異的，或品性各異的；但，當作交換價值看時，牠們只是不同的分量罷了。

我們如果拋開諸種不同商品底使用價值，或差異點不談，即明白在他們之間只有一種共同品質或相類性，明言之，即他們都同是勞動底產物。但，既將各種商品底不同的有用品質拋開不談，我們也就將勞動底各種不同種類拋開不問了(這些各種不同的勞動產出那些各種不同的商品)。因此，我們進一步又明白各種商品都只代表一種的勞動，明言之，即抽象的人類勞動，或人類力氣之被社會耗用。

現在再就每種商品中我們剩下還未討論的部分來講，我們便知道商品底內容只不過是那種的社會真實，即商品所含化之同類的社會勞動。所以，將商品當作那種含化了的社會勞動(那種的社會真實)之凝化了的各不同部分看時，商品即是價值。

在商品交換中，交換價值顯出一種與使用價值區別分明的東西，一種與使用價值判然

分立的東西。但我們如拋開使用價值不想的時候，那只有漫無分化的勞動底含化體，或價值了。所以我們知道交換價值只表示各種商品底共同價值。交換價值是價值可藉以表現牠自己的唯一形態。但是我們現在必須拋開交換價值，單獨將價值底性質加以研究。

有用的東西所以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抽象的勞動含化在他們裏面。這價值底大小是要看那含化了的抽象勞動之分量或經久期（例如若干日，若干星期，或若干時數等）而決定。

但浪費的勞動或多冗的勞動不當作價值算，當價值算的只是生產上普通所必須的勞動量。社會底全部勞動在這裏只就其為未分化的一總堆量勞動而言。在社會勞動中，那一總堆中的個人單位是要當這些個人單位夠上了那總堆底常態標準時，才算為常態的勞動單位。

所以，構成一種商品底價值之勞動不過是那種商品所含化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

各種條件決定某一種產物中的社會必要勞動究竟是多少。遇着一個好時季，某數量的勞動含化於一次大量收穫中，遇着一個壞年成，同一數量的勞動却含化於一次少量收穫中。金鋼鑽石之發現，通常要費多量的勞動與時間；所以小小的一顆鑽石會含有很高的價值。如果我們能夠以甚少的勞動產生鑽石，那末，鑽石底價值便會因之降低。普通，勞動底生產力愈高，產物中所含化的勞動便愈少，這些產物底價值也愈低；反之，勞動底生產力愈低，產物所必然要含化的勞動便愈多，產物底價值也愈高。

一樣物件可以是一個使用價值而不具有價值。一個使用價值甚至可以是勞動底產物，而不是一種商品，即不具有價值。但，如果一樣物件是沒有用的，牠決不能具有價值，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底必要寄在所。

## 「第二節」

商品所含化的勞動之兩種品性，或商品所含化的勞動之含糊意義。

正如商品有使用價值與價值那兩種品性，生產商品的勞動也有兩種明晰的品性。而這種含糊意義不啻造成一個樞軸，使資產級階的政治經濟學得運用一些兩重意義來穿鑿，曲解，姑取兩種商品為例，其中一種底價值是兩倍於另一種底價值——一件外衣與一些分量的麻布

這外衣底存在是由勞動底一種特別品質而生的結果，（即一種特殊的勞動而生的結果）。這樣產出那件有用的外衣之勞動是有用的勞動；牠這樣一種有用的勞動只生產一種名為外衣的使用價值。

有用勞動底另一種品質（即另一種類的有用勞動）產生那叫做麻布的另一使用價值。如果不是各種產物各有牠的不同品質，（即不同種類）即決不能有商品出現，因為交換只發生

於各不同種類的產物間；可是如果不是有各種不同的勞動，也決不能有各種不同的產物。

商品必須賴分工而生產。但分工却不必賴商品生產而存在；在有商品生產之前，久已有社會分工，甚至在一個工廠中的分工也與那工廠底各種不同的工匠間之任何交換是全無關涉的。

但，除非諸種使用價值裏面的勞動是各屬一不同種類的，他們（使用價值）便不能交換，或彼此互相成立商品底關係。在一個以產物為商品的社會中，這種品質上的差異（即含化於種使用價值中的各種勞動間之異點）於是表顯牠自己為一種社會的分工。

因為被人穿着，那有用的外衣才有當使用價值之功用。在成衣匠出現前，人類從事做衣服不知有多少年代了。人類做有用的勞動是大自然逼迫的，與任何形式的社會無關，更與任何形式的社會分工無干。那末，有用的勞動，或使用價值底生產是人類生活上所必不可的。

那些使用價值，例如外衣等，或各種商品底物體是已經被有用的勞動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產物，所以勞動不是物質財富底唯一源泉——不是使用價值底唯一源泉。物質財富或使用價值是以有用勞動為父，以大地為母。

現在，我們且按下使用價值不表，單來研究價值。

我們已經假定所舉作例的兩種商品中有一種，牠的價值是兩倍於另外那一種商品底價

值。不過這不是品質底差異，不是種類底差異。這種價值上的差異只是兩種商品所含的某同一性之分量差異而已。雖然當作使用價值時，那外衣與那麻布是不同種類的勞動底不同結果，但，當作價值時，牠們却正是同一種類的勞動——人類勞動——底結果，

人類勞動是由人的腦，神經系，筋，眼，手等部分發出的人類勞動力之耗用，或由那部分發出的人類力氣之外用（Out put）。紡織和成衣不過是這種普通的人類勞動力底兩種不同耗用方法。無疑的，要能像如今牠那樣作許多不同方法的運用，這種普通的勞動力必須先已經多少是熟練的；但商品價值是代表一種同一性——價值代表抽象中的人類勞動，不論勞動底種類差異的。熟練的勞動其實只算是加了倍的或尖銳化的簡單勞動，（不同之處只是一種量的不同，不是質的不同）；原來，不論勞動是多熟練點的，或少熟練點的，當牠含化於商品中時，牠總常與那含化於價值測量標準中之簡單的不熟練勞動底產物成等式的

當作價值論時，那外衣與那麻布必須與他們的使用價值分開來加以攷慮。關於構成那些價值之含化了的勞動，我們也須如此看法；當價值實質看，紡織勞動與成衣底勞動正是同一類的，都是人類勞動，都是被消費的勞動力之含化。

那麻布與那外衣不僅僅是價值；他們是各有一定大小的價值。這兩種商品中有一種，牠的價值是兩倍於另一種商品底價值大小；這是因為生產那一種時比生產這一種時，勞動力底

耗用須經過兩倍的時間。

所以一種商品所含化的勞動（關於牠的價值之大小程度）只是以分量計算；換言之，只當未分化的人類勞動底某分量計算。對於使用價值，問題是那勞動是爲什麼的；對於價值底大小，問題是勞動量是多少。

勞動底生產力一有改變，產物中所含的價值底大小即跟着改變。如今的外衣，可以因爲比從前的外衣須要更多的勞動方能生產出來，而含有比從前的外衣更多的價值；因爲比從前的外衣須要更少的勞動即能生產出來，而含有比先較少的價值。但外衣底使用價值仍舊不變，並且所含化的有用勞動也仍舊是同一性質的——仍舊是屬同一種類的，即仍是成衣勞動。

所以，一方面物質財富（使用價值）底數量增加，他方面物質財富底價值減低，這兩種現象可以同時發生，並行不悖。這是基於勞動底二重品性。增加勞動底生產力，結果是增加使用價值底產額；但那勞動底價值產物（Value-product）並不因之改變，那麼些價值仍是那麼些勞動之含化體。

那末，勞動是有兩種品性的。在牠的抽象品性中，勞動是從勞動者底軀體中發出的勞動力之耗用；在牠這種品性上，牠生產價值。此外，勞動又按着社會上的分工，採取某種特別

的或具體的形態，例如靴鞋業底勞動，或衣着業底勞動，等等；在這種品性中，牠生產使用價值。

### 「第三節」

#### 交換價值，或價值形態

商品是含有價值的有用東西，或使用價值。所以，商品是意義含糊的或有兩重面目的東西；商品有一種物理的形態，（一個自然的又有用的形態），商品又有一種價值形態。

所謂價值這種真實是很變易無定的，牠是人的五官所不能知覺的。價值不是一種物質的真實，牠只是一種社會的真實。商品是社會底勞動之含化體和表現體；社會勞動即是商品底價值，而這價值却只能在那種社會的關係叫做交換關係之中表現牠自己。我們已經知道交換價值掩藏價值，我們現在必須分析這交換價值。

我們雖然已經講過一種商品底價值是含化在那商品之中，但人人都知道如今這價值總不期然而然地採取貨幣形態，而牠這種貨幣形態是與牠的物體的有用的形態大不相同。我們只要發現這變化無定的價值如何便採取了一系列成套的表示形態，我們即可以解明那惑弄人的貨幣之謎。

最簡單的交換關係是兩種不同的商品間之交換關係，這種最簡單的交換關係也就是最簡單的價值表現，即價值底單一的或「偶然的」Accidental或初步的形態（或表現方式）

### 分節「A」

價值底初步或偶然形態，

『20碼麻布——一件外衣

或20碼麻布是值一件外衣』

譯者按這個等式是著者從資本論錄出的一個等式，本節所指價值表現，實即指此種的價值表現方式，或表式。其餘外延形態，一般形態，貨幣形態亦類推。

### 第一段

價值形態方式之兩極或兩相反邊

價值形態之一切玄祕都在這種初步形態中。那末，我們的工作。就在這裏了。

這裏，（譯者按指在價值底初步形態中）那兩種商品各有牠的不同作用。那麻布是藉那外衣底物體以積極表現牠自己的價值，那外衣只是消極地附順於牠；那麻布底價值是相對



地或比較地呈現出來，那外衣底物體却呈現出來爲牠的等值物。

價值表式底這兩極或兩不同邊是彼此互爲必要的，但他們却又互相排拒。每一極或邊必須有一種不同的商品。價值只能藉與本身不同的某商品物體以表現牠自己。價值價值只能藉與本身不同的某商品物體以表現牠自己。價值只能藉另一種的商品互相比較以表現牠自己。但這另一種商品底價值（外衣）並沒有在這兒表現出來；在這裏只是用牠的物體當作那正在求表現自己的價值（在麻布中的）之等值物，即當作那個正在求表現自己的價值之物質表現。

自然，那外衣底價值也可以藉那麻布表現出來，但必須將那個價值表式翻轉過來才行。如果將那表式翻轉過來，即成爲另一表式：一件外衣 || 20 碼麻布。那末，這個表式只表現外衣底價值，不表現麻布底價值。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種商品不能同時佔一個價值表式底兩極或邊。

至于一種商品在一個價值表式中佔那一極或邊，這要看牠是做那積極表現牠自己的價值，還是做那消極的等值物（即物質表現）而定。我們現在必須研究每一極（或邊）之本身，我們必須先從牠的結構上研究牠。

## 第二段

價值底相對形態（一）或價值表式底相對極或邊

註（一）：這裏我們發現所用的「形態」這個名詞有一種不能免的含糊兩可處。所謂「價值形態」是指價值底完全表式，包有兩邊的。不過此外，又有所謂「相對形態」是指這完全表式底第一邊或前一半，有所謂「等值形態」是指這完全表式底第二邊或後一半，明言之，前者指那正在表現自己的「價值」，後是指那當作牠的物質表現之另一種商品。

分段「a」

### 這相對極或邊之性質及意義

要了解這個正在表現牠自己之價值底性質，我們必須離開牠的數量方面來研究牠。凡東西大小量只有當牠們的表式是以同一單位構成的時候，才可以彼此互相比較；只有藉某個這種共同單位，藉牠們某種共同精質，然後他們才可以比較，才可以用等質相較。

無論那麻布是等於一件外衣，或是等於幾百件外衣，既然成等式這裏面必然地隱含有構

成那相等性的某共同品質或精質。那麼些麻布會等於那麼些件外衣，這個事實是基於別一事實：即麻布等於外衣。

「試借一個化學上的例解」，Propyl formate 與 butyric acid 都是由同一種化學原子  $C_4H_8O_2$ ——所構成。如果我們將這兩種化學品列成等式，我們必是指他們兩者共同的化學基礎而言，並且必是不論到他們彼此間物理上的大異點。

但那麻布與那外衣，他們的基本同一性已在等式中隱示了，各有其不同的作用。那外衣是被承認的價值含化體，因為只有是當作價值，牠才能夠叫做等值物；那麻布中的價值却在麻布以外獲得一種表現，因為只有是當作價值，牠（那麻布）才能夠和那外衣作比較。

如果我們說一種商品是社會勞動底一個凝化了的部分（或結晶），那我們即是將牠當作一種絕對價值而言，但我們這樣却並沒有以牠本體外的任何形態派給牠。在價值關係上却不是這樣：那麻布價值，因為與外衣比較而使人不得不注意牠，（於是絕對價值變成相對的）

當作價值底生產者看，紡織勞動與成衣勞動是同一的，（所以牠是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事實是將那外衣變為麻布底等值物而表現出來。

不過，此外還須要一點東西。活的勞動創造價值，但牠自己却不是那價值。價值只是過去的勞動，或死去而又含化了的勞動。為得表現那麻布底價值，這價值必須客觀化，即必須

被人認識爲一個存在的而又非麻布的實體；可是這實體却必須是麻布與別種商品間共同有的某項東西。

就其職務言（當作等值物時），那外衣與那麻布是屬於同一精質的，因爲牠（外衣）是價值；那外衣之可觸可覺的物體代表價值。但牠的物體只是一個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決不會告訴我們這外衣是價值。所以，在等值物之地位時，這外衣所表示的不止是脫離等值物地位時所表示的意義。

這外衣是勞動底產物；所以，牠是積蓄的勞動，或價值底收貯所。雖然這價值，或美麗的靈魂，是看不見觸不覺的，但，當作麻布之等值物時，那外衣便入於可見可覺的價值之列，便成爲可以整堆地處置之含化了的價值。但那外衣不能這樣便代表麻布價值，除非那麻布價值適逢採取外衣底形態。

所以，在這個價值表示中，外衣變成麻布底「價值形態」；那麻布底價值是以那外衣底有用的物體形態而表現的。當作使用價值時，那麻布與那外衣是相異甚遠的；但當作價值時，他們是同樣的，並且那麻布表呈好像一件外衣一般，因此那麻布底價值便自己採取一種形態，（即外衣）這形態與牠自己的本體是很不相同的，一種形態。

這個關於商品底抽象勞動之真理，我們已經講過，也可以由麻布告訴我們，當牠與別一

種商品作價值比較時。在牠的價值比較上，這麻布告訴我們牠所含化的勞動與那外衣所含化的勞動是相同的；而這種在麻布中與在外衣中相同的勞動只能是抽象的人類勞動。

那外衣底物體形態變為那麻布底價值形態；那外衣對於那麻布底價值不啻一面鏡子。將那麻布與那外衣比較時，那外衣底使用價值即被轉入那麻布底價值之表現方式中。那麻布底絕對價值，當牠這樣被表現出來時，便變成相對的或比較的了（變為價值之相對形態）。

#### 分段 b

### 價值表式中相對極底相對分量之決定。

但商品都有確定的大小，並且任何商品底一種確定的大小，即含有一種確定大小之勞動。所以，價值底表式不獨必須就價值底品質或品性表現價值，又須表現那價值底分量。

我們所講的價值方程式——20碼麻布——一件外衣——即隱示那麻布與那外衣各含化了同一數量的勞動在裏面。但，在紡織勞動或在成衣勞動中，勞動生產力每發生一點改變，這兩種物品中所含化的勞動之分量便會跟着不同。我們現在必須研究這些變動在價值表式上所發生的數量影響，我們且取四個例子。

(一) 假定麻布底價值在數量上變動，而外衣底價值在數量上不變。那末，如果生產麻布所必須的勞動加了一倍，那麻布底價值也會加大一倍；于是在那價值表現中，二十碼麻布將會值得兩件外衣，不止一件外衣。反之，如麻布中的必要勞動減了一半，麻布底價值也會減小一半；在這價值表現中，二十碼將會只等於二分之一的一件外衣。

(二) 假定麻布底價值在數量上不變，而那外衣底價值在數量上變動。那末，如果生產外衣所必須的勞動加多一倍，二十碼麻布將會只等一件外衣底二分之一。但如果那外衣中的必要勞動減少一半，二十碼麻布將會等於兩件外衣。

我們試將(一)與(二)互相比較，可以看出反面的原因也可得出同一的結果。那麻布底價值表式加增一倍，不是因為那麻布底價值加大一倍，即是因為那外衣底價值減低一半。又，那麻布底價值表式減低一半，不是因為麻布底價值減低一半，即是因為外衣底價值增加一倍。

(三) 麻布底價值與外衣底價值可以同一時候向同一方向改變，並且改變到同一程度；他們可以都減低到原有價值之一半，或都加增到原有價值之一倍。在這兩種變化之任一場合中，麻布底價值雖然已經加倍或減半，牠的價值表現却不改變，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中，這兩種物品底價值改變，可以將他們與某第三種物品相比較而顯出來。但，如果一切商品底價值

都同時增高，或同時低落，他們的相對價值（比較價值）是不會改變的，至于他們的改變了的價值是如何，可以從他們的減低的或增加的產額上看出。

（四）但那麻布和那外衣中各自含化的勞動時間或價值，可以向相反方向，改變到同一程度（麻布可以須要比從前多一倍的勞動時間；而那外衣可以因為勞動底省節，生產起來比從前會加倍的快）；他們可以各向同一方向改變到不同的程度，或向不同方向改變到不同的程度。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中，價值改變在價值表現上所生之分量上的影響，可以由（一）（二）

（三）三種例子看出。

所以，紡織勞動中或成衣勞動中生產力之種種改變，在價值表式上所生的影響是如此：即那麻布中價值大小底真變動不會在牠的價值表式（牠的相對比較價值中）可靠地顯示出來。

### 第三段

### 價值底等值形態，或價值表式底等值物極或邊

當麻布藉外衣底有用物體以表現牠自己的價值之時，牠使將一種特別的等值物品性給與

那外衣。那外衣（在牠自己物體以外沒有任何別的價值形態）和那麻布便列成等式。以這種方法，並且因為外衣直接可以交換麻布，那麻布底價值才表現牠自己出來。一種商品底等值形態是可以與那商品直接交換的。

當一件外衣成爲麻布底等值物形態，因此與麻布可以直接交換的時候，我們便看不見他們彼此藉以成立交換的比例。如果麻布底價值是一定的，那末，究竟要多少數量的麻布才可以交換得那件外衣，這要看外衣底價值而定；不過那外衣底價值對牠的價值形態是獨立無關的，因為牠的價值是靠牠所含化的社會必要勞動之分量而定。但，當那外衣是那麻布底等值形態時，牠自己的價值便沒有分量的表現；等值物形態只是當作那特別物品底多少分量看。

因為那外衣是等值物，或因為那有用的外衣可以當作一批價值，與麻布較量，所以那麼些外衣（或那麼些批的價值）便成爲那麼些麻布價值底表現。但那外衣永不能做牠自己的價值大小之表現。當一種商品是做等值物之時，牠只是別種商品底等值物，牠並不從分量上表現牠自己的價值。註：此段意思是說：這裡，當作「等值物」用的只是那有用物品，那使用價值——外衣；而不是外衣底價值。

等值形態之第一特點是：使用價值（例如外衣）變爲價值底表象形態（例如麻布底價



值)。

在等值商品那方面，物體的形態變爲牠正式的價值形態（即變爲這商品所代表之「等值形態」）。但，我們須注意：沒有那一種商品可以當作牠自己的等值物；所以每一種商品，如要表現自己的價值，必須找得某一種別的商品底有用物體，做牠的等值物。

我們試舉一個例解，便容易明白這層道理。一塊糖是有重量的；爲要表現這重量，我們將這塊糖和一堆鐵發生重量的關係，或作重量比較。但，如果這糖與那堆鐵都沒有重量，那末，這糖塊便不能放入重量關係中，在重量關係中，那鐵是代表含化了的重量，雖然牠自己不是重量，雖然那重量是看不見觸不着的。這里並不是那堆鐵底重量因此表現；那堆鐵底重量是認爲已經了解的東西。不過那堆鐵底物體之細末在這里是代表重量，而且也只代表重量；這整堆的鐵是我們用來表現那糖塊底重量。正如那鐵與糖塊在天秤上的關係中，那堆鐵底物體只代表重量，那外衣底物體形態在牠對麻布底價值關係中也只代表價值。

但重量是一種自然的物質的真實，價值却只是一種社會的真實。那鐵代表一種自然的物質的屬性——重量，這屬性是鐵與糖這兩種物質所同具的；但那外衣代表一種非自然的，一種非物質的，而且是一種純粹的社會真實，或屬性，這種純粹的社會屬性是那麻布與那外衣所共同有的——即價值。

既然那麻布（表式中的相對極）表現牠自己的價值為一種與牠的物體判然不同的東西，並且又為一種與一件外衣相似的東西，可知這裏面的社會基礎是很顯然的。至于外衣（等值極）却不如此。這個等值形態之必要品性是：牠的物體自身即是那發生作用的價值形態（好像這價值便是牠自身的堆積），所以（因為這價值形態之物體，即外衣所藉以發生作用的物體，是牠的自然物體），大自然賦予這等值形態以牠那發生作用的價值形態。自然，這現像只當外衣與麻布有價值關係時才存在。但，既然外衣底各種本性不是因牠與麻布的關係而生的，那末，牠的可交換性似乎和牠的禦寒能力一樣是自然所賦予的。因此便有那通常不為人注意的等值形態謎。這等值形態發展到化裝階段，即貨幣等值形態，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又轉而徒勞心力去分析這個更複雜的謎。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永不知道價值底初步形態中（例如我們所舉的「二十碼麻布等於一件外衣」之例）已經包含了等值形態底整個謎。

那等值物底物體（外衣）是社會勞動的含化體，或抽象人類勞動之含化體，同時牠又是成衣勞動底產物，（成衣勞動即個人勞動或一種特別或具體形態的勞動）。這成衣勞動（或具體勞動）于是便變為社會勞動（或抽象勞動）底表象形態。那外衣中的成衣勞動，當牠只是用以表現麻布的價值時，並不代表有用的衣服之生產，只代表價值之生產。我們如果要使那外衣照見或反映麻布底價值，必須只將外衣當作同一種的勞動之含化體看，只就牠同為抽象

社會勞動之合化體看。

成衣勞動與紡織勞動既然同是人類勞動力 Labour-Power 之耗用，他們便都包括在一般的或抽象的社會勞動之列。這樣去看他們，便沒有什麼玄祕可言。不過，在價值底等值形態中，情形恰是相反的。紡織創造價值（不因爲牠是一種特殊的勞動，只因爲牠是勞動全體之一部分），這個事實是以紡織與成衣那種特殊的不同勞動列成一個等式而表現出來的。正如外衣底自然物體變爲麻布底價值之具體表現一樣，我們如今也明白成衣勞動變爲社會抽象勞動之具體表現。

這樣，我們便發現等值形態底第二個特點：具體勞動，或一特別種類的勞動，變爲他的直接反面——一般或抽象勞動——底表象形態。

但，成衣這種具體勞動既可以這樣充作抽象勞動，牠也可以充作任何別種的勞動。所以，牠一方面是私人勞動，一方面又不失爲社會勞動。因此牠才與麻布有直接交換之可能性。我們因此也知道等值形態底第三種特性：私人勞動採取社會勞動之形態。

試引亞里斯多德底話作參攷，等值形態底第二第三兩種特點便更容易了解。

第一層，亞氏明明指示價值底貨幣形態只是價值底初步形態之進一步的變化。他告訴我們：「五張床等於一個房子」（價值底初步形態）是與「五張床等於多少貨幣」（價值底貨

幣形態)同屬一品性。

亞氏也明白；在這裏那等值物，房子，在牠可以與五張床互相比較或比量之先，必須在品質上是與五張床相等。(這種品質的相等，我們在分段「3」中已經講過了)但亞氏想到這便停住了。他說在那麼各不相同的東西之間決無等量比較之可能。

亞氏這話不啻告示我們他何以不能再進一步去分析價值底形態。「價值」，這種真實在他那時候，還沒有被人們懂得。他說，床與房子之間並沒有什麼共同的必要東西；其實他是錯了，原來他們所含化了的勞動即是那種共同東西。

但亞氏所以不能構成一種價值概念，並且因此不能澈底分析價值底形態，這其中還有一個特別理由。各種不同的勞動在品質上是相等的，這個觀念發生之前，必須人類相等之觀念先已經成爲普通的觀念才行；然而希臘的社會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上的。人類平等這種普通見解，及以價值去解釋人類一切勞動底相等性之思想，非等到社會產物底大部分採取商品之形態時，是不能產生的。亞里斯多德被他那時候的社會環境所縛束，不能見到商品底勞動基礎，或牠品質上的相等性。

#### 第四段

### 價值底整個初步形態

任何商品底價值之初步形態（即最簡單的表現）即包含在這種商品與另一別種商品所成之等式中或交換比較中。一種商品底價值，是因為別一商品可以被接受以與牠交換，（即「可以直接與牠交換」），才在品質上表現出來；牠的價值，是由那被接受以與牠交換的別種商品之若干分量，才在分量上表現出來。那樣的別一種商品是一種獨立的表現（即與那被表現的價值之有用物體有分別的一種表現）；而那別一種商品之可接受的分量却是確的表現。一種價值之那樣獨立而又確定的表現即是那表現了的價值底交換價值。在絕對方面，（就自己單獨講）一種商品是使用價值與價值底一個聯合體。但，必須當牠與別一種商品發生關係或作比較時，牠才表現自己為這種雙重性的東西。

我們關於價值底初步形態之知識足以告訴我們：絕對價值——商品內面的那實在的社會真實——便是致成交換價值或價值表現之真實。這道理之反面（那真實底表現致成那真實底本身）却不能是事實；然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偏偏幻想那是事實。重商派經濟學者只看着

商品底美麗的貨幣形態；自由貿易派經濟學者只看見商品底豐富的價值形態——即以「自由」貿易交換而得的「那麼多」，Wonderful；數量的別種產物。結果，這兩派相反而同等可笑的自作聰明者妄存幻想，以為價值底性質與價值底數量是起於流行的價格！那位「流俗」經濟學者，梅克李奧，Me Leod，便是這兩派相反幻想之混合種——他真是集這兩種相反而相等幻妄的自作聰明之大成了。

一種商品底價值之初步形態是這商品底使用價值與價值間內的比對之初最的外向表露。這兩種相反的商品之物體（我們的方程式中的麻布與外衣）外向地表現兩種內向的相反品性（麻布底品性）；這麻布表呈牠自己的（麻布底）使用價值，那外衣表呈那麻布底價值（或代表麻布底交換價值。）

價值底初步形態是一種勞動產物顯成爲一種商品之最初形態。勞動產物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是使用價值，只有當產業發達到一個確定的階段時，一件勞動產物才變爲一種商品；只有等到那使用價值所含化的勞動（即價值）變爲使用價值生產之理由時，這個確定的階段方才達到。一般勞動產物都變形爲商品，與價值形態底發展（即經過這初步形態，又經過以後的諸階段）是以同等速度相隨而進行的。

價值底這種初步形態（只是一種單純的胚胎，非經過一系列的變化，不能變爲長成的價格

形態)之缺陷可以一望瞭然。

形態底發展(即經過這初步形態,又經過以後的階段)是以同等速度相隨而進行的。

價值底這種初步形態(只是一種單純的原子,非經過一系列變化不能變為長成的價格形態)之缺陷可以一望瞭然。

價值底初步形態表現一種商品的價值時是藉別一種商品立說 in terms of (即由另一種商品底物體以表現之):但牠(初步形態)不指示這商品與此外一切其他商品之同一性或質的相等;牠也不指示這商品對此外一切其他商品的數量關係。只有一種等值商品(外衣)是與那相對價值(即麻布)相符合的。這樣,只有一種單一的等值物(外衣)與一個單一的價值(麻布)相符合。(就初步形態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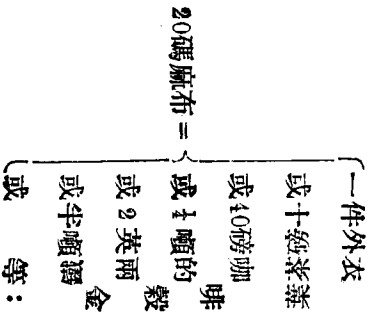
但價值底這種初步形態很容易發展為一種高等形態。原來,雖然這初步形態只以一個等值物代表一個價值,而這個等值物却可以是任何其他商品。所以,正如這商品可以與任何別種商品或一切所有任何商品成立一種價值關係;同樣我們因此可以得着一大列的麻布價值底初步等值或表現,這一系列可以儘無限度的,只有別種商品底數目為牠的限制。所以這樣,這等值極可以用不同的重複,延長到這限制內之任何長度。

分段「B」

價值底總共或外延形態

20碼麻布 = 一件外衣，或 = 10磅茶葉，或 = 40磅咖啡，或 = 一加脫穀，或 = 2 英兩金，或 = 半噸鐵，諸如此類。

這種外延的形態可以寫列如下：





## 第一段

### 價值底外延的相對形態，或價值底外延比較。

在這里，麻布價值底比較是延長了，以致牠的價值是次第地與一切其他商品作比較，（即與全體其他商品底各作一比較。在這里，我們無錯誤地知道，這價值是抽象勞動，因為在這種外延形態底一系列等式中，麻布中的紡織勞動等於其他一切各商品中的勞動；或因為，做價值看時，紡織勞動與任何其他社會勞動是相同的。

這里，我們又看出那價值底多寡支配那表現牠（價值）本身的交換價值底多少；因為無論那些做個別等值物的其他商品是如何的數量各不相同，這般不同表現的只是麻布價值底那同一大小。

## 第二段

### 別特的諸等值形態

我們現在所研究的不像在價值底初步形態中之一個單一的等值物，而是混雜一團的諸不同等值物，中其每個等值物是放在那兒當作一團價值與麻布相抵的。這些等值物中每一個等

價值是一個特別等值物，即一種單一的或特別的商品（如麻布）底等值物，這是與一個一般的或普遍的等值物成反面的。而且含化于每個等值物中之勞動是一種具體的或特別種類的勞動，這勞動是獨立地代表那麻布所含化的抽象或一般勞動。

### 第三段

價值底外延形態之缺點。

價值底外延的比較（即價值底那外延形態之相對邊）是永無完全的；牠永恆是可以因與一類新的商品作一種新比較而有進一步延長之餘地。此外，牠的等值極沒有統一性；這等值極是五花八門令人目眩的一團不同表現。還有一層，每有一種商品底價值被表現於這程總共或外延形態中，即有無窮無止的一列表式——而這一列表見中之每一個表式本身又是無窮無止的一列。這樣，外延比較（即價值底延長形態之相對極）諸缺點便在等值極一再重複。既然每一等值物只是一羣等值物中一個，我們（在這一極）只見有一團片段而已。任何那種片段的等值物中之具體的或特別的勞動不能竭盡無餘地表呈一般或抽象社會勞動。自然，不錯，一般社會勞動是表現於一切勞動的特別形態之全體總數中。但在這樣一個表式中是沒有統一的，而且牠是永不完結也永不完全的。

但價值的外延表式只不過是單一的或初步的諸表式之積集，如，

20碼麻布 = 1件外衣

20碼麻布 = 10磅茶葉

等等

這些等式或表式中之每一等式均隱示其相反面，即

1件外衣 = 20碼麻布

10磅茶 = 20碼麻布

等等

不獨這樣；既然麻布與各不同商品交換，例如外衣，茶，鐵，金，咖啡等等，自然是他們的所有者將他們交換麻布，所以所有者必須以麻布來表現這些東西底價值。所以，如果我們按此將下列反之

20碼麻布 =  $\left\{ \begin{array}{l} 1 \text{ 外衣} \\ \text{或 } 10 \text{ 磅茶葉} \\ \text{或 } 4 \text{ 鎊 } 0 \text{ 加非} \\ \text{或 } 1 \text{ 加脫的穀} \\ \text{或 } 2 \text{ 兩金} \\ \text{或 } 半 \text{ 噸鐵} \\ \text{或 } \dots \dots \dots \end{array} \right.$

我們達到這變化底一下步階段，即得着價值之下一步高等形態：

分段「C」

價值底一般形態

一件外衣  
 10 磅茶  
 40 磅咖啡  
 1 加脫的穀  
 2 兩金  
 半噸鐵  
 等等

} 每一項 = 20碼麻布

## 第一段

### 這種價值形態底新品性

在這裏，每一商品的等值極又是單簡的，因為每種商品底價值是只表現於一種等值物中。牠又是一致的，因為這裏所有的商品只有一個同一的等值物，所以這種改變的價值形態是一般的價值形態。

初期的兩種形態，價值底初步形態和價值底外延形態只適合於表出一種商品底價值是與那商品底使用價值判然有別，此外不能再表示什麼。

試就初步形態言，牠可以表現一件外衣底價值等於那麼些麻布，或表現茶底價值為那麼些鐵。但，在這些場合中，價值先是被表現為麻布，然後為鐵。顯然的，那般的表式只是粗略的初步的開始；他們只是偶然交換底結局。

試以外延形態言。牠比較更切實地表出一種商品底價值是與牠的使用價值不同。但，這價值是表現為一切種類的不同的東西，而每一種商品底價值是與任何其他商品底價值各不相同地表現出其等值物中各有一項不同的來。（註一）價值底外延形態是以一種商品與所有各種其他商品作習慣的交換而生的結果。

註(一)：我們試只舉五種商品，如茶，咖啡，穀，鐵及金，列成方程式。牠們在各組中之外延的價值表式便為

茶 = 咖啡，穀，鐵，或金

咖啡 = 茶，穀，鐵或金

穀 = 茶，咖啡，鐵或金

鐵 = 茶，咖啡，穀，或金

金 = 茶，咖啡，穀，或鐵

但價值這種一般形態可以改正那些缺點。這裏，所有各種商品底價值是表現於一個單一的形態中，一切這些商品以一個同一等值物為等值物。這樣，不但一種商品底價值現在是與牠的使用價值判別出來了，而且牠的價值又與一切其他商品底各種使用價值也判別清楚；牠於是弄成他們大家公共的東西——他們的公共價值。那麼，在這裏，那些商品才第一次切實地顯露為價值，第一次切實現露為交換價值；所有的商品價值現在各各顯露為那麼些麻布。

在價值底初步及外延形態中，一種商品底價值或是表現於一種相異的商品中，或是表現於多種相異的商品中。但各種商品底價值間，當他們表現他們自己時，毫無協作互倚之處；

各（商品）自去尋找各自的等值物。在這些力求表現自己的商品與其他商品之間沒有什麼協調。這類的商品僅僅用別的商品為被動的等值物。但價值底這種一般形態却是一切商品底調協之結果；這裏，這公式內每種商品（除了麻布外）為表現自身的價值計，都用那公共的等值物——麻布。這樣便顯然了，既然價值只是一種社會真實，而且只能充分地表現於一般社會關係中，那麼，牠的形態（外表）必定是社會方面所承認的某種形態。

在價值底一般形態中，商品底價值不但在質的方面顯露是相等的；他們又見露為可比較的小大。如果兩種商品是各等于20碼麻布，那他們即彼此互相等。或者如果2磅茶葉等於4碼麻布，而2磅咖啡等于1碼麻布，那麼每一磅茶將等於每一磅咖啡之四倍。

某一定市場範圍內的一切商品（是構成價值底一般形態底等值極的）將他們所排除的那商品（麻布）變為他們公共的等值物。這些商品底價值採取若干麻布底物質形態，這麻布于是變成與所有他們各可以交換的。一切社會勞動合化于一切種類的商品中的，在這裏都採取麻布底那可見可觸的形態。麻布變為人類一切勞動底「看得見的化身」；麻布變為一切價值底堅硬的「蛹」之形態（暫時安息之形態）。織這種私人勞動便這樣取得為一切其他社會勞動等值物之社會品性。無數商品底勞動與麻布物體間的諸等式使麻布底勞動（織）變為表示那抽象的（無分區）社會勞動之表露形態。這樣，抽象的社會勞動，或價值，在消極與積極兩方面都表呈

了；消極的表呈是將牠從勞動底諸具體形態——牠不屬於此——中撤退；積極的表現是將牠們全體表呈於同一品性中，即均表呈為社會勞動力底含化的消耗。

在價值底一般形態之等值極，麻布（牠以本身的件數代表一切其他商品，或代表牠們全都是同類的一堆一堆的含化的勞動）明示牠自己是一切其他商品底一個概括 Summary。這一般的等值物，便明明白白地表證：凡商品中勞動底特別社會品性即在牠是人類的勞動。

## 第二段

### 價值形態底兩端（即相對端與相等端）之相互發展。

在價值形態底發展中，牠的相對極所達到的階段與牠們等值極所達到的階段是相符合的，雖然這個等值極上的發展只是在相對端上的發展之結果與表現。

在價值底初步形態中，那單一的「相對」（比較）商品將另一種商品變為一個單一的「等值物」在價值底外延形態中，那單一的相對商品將其他一切商品變為牠的不同個別的等值物。至于在價值底一般形態中，除去一種商品外所有一切的商品，當作一團協作的商品，將那被排除的商品變為他們的公共的或一般的等值物。



價值形態中相對極與等值極間的相反是依隨着這形態本身而發展。

在價值底初步形態中，兩者的相反是已經有了，但這裏的相反只是胎胚的，粗淺的。那兩種單一的商品麻布與外衣，可以互相調換地位（互換其相對與等值地位）而所顯出的互相排拒性（屬於分立的功用者）極少，簡直使二種功用上的相反不易提模。

在價值底外延形態中，每次只有一種商品可以充分外延牠的價值表現；再則那價值表現只能因一切其他商品均是牠的不同的等值物而得外延。但相對極與等值極間之相反在價值底外延形態中是那麽確定，使我們如果將外延的等式倒轉過來，即改變了這外延形態底品性而將牠變為價值底一般形態。至于初步等式却不然，我們可以將牠倒轉過來，而不至改變其初步形態底品性，又不至將牠變為價值底一般形態。

在價值底一般形態中，相對端與等值端間的相反更為明切。一般商品底市場全範圍所以是「相對的」或居比較的地位，只因為除去一種外一切商品被排拒於相等地位之外。在另一方面，在等值端的那一種商品所以有與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性，只因為這些其他商品都被排拒於等值端外。

在價值底一般形態中，也因為相對端與等值極的相反，那等值的商品又被排拒於相對端。真的，兩者間這種相反在這是那麼顯耀，令人決不會錯過不覺得。這里不像在價值底

外延形態中，所有一切的等值物與諸商品底全體是相混雜的，在一般形態中，那一般的等值物不能與一般諸商品相混雜，因為這個（一般）等值物是獨一無件的；況且牠也不能一方面為那樣（一般）等值物，同時又出見於相對端。「20碼麻布等於20碼麻布」像這樣的表現不是價值表現；牠只等於說「一種商品底品性與大小等於一種商品底品性與大小」，這簡直是將一件毫無確定性性的事加以無味的重述罷了。為充分表見「一般等值物」之價值計，我們必須重提那更初期的形態，價值底外延形態。在外延形態中，那一般等值物底價值唯有在其他商品之無窮無盡的積中才得澈盡表見牠自己。

### 第三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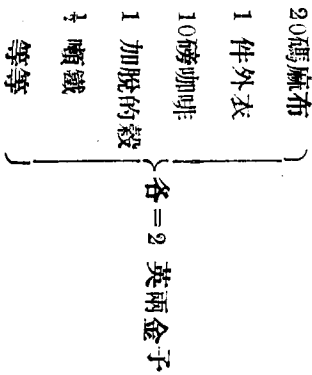
#### 從價值底一般形態到價值底貨幣形態之進程

在價值的底一般形態之相對極發生作用的商品是普通價值底一種形態。所以這個相對極底功用可以由任何商品採取之。但如果一種商品已經採取一般等值物底功用，牠必定須是本身已被其他一切商品所推拒而為他們的等值物，方才取得他做一般等值物的功用。當某一商品最後被這樣排拒之時，那麼，其他商品全體即始終一致地便安定在這價值形態底相對端了，並且在社會上變成固定在那地位了，

這樣普遍被排拒而為社會所承認的普遍等值物之那種商品，便變為當貨幣用的正式商品，這種商品于是便得有做商品世界中的普遍等值物之功用，而這功用亦即成為牠的獨占。在那些構成價值外延形態中的麻布底無數等值物之全體商品中，在那些藉麻布來在價值一般形態中表見自己的價值之全體商品中，只有一種商品達到做那普遍等值物之優越地位——這一種商品即是金子。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按此辦法改換價值底一般形態，將那普遍等值物——金——來代替那一般等值物——麻布，我們便得價值底最高形態即貨幣形態。

### 分段『D』

#### 價值底貨幣形態



總價值底初步形態變至外延形態之進程中及由外延形態變至一般形態之進程中，都發生深切而重要的變化，可是從一般形態變至貨幣形態進程中，唯一的變動即在金代替麻布或其他「一般等值物」，取得「普遍等值物」之地位。

金變為貨幣以表見商品底價值，只因為金牠自己以先也是諸商品中之一。正如其他任一商品一般，金也可以在偶然交換中，做一種單一的「初步等值物」，或是在外延形態中牠也可以隨所有其他的商品做一羣個別等值物中的一個。一步一步漸漸地，金竟愈來愈成一種一般等值物。等到金特出地做了一般等值物時，或當牠排除其他一般等值物而自己在價值形態中獨占等值地位，為一般商品之等值物時，然後這金商品乃變為那「普遍等值物」，變為那貨幣商品，然後價值底一般形態換形為價值底貨幣形態。

一種尋常商品底價值，以貨幣商品（金）底物體所作簡單的初步表現，即是那尋常商品底價格形態。

了解價值底貨幣形態之困難在於了解牠這種形態「普遍等值」端，自然也在於了解前面價值底一般形態底「一般等值物」，但這「普遍等值」端或一般等值端即是價值底外延形態中等值端方面一羣個別等值之進化的反面物。而那一羣個別等值物原只是一羣單簡的等值物，每一種多是價值底初步形態中相對端的一種單一的相對數。所以價值底初步形態中簡單

的單一的等值物即是一種商品底價值之貨幣形態底胚胎。

#### 【第四節】

### 商品拜物教性，其中的祕密。

初看一種商品似乎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但一分析起來，我們便知道牠決不是如此簡單的。將牠當一種使用價值看時，除了牠那完美的自然形態外沒有一點別的什麼，沒有絲毫玄祕；當這樣的使用價值看，牠明明白是勞動與大自然 *Dame Nature* 底共同產物；牠是一種自然產物，經人類勞動修改過以滿足人類某項需要的。礦野森林底樹木是自然產物，即是當牠被人類勞動造成爲一件木器時牠仍然還是那樣的自然產物。但那件木器進爲一件商品時，牠卽一變而不是僅僅一個自然物件；牠仍保留了牠的自然的真實，那是不錯的，但同時牠取得一種非自然的真實（價值）——這非自然的真實使人類在對牠的了解上，發生任何左道術士所不能引起的魔術與玄祕。

所以商品底玄祕不起於牠的使用價值，牠的玄祕也不起於牠的價值底兩種素因中任何一素因。原來，第一層，（對於那質的素因）無論無數種類的人類勞動是如何相異，明明白白他們必要地都是人類勞動，並且他們都具有人類勞動底消耗之品性，（一注）第二層（關於量

的索因），他們爲人類勞動之品性與那人類勞動底數量間又明明有一個大不同處；勞動底數量與勞動底品質或品性是極異的兩個問題，這也是極明顯的事。況且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多少總是一個重要事件，這也毫無玄祕的。還有一層，價值底這些決定索因——（即勞動底一種社會形態，勞動底社會分工，或不同的人彼此互相協助以從事生產之流行時尚）之運用上所不可少的條件也是很容易了解的。

那麼，一到了一個產物具有商品底形態時，如何發生這勞動產物 L.P. 之玄祕呢？明顯的，這是從那商品形態本身而起的——商品有了這形態即是等于說牠具有做一種使用價值與價值底綜合體之條件。第一，一種勞動與一種勞動中間之平等（相等）不是被表現爲那樣的相等，他們的相等只表現爲別一種的相等——即各種不同的商品都同等地爲價值之相等（例如煎炒魚中的價值，牠是與金或鑽石中的價值是相等的）第二，（諸）商品所含化的勞動時間底數量不是表現爲那樣的數量；牠只是表現爲另一數量——爲那些商品底價值之一個數量。加以，在勞動底社會分功下，諸生產者相互的關係不表現爲那種關係，這些關係只是表現爲這些生產者已付諸交易放入市場 *marketed* 的各產物間之關係。

那麼，商品之玄祕是這樣：在社會中從事生產以供給彼此相互需求的人們間之關係是破化裝掩飾而顯呈爲他們各自所有的各產物間之關係；個人勞動對社會全體勞動關係被呈

露爲別一種東西：卽爲不同的商品對於一個普遍的等值物之價值關係。因此，商品是自然的物質的諸性質與非自然的非物質的諸性質相合的合綜體。同樣的，有一個人，他的視覺神經將一個正在奔馳的馬之影送到他腦中，他只看見那外邊的活動的客觀的馬，他不看見他自己內部的活動的主觀的神經。但在商品中，這種謬誤表見比這個極自然的心理現象還更甚一步：一種商品底價值關係與那商品沒有絲毫物理（軀體）或物質的關涉；這些價值關係只是改頭換面的，移調了的人類關係，被人類心思硬派入於有用的產物中的。要找一種可以解釋這種商品玄祕的比喻，我們必須向宗教世界裏去尋求；在宗教世界那裏面我們發見那具有生命，與彼此相互關係及對人類的關係之想像創造物。人底腦筋產物是如此，他的手底產物亦如此；當勞動產物變成一種商品之時，牠便被加上一個玄祕的內部一個生命！靈魂，或價值——及相隨而來的諸關係，這卽是馬克司所謂「商品拜物教性」。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這種「商品拜物教性」底起源是「產生商品的勞動之特殊的社會品性」；卽是在產業上各自獨立的個人們底勞動習以爲常地爲他人產出有用物件之一種特殊風尚。

普通一般，有用物件所以成爲商品，只因爲牠們是分立而，獨立勞作的，個人們或個人羣之產額，這些個人們或個人羣底勞動之總積構成社會勞動。因爲這些個人除非等到他們交

換他們的產物時不會相遇，那麼他們的勞動所以是社會底勞動之構成部份，這個祕密是隱沒了的，只被交換進程所暴露，這種交換進程成立產物間的直接關係，又成立獨立生產的個人間の間接關係。這樣成立的那些間接關係是「人與人間」的某種一定的財產關係；這樣成立的那些直接關係是「物與物間」的相互比較及物與物間相互比較的條件——這條件是各物件須是社會勞動底比例部份。

是由于這種交換，商品才成立爲同類（或一概相同的）價值，雖然他們是具有混雜不同的形態；他們的價值底同一性與牠們形態異點之間，這種 *Distinction* 區別即刻變爲重要的了，當這些東西被產出作爲交換進程中的價值時。因爲，在這時候，他們所含化的勞動，同時即採上兩種品性。在一種品性中，這勞動必須產出某種有用的東西以滿足某個個人底一種需要，在另一種品性中，要使那個人自己許多需要可以得滿足，那勞動必須是列成爲社會勞動之一真實有效的部份，並且必須表呈牠自己是等於所有其他各種勞動，因而是可以與所有其他各種勞動相交換的。但這種使各種勞動平等化，只有從忘却他們的不同點才能做到，並且只有簡單地將他們都當做同種類的人類勞動，或簡單地將他們當做人類精力底消耗，才行。

個人對於他自己勞動之這種雙重的社會品性，只有能從牠（這勞動）隨着日常實際生活



而變化的那種種化裝的形態中才看得見，他所見的。一方面是他的產物必須不但是有用的，而且是對他人爲有用的；一方面是各種產物必須有同一的性質 *attribute*，即他們的共同價值。所以，我們將各種不同的產物當價值列爲互相等式之時，這並不是因爲我們早已看見他們是同一種類的人類勞動之含化體；其實只是：因爲我們已經將他們列爲等式，于是在論理上自然是我們必定已經就此將他們消爲那種同一性。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並不覺得，但無論覺得也好不覺得也好，我們總是這樣做的。所以，價值並不標識牠自己來告訴我們牠是抽象的人類勞動；牠只將那些產物改換形態，變爲這些玄祕的商品。然後，經過一些時後，人類才試行來解決這個玄祕——這個玄祕也同樣是人類自己的社會產物；因爲將有用的產物變爲價值是一種社會的成就，正不減於產生一種言語之爲一種社會的成就。

近代對於勞動構成價值之發現實是人類心思底一個進步；但這個發現並不消滅產物中已經成立的價值品性。將各種不同商品之狂謬的價值形態去使各種人類勞動平等化，這事仍然如常進行；而價值底這種客觀的物質真實似乎仍是如前一樣是真實正的，雖則科學的發見已证明了牠不是如此。真的，商品那神物（或使用價值與價值底綜合體）仍然牢不可破；正如空氣之仍然存在，雖然我們現在明知牠是各種不同的氣體底一種綜集或混合。

從事交換產物的人們所認為第一重要的事是：他們能夠將自己的產物換得多少別的產物？等到這種種數量（多少），或可交換的商品底比例經習慣確定之後，牠們（這些數量）便儼然是一種自然現象，商品底價值也儼然正如牠們的重量一樣是自然的了。

當「商品拜物教性」已經這般為產物具備了價值之時，這些價值也只有成比例地以彼此的物體相互表現牠們自己，才能够證實牠們自身底真實存在。這些價值，並不經牠們底主人之允許，便時常不斷在交換其比例的表現；於是牠們的主人（所有者）底社會行動，看起來儼然是這些以價值底資格來支配所有者而不為所有者所支配的東西之行動。科學的認識自然證明事實不是如此；但這種科學的認識，必須在商品生產完全發展時，方能發生；等到受了種種商業恐慌底教訓，人們才了解：各不同的個人之不同勞動是時常不變地被化為（reduced）社會所須要於牠們的那些比例量，這時候，那種科學的認識才會發生。不過這些種種勞動是怎樣便被化成大小量呢？只是由於價值（即生產上的社會必須勞動時間）特重地表現牠們自己於交換中，並且在不同的時候，作不同的表現，不管交換的人之意志或心思是如何。價值底大小即是若干勞動時間：這層祕密所以是被相對價值底變換所隱蔽了。價值底大小不是一件碰機會的事，而是由勞動時間所決定：這一層科學的發現並未打破商品交換中現今那荒唐可笑的價值決定方法：因為，在商品交換中，人們對價值底大小，仍然是將牠（價值）當作不同產

物間一種量的比較，或比例，來決定。

人類所用來攷究其環境的方法，與他的環境進行牠歷史發展之方法是直接相反的——換言之，人所用以攷究其環境的方法是向後追溯的——是從眼前的效果以追溯這些效果底原因。商品流通上所必不可少的兩種等值物——一般等值物與貨幣等值物——在人們去尋求牠們的現在品性以前，（人不去尋究「牠們的歷史品性」，因為他認為這兩種等值物是不能改變的），即早已發達而堅確成立了。所以，分析價格引導人們去澈底辨別價值底大小，又因商品以貨幣表現自己，以致人們認商品為「價值」。但貨幣，這種完全發展的價值形態，簡直將私人勞動為社會勞動之一部分這個事實掩蓋住了，又將生產者個人底社會關係也掩蓋住了。如果我們說，我們將外衣、皮鞋來與麻布作比較，是因為麻布為社會勞動底含化體，那末荒謬之處便顯然可見。但，當人們慎重其事將外衣及皮靴與金子（將金子當作普遍等值物，或社會勞動底可見含化體）作比較時，他們不過是以同一荒謬可笑的拜物方式。去表現他們的勞動對社會勞動之關係而已。

資本主義底經濟範疇，便是那樣的偶像形態所構成的。這些經濟範疇是被物質的東西包蓋，或含化於物質的東西中之思想形態（thought-form）；牠們便這般奇異而不合時地表現那種只流行於一個特別社會底發展中之真社會關係，即一個生產商品的社會中的真社會關係。

所以，我們只要一攷究任何非生產商品的財富生產，商品底玄祕，魔道及偶像崇拜（拜物教性）便即即刻煙消霧滅了。

我們試舉魯濱孫（Robinson Crusoe）在他那寂寞的孤島上的生活爲例來看看。魯濱孫必定要勞作，他必定要生產（製造）各種不同東西，以維持生存。雖然他的勞動是許多不同類的勞動，但他知道那各種勞動都是他自己的勞動。結果他知道那些各種勞動只是各種不同的人類勞動方法。他的自然需要逼迫他按輕重緩急去將他的時間，分配於各種不同的工作上；他既有英國的做生意方法，他便會將他各種工作所費的勞動時間一一記下。你看，凡決定那個迷信——價值——所依據的基礎，魯濱孫底有用產物都具有的——即是各種不同的有用勞動（同時又是同一種的勞動，因爲所有這些各種勞動都是從同一個魯濱孫身上來的），並且是這有用勞動底各項確定數量，這各項分量是以各種勞動所消耗的勞動時間之多少爲標準而測定的。換言之，在他所有一切產物中的勞動，有一同一品性，即同是他的人類勞動，或同是他的人類精力之消用，雖然他的這些產物是許多不同種類的產物；所有這些不同的產物各包含有那人類勞動底確定分量。但，即是如此，魯濱孫與他的產物間的關係或關涉並不是化裝而隱藏着在這裏面的；這些關係是那麽簡單：既不包含任何玄祕，又不致成任何玄祕。魯濱孫也不那樣荒謬可笑地去稱呼他的麵包羊肉爲等值物，不叫牠們互相爲等值物，也不叫牠們爲

他的毛氈及羊毛皮褲底等植物，也不叫他們爲任何其他東西底等植物。所以在這裏，沒有任何化裝隱蔽的人類關係；沒有任何「商品拜物教性」。

我們且撇開個人，進而看看社會：封建的社會，在封建社會中沒有各自獨立的生產者；封建社會底結構是依賴，而依賴便是農奴與地主，俗人與牧師間的直接關係。這些依賴關係是完全無隱無飾明白顯出的，正好比封建社會中勞動底品性及勞動產物底品性是完全明白顯出一樣。在一個農奴底勞動與另一農奴底勞動之間，不發生任何細微的關係。封建社會是以直接的簡單的關係爲基礎的：譬如說被治的農奴，他以勞動所生產的有用物品，或是直接爲他自己用的，或是直接爲他的地主與主人用的。所以，這樣的勞動，或這樣的勞動產物，沒有機會得以冒做別種勞動或別種勞動產物；醃豬肉便沒有機會，被當作麵包或蔬菜一般看待（如在交換進程中那樣），犁地的勞動也沒有機會去帶上宰殺牲畜的勞動之那種荒妄形態；換言之，在封建社會裏，不須要有化裝隱蔽，或「商品拜物教性」。農奴所必須納給牧師當作什一稅的產物，只具有其自己那種天然的有用形態，甚至比牧師底祝福還更容易了解的呢。勞動時間，在封建社會裏，和在商品生產底社會裏，誠然是一般確定的；但農奴只自然地了解勞動時間（勞動時間底自然形態只是例如二十天時間爲自己勞動，二十天時間替他的地主勞動）；他的勞動底二十天時間決不採用那可笑的牛羣形態——這是他永未見過的——也不

採取任何其他一般等值物形態。總而言之，在封建社會底結構中「商品拜物教性」是找不着的。

我們再來看看另一種不同的社會，在這社會中，勞動是直接為社會性的，或連帶而又相互的，然而在這樣社會中也沒有一絲一毫「商品拜物教性」。我們試以歐洲的農民家庭作證例。這樣一個家庭或社會羣體，是生產「穀，牛，紗綫，麻布及衣服」為自己使用的。所有這些各種物品都是那一家底產物；但這些產物並不是這家庭各份子間拿來互相交換的東西——牠們不是「商品」。這個家庭內部各種不同的產業職任（功用）代表這家庭內部的勞動之社會分工，正如在一個生產商品的社會中，各種不同的產業之成立代表一般社會分工一樣。這個農民家庭也按照牠的需要及經驗，規定牠各份子底勞動時間。這個農民家庭中每一份子底勞動力是當作這家庭底總勞動中之一個分晰的部分運用。那麼，在這裏，我們又有了那狂妄的社會真實——價值——之一切根本要素，明言之，即異類產物中的同種勞動，及那勞動底諸確定分量；可是，在這些產物中，仍然沒有任何相互「價值」之踪影——所以沒有絲毫「商品拜物教性」。

最後，我們試想像一種社會：一個解放了的社團，用公有的生產要具，並將其種種個人勞動力（當作聯合的勞動之總體，或組織了的羣衆之總體）全作有意覺的應用，以生產這社團

之需要品。這裏我們便有了一種與魯濱孫底產業情況相類的產業情況，所不同的只在魯濱孫底產業情況是孤寂的，這個社團底產業情況却是社會性的。這樣一個社會底總額產物會是社會的產物。這總額產物底一部分會是新的生產要具；所以，這一部分自然會仍舊留在生產、進行中，或重新加入生產進程。總額產物之其他一部份會是個人消費或生活要具，這些消費要具必須是照某項辦法分配於這社會底各個人。那末，假定個人在這種分配的財富中所得的分兒（多少）是看他所貢獻的勞動時間長短而定。在這樣的場合中，這社會底勞動時間，當作一種數量標準時，將會有兩種作用。牠將使社會底可利用的勞動力按比例分配於種種不同的需要上，於是發生其社會性的作用；牠又指明個人對於生產進程應盡的勞動數量，並且照這數量，測量出他（個人）在分配的財富中之分兒。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個人對於他的勞動及勞動產物之關係，或關涉，將會等于魯濱孫對他的勞動及勞動產物之關係<sub>2</sub>，或關涉一樣簡單。所以個人們底勞動不會被化裝成爲他們產物中的一種「價值」屬性；他們的勞動數量也不會被假裝爲，或誤解作金子或別種產物底數量；結果，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我們找不着任何像「商品拜物教性」那樣的幻燈影。

人底宗教反映他的日常生活。人類底一切抽象出來的彙集的特色（或全人類底性質及性質）在心理上是以基督教的上帝爲化身。這基督教的上帝在理想上爲抽象人之化身。當人類日

常生活是那樣的，使人類社會以商品生產為基礎時——而在商品生產中，個人底勞動被化。為抽象勞動（或化為與人類勞動底一切差異點分開之人類勞動，如在貨幣中的）崇拜抽象人之宗教——或基督教——正是牠恰當的反射作用。在古代生產方式中，或古代社會制度中，商品及商品生產者很少出現，即使出現，也是不重要的現象——但，當這些古代制度愈趨愈近到崩潰之時，這現象便愈變愈常發生，愈變愈重要了。（在古代，經商的社團只於短時期間暫存即滅，或者只在別的社會之間暫存），古代社會制度，如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是極單簡而容易了解的。但古代社會制度或是基於低等的生產力，如宗族社會；或是基於直接奴制底奴役條件。這樣，所以人與人間的關係或關涉；或人與自然間的關係或關涉，是側狹的；換言之，在那些古代制度中，個人與其同類大眾沒有廣大的關係，並且與任何廣大的地域也無關涉。他們日常生活底這種側狹性便反映於他們的崇拜自然，崇拜祖先等習慣中。只有當人類在日常生活上，除了完全明白完全合理的關係外，沒有一點其他關係或關涉時——只有到那時候，人類世界底宗教反映，才會消滅。

社會生活底基礎是那社會財富生產。只有當個人在社會中有經濟上的自由之時，只有當個人以集團的方式，根據一種合理的預籌的計畫，進行社會生產之時，社會生活才會失去其玄祕，及其「商品拜物教性」；但這等於完結一個「長期而苦痛的」發展。



古典派經濟學發見勞動與勞動時間爲價值底兩個素因，雖然牠這個發見只是不完不備的，但古典派經濟學從來不曾澈底尋究勞動與價值之關連，也不會澈底探討勞動時間與價值大小之關連。那些偶像形態——商品——明明只是生產主宰人，人不主宰生產的時代才出現而存在，不過在資本家底心裏，却似乎是自然的，永遠會繼續存在的現象。所以，在這班「主宰者」心目中，別種生產制度只是造作的！

「商品拜物教性」將一些經濟學家迷悞到何程度，可以從他們之假定大自然一部分是價值底生產者，這一點看出來。但，既然價值是產物中所含化的勞動之社會表現，那末，大自然與價值毫無關係，也好比她與物品交換毫無關係是一樣。

爲近代社會之特色的那種產物——即商品——人對於他是有那般普通而熟習，所以，商品，似乎是一種比較簡單而容易了解的東西。但我們只要一來研究更發展的形態時，這種表面的簡單性便不見了。（價值底那種令人昏眩的貨幣形態似乎令人完全昏眩了，于是那「偶像」也更變本加厲。）試以重商派的眼光來看看貨幣，那變本加厲的「偶像」便極其顯著了；因爲我們現在知道明是同一種類的人類勞動（即含化於珍貴五金，而爲諸生產者間公共的社會關連之勞動）却被重商主義者繙譯成爲那些自然的物質——五金——底一種奇異而粗拙的物質屬性。于是我們再試以「流俗的」經濟學者底眼光來研究那比貨幣還更發展的社會

真實——資本。在「流俗的」經濟學者看，不把生產要具當作資本，而當作任何其他東西看待，那簡直是違背大自然；但，試問這派經濟學者從前不是附和地主們主張貢稅——地租——是如豆梗一般從地下自然生長的嗎？曾幾何時，他又和地主們翻了臉，放棄了地租是自然生長的觀念！

但，現在，我們最後，且引那變本加厲的「偶像」之一個例證。如果商品自己會說話，商品會說：我們的使用價值也許是人所關心的事；但我們的使用價值並不是屬於我們的物件。屬於我們的物質東西是我們的價值；大家整日在交換中，對我們的價值之公共體認（實現），便足以證明這道理。我們的軀體只是彼此互相交換中的交換價值。我們且跟着馬克斯來看看那班誤入歧途而為偶像所迷的「流俗」經濟學者所慎重告訴我們的是什麼話：「價值（即流俗的經濟學者所指為交換價值的）是物品底屬性；財富（當使用價值解）是人底屬性（所有物）。」「在這個意義中，價值必然隱含了交換之意思；財富却不含交換的意思在內」。「財富（使用價值）是人底性質，價值是商品底性格」。「個人或一個社會（可以說）是富有，一個珍珠或鑽石却只能說是有價值的」。「一個珍珠或鑽石，當作一種自然物件，是有價值的」。那末，我們可以知道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自己簡直陷入那「商品拜物教」中，不能自拔。在他看，那在怕的內向性——牠實是被人類心理派入產物中的——是一種自然的物質

真實，並且構成商品那物質東西之一自然部分；在他看，商品底那真正的自然兼物質的使  
用價值反與商品底自然物質軀體是獨立無干的！有一個事實使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肯定他那  
極可笑的偶像。這事實即是：使用價值雖離開交換，也能體驗得出（實現）；而價值却只能  
在交換中——即價值可以證明牠們自己時——才能現實。這種「商品拜物教性」簡直使「流  
俗的」經濟學者等于莎士比亞戲曲中的 Dogberry，他對於事物的了解總是直接與真理相  
反。

## 第二章（提要）

### 交換進程

交換進程中不但必定要有用以交換的商品，而且要有商品所有人；這些商品所有者必定要互相承認彼此的私人物主底權利，又必定要按照相互的允許與同意以收取及給與彼此的商品。

商品對於他們的所有者沒有直接的自然用處，商品對他們只是自然物體，只有非使用的價值。牠們唯有對於別人，是使用價值，有直接用處；對於所有者，牠們唯一的直接使用價值是做價值儲留者之非自然的使用價值。只有對非所有者，商品才是做消費的使用價值。所以，商品必須換手，而這種換手即構成牠們的交換。

交換進程證實商品是商品。交換進程證明商品真的是一種社會上有用的產物，或者一種對別人有用的產物。交換進程證明那商品中所含化的勞動真是價值——真是社會的勞動，而不是浪費的勞動。

交換是私人的交易，也是社會的交易。商品所有者力求自己的私人需要之滿足，他也力

求實現他的價值——他在社會底含化了的勞動中所佔有的部分。

在每個商品所有者看，他的商品是所有其他商品之普遍等值物；但那樣的私人的等值物是不能當作一種社會的等值物的。於是，商品交換底發達致令一種特別的商品受社會的排拒（而成爲一種普遍等值物），所有其他各種商品使用牠來代表牠們的價值。

到商品交換再進一步發展時，商品內面的使用價值與其價值間的比對便也發展了；又發展了必須在外面表現這種內部比對（Contrast）之商業上的需要。于是便成立一種獨立的價值形態，賴這種獨立的價值形態，商品才可以當作價值互相比較；這現象最後達到貨幣底成立。

交換進程最初發生於社團 *Communities* 與社團的疆界間，因爲像物產底互相交換在如今所隱含之個人私有權，在遠古時代是沒有的。在初民社會中，只有分立而完成的社團享有那種獨占的（排他的），獨立的所有權。

在那樣的遠古時代，只有物品直接交換（*Tausch*），並且除了被交換的兩種商品外，沒有任何價值形態。後來，交換進程發展了，交換的物品之種類愈多了，範圍也更大，于是人們輒養成一種習慣，常常將各種商品底價值與某一種可以即刻（欣然）接受與牠們交換之特別物品作比較。至于何種的特別物品最先會這樣地成爲那社會的一般等值物，這是靠機會的

事。最初會是這種物品，後來又會是那種商品，（原非一定的），而那種等值物適用的區域也會限於比較狹小的限度內。

最後，交換漸發展及於較大的區域，價值底品性也因而愈變廣大（broadening）（以致那價值——牠是抽象的勞動——愈變愈抽象；換言之，即社會的一般或抽象勞動變成一個較大的社會之一般或抽象勞動）——有了這一切現象，社會的一般等值物之品性即以比例增進，愈變愈附着於合適的材料。這些合適的材料被人們發現是珍貴的五金，然後，珍貴的五金變而當成貨幣用。

這些珍貴的五金所以是做貨幣的最好材料，是因為牠們每一粒細末與每別一粒細末是一色一樣相似的，又因為人們容易將牠們分開來細分開來，又容易將牠們重復合起來，以期容易代表任何可能程度的價值。

金子除了當作一種商品有牠的使用價值外，牠如今便又加有當作貨幣的正式使用價值。一種商品底交換或售賣並不給牠以價值，但牠的交換或售賣確實給牠以一種特殊的交換價值或交換形態。有一些著作家，因將價值與交換價值混為一談，便認為貨幣底價值是幻想的東西；而各種貨幣表記（symbols）又使貨幣自身也被誤認為只是一種單純的表記。

但，自然，金子確是一種商品；金底價值也即是金在礦田裏生產時所含化的勞動。金子

可以在礦田裏直接交換一切別種勞動產物，這件事實，即可以證明生產金子的勞動不是白費了的，又證明金子所以是該作價值看。

有幾種事實足以致成貨幣底玄秘：——第一個事實：是貨幣本身底價值不表現於牠當做等值物的品性中，再一個事實是：貨幣似乎天然地是價值底化身（含化體），所以牠似乎自然而是代表商品底價值。在表面看，好像因為金子是貨幣，各種商品于是以金子來表現牠們的價值，其實，金子之所以為貨幣，只是因為種種商品都以牠來表現其價值。

## 第三章 (提綱)

### 貨幣，或商品底流通

#### 「第一節」 價值底測量標準(或尺標)

(在第一章第三節底末尾，我們已經講過，金子得社會承認為普遍的等值物，而推翻所有其他一般的等值物，結果是金這種商品變為貨幣)現在在這裏，為簡單起見，我們姑且定金子為唯一種作貨幣用的商品。

貨幣底第一種功用是做「價值底測量標準」，(尺標)將勞動時間翻譯為金底數量。

在貨幣未出現時，商品是可以由牠們所含化的勞動時間去較量。但如今這些含化的勞動時間之數量只表見他們自己為金的數量。

如今，金使所有各種商品都能以金為唯一的材料去表見他們的價值，都能以金為唯一的材料去比較他們的價值。但，至于金自己底價值，那只能以所有其他商品底等值數量以「外延」的形態來表見牠。



一種商品底貨幣形態，正如「價值形態」一樣，與這種商品底物體形態是迥然不同的兩種東西。所以牠的貨幣形態是一種純粹心理的或理想形態，而能以表露價值的也正是幻想的貨幣。不過，雖然一方面幻想的貨幣表見，呈露，或測量價值，但價格（即表見一個價值之那麼多的貨幣）却要看做貨幣用的是何種金屬物而定。

如果兩種金屬物，譬如銀與金，共同當做測量價值底標準使用，這兩種金屬物間比例之擾亂即證明以兩種金屬為真標準底基礎是不可能的。

因各種商品都慣於以一種物質——金——底分量來表現牠們自己，人們才覺得有一種「價格標準」之需要。於是便採用早先通行的重量標準，做這樣的價格標準例如磅重量，後來變成羅馬時代的一種「價格標準」，後來再又發展為現代英國的金磅。

貨幣當價值底測量標準與牠當作價格底標準是不同的，而且也各有各的不同功用。當做價值底測量標準時，貨幣是化為金子的勞動時間；當做價值底標準時，牠是一種固定的金屬重量。當作價值底測量標準時，牠將勞動時間化為金子；當做價格底標準時，牠測量那金子。

金底價值上種種變動不防害牠做價格標準之功用，因為這種功用實際上只等於測量各種不同分量的金之重量。

金底價值上的變動也不妨害牠做價值底測量標準之功用；因為一個測量價值的標準之重要特色卽在牠始終一律是一致的，卽在那物質之每一粒細末是與其他每一粒是同一品性的。如果牠自己的價值變動時，那各種不同商品底表見出來的價值也會是相對的（在比例上）與以前一樣的，所不同者，他們將會在各個體及在總數上表見爲或多或少的金（依金底價值之變化而定）。

在所有一切「價值形態」中，包括貨幣形態在內，我們以這一種商品底使用價值去計算那一種商品底價值，其根據是假定前一種商品底使用價值須消耗某一定數量的勞動。

價格底漲落普通是受如第一章細節「b」所說之同一的相對價值變化律之支配。價格底一般昇漲，不外有兩種意義：或是金底價值照常不變而一般的商品價值都漲了，或是商品底價值照常未變而金底價值低落了。價格底一般低落不外兩種意義：或是金底價值未變而商品底價值却普遍地低落了；或是商品底價值未變而金底價值漲了。所以，金價底變動不一定致成價格底同比例的變動；只有當商品底價值不變時，那樣按比例改變的價格才能發生。（自然，在這裡價格假定是等於價值，而且假令真能代表價值）。

貨幣底諸重量漸與牠原來的諸重量背異。（這可以從貨幣底重量名稱看出），其主要理由是（一）老早卽有外國的鑄幣輸入（二）因財富底增多及鑄幣底品質之低劣，於是價值高的

金屬品便代替了價值低的金屬品爲標準單位。

到末後，貨幣底各種標準是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但，無論在已有這種法規時，或未有這法規時，價值底標準單位總是一種確定的金屬重量——這種確定的金屬重量又按照地方的需要，被分爲可以除盡的部分，又再細分，各有一個貨幣名稱。

這樣，所以我們如今不說某件東西值得一英兩金子，而說牠值得三金鎊十七先令十辨士。貨幣于是也進而成爲「計算貨幣」。

商品，在牠們的貨幣名稱下，失盡其價值關係底痕跡；其實，離開了牠們的價值關係，牠們的貨幣名稱是含糊兩可的，一方面表現價值，他方面又表見價值底標準單位之分化部分。不過，縱然如此，爲要離開商品以獨立表露自己起見，商品底價值必須要採取貨幣形態。

另外還有一種含糊處，或者比這種更令人昏亂不清的，即是：指明一種商品底價值數量的是牠的價格，指明那種商品與貨幣的交換比例的也是牠的價格；但同時，這交換比率底指明者却不一定即是那種商品底價值分量之指明者。在某一情形下，牠那實現了的價格，比起牠的真價值來，或是太大，或是太小；但無論牠那實現的價格是太大或太小或正對，牠的價格是牠的價值可以藉來表露自身的唯一形態。

一種商品底價值之大小即是那種商品中所必須含化的社會勞動量。這個確定的大小，

在價格形態下，被繙譯爲一個偶然的交換比率，這交換比率或可以真代表那價值，或可以代表那價值與某一瞬間可以換得之金子間的差異。所以，一種商品底價值可以與牠的價格不相符合，那是價格形態上極自然的現象。

不但如此，一件沒有價值的東西也可以有價格。雖然貨幣之所以爲貨幣只因爲牠表見了價值，然而在一個人良心（非是心）底價格中，貨幣真可以不表示價值，雖然牠（貨幣）貌似表示價值；這只因爲沒有價值的地方也可以有價格。

最後還有一層，價格表見價值，其方法是宣布相符合的金是可以與牠（價值）直接相交換。但我們不能根據這事便說商品是可以直接與金交換。（接受與金換）。所以，爲求可以切實交換計，商品不得不從幻想的金變爲真實的金。

所以，商品底價格，既隱示其可交換性，也隱示其必須經過交換以證明牠自己底成立（爲商品）。在另一方面，貨幣是早已成立了的，因爲貨幣所以可以當作一種理想的價值尺標（測量標準），只是因牠早已成立了的（爲貨幣的）。那末，在那意思的金子，或那理想的價值尺標背後，「隱伏有現金」。

## 第二節 流通底媒介(一)

### 細節『a』 商品底變形

商—貨—商 (C—M—C)

貨幣底發展並不消除商品中所包含的矛盾(例如、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間的矛盾，或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不過貨幣底發展調和那些矛盾。

非有用的使用價值(或商品)因流通而變為純粹的使用價值。換言之、商品變形為一種對於所有者有用的東西而拋棄其非有用的形態。

因為一般人不知道價值是什麼，又因為貨幣底打叉，所以商品底這種變形普通不為人們所了解。當商品暫時轉變為貨幣的時候，我們要注意的事還不止是僅僅的交換呢。(這項應注意的某事並且是更重要的)。因為貨幣即是那商品本身轉變成的；貨幣是變了形的商品。

註(一) 將貨幣當作「交換的要具」或「交換底媒介物」說，這是極普通的一個錯誤。可是馬克斯從不曾這樣稱呼貨幣。在馬克斯看，貨幣是「流通媒介」，這所謂週轉與交換是極不同的。反之，馬克斯在第五七頁上教導我們商品是一種「交換要具」，在他的第四章書

裏，他又指示我們，在資本底流通中，商品還是流通底媒介（要具或中間人）

在一種商品與貨幣間的相反中，我們看出商品底內部比對——使用價值與價值之比對——之一種外部的表露。在商品中及在貨幣中使用價值與價值是連合的，並且共同存在的；但在商品中及在貨幣中，使用價值與價值却是在相反對地位表露（各個自己）出來。商品是一種顯而易見的使用價值形態，其價值是在理想上表見於價格中；貨幣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價值形態，其使用價值是在理想上為一切其他的商品所代表，那商品在牠變形時這兩種相反形態都是要經過的。

市場中的織工將他的價值兩英鎊的麻布轉變為兩英鎊，以後他又將牠變為一本值得<sup>2</sup>鎊的聖經——這兩種分別的轉變，即「賣出以求買進」——構成他的麻布之完全的轉變或變形。

在這織工看，這整個的進程之結果為他的商品或價值底改變了的形態。他的麻布，或他的<sup>2</sup>英鎊的價值成為一本<sup>2</sup>英鎊的聖經（即同一價值在一個不同的使用價值形態中），換言之，他的勞動產物另取了一種形態——即某一他人底勞動產物。

這個整個進程底進行，在牠兩種細節變形中，可以用商—貨—商（C—M—C）表示之。但這整個進程底結果，或商品底完全變形之結果，可以用商—商（C—C）表示之，而這（C—C）

之完全的最后結果所以是這種進程底終點。

## 商—貨 (C—M)

### 第一變形，或賣出

因為商品所有者底需要是多方的，而牠的勞動底品性是偏一的（由于勞動之社會分工）。商品之於他只有當交換價值或貨幣用。但，如果要有轉變為貨幣之可能，這商品必定要滿足某一定的條件。牠必定要對於某一購買者是有用處，以證明牠自己是社會勞動。牠必定要是一種超社會需要的多元的物品。牠必定要不是含有太多的勞動時間以冒充社會必須的勞動時間。牠必定要「維持其地位」不為某一種新的商品所排斥或替代。

所以，商品是與貨幣結了不解之緣；不過「真愛情底進行永遠不是風平浪靜的」。況且，勞動底社會分工是自然地發生，將勞動分成為不同分量的勞動，及不同種類的勞動。勞動底社會分工又使生產者變為各自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為互相依賴的生產者。

勞動底社會分工——這種分工使產物變為商品——又使這些商品變形為貨幣，而同時使這種變換是偶然的 *accidental*。但，除非這些商品是絕對不能售賣的，牠們的變形總會發生，即使所實現的價格與牠們價值相差極遠。

在一次售賣中，商品便被變為牠的價值所採的形樣；而這售賣既然即一個購買，那貨幣（在買者）便變為那商品底理想使用價值之一種特殊形態。

一直講到這里，我們只研究了商品所有者；但商品所有者必須與一位金子或貨幣所有者相會遇（普通，是某一先已將一種商品變形為貨幣的人）。所以，我們剛研究過的這個階段，即（商—貨），只是一串無窮別的變形底鏈子中之一段環結而已。

貨—商 (M—G)

商品底第二段結束的變形，或購買

貨幣是一切其他商品底轉變形相，牠自己又可以變形為一切其他商品。但，貨幣底可交換性雖沒有質的限制，却有一種量的限制，因為唯有一宗足夠數量的貨幣可以普遍地立刻成交。不過這個可變換的貨幣並不絲毫呈露牠是什麼商品底變換體。

一個售賣即是一個購買。一個購買又即是一個售賣。最后的變換（織工底 $\frac{2}{3}$ 英鎊變為一本 $\frac{2}{3}$ 英鎊的聖經）也即是印刷者底 $\frac{2}{3}$ 英鎊的聖經之第一次變換為 $\frac{2}{3}$ 英鎊（又為最後變換成價值 $\frac{2}{3}$ 英鎊的白蘭地酒之預備）。商品生產者慣將一種商品變換為比較少量之許多其他不同種類的商品。所以，在他們這些商品是變形底結束階段，同時在其他許多商品又是變形底第一



階段。

正如一個交易同時是一個售賣又是一個購買，所以一個售賣者必定有購買者相對着。但，在一種單一的商品之完全變形中，商品所有者既做售賣者又做購買者。

在一種商品底完成的變形中，隱含有四個極端與三個積極人，即這變形之每一個細節階段中的兩極，那兩種商品的兩個所有人，及據有貨幣的第一個人。

完成的變形底兩階段構成一個週圈，即從商品到貨幣，然後又由貨幣回到商品。那商品由一個非使用價值變到最后成一種有用的東西，同樣，那貨幣由一種堅固的價值結晶分解為一個暫時的等值物或理想的使用價值。

一種單一的商品底週圈同時是兩種其他商品底半圈，麻布底售賣將麥——貨幣變換為麻布而完成麥的週圈；麻布底週圈之完成又（因購買聖經）開始另一個週圈，這週圈之結果是將聖經變為白蘭地酒。所有一切這麼錯綜纏結的變形之總和 *Totaling* 即商品底流通。

假若在物品直接交易 (*barter*) 中，麥之變形為麻布同時就是麻布變成麥，但商品流通中，麥之變為麻布不過僅使麻布得以變換為一本聖經。在物品直接交換中，麻布之變換為聖經同時也就是聖經變為麻布。而在商品流通中，麻布之變換為聖經不過僅在促成聖經變為白蘭地酒。再有一層，每一個所有者只因為別的所有者先已售賣他們的產品，才能售賣他的產品。

商品流通進程：不像在物品直接交易中一樣，並不因兩種東西一經交換即行停止。商品這物體在這一次交換中退出流通外，但那貨幣却停留在流通進程中。等一種商品最后完成牠的變形，爲另一種商品時，那貨幣總是留在一個第三者手中（流通）。

商—貨（C—M），及貨—商（M—C）這兩個階段合起來看，才只是一個完成的變形進程；如果這種進程因商品在牠的貨幣形態中停留太久，而發生停滯時，那末，這種兩重階段的進程底必要的一致性于是表示於一個恐慌中。（Crise）但，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這種恐慌只是一種可能的事。因爲雖然假若沒有貨幣與商品流通，近代資本主義式的恐慌是不可能的，但貨幣與商品流通，在這些恐慌發生前許多年代，久已發生過，可見這些恐慌必定有一種現代的原因。

### 分節『b』

#### 貨幣流通

商品流通——由于牠，每一種商品依一個圓圈而移轉——防止貨幣轉成一周圍。那商品——麻布——按牠的變形周圍而轉動，最後回到牠的起動點而爲一本聖經，明言之，卽麻布在牠的所有者手裏完成牠的周圍，成爲另一種商品。但，因爲一切商品都這樣轉動而回到各

自的起點，貨幣於是只是從這個人手裏，轉到那個人手裏，愈轉愈離牠的起動點遠。這種轉手即是貨幣底流通。

當作「購買要具」時，貨幣有總在購買者手裏之偏一（片面）品性。貨幣那種從一個購買者手裏，跳到另一個購買者手裏之雀躍式流動，牠那種從一種商品底變形進程，跑到另一種商品底變形進程之飛躍，其實是商品底周圍式流動所造成的。但這個事實完全被隱晦，以致貨幣流通反而似乎是造成商品流通的原因。商品變形之第二階段所以致成這種假的表面現象，因為在這第二階段中，商品底流動單只用那商品底貨幣形態而繼續。

貨幣的流動只是各種商品底流動，因為貨幣不過是商品底獨立形態。商品底那兩層細節變化，所以是反映於牠在每一個完全的變形中之兩個分立的運動中，同樣，每種新商品底變形，也是反映於牠的相符合的新流動中。

那麻布是先變形為貨幣，再變形為聖經。這兩重變換是被那貨幣底兩重轉動所反映出來，第一牠轉入織工底錢包裹，後來又從那錢包轉出來。

但，如果這商品只有一次細節變換，那末，這種變換也是一樣老老實實反映於那貨幣底流動中，因為在這裏那貨幣也只流動一次。（自然，這一切都是發生於「簡單的商品流通」中。）

當作一個自然的物質物體時，每種只加入流通範圍來，交換一次，即脫離流通進程，進到消費範圍去了。但牠所藉以流通的貨幣却仍舊留在流通範圍中。我們的問題于是成爲：商品流通究竟吸收多少貨幣？

在某一定的社團中，當某一定的日子，同時在許多地方，會有一些不同的售賣。（或說不同的購買，也是一樣）。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所有一切的價格，或表現爲價格的價值，必須有相符合的貨幣數量相周旋。但，一切這些價格底總和會跟着金子價值底變動，成反比例地，或漲或落，結果，這些價值會跟着以或多或少的貨幣爲代表。當貨幣是作「價值底尺標」時，貨幣自己的價值，是先已在金礦上由物品直接交換 *barter* 所決定了的；如果金底價值底落了，那末，各種價格間便會緩緩地發生一次重新配置，這種重新配置是從田礦上發動起，商品與商品間互相傳染，而普遍蔓延，一直到等一切商都以金底新價值水平綫爲估價時爲止。因爲金底價值這種低落自然地伴有金底產額之增多，有一些經濟學者便發生誤會，以爲金底供給與需求致成商品價格之漲落。爲了解流通 *currency* 的貨幣起見，我們且認定金底價值爲一定的。

我們又假定每一種商品底價值是一定的，那末，顯然地，那些待要實現的價格之總和須看流通的商品數量而決定。

如果商品總量不變，流通的貨幣總量是會隨商品底價格而變動。不論改變後的價格僅僅是市場上一時的漲落，或是各種價值改變了之表示，這原則是同等適合的。

爲舉一個具體例子計，我們試舉出許多商品變：如農人底麥之變形，織工底麻布之變形，印刷者底聖經之變形及蒸酒者底白蘭地之變形。這些商品中每一種都以 $\frac{1}{2}$ 英鎊去代表牠，那麼，這四種商品底總和爲8英鎊。所以，這個商品流通進程中必須流動貨幣總量爲8英鎊。但，如今假定所有這些商品變形聯成一個連套或順序（如我們已知道的）在這連套中，同一 $\frac{1}{2}$ 英鎊是用了又用。在這種場合中，同一件數的貨幣會做四次連續的流動，所實現的價格爲8英鎊，而實在流通的貨幣總量只有 $\frac{1}{2}$ 英鎊。因此，無論何時，流通的媒介總量等于將同名鑄幣所流動的次數除那實現了的價格之總和。

在一定的社團中，當一定的時候，有些鑄幣只流動一次，其他相類的鑄幣却會流動多次。我們如果將運用的每種鑄幣底數目去除這種鑄幣流動總次數，即得出這種流通的貨幣之平均速度。商品流通所能吸收的金子總量只有這些：即，如果用這種流通底平均速度乘起來，會等於所有一切待要實現的價格底總和之金量。因此，如果我們將等值數目之金磅票放入商品流通中，即能金子撤出商品流通外。

正如貨幣底流通反映商品底流通，貨幣流通底速度也反映商品改變其形態之速度。在貨

貨幣流通速度中，我們發現兩種調節變換（即連續成套的售賣與購買）之匯合爲一，換言之，我們已將商品底兩度變換（即從他們的使用價值形態變爲他們的價值形態，即再從他的價值形態變回爲使用價值形態）合爲一個完整的流動。貨幣流通速率之低減，即是反映商品變形過程上的停滯。但一般人（大多數誤會，但自然地）以爲這種停滯是貨幣缺乏所致的。

無論在何時，正在流通的貨幣之數量是以三個因素而決定，即價格底情況，流通商品數量，及貨幣流通底速率——這三個因素都是可變的。

如果價格不變，流通媒介之數量即隨商品數量之變動而變動，或隨貨幣流通底速率之變動而變動，或隨這兩種變動底連合體而變動。

如果一般價格昇漲，而貨幣流通底速率也跟着同等昇漲，或商品底總額與昇漲的價格等比例地減少，其他一切事情無變動，那末，流通的媒介之數量可以不變。或是，如果商品總額之減少，比價格之昇漲爲速，或貨幣流通底速度之增加，比價格之昇漲爲速，那末，流通的媒介之總量可以減低。

如果一般價格低落，而商品總額是與低落的價格相等增加，或貨幣流通速率與低落的價格同等減低，那麼，流通媒介之總量會不變。如果商品底總量之增加比價格之低落較速，或貨幣流通底速率之減低比價格之低落更快，那末，流通的媒介之數量會增加。

因爲這三種素因間互相補抵之作用，所以在任何社會中流通媒介底數量與其平均數量之出入是比人們想料者要小得不少。

有了一定的商品價值之總和，及這些商品流通底平均速度，那末，在流通中的貨幣總量是以金底價值而決定。

### 分節。

#### 鑄幣與價值表記

貨幣所以採取「鑄幣」Coins 底形態，是因為牠有當作「流通媒介」的功用。既當作商品之流通媒介用，貨幣爲代表商品底價值方便起見，必定要以鑄幣底形態，或以價值尺標底各種不同的確定度量 (Denars 等分) 之形態，與商品相周旋。

金鑄幣與金條塊的不同處只是形樣上的不同，金子能夠很容易地變爲鑄幣，或變爲金條塊。但，金鑄幣用了又用，會緩緩消磨的，結果是金鑄幣所代表的價值會比牠實在含有的價值要多，並且牠因此在某種限度內（有幾分是）會變爲價值底一種表記。

貨幣流通使這樣使鑄幣成爲一種表記，這個事實外又加以另一歷史的事實，即：較珍貴的五金推翻較不珍貴的五金，代替牠做價值尺標——這兩個事實不啻指示人們，可以用標號

token 鑄幣當作價值之表記。所以如今金子被人繼續不斷放入零星流通中，又因牠漸漸消磨而成爲標記鑄幣，同等不斷地被撤出流通外。

由標記貨幣底種種功用與標記貨幣中的價值之相互依賴關係上，又再進一步，因紙幣 (Paper Notes 鈔票) 之通用而發展出貨幣底表記品性，在這種紙幣中，貨幣底表記品性 (原先被五金標記物所一半隱沒的) 于是有明白表露了。

我們萬不可將紙幣與支票，期票，匯票等等混爲一談。紙貨幣是從「流通介媒」之功用而生的；支票等是由「支付要具」的功用而生的。

不兌換的紙貨幣 (註) 有牠的定律，這定律是：牠的數量必須不超過如果紙幣不通行時也會流通的金子總量。如果紙幣超過這個正當限度，那末，所有的紙幣其實只代表恰等於這限度的總量之金。(註——譯者按此處所謂不兌換紙幣，並非指不能兌換的紙幣，乃指直接由五金貨幣而生的，非由信用而生的，且經國家允許發行之貨幣。)

金貨幣或真的貨幣，與紙貨幣不同之處在——金子以自己爲一種等值價值來表見價值，而紙幣却只是那金子底一個符號或表記。

價值底表記，只可以在做商品流通媒介的功用上，代替真的貨幣。那樣的表記只能在發行國家之疆土內通行。只有在發行國底疆土內，那種流通媒介因成爲這國底鑄幣，而充分地



盡其功用。

### 「第三節」

#### 貨幣

那種當價值尺標用的，並且或以牠自身，或以標記物，當流通媒介用的商品，即是貨幣。在非有牠在面前便不能代表真的金子之時，這種商品便是以牠做貨幣的資格，發生效用。當牠以本身或藉表記物為代表，變成各種商品底價值之唯一形態，以別於各種商品底使用價值時，牠也是當貨幣運用。

#### 分節 a 儲財

貨幣，當做永久流通的流通媒介時，便是鑄幣。當種種商品底完全變形被那些半途停留在貨幣形態的商品所阻撓時，那停滯不動的鑄幣却變為貨幣。

商品流通發達之後，人們於是發生保留那改了形的商品為一種金蟬 Gold Chrysalis 之必要及熱烈慾望。這樣，流通媒介變為目的，而不是媒介了，那貨幣也硬化為儲蓄了。

當商品流通初期發展時，只有剩餘的使用價值被人們變作貨幣；所以貨幣成爲剩餘財富底社會表現。

商品生產再進一步發展之後，儲財之風也發展了。因爲非先有售賣不能有所購置之必要，繼續增高，於是沿着交換進程，（在每一交易階段上，都有人從事儲財——譯者添）積成有各種多寡不等的寶貴五金之儲蓄。同時，又發生求金的貪心。種種東西，無論是商品，非商品，都被放入流通中，「以期脫離流通時，變形爲金子結晶品」。資本主義的社會，崇拜金子，將牠當作神聖的杯，當作那種社會的神聖大碟（Holy Grail）譯者按此指耶穌於最後一次晚餐時所用之大碟，亦即 Goshen 約瑟後來在十字架前盛耶穌之血的大碟爲彼教中莫大的聖物），當作那做資本制度底生命基礎之價值底化身。

商品底價值不像牠的物質——牠是一種使用價值，爲一種特殊的財富形態——而商品底價值是可以變換爲一切別的財富形態，所以是代表商品價值所有者之社會財富。貨幣，那種價值形態，雖然牠的可交換性沒有質的限制，牠本身却被自己的實際總量所限制；貨幣底這種量的限度，與牠質的無邊無涯相對起來，便催促儲財者去從事積蓄，積蓄了更進積蓄。

儲財者所生產的愈多，他可以多售賣。「苦勞工作，省節，貪慾是他的三種主要特長；盡量多賣，盡量少買，是她的政治經濟學底極度」。

與這種粗蠻的儲財方式同時並進的，有那美術的儲財方式，美術的儲財方式使財富所有者，藉珍珠寶石商人底藝術，可以致富，或顯出富的樣子。所以，在實在的貨幣外，又積有一宗寶貴五金底儲藏，以防備萬一的恐慌與社會的變亂。

流通的貨幣之數量，是跟着漲落起伏的市場情形，而擴大或縮小。所以，爲使流通的貨幣可以常恆滿足市場上貨幣需要起見，儲財是不可少的。

#### 分節 b

#### 支付要具

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一個一定的價值總常是顯成其二面——換言之，這價值總是以兩個形態來呈見於簡單流通中，在那裏面，牠爲那商品，同時牠又爲那貨幣。等到這商品交換進程發展而單獨轉手，而那貨幣却只在後來些時才轉手的時候，于是在交換的人之間便發生一種新的關係；而那貨幣也相符合地添上一種新功用。那賣者與買者變爲債權人與負債人；貨幣變爲「支付要具。」

債權人與負債人之關係本是由貨品流通上發生的，但後來這種關係能够離開商品流通而獨自成立。不過，債權人與負債人的關係可以釀成負債方面的奮鬥，艱苦，窮困，及債人權方面的無忌憚的殘酷，與強暴賊害。在古羅馬時代，負債的平民是備受摧殘，逼作奴隸。後

來在中古時代，封建的負債人也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備受摧毀滅害。然而這種見象只是表面上的，致成這見象的眞原因還深伏在裏面。

那兩種等值物——商品與貨幣——不復是同時呈現於一個售賣中時，於是貨幣又發生一種新的功用。在這里，貨幣變爲理想的「購買要具」，因爲當那商品交割時，牠（貨幣）實際上並不在那裏；牠只在理想上呈現於付款的允諾中。

利用貨幣這種新功用，一個購買者可以在他售賣商品之前從事購買，在這樣場合中，那商品在未完成牠第一段變形時即經過第二段變形。

付債到期欠債所必須的貨幣量是多少一半看欠賬底數量，一半看支付要具流通底速度而定。譬如同一個人調換着可以做售賣者又可以做購買者，所以，許多同一個人也可以做債權人又做負債人；等到在他們間的債務連帶關係，是用同一某些鑄幣一項一項順次解決之後，只要有一宗比較微小的款數即足可付清那全體債務。

但，此外，有一大宗的欠債是以「匯劃」(Clearing)辦法付結的。A欠B的錢，B欠C的錢，C又欠A的錢；於是這些欠賬大體能夠互相抵消而清償，只剩下一小部分相差款數要用實際的貨幣付清。

經濟恐慌只有在這種劃清制度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即在一種清償永恆增長的欠賬

連帶關係之造作的方法充分發展之地方)；而且這些經濟恐慌也是由于那制度底 *Mechanism* 組織上發生了擾亂。

如果流通的媒介及支付要具之流動速度是某一定的，那末，在任何時候流通貨幣總數會等於待要實現的諸價格，加上到期應付的欠賬，減去那些互相抵消的欠賬，又減去所用的那同一鑄幣轉動過的周圍次數。(那鑄幣，或是當作商品底流通媒介，或是當作支付要具，而流轉)。因此流通的貨幣總量與流通商品總數是很不相同的，其不同的程度，比在簡單的商品流通場合中，還更甚。

信用貨幣 *Credit Money* (例如支票，匯票，期票等等) 是由貨幣當作支付要具之功用上發生的。信用貨幣發達之後，金銀便變為瑣細兌換底要具，及零碎貿易底工具。

貨幣做支付要具之功用發展更成熟時，牠這種功用便擴展而超出商品流通底範圍外。各種的物品支付 *Payments in kind*，例如地租，賦稅等等，于是改為貨幣支付。那些較原始的物支付有保留封建式的生產形態之趨勢；但，商品生產底外延(推擴)將封建式的生產及其種種保守要素，掃除無餘。

在每一國家裏，都有一些習慣的節季的日子，在這些日期，人們必須清償種種循環的債務。這些清償日期引起各該地支付要具底供給上之表面擾亂。

因爲同一些鑄幣，在各種不同的支付事件上，用了又用，所以，上述那些定期支付 *Periodical* 所必須之貨幣總量，是與那些季度底長短成反比例的。例如，每年有四千萬金鎊之款，如按星期付工資一次，那末，每次要付之數爲  $\frac{40,000,000}{52}$ ，以 52 除四千萬金鎊之數；但，如每三個月付工資一次，那末每次須有  $\frac{40,000,000}{4}$  款，即爲每星期付一次所須款數之十三倍。

貨幣既發展成爲支付要具，人們於是必須積蓄準備金（準備貨幣），以備按期季清償債務時之用；結果是：一方面，儲財致富的風氣雖是漸趨衰息，同時，支付要具底這種儲備現象却日見發達。

### 分節 c

#### 普遍的貨幣（或譯世界貨幣）

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會脫去牠的地方色彩，如美金元及意金元（*Quats* 按此種貨幣是意大利及其他幾個歐洲國家舊用之金洋，值英幣九先令），或法郎與英金元（*Sovereign* 按即值金鎊之鑄幣）；而回復牠原始的形式，爲金銀條塊。在世界的市場上，種種商品都要那樣表示牠們的價值，務求普遍地被人認得。所以我們在這兒明白金代表抽象勞動，達到最充分的程

度，因為金是代表全世界底人類勞動。

在本地的商品流通中（即任何一個地方的社團內之流通上），只有一種有效的價值尺標。在世界市場上，却有兩種價值尺標：明言之，即金與銀。

大體當常態的國家往來關係上發生阻擾之時，貨幣便以牠的金銀條塊形態，作「普遍的支付要具」行使。主要在清算國際賬目時，貨幣便當「普遍的支付要具」行使（Function）；凡須從某一國移到別一國的財富不能用商品形態轉移時，貨幣也以「普遍的支付要具」資格發生功用。

因此，種種貨幣底準備金對於國際的商品流通範圍為必要的，正如牠們對於國內的商品流通範圍為必要的是一樣。這樣，我們便明白，儲積的貨幣一半是起於流通媒介之功用，一半是起於支付要具之功用，又一半起於金銀條塊之功用。

寶貴的五金在世界市場上流動，可以概括為兩個潮流。在一個潮流中，牠們是由生產牠們的諸國家流入世界市場，在另一潮流中，牠們是在各國底商品流通範圍間，不斷地流來流去。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已發展到相當程度的國家裏，銀行中的貨幣儲藏只達到牠們各種功用所必須的最低數量為止。如果這些貨幣儲藏增長到非常大的總額時，那即是表示商品變形上

發生阻滯。



## 第二篇 「貨幣變形爲資本」

資本家對勞動階級的榨用(剝削)，是藉應用於產業上的資本而進行的。

正如我們必須先了解商品，才能夠了解貨幣，我們必須先了解資本，才能夠了解資本之應用於產業。如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篇第三章中，所分析敘述的貨幣底各種功用及各種方面中，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令人疑及有絲毫像資本底性質或功用的。在貨幣所具之十五種功用中，沒有一種功用有一點近似於資本底功用的東西在裏面。資本底這種功用是完全超出任何單純的貨幣功用外的一個發展；牠是所謂「價值」那種社會真實之尤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社會真實之演化，馬克斯曾加以窮源究根的探討敘述，我們也已經講過。

「價值」這種神物(偶像)現在發展成爲一種更壞的神物——「資本」。資本出現的時候，「商品拜神教性」便發展更進一步，不止於價值底令人昏眩的貨幣形態了。除了貨幣形態外，還有社會底產業單位之種種性格及關係，(被假裝成，被誤呈現爲社會產物底性格與關係)，也加上了；甚至還有更多的人類關係也被呈現爲事物底關係了。那種被設想硬派入於商品中的力量 *Strength*，叫作「價值」的那種生命或偶像實體更進一步發展了——發展成爲一種好像

真會自行繁殖的東西；並且不知如何牠竟會替資本家弄出更多的價值，當牠的子孫。

馬克斯資本論底第二篇告訴我們貨幣如何演化或「變形」為資本。這一篇書共含有三章：第一，為第四章，論「資本的公式」，在這裏面，馬克斯就資本價值底特殊週轉作成一個圖表，指示資本價值底這種週轉在終點致起一部分增加，叫做「剩餘價值」的；其次為第五章，論資本公式中種種「矛盾」在這章內，他揭穿資本底特殊週轉底諸矛盾，並且指出剩餘價值之祕密在這種週轉上可以隱藏的唯一所在；最後為第六章，論「勞動力之購買與售賣」，在這裏，他研究出勞動力買賣之祕密在對勞動階級的榨用。

#### 代表「資本的公式」

我們不要誤會，以為馬克斯是由表出資本的「公式」來為資本下定義。第一，在第三章裏，我們已經得着商品流通的公式，商→貨→商，(C—M—C)。現在在第四章裏，我們又另得一個不同的公式，代表資本底週轉的。這個資本公式並不即是資本底定義。牠僅僅是說明資本底週轉進程之大綱。不錯，馬克斯說得很明白：資本是一種似乎是不知如何會擴大自己之價值。但，除此以外他確沒有進一步，在任何處用刻版的話，為資本下定義。資本論全書即是以周密詳盡的研究，述說資本底全部品性，而為資本下的一巨大的定

義。馬克斯常常描寫資本底特性，而不爲資本下定義。「資本的公式」僅只詮釋資本底特殊周轉流動；牠只找出價值底那種使自己變爲資本的特殊周轉流動。馬克斯時常不斷地討論到資本，但他這樣的細節討論，並不一定即是爲資本下定義。自然，馬克斯完全透澈地懂得資本是什麼；不過，正好比研究電的書不斷告訴我們無數關於那種自然真實——電——的事實，而從不下電的定義，馬克斯確告訴關於資本的事實，而不以死板的說法，下資本底定義（雖他是爲得一個完全不同的理由，因爲馬克斯知道資本是什麼，著關於電氣書籍的作家們却沒有一個知道電是什麼。）

馬克斯從沒有以刻版的話爲資本下定義，像他爲價值下定義那樣；資本論全部著作只將資本分析展示出來，這也即是有那麼多別的代表作家也不能爲資本下定義之原故。（例如拉沙爾 Ferdinand Lassale 所以不能下資本底定義，也許就是爲此。）不過在資本論第四章裏，馬克斯將那要探求的公式指給我們。他的「資本的公式」是將我們能夠探討以求出資本底祕密之流動，加以一種數學的表明。

資本底最初形態是在貨幣形態中的價值。于是，在貨幣形態中的價值，由那樣的單純貨幣價值，發展成爲資本價值。在一般的商品變形中，即商——貨——商——貨——商——

M—C—M—C) 中，馬克斯不但發現了商品底流通，並且發現了貨幣底可能流通。如

果不是一種商品在流通，（以求仍回到原手爲一種變了形或改換了的商品），——如果不是這樣，而是一項價值以貨幣形態在流通，以期回到原手仍爲貨幣，那末，這其間便立刻有資本底可能性了。像這樣一種求貨幣的周轉即是求資本底特色周轉。這其間，沒有貨幣底特殊流動，如商品流通中的鑄幣或流通貨幣之特殊流動的，即商→貨→商（C—M—C），在這種流動中，貨幣總是愈動愈離牠的起點遠。這其間，我們却另有一種的貨幣流動，即貨→商→貨，（M—C—M），使貨幣仍流回原手。所以，後一種的流動，在潛伏中，是資本流轉。不過，究竟這樣的一種流動之意義是什麼呢？

在商品流通中，商→貨→商，（C—M—C）之轉動，即一種商品從對所有者非有用的形態變成對所有者有用的形態之變換，——是極容易了解的，極合理的。這種轉動是一項非有用的兩金鎊之值變爲一項有用的兩金鎊之值的變形，這即足夠致成商→貨→商之轉動或流通。（譯者按謂人們便願從事使商品變形）。

但，如果有一個人，他將貨幣加入流通中，存一「狡詐」之心，要將他的貨幣弄回來，却只令他的兩金鎊出去流通回來仍是兩金鎊，那他簡直不成爲「狡詐」。像這樣一個進程簡直是愚蠢；也決不能致成那種構成潛伏資本底流通之變形流動，即貨→商→貨。（C—M—

貨 → 商 → 貨 這個代表貨幣流通的公式，與那代表商品流通的公式，商 → 貨 → 商，是相似的。像這樣一個公式，代表商品流通是極合理的，但代表貨幣流通却當然不合理。在商 → 貨 → 商中，其兩極端，(商 → 商)在質的方面，是自然十分不同，足以解釋何以有這次商品流通，因為其中第一「商」為麻布，第二「商」為一本聖經。但在貨 → 商 → 貨公式中，其兩極端(貨 → 貨)在質上沒有絲毫不同，因為這兩金鎊與任何其他兩金鎊是無區別的；這公式裏面沒有絲毫質的改變；而且在這公式中，無論其中貨幣量是若干，第一「貨」與第二「貨」間不能有任何質的改變。

既然在這裏沒有種類的不同或質的改變，而貨幣底流通或轉動又必定少不了有個理由，那末，我們只有去找出一個數學的差異(一種量的改變)以成立貨幣底周轉之充足理由。由此，我們可以明白貨幣底那種周轉之意義是什麼。

資本周轉的公式與商品流通的公式之不同處在此：商品流通的公式指示一個兩金鎊之值換為另一兩金鎊之值，資本流通的公式却不是這樣，牠必須指示首端的價值與末端那同一而漲大了的價間之數學上的差異。原來，「發生資本功用的不是物料，而是物料底價值」(註)因此，資本流通的公式是貨 → 商 → 貨 (M — C — M')，在這公式裏，「貨」(M)代表原有的「貨」[M]加「貨」[M']之差數(在這公式中開始的兩金鎊到末了變為兩鎊十先令；即如

開端的一百金鎊變爲一百一十金鎊。)

這樣，所以「價值」那種社會真實又再進了一步。「價值」那偶像於是變形爲「資本」那偶像，當貨幣似乎顯得繁殖更多量的貨幣時，或當價值顯得擴大牠自己，似乎生下牠的「金蛋」時。發展成爲資本的價值子是好像會繁殖，並生產「剩餘價值」爲牠的子孫似的。

自然，當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三三頁上(Kerr版本的一七三頁)引重商派經濟家者之話，說資本即是「生產貨幣的貨幣」時，他正是指那神物偶像而言；因爲「價值」這個偶像底一切「行爲動作」都是同一品性的。貨幣「繁殖」Money "breeds" 恰等于說「貨幣說話」，換言之，都只是人們底幻想。

註：這是馬克斯從色Say引來的話。「構成資本的不是物料，而是物料底價值」。J.B.君便是這樣照法文譯成英文的——見價值論，一一五頁，附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資本」之真定義與拉沙爾所說的不同。馬克斯在他原著序言中第十五頁，告訴我們說：「拉沙爾書中攻擊Schulzer-Delitzsch的那一節……含有一些重要的錯誤」參攷馬克斯在序言第十五頁上自己的附註；又Kerr版本的第十二頁。Chast. H. Kerr書局將馬克斯所指的拉沙爾書之那「一節」，另刊成一小冊子，題名爲資本是什麼 What is Capitalo 在這小冊子第二六頁上有一處馬氏所指的「重要錯誤」。拉沙爾在這裏說：「從前勞動是生產

性的；如今單只有工具是生產性的。資本便是已經從工人身上奪去的生產工具，已經與工人互換地位的生產工具；工人已變成死去的不生產的工具，如今單只是工具是生產性的！」自然，拉沙爾這話錯了。但尤其足供我們印證的是：在這小冊子裏，自始至終拉沙爾沒有做成功「資本」的定義；他簡直從沒提及一下「資本」即是賴榨用勞動階級而擴展以自肥之價值。

### 資本公式底種種矛盾

但這個代表資本的公式，這個貨→商→貨(M—C—M)是和我們以先所研究過的一切相矛盾。牠與商→貨→商之公式是矛盾的，因為以售賣為目的之購買進程，與以購買為目的之售賣進程是直接相反的。在資本的公式中，我們發現流通媒介是商品，不是貨幣。在這裏，購買顯然是購買一種非使用價值，而不是購買個人自用的使用價值。在這裏，那貨幣仍是回到原手，不是像在單純的貨幣或流通的鑄幣之各項常態轉動中一樣，愈轉愈離其起點點遠。在這裏，那第一項——貨(M)——與第三項——貨(M)在質上是一樣無異，不是像在商→貨→商公式中的麻布與聖經一般，兩者在質上是不同的。在這裏，不是一項價值實現自己於另一種商品中，那價值之實現只在牠漲大的本體中。在這裏，第一項與第三

項不是同一價值在質上有所變換，或是同一的兩金鎊在質上有所改變；却是那價值在數量上變爲，或漲大入於另一不同數量之範圍中。

況且，對於這裏面有關係的三個人中的兩人，這種以售賣爲目的之購買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在這兩個人，這進程只是一個常態的進程，換言之，或是以購買爲目的之售賣，或是因先已有了售賣而購買。

但，以售賣爲目的之購買，也正如尋常交換一樣，並不做絲毫有生產性質的事。如果我們向 A 購買，又賣給 B，並不比 B 直接向 A 購買，會多生出一點什麼；所不同的是那項物品被賣兩次，不止一次；但這整個進程只是限於流通範圍內，沒有任何種生產在裏面。

在以信用來做直接的相互的購買與售賣時（例如 A 向 B 購買值五十金鎊的東西，B 亦向 A 購買值五十金鎊的東西，到算賬時，彼此只須兩相抵消，不用轉移貨幣）人們不用攷慮到貨幣底尺標，於是，貨幣只是當作「計算貨幣」用。所以，在這樣一種商業往來上，既不挪動貨幣，在實際上也不牽及貨幣，那末在這裏，無論如何不能說貨幣繁殖。不過，在一種意義上可以說往來的兩方面，各將不須要的東西交換得直接有用的東西，而兩得其利；或者還可以說，因爲他們雙方能夠各自專門從事一種產業，所以更增加生產，彼此各得其利。但，這交換本身並不生產價值；在交換前與在交換後，價值總量是一樣的——一點不多，一點不



少。這進程中的諸價值，在交換前已表現牠們自己於牠們的價格中，所以牠們是比交換進程先存在，所以，牠們決不是那交換進程底結果。

如果我們將使用價值底變形（這種變形即將一種不直接須要的商品換為一種對個人自己有用的商品）除外不說，那末，簡單的商品流通中除了價值之變改了的形態外，沒有別的東西。不錯，商品可以比牠們的價值較高或較低的價格售出；但這不會是簡單的商品流通，因為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五十金鎊之價值是假定售得五十金鎊代價，或是換得另一五十金鎊之值。簡單的商品流通，即商品之變換為直接有用的物品，不是創造或加大價值的方法。

所以，當人們冒稱簡單的商品流通是那樣一種方法時（申言之，即冒稱牠是創造剩餘價值的方法），其中總有一個把戲；總有一種東西硬被呈現作另一種東西；使用價值定是與價值混為一談了。但決沒有人會出一次以上的代價購買東西；不會因東西底使用價值付一回代價，又因牠們的價值再付一回代價。況且，如果我們說售賣會創造價或剩餘價值，那我們一定逃不出說購買也創造價值之同等笑話；難道購買者不是將售賣底商品換成貨幣嗎？

如果值五十金鎊的東西換得五十金鎊，或換得另一值五十金鎊的東西，我們很容易知道這其中並不隱含價值增加之意義；而且平常，人們所求的也是以值五十金鎊換得五十金鎊。但一般的商品交換不是遵守這種實際等值物底常態方式；所以現在可以知道，不但等值物交

換不能生產價值，連非等值物交換也不能生產價值。

假定售賣者以一〇〇的價值賣得一一〇。在這種場合中，他必是欺騙了購買者。但售賣者所得，即購買者所失。這其中並無價值底增加。在交換前有兩個價值（一〇〇及一〇〇），總共爲二一〇；交換之後，仍舊恰恰是同一的兩個價值，不過是這兩個價值換了手罷了。假使這售賣者將那一〇〇底價值賣得九〇，結果與此處所舉之例在品性上仍是一樣，因爲在售買與售賣後，存在的價值數量正是相同——總額爲一九〇。所以，無論價格高也好，低也好，在這交換進程中沒有創造一點價值，也沒有增加一點價值。

但是，如果有一個階級，牠慣以賤價購買，以高價售賣，因此牠所投入商品流通中不及牠從流通中吸取的多，那末，必定還有一個階級，牠從流通中取得的比牠投入流通中的爲少；這後一個階級之存在，即隱示他們必是先要設法不出代價而取得一點什麼東西，然後才能夠交換進程中有那麼仁慈去給出一些什麼東西，而不取代價。但這樣一個階級，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却決顯示不出。這樣一個階級底存在必須用外界別的東西去解釋，譬如羅馬慣於以高過原價值的價格，向征服地人民購買東西，那不算這交換進程爲征服地人民生產什麼剩餘價值。這只算是外藩人民先是被羅馬人所征服，後來他們設法以欺騙手段將早先羅馬人從他們身上奪去的貢稅，取回一點，他們以欺騙手段，恢復一點從先被人劫掠去的東西。

所以，像這樣的交換中，也並沒有生產什麼價值——並沒有增加現有的價值。

如果我們只講個人，不講階級，那也是一樣。如果A是佔了B的便宜，在商品流通中的價值總量並不因此有所變更，仍會和先一樣。這個人所失的即為那個所得着。如果值四十金鎊的價值賣得五十金鎊，那末，售賣以後存在的價值總量共為九十金鎊，與這交易成立前所存在之總量恰是一樣。所以在這交換進程中，也沒有什麼價值生產，沒有什麼價值增加。

總之，我們將等值物互相交換，不會有增加的價值，也不會生產剩餘價值；我們如將非等值物互相交換，仍然不會有增加的價值，也不會生產剩餘價值。

所以，要想單用商品流通進程來解釋貨幣之變為資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講到這點，似乎商人底資本只有欺騙生產者，才可以構成；但，在資本論第三冊中，等我們講明商人底資本與資本主義的標準資本之關連時，我們便知道此外另有一個解釋。

既然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流通中得來，那末，在商品流通以外，必不可少地定有一種什麼東西在致成剩餘價值。可是，這裏我們又發見另一矛盾，因為剩餘價值也不能離開商品流通而發生。在商品流通之範圍外，商品所有者只與他自己的商品有關係。他固然能夠用他的勞動去生產價值；但他不能生產一個一方面是自己，同時又是一件比自己更大的東西之價值；他不能產生一個價值，一方面是十，同時又是十一的。他能產生價值，但「不能產生自

已擴大的價值」。他能將價值加到他手中的價值上去，例如，將皮變形為皮靴，但也非他增加勞動不能如此，那皮不會生產任何剩餘價值，所以一個商品生產者要在流通之外使價值去擴大牠自己，（即不與別的商品所有者發生關係）也是不可能的，申言之，要那樣地將他的價值變成資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既然剩餘價值不是從商品流通中得來的，既然牠又不是脫離流通而得來，那末，資本家必是能夠有一種什麼方法，一半在流通中，一半脫出流通外，將他的貨幣變為資本；我們已經知道，縱然在商品流通中，交換是等值物互相交換，而資本家必是仍能將他的貨幣變為資本。在購買中，資本家必是能夠以一百金鎊換一百金鎊的價值，並且當他再售賣時，他必是能夠以值那麼些貨的東西換進那麼些貨幣；然而，即令如此，他必是要設法從這商品流通中吸取比他原先投入的還更多之價值。（註：資本家在與別人交易時，總假定他自己是以「價值換取價值」[Value for value]（假定他是出一百金鎊換得值一百金鎊的物品，然後又以一百一十金鎊換得值一百一十金鎊的物品），不過他同時又承認賺着十金鎊的剩餘價值。這些便是恰當的條件，我們須在這些條件下看資本家如何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動作。「情形正合了，請你做出來看！」（按此處係馬克斯引拉了成語駁詰冒稱以價值換價值而其實又增加自己所得價值之資本家。」）

註：一般無產階級的「科學家」都免不了有一種普通謬誤，妄以爲馬克斯教人主張商業交換爲相值物交換。（這等值交換說正與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之主張一樣）。這些無產階級的科學家告訴我們，商品底價格有時候比牠們的價值高，有時候比牠們的價值低，不過商品「結局」終歸是按照其價值而成立交換。勞動階級思想界底「領袖」都年復一年地這樣講下去，而且自以爲是在宣講馬克斯底意思。其實，在資本論（四版本）第一八五頁尾附註中，及在別處，馬克斯明白表示他正是反對那種說法。他那這附句中說：「平均的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並不直接相符合。」況且，馬克斯從沒在他著作中任何處說過商業的交換是等值物底交換。他依科學的方式假定等值物交換說；但是，假若等值交換說真合乎事實，那末，馬克斯便決不會只假定牠而已，他便會早已承認牠了。我們最好趁此講到「價值價格與利潤」那書底目錄頁（第十二頁）編輯方面所造的一處和這裏所談相關之錯誤。原來在那第十二頁上，編者加有一句提要說明，說：「利潤不是因商品以高過其價值的價格售出而得的」——這話容易叫人陷入謬誤。如果讀者肯將那書第三十九頁（及第五十頁）加以研究，他們便會明白馬克斯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未說那種話。馬克斯其實只指教我們：卽令交換爲等值物交換，資本家也會實現他通常所得的利益。馬克斯不但從沒說過那種假定的等值物交換確是商業上的實況，（無論在「價值價格與利潤」書中或別

處，他都從沒那樣說過），而且他在資本論第五章末尾，並極力說明那不是實況。所以，我們不須特別費什麼思致，便應該明白：假使資本家以等值物交換，或「不以高過價值的價格，而照實在的價值售賣商品」，即可以得着常態的平均利潤」，那末，他「以高過價值的價格售賣商品」，所得出的必然還不止「常態的平均的利潤」呢。

### 「勞動力購買與勞動力售賣」

這問題既是那樣。那末，剩餘價值底祕密必定藏在那個資本公式  $M - C - M'$  內三項 (terms) 中的一項裏面。這祕密不能藏在第一項，「貨」 $M$  中，因為這是價值底一個刻版不變的結晶，決無自己拓大的能力。牠也不能藏在第三項，「貨」 $M'$  中，因為這也是價值底同等的刻版不變的形態， $M$  之體積大於第一項，貨，之體積，這正表明：必定有點什麼事故已經發生（對資本）於第一與第三兩個級絕之間。這個祕密也不藏在購買與售賣之兩個詳節階段中任一階段內，因為我們已經必然地假定那交換是等值物交換。所以這祕密必定是一種發生於中間那一項，「商」(C) 上的東西；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這一項，「商」，不知如何總包蓋着資本價值之擴大。不過，要做到這層，這個「商」牠自己——那種商品——必定要是改變了一下；換句話說，為使一種有已知價值之商品必可以變為一種含更大的

價值的商品，這種商品必定要變換為另一種商品。但我們現在絕不是談那種形式上的交換變形，如麻布在市場上變為聖經，等等；所以，我們不得不下這結論：價值底增大必定是生於那商品底使用價值之消費。

現在，到這裏，我們突然講到包管令讀者窘悶之一點。在資本論第六章裏，到這處，(S.S.版本一四五頁，M，版本一八六頁)似乎有一處缺漏——似乎在思致連鎖上有些關節節脫了，這點表面上的遺漏使學者莫明其妙。填補去的任何思致便是對的。但，構成這個非常令人不解的省略正在這裏；在這裏，有一須要重述而未重述之點，兼有一預期應在此處講而遲到後邊第八章才講之點，(即價值底創造，與先已存在的價值被再度含化之不同)，這即是資本論第六章中微嫌脫漏之處。學者須將這部分再三重讀，試去探求那個「所以」(即為什麼我們在討論資本底增加時，忽而弄到講起「商」底「消費」呢)。但學者若想起以前所講的一切相關之點，恐怕這個「所以」在他永遠會是一個「何以？」。

在資本論底 Moore 英譯本，及 J.B. 氏英譯本中，在第六章底開端，關於剩餘價值來源之探討是等於這樣：「貨」M 與「貨」M' 都是刻版不變的化石，或是一些使價值量不能改變的形態。所以，那中間的一項「商」必定不知如何就包藏着剩餘價值之玄祕。但，價值底增大(即剩餘價值底源泉)決不能發生於貨——商(M)——(這交換進程中，也不能發生於商——

貨(C—M)交換進程中；所以，牠必定發生於這個「商」C之消費進程中！殊不知這個「所以」正是學者所不能解之謎。何以忽然在思攷綫索上這所在來討論「消費」呢？這真是馬克斯使初研究資本論者窘悶之一個微細難懂點。所以現在我們且來注意一下那表面顯然是脫節的思想關節，這些關節（除了那個預期而未說的）全都在先講過了，而且都與通常的極簡單的馬克斯概念是一般簡單：

我們如何會不得不下結論，說剩餘價值是起源於「消費」呢？且看下邊的說明：

我們已經攷查過了那兩節進程，及兩個極端項；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攷查過貨→商(M—C)之進程，又攷查了商→貨(C—M)之進程；我們又知道在這兩個進程中不能發生剩餘價值，無論交換的等值物或非等值物，所以我們如今且假定等值物交換為一個可解的原則；我們又攷查過第一項，「貨」及第二項，「商」，我們知道這兩項都是硬化了而不能自己擴大的刻板形態。所以現在我們只得注意研究那中間的一項，即「商」C。不過，就是對於這「商」，我們也已經知道：雖然物主能將勞動加在這「商」上，因而也將更多價值加在牠上（例如變皮為皮靴），但他却不能將一種自己會擴大的價值加上去；他不能將一個本是10而變為11的價值加上去，然而剩餘價值底根源必是不知如何總與商品所含化的勞動是相關的，因為我們先前已講過，一切價值都只是含化的勞動。不過，一個人自己的勞動不是一



項買來的東西，（像他買皮來消費一般）；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是他本身的精力在產業上的外用，（Output），然而，人們如今知道，含化的勞動正是剩餘價值起源之唯一希望；他於是必定要能購買某種用於勞動的特殊商品，並且將牠消費於產業上——某種那樣商品，其被消費於產業上即是實在創造價值（而不是僅將先已存在的價值如皮之價值重復含化於商品）。如果他購買一些含有10的價值之皮革，消費牠於做靴，這皮底價值並不變為11的價值。原來將皮這樣消費時，只是將原有的價值重新含化於皮靴中，這不是創造價值。資本家必定要有足夠的幸運，才購得某種商品，這商品被他用於產業的消費上不是原有價值之重行含化；這商品之被用資本主義的消費上即是實在創造價值。不但如此——牠不但須是那樣一種商品，其被消費即是創造價值，牠並且須是那樣一種商品，牠之被消費所創造的價值，甚至可以多過於牠自己的價值。

而資本家確在市場上發見那樣一種商品於勞動階級底勞動力中。勞動力底價值即是勞動力自己的耗用或維持之價值，但是，當作一項數量論時，那價值對與牠的使用價值是完全獨立的，對於牠的「消費」所生產的價值也是完全獨立的。勞動力底價值，當作一項數量論時，與牠所能夠生產的價值是絲毫無關；牠自己的價值，與牠以工作而生產的那另一價值是完全分立的兩個問題，並且是完全分立而極不相同的大小量。

這思路連貫起來，便是如此：既然交換中兩項細節進程都不能成剩餘價值之原因，既然兩極端項又都不能成爲剩餘價值之原因，我們的範圍於是縮小了，只可以向那中間的一項，「商」，上去看看有什麼變動否；不過，既然一種商品（如皮）變成另一商品（如皮靴），這種產業上尋常的變動也不能解釋剩餘價值之來由，我們的範圍於是更須縮小，只可以去尋找看有無某一種特殊商品，其「消費」於產業上即是創造價值，而不是僅僅將價值重新合化一次的。這樣一種特殊商品正是勞動力。

這種勞動力是指凡一個人在生產任何使用價值時所運用的一切體力（或是筋肉的，或是神經系的，或是心理上的，等等）

但是，像勞動力這樣一種特殊商品，牠到市場上去的必要條件是什麼呢？第一條件是：那位以他的體力爲勞動力的人必須被看爲一個自由的勞動力所有者，然後他才可以售賣牠。但，爲使他可以不斷地售賣牠起計，爲使他的勞動力不會在商品流通中或市場上消滅起見，他必須不是將他的體力售賣一次即永遠賣完，因而變爲傭奴；他必須將牠作有期限的售賣。第二個條件是：他必須是不能將他的勞動含化於任何種尋常商品而售賣那種商品，他必須是被迫而將自己的體力當作一種商品售賣，（即當作一種對別人爲使用價值，或對於第一所有者無直接價值的東西。）

所以，貨幣之變成資本全靠市場上有「自由的」工人在那裏——所謂「自由的」工人之意義是說：他是有他自己身體底勞動力，並且能出賣牠；又是說：他沒有別種東西（讓他可以在這東西上去運用他的勞動力），可以防止他勞動力底售賣。

不過這樣的條件並沒有單純的自然的基礎；這些條件是歷史的發展之結果。

但別的經濟的範疇也是歷史的發展之結果；例如尋常的商品便是如此。同樣，一個社會底產物全額變為商品，這個事實也是歷史的發展之結果。商品生產進程之歷史發展所達到的階段，是由使用價值與價值之分化，由貨幣之成立，由貨幣底這種個別功用，或那種個別功用之佔優勢（或其暫時的重要），在商品分配進程中表明出來。

只要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有了一種比較低的發展，即足以使一切這些現象進化而出現。至于資本却不同了。僅僅商品與貨幣底發展不足以成資本底出現，非等到商品與貨幣底發展達到那種地步：使尋常的商品及貨幣所有者在流通進程中與那「自由的」工人相遇合時，資本才會產生，而這種現象底進化即等於一個新世界底出現。所以，資本主義底出現即是一個新的經濟時代到來之宣告。

究竟那種那麼仁慈那麼樂善好施地比勞動力消費所生的價值還低的勞動力價值是什麼呢？牠就是勞動力底維持所必須的費用。這種費用分析起來，即是工人底必須生存要具之費

用。這些生存要具底品性如何，數量多少，一部分看工人要做的勞動之品性及數量，一部分看公認爲工人應有的生活標準如何——按照社會底文化程度，及相連帶的那時候歷史的與道德的傳統習俗。

有一個老諺語，說“Labour is worth of his hire”「雇用工人所花的錢是值得的」這個俗語不啻用粗淺的話來說：工人是值得修補的，這裏所謂修補即指修補他因雇用所受的損傷，虧耗，那沒，如果勞動力底維持夠不上這種修補，換句話說，如果牠是低落到社會所承認的，效歷史上及道德上所發展的工人應有的生活標之下，這勞動力即會損失，至于低落到常態的効率下。所以，勞動力底價值即是維持工人在他爲工人的常態標準上所必須的費用（或勞動量）。

但勞動力底售賣者是會死亡的。所以勞動力之維持包含維持那個工人及他身體的再生產；即是包含那工人與他妻子的生活及那必須有的兒女底生活與教育或訓練（何以說是必須有的兒女呢？因爲如果沒他們做那工人的替身，勞動力即不能有永遠不斷的。供給）不論這一切的費用是多少，那就是勞動力之常態的平均的價值。

那末，歷史的發展成立有一個頗確定的點爲勞動力價值做平常公認的標準。（水平綫）但，至于認勞動力底價值是一種確切而不能改變的大小量，或一種固定的 Level 標準，不爲

資本底侵入所干涉的標準，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的。此外還有一個同等確定的點，比前一點更屬冷酷的一種安排，即：工人底最低生存限度，在限度以下勞動力的供給是簡直不可以維持的，只會被破壞而趨於消亡。如果勞動力底價格低落到這個標準以下，牠自然是會在牠的價值以下；如果牠的價格甚至於低落到這個標準下，那末，那樣的價值與最低生存限度間的差異必須刻不容緩地用一種方法填補起來，以防勞動力之完全絕滅。

在勞動力底全部價值與最低生存限度這兩個標準之間，很有餘地讓勞動力底價格去漲落起伏。但勞動力底價值是靠工人底生存要具底價值而定；既然生產這些要具所必須的勞動時間各不相同，所以勞動力底價值也各自不同。

當勞動力已經售出時，牠的使用價值並不即刻轉入購買者底手中，爲他所有。在牠售出之前，牠的價值即被先已消耗在牠上的勞動時間所確定；牠的使用價值是牠自己以後的消費，或牠之當作勞動而消耗。

在所有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工人讓資本家先用貨後付錢；他先將使用價值給資本家，即在他收得他勞動力底價格以前，便允許資本家去消費他的勞動力。不過我們將要假定資本家在購買工人底勞動力時即付給代價，

將要假定資本家對他所購買的每項東西

——勞動力，原料，等等都償付全部的價值。

在我們離開討論流通底範圍前——勞動力是在這範圍中購買，售賣——，我們且看他（這範圍）底表面上的品性，看看牠那帶笑而譏諷的詐僞。這個被神物偶像所包圍的範圍是「自由，平等，財產及邊沁」(Bartham)底極樂世界。何以說自由呢？因為每個人「隨他意志」行動。何以說平等呢？因為他們是「平等的」以商品所有者底資格互相會遇，以「等值物」交換「等值物」。(註)何以說財產呢？因為每個人（資本家或工人）只用嚴格的「屬於他的東西」來行動。

註：讀者須注意馬克斯在這處並不是承認商業上的交換是「等值物」交換；他只告訴我們市場底表面情形，不過，除了這一段譏諷文章外，自然，他只以科學的態度假定一金鎊的價值是交換一金鎊（資本家總冒稱是如此）。

何以說邊沁呢？因為人人都自私自利地行動；然而他們因此却實現一種神聖的「和諧」，並且增進他們相互的利益，又增進「公共的幸福」或人人底福利！

總結起來說：「貨幣之變為資本」是藉貨幣在流通範圍內轉動上的改變而發生。貨幣放棄牠當做流通貨幣(Currency)的特色轉動而採取那種奇怪的新的矛盾的流通轉動。但貨幣所以有這種新的轉動之理由，(或促成這種特殊進程或這種價值過渡轉動之原因)不是別的，只是價值底量之增加——牠的量當牠調動之時不知在什麼地方添加起來。但這種增加不是發生於

商品流通中。然而牠也不能離開流通而發生。牠又不是以利用一種尋常的商品當流通媒介而能發生的。牠也不能由任何單純的生產進程而發生，雖然牠必定要與價值生產有點關連。所以，因為這種僅僅單純的生產不能解答我們的問題，我們才不得不來攷究「消費」。在這裏面，最後，我們發現剩餘價值底起源。只有經由一條路，這條路即是那因被消費或用盡而創造價值，並且實在創造比牠本身價值還更多的價值，之特殊商品底被耗蝕或「消費」——資本底增大才能發生。只有藉購買那種勞動力並且消費那種的勞動力，其維持只須費一金鎊而能生產許多金鎊之勞動力，資本底增大才能發生。所以是這樣，貨幣於是變為資本，所以是這樣，資本家才能藉資本以榨用勞動階級，換言之，即用貨幣之購買力以購買那非常特殊的商品——勞動——來供「消費」。將貨幣變成資本實在只是將勞動階級底生命力量包孕於價值中。換句話說，「貨幣變為資本」只是將價值納入靠榨用勞動階級以自肥的辦法中。





### 第三編 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資本家之榨用勞働階級是「消費」勞働階級底勞働力。但這種「消費」只有在勞働力發生作用的地方才能會發生——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產業中才能夠發生。

換句話說，資本家之榨用勞働階級即在利用勞働力供給資本主義的「消費」以生產剩餘價值，而這種生產與「消費」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勞働進程中發生。這種資本主義的勞働進程是老式的勞働進程——使用價值底生產，牠是對人類的生存必不可少的——之一種更改。所以馬克斯資本論底第三部開首即分析那種人類必須的進程，「勞働進程，或使用價值底生產。」

不過這第三編全部是分做下列的五章：第七節，在這裏面馬克斯說明生產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兩者間的不同；第八章，在這裏面，馬克斯說明資本底兩個分立的部分，即種用來「消費」的賤生資本（購買來的勞働力）及那種吸收勞働力消費的吸收資本（生產底要具）；第九章，在這裏面他說明「剩餘價值率」[Rate of Surplus-Value]是勞働力底無報酬的榨用與勞働力底維持費用之間的比率，第十章，即論「工作日」[Working Day]的一章，在這裏面，他陳述英國歷史上那「漸進的」[Progressive]榨用精神及漸進的榨用程度；及第十一章，在這裏

面，他說明剩餘價值「率」“Rate”與剩餘價值「量」“Mass”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第七章，及第八章都是第十章底緒論，這第十章中有「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底實在例子。第七章說明使用價值底生產與剩餘價值底生產間的不同；並且說明剩餘價值其實只是體化的剩餘勞動。第八章說明資本底兩種不同部分之間的不同，這兩種不同的部分是「不變」Constant 部分及可變 Variable 部分，或體積不變的部分與體積會增大的部分。第九章說明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之關係，而剩餘價值即是從這可變資本上來的。這章書用三個方法來表明這個關係，即用價值以表明牠，用勞動時間以表明牠，又用勞動產物以表明牠。第十章舉出從勞動階級榨取出來的絕對剩餘價值之實例。第十一章爲第十章底附錄，又用數學方法將這事底科學方面總括述說；牠表明剩餘價值底「量」要靠一些確定的素因：即剩餘價值率，（勞動力剝削率）及可變資本底「量」（一切被榨用的勞動力之總價值）——這些素因，如果相乘起來，即得出那生產的剩餘價值底「量」。

#### 「勞動進程，或使用價值底生產」

在勞動進程中，人與自然既相對，又相協作。人是一個自然的武力具體化物，既是這樣的自然產物，他便從自然手中將牠的別種產物據爲己有，並且將這些產物加以改變，以供

他自己使用。不過，這不僅僅是與自然相反，也就是與自然協作。因這關係，人于是從產業上生產使用價值，生產他先已在心中結構好了的或先已在他的想像中生產了的價值。

勞動進程底要素或素因有三個：第一，人的體力或勞動力，第二，勞動對象；第三，勞動器具。

勞動對象可以是一個純料自然的產物，或者可以是我們所謂的一種原料。例如捕獲的魚對於廚人，踞好的木版對於木匠，或大鉄塊對於鑄型者，諸如此類的東西不特是勞動對象；並且又是原料或未完成的物料，因牠先已經受過勞動而準備了為產業用的。但海中未捕獲的魚，人跡不到的森林中未經觸伐的木，或地下礦岩中的五金，像這樣的東西（這樣的魚，木，及五金尚須從自然中「取出」）却是單純的勞動對象。這些東西所以是勞動對象是因為人從自然手中將牠們據為己有，而將他的勞動合化在牠們裏面。

勞動工具是人所用來放在他自己與勞動對象之間，做他的動作之傳達物的那些東西。人所尋得的那些自然生產的枝桿和石頭，那些構成他最先使用的工具之枝桿和石頭即是他的勞動器具。他後來開始製造的那些東西——例如弓矢，石斧，古銅及鉄等等——也是他的勞動器具。拋開天然的藥品不談（要得着藥品，人底臂，手，腿等等即是他的器具），人底最先產物是他的勞動器具。在任何方面，人底勞動達到一點精練的程度，他即須要特別的勞動器

具，所以就產生特別的勞動器具。人底勞動器具中包括有馴畜的動物，大路，運河，器皿，勞動場所，並且在許多方面，連地球也是他的勞動器具，（地球不但是「普遍的勞動對象」，不但是人底「第一個食物儲藏所」；又是他第一個工具房間，他的主要農業器具；牠又是他的根據地，（Louis Staudt），給他以動作的地方或範圍。）

人藉他的勞動器具得以改變天然產物，于是使他的勞動對象適合於人的使用。在大體上，生產要具不外勞動對象及勞動器具。但此外還有別的生產要具：即那些只當作附屬物料用的物料，例如潤滑的油，顏料，馬吃的乾草，機器上用的煤等等。

有時候，一件勞動產物可以在牠的再生產中，當做原料用，例如麥可以當種子用，煤可以放在一個煤礦機器底爐中燒，等等；又有時候，一件勞動產物可以當作一個勞動器具，同時又可以當作一件原料，例如養牛要使牛肥時，瘦的牛即是原料，同時又是肥料（糞）生產底器具。一件勞動產物也許只合於當做原料用，例如棉或絲或搓絞的綫；牠也許只合於當作「個人的消費」用而竟被當作原料用，例如可食的葡萄被用來做酒。

然而生產要具，除非被消費於勞動進程中，普通是沒有用的。勞動是一種消費生產要具的進程；而這樣的消費是叫做生產性的消費，以別於那種使個人維持生活的個人消費。但，無論勞動進程是用天然底產物或是用先前的勞動產物，這勞動進程是一種天然所強迫的需

要，爲人類底生存所不可少的。

我們現在再來講資本家。在市場上，資本家家購得勞動進程上的必需品；他買得所有一切客觀的要素，或生產要具，他又買了那主觀的要素，勞動力。在勞動進程中，資本家是用勞動力去消費生產要具，以消費勞動力。工人不爲自己工作，而爲資本家工作，這個事實並不改變那單純的勞動進程之性質。並且，最先，資本家必定要接受那勞動進程爲已經確立而且現成可用的不加改變；只是在資本主義的產業成立以後，資本家才能夠改變那勞動進程，使工人受資本底需要之支配。

「工人是在據有他的勞動之資本家支配下工作」；並且「勞動產物是資本家底財產，而不是牠的直接生產者，工人底財產。」當資本家買得那勞動力的時候，屬於他（資本家）的只是一種使用價值；當工人將他的勞動給資本家的時候，他（工人）僅僅允許資本家使用那種使用價值。當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他的用心在以後將勞動「當作一個活的發酵物」去和死的或客觀的生產要具連合爲一個，以便將這兩種東西變換成一種新的產物。並且，因爲這種進程只在資本家底所有物之間進行，只在那些死的或客觀的東西與資本家所買來的活的勞動力之間進行，這種進程于是也是屬於他，正如牠（進程）的結果是屬於他的一樣。

### 「剩餘價值底生產」

資本主義的產業所以生產使用價值，只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底儲藏所。資本家底生產目的在生產一種商品，即一種具有價值的使用價值；不特如此，並且在生產那樣一種商品，其價值是比生產要具及他所買來而用於生產上的勞動力這一切東西之價值還更大的。換句話說，在生產進程中，資本家底目的是「剩餘價值」

馬克斯於是進而說明勞動進程之變為商品生產進程，這種進程即是勞動進程與價值生產之聯合為一。商品式的生產（生產之商品形態）其實只是與使用價值底生產在同一時間以同一勞動之價值生產。

勞動進程的一切要素又是使用價值之產業式的生產中的因素；同樣，那些先已存在的價值，即包含於消費了的原料及勞動器具中的價值，也是構成新商品底總價值之因素。

然後，馬克斯用一個假定的例子，使我們知道生產與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不同。順便他又使我們知道那個最強的證據，證明資本家並不是真出代價買生產勞動，只出代價買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力。

馬克斯指示給我們看，剩餘價值是如何生產的；並且他又證明如果要說資本家是以代價

購買勞動，那也只能這樣說：有一部分替他做的勤勞他是出代價買的，其餘的部分他却不用代價。馬克斯教我們看穿資本家底詭計，他這個詭計還號稱是根據那「以價值換價值」之虛張的基礎而進行的。馬克斯揭穿那個實在運用的著名的「勞動報酬與剩餘價值」之詭計，即資本家從勞動進程中取得比他投入的價值還更多的價值之詭計！並且那也是顯然的，當工人所做的勞動已經等於的報酬之價值時，他還是被迫着在勞動呢！

假定十磅棉底生產含有二十小時的勞動，又假定這個勞動量是等於生產十先令的金元的勞動量，那沒，十磅棉花底價值將為十先令，並且包含於這勞動中的價值率將為每小時六辨士。假定那十磅這樣生產出來的棉花價值得十先令——是要用紡績的勞動進程將牠變成十磅的紗綫，假定除了那準備要消費的棉花之十先令價值外，還有紗錘及別的器具底擦損磨傷約值兩先令。假定勞動力每日的價值（工人每日生活費用）是一先令；又假定紡績這紗綫要占六小時，那沒，在這十磅重紗綫中的有十五先令底一個價值；即用耗的棉花值十先令，器具底損傷值兩先令，紡績勞動所費的六小時值六先令（換言之，即與值三先令的金子所包含的勞動量相等）

那末，這十磅紗綫底價值為十五先令（換一個說法，即所須要的勞動與生產值十五先令的金子所須勞動是同一數量），這個總價格十五先令，或每一磅一先令六辨士，確是這紗綫

底一個公道價格。但像這樣的一個結果僅僅是與先前存在的價值相同的一個總數量。牠並沒有表呈什麼增加；這裏並沒有剩餘價值給資本家。

于是馬克斯便將「流俗的經濟學」爲剩餘價值作辯護而發明的一切僞詐狂妄的享受理由一齊展列出來而加以檢閱：

資本家所以拿出錢來從事產業，他的用意原在賺得更多的錢。但，就是最好的用意也不能做享受剩餘價值之理由。資本家常恐嚇人，說將來再也不願製造紗綫了，甯願去買現成的紗綫。但這種威脅也不是使他接受剩餘價值之權利；並且，如果資本家這整個階級中止他們的所謂「生產」，那一位資本家又如何去買他的現成的紗綫呢？他不消耗他的價值，誠然算是「實爲」節慾了。但這不是應享受剩餘價值之理由；這樣「節慾」底自然結果是：他自己仍然據有他的價值。那紗綫對他沒有直接使用的用處；他「生產」那紗綫當作價值去出賣。但這不成爲應享受剩餘價值之權利；如果他是設法以對他無用的東西去換取對他有用的東西，那才是公道交易中他所應該期望的。工人沒有勞動具要便不能作工，而勞動具却是資本家供給的；況且因爲社會中大部分的人民是窮人，資本家豈不是爲社會服務，並且又以生存要具供給工人？但這樣的「服務」不是應享受剩餘價值之理由；工人將棉花改成紗綫，已經是相等的「服務」，服事了資本家；況且這樣高談「對社會服務」也是與本題無關的，因爲一切的「服務」



只是指使用價值而言，我們這裏所討論的題目是價值。最後一點，資本家之指揮督察不是自己也勞作嗎？他這種勞動不也創造價值嗎？但這裏面也沒有資本家應享受剩餘價值之理由，因為上面兩句話裏面的涵義是錯誤的；指揮督察的工人其實自己並不在工人之列，並且督率工人們創造價值這種事務底本身並不是在那裏創造那價值。

不過，無論這班受人酬金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所講的這些荒謬可笑的道理是不是能當作真實有效的理由，資本家他自己總是一個實際的人；他完全明白他所作所求的是什麼！所以我們現在且來看看那些構成剩餘價值底基礎之社會事實是什麼——這些真實正是那班為報酬而賣力氣的好巧的教授們所非常小心故意忘記的。

這些社會事實共有三種。第一，包含在勞動力中的價值與以勞動力去生產的價值是兩種極不相同的數量；所以勞動力不僅僅是價值底源泉，牠所生產的價值是比牠自己所含有的價值還更多。第二，按照商品交換定律，售賣勞動力者應該享受勞動力底價值，購賣勞動力者應該享受勞動力底使用價值（即將牠當作一種使用價值）；自然，這樣消費勞動力，結果是得出更大的價值。第三，勞動力底消費居然會得出一種比勞動力自己的價值還大的價值，這種情形真是購買勞動力者底極好的幸運；但是，按照商品交換底所謂「萬古不變定律」，這種情形對於售賣勞動力者也不算損傷，因為在一切的商品交換中，人們只認為售賣勞動力者只

應得牠的價值，而購買勞動者却應得牠的使用價值。

這樣的社會事實既然即是致成剩餘價值的真基礎或核准力，工人於是發見資本家準備給他做的工作不是六小時的（半日的）而是十二小時的（全日子）。結果，他發見資本家故意給他（工人）準備作的工不是要將十磅棉花紡成十磅紗綫，乃是要將二十磅棉花紡成二十磅紗綫（將勞動時間絕對地延長）。

所以我們現在試來像以先我們分析十磅紗綫底價值一樣分析一下這個結果——這二十磅紗綫底價值。我們已經知道十磅紗綫有一個值十五先令的價值，所以這裏這二十磅紗綫可以有一個值三十先令的價值。先前那十磅紗綫中十五先令的價值包含有棉花值那麼多，紗綫等等損傷值那麼多，所用的勞動又值那麼多（即等於那麼多生產金子底勞動），同樣，現在這裏二十磅紗綫中那值三十先令的價值包含有用去的棉花值二十先令，紡綫等等底損傷值四先令，及消耗的十二小時紡績勞動值六先令（即等於值六先令的金子中所包含的勞動數量）。

那末，這個總價值為三十先令。但是資本家只將這值二十七先令的價值放入這次生產進程中，即值二十先令的棉花，值四先令的紗綫等等，及值三先令的勞動力。

所以，最後，資本家底詭計成功了。在這產物中明明有一個三先令的剩餘價值。先前資本家只有值二十七先令的別的價值，現在他却據有三十先令紗綫了。並且這樣，順便，我們

又得着一個最強的證據，證明資本家只出代價買勞動力；他決不是出代價買得全部的勞動，只出了一部分的代價，因為有值三先令的含化在在產物中的勞動他白白得來，沒出一點代價。

但我們現在能夠知道的主要事情是生產與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不同點。生產是指人類生活底生產；牠是那為人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條件之勞動進程，是那樣的一種自然強加的需要；牠是以勞動去據有並改變自然的產物，所以即是改變自然的真實現象使適合於人的使用。（商品生產是這種勞動進程與價值生產一種連合；商品生產是生產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間的一個中間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是那自然所強迫的勞動進程與剩餘價值底生產之一種連合；換句話說，牠是那樣一種連合，在這連合中，工人失去了支配權，又失去產物所有權——牠即是資本家所榨用的勞動階級，又是因這種剝削而使榨用價值含化於商品中。

馬克斯再進而說明無論講熟練勞動也好，講不熟練勞動也好，剩餘價值底真理總是那樣。在一定的時間內，熟練勞動生產的價值會比不熟練勞動所生產的要多；但（不熟練勞動也是如此）當工人已經填補了他自己的勞動底價值之後，那熟練勞動便會藉延長勞動時間使超過定限以生產一種剩餘價值。

##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馬克斯資本論第三編中的下一章緒論是第八章，題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我們研究過上一章後，已經知道勞動進程底要素是生產要具及勞動力。在下邊第八章中，馬克斯又將這些同一的要素就不同的職能上表呈出來，卽就生產要具及勞動力各爲工業資本底區分的成分論。勞動進程底一切不同的要素在這裏都呈現爲價值。自然，這些要素——這些生產要具及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的勞動的進程中是必要的，從前在自然的或簡單的勞動進程中也一樣是必要的；但除了做使用價值底生產中的要素以外，牠們在資本主義的中又做投資的資本價值之成分。正如在勞動進程中，這種進程底要素是分爲生產要具及勞動力；同樣這裏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這些生產要具及勞動力構成資本底各局部形態——生產要具當做馬克斯所名爲資本底不變部分（簡稱不變資本）之資本價值，勞動力是當作馬克斯所謂資本底變動部分（簡稱可變資本）之資本價值。

馬克斯稱生產要具價值爲「不變資本」，因爲生產要具被消費於產業上時，牠的價值並不失去，不過移到新的產物中，變成這些新產物底價值之一個成分。例如，當皮，摩擦器，綫，蠟等物被消費於生產皮鞋這種有用的勞動上的時候，這些消費了的東西之價值便因此移

到新皮鞋中，以構成這新皮鞋底價值之一部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消費了的勞動器具「鞋」，譬如鉗子，鞋子，長凳，工作場所，刀，椎鑽等等底價值。生產鞋匠底這些必需品之勞動構成生產靴鞋所須的勞動之一部分；所以，無論這些必需品要費多少錢，這筆費用必然地定要歸入那靴鞋底費用內算的。但是（爲什麼那樣的資本價值是資本金底不變部分其理由就在這裏）由生產要具中移過去的價值決不能有比實在存在於那生產要具中的還更多的價值。如果生產要具包含有值八十金鎊的價值，那末，從此這些，生產要具中移過去的價值，只能有值八十金鎊的價值；決不能有值九十金鎊的價值從這些生產要具中移過去，因爲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價值存在牠們裏面。

「馬克斯稱勞動價值爲「資本金底變動部分」，因爲勞動力消費於產業上（及因此消費牠的價值）結果是得着一個比消費了的價值還大的價值。換句話說，馬克斯所以稱牠爲「資本金底變動部分」，是因爲勞動力所生產的價值是比那勞動力自身所包含的價值還多的價值——所以，對於資本家，投入勞動力內的價值是一個變動的量（大小）。

#### 「剩餘價值率」

第九章是馬克斯資本論第三編之第三個並且是最後的一章緒論，題爲「剩餘價值率。」在

先前，馬克斯已經分別地告訴我們兩件事，這兩件事現在却要從牠們彼此相互的關係上來研究。他先前已經指示我們「剩餘價值」是什麼，又指示我們「可變資本」是什麼。現在，在他的第九章書裏面，他指示我們「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之相互關係：他指示我們「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之比例的關係——即是說，他指示我們「剩餘價值」對於「剩餘價值」所由來的那一部分資本之數學的關係；這自然就是說：他指示牠們彼此相互的比例，簡言之，即「剩餘價值率」

第一，馬克斯在主觀心理上將那新的價值與那舊的價值分開；他將那舊價值（牠只是由生產要具中轉移到新的商品中）與那新價值（牠是第一次存在於那新商品中）分別清楚。這種新價值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那等於可變資本的（假定爲當購買勞動力時支出的），一部分是「剩餘價值」（牠是代表那以勞動力形態而表呈的可變資本之被榨用的程度）——換句話講，一種新商品中的新價值可以分爲投入的並填補的勞動力價值，及價值底增部加分。

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的比例，也如一切數學的比例一樣，是以一個分數式表現爲 $\frac{\text{剩餘價值}}{\text{可變資本}}$ 。如果我們以 $S$ 去代表剩餘價值，以 $V$ 去代表可變資本，那末，那個所謂「 $S$ 在 $V$ 上」 $(\frac{S}{V})$ 或 $S/V$ 之分數式即代表那 $S$ 底率，即剩餘價值率。我們試舉兩個具體的簡單例子。如果 $S$ 爲一個1的量，而 $V$ 爲一個2底量，那末， $S$ 對 $V$ 底比例即爲1對2，

或1在2上，或 $\frac{1}{2}$ ，或一半。又如果那S爲一個100底量，而V也爲一個100底量，那末S對V之每例(S/V)即爲100對100，或分之一一分，或100在100上，或 $\frac{100}{100}$ 即100分之100。那末，可變資本底相對的增加(勞動力超過牠自己價值底大小而生產價值之程度)，或剩餘價值底比較的大小，馬克斯稱牠爲「剩餘價值率」。

工作日底那一部分時間，在這一部分時間工人生產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之價值，馬克斯稱牠爲「必要的勞動時間」。牠所以是「必要的勞動時間」，有兩個理由：要使工人得以維持生活，牠是必要的，要使資本家得以靠工人底「剩餘價值」而生活，牠也是「必要的」。要明白白地了解剩餘價值，有一件重要的事，即是要將剩餘價值當作剩餘勞動時間之凝結物看，正好像要將價值當作勞動時間想是重要的事一樣。馬克斯底「剩餘價值率」恰恰表示資本家榨用工人的相對程度；但，「利潤率」或通常將剩餘價值與總數資本相比較之方法)却不表示資本家榨用工人的相對程度。總共資本(C)包括「不變資本」(c)及「可變資本」(v)在內；而資產階級表示這種增加的通常方式爲 $\frac{S}{C}$  (這即是等 $\frac{S}{c+v}$  而不是 $\frac{S}{V}$ 。假定不變資本爲410，可變資本爲90，剩餘價值爲90；那末那通常的 $\frac{S}{C}$ 將是 $\frac{90}{500}$ 的一個比例而不是 $\frac{90}{90}$ ，或將減輕爲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一個比例，而不會爲百分之百的真榨用。

不過，我們姑且看看爲什麼我們必須離開那用來吸收被榨用的或消費的勞動力之資本底

大小來了解勞動力之被榨用。剩餘價值率是離不變資本底大小而獨立的，因為那添上去新價值（換言之，在勞動進程中被生產要具所吸收的新勞動之量）與那吸收新價值的資本之多少是完全獨立無關的。換句話說，新價值底分量（包括剩餘價值在內），被一個工作日所添加在任何資本上的新價值底分量，這個問題與另外一問題——那樣吸收價值的資本之大小，是彼此完全判然有別的。

假定六先令代表一天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總量；那末，添加到資本家底財產上的確切價值即為六先令，不管那財產是值一金鎊，或一千鎊，或一十萬鎊。無論這資本家底財產（不變資本）是多的或是很多，甚至或是極少，反正在這一方面總是一樣；在一個工作天內所能添加到這財產上的價值，充其量只是那代表一天的勞動之價值。無論那財產（資本底不變部分）是代表先前的一日勞動底產物，或是二百日勞動底產物，甚至或是三四萬日勞動底產物，在每一場合中，多過一個勞動日，所能加添到那財產上的價值，充其量只是更多一日的勞動。

至于剩餘價值也是如此，本來剩餘價值只是新添加的價值之一部分。剩餘價值率（即剩餘價值對於「必要的勞動」之關係）與牽涉在這進程中的總資本之大小是完全獨立無關的。如歐將三先令用于購買勞動力，並且假定當那工作日之中，這買得的勞動力被消費到那種程



度，使資本家所有之價值（以購買的勞動力代表牠）增至百分之百，——事情正是這樣，那末，購買勞動力所耗用的那價值，等回到資本家手裏時，將已增加百分之百，而榨用率（即剩餘價值率）將為百分之百。

並且，無論在這進程中所用來作吸收器之「不變資本」是多少，這個情形是不改一點的。購買勞動力的費用，（等收回來時）總是一樣的增加，不管這增加的價值是加入於一先令的皮中，或一千金鎊的絲中，或者甚至千百萬中金鎊的般運機器中。在每一場合中，先費三先令購買勞動力，結果是將兩倍三先令之價值加入那「不變資本」中（即加入資本家吸收勞動的財產上。）

[以商品底比例分量代表商品底各部分 (C+A+O) (S)]

馬克斯指明一個生產額底價值之各種成分可以用牠（生產額）自己的各比例部分去代表。（馬克斯用那具有三十先令價值的二十磅紗綫來表證這事實。但是，他所用的那套數字既然

是任意定的，我們不妨再用一套數字來作表證。所以我們在這裏試取值一百辦士的價值之一百英兩的紗綫為表證）假定一百英兩的紗綫值一百辦士；假定紡績那紗綫所用去的棉花值得十辦士，紡錘等底損傷十辦士；那末，將那棉花紡成的紗綫中的新價值便為二十辦士。並

且，因為這新價值底一半必定要成爲剩餘價值，用耗的勞動力將爲十辨士，剩餘價值也爲十辨士。這紗綫底價值之各構成部分可以用這紗綫自己的各比例分量去代表。這紗綫底70英兩（以一辨士一兩計）可以代表那用去的棉花中的70辨士之價值；註（三）這紗綫底十英兩可以代表那用去的紗綫等等中的10辨士之價值。所以這紗綫底80英兩可以代表那用去的生產要具之總價值80辨士；其餘那20英兩紗綫可以代表將棉花紡成紗綫的勞動所生產之新價值20辨士。並且，因為這新價值有一半是勞動力底價值，一半是剩餘價值，那末，10英兩紗綫可以代表那消耗的勞動力之價值10辨士，10英兩紗綫可以代表剩餘價值10辨士。

從這個例證中（以一件商品自己的各比例部分去代表牠的價值各組成部分），我們可以知道新商品底一部分是代表生產原料等等之先前的勞動。但我們也可以知道這先前勞動（生產棉花及紡綫）中沒有一絲一毫能夠真算作新勞動（紡績）之一部分。然而我們試看看 *Senior* 底淺陋詭計中之「計算」是何等荒謬可笑！沈尼阿擅稱生產要具底價值是在工作日之一部分時間中重行生產的，而新價值只在工作日其餘部分的時間中生產的！沈尼阿說，在十一小時又半小時的一個工作日中，十小時是用於填補那消費了的資本，只餘下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去生產那新價值！

其實這事底真理是如此：工人只將生產要具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紡工並不創造他所用

來紡績的棉花與紗綫之價值；他只將棉花與紗綫底過渡 *Passing* 價值轉入紗綫。不過他却在工作的整部時間中，將早先存在的生產要具價值不息地轉移到那紗綫中，並且同時在工作的整部時間中，不息地創造新的價值。

但是，沈尼阿教授用他這個極淺薄的詭計，顛倒黑白，說資本家底利潤真是全部在工作日底最後一小時中生產的！于是又說主張工作日由十一個又半小時減為十小時之擬議不啻要使資本家與工人同歸於盡！

#### 「剩餘產量」‘Surplus Produce’

出產額中之代表剩餘價值的分量，或新商品中之代表剩餘價值的分量，馬克斯稱牠為「剩餘產量」。「剩餘產量」所代表的勞動時間及「必要的」勞動時間（在這時間中工人填補他勞動力之價值）共同構成工作日底全部時間。

#### 「工作日」‘The Working Day’

第十章是馬克斯資本論第三編中偉大的一篇，題為「工作日」。牠並且是很巨大的一章。這第十章描述勞動階級被榨用的實況。牠將工作時間之絕對的延長及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模範式的生產)講述得極明白，牠羅列歷史的及官場所發表的詳細情形，這些都足以代表並證明以前關於資本底增加部分只是被榨用的勞動階級之剩餘勞動之一切說明，前面幾章緒論中的各點在第十章內再三充分地加以證實。

工作日底限度是非常富彈性的。一方面，工作日底最低限度必定是多過「必要的勞動」(即生產工人自己的生活資料之價值的勞動)，因為「剩餘價值」即是工人所以被資本雇用之理由(按意謂資本家出工資去雇用工人其目的在求剩餘價值)。在另一方面，工作日最高限度必定是在24小時以內，因為工人必須要飲食，洗浴，他又耍睡眠，穿衣着。在這些單純的體力上的限制以外，還有一些道德的及社會的限制，與社會發展底階段是相符合的。

但一方面有這一切的彈性限制，他方面有資本家依據商品交換定律所享受的權利(即謀得他所購買的勞動力之充分使用)這兩者已經是互相衝突的；所以，在一定的時期，工作日長短之決定一向是形成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間一種希有的階級鬥爭。

馬克斯於指示出工作日底彈性限制結果所引起的階級鬥爭之後，又說明資本圖謀剩餘勞動之貪婪。如果有經濟學教授真相信資本底剩餘價值不是被榨用的勞動階級之剩餘勞動，那末有一個夠他們畢生運用知識的唯一大機會，即是去設詞洗掃馬克斯在他巨大的第十章書中，那麼簡明那麼充分地，陳列出來的「謀求剩餘勞動之貪婪」那個歷史事實。

馬克斯引多瑙河流域建封郡國之奴隸勞動 *Corvee of the Danubian Princip alities* 或剩餘勞動，作他表證「求謀剩餘勞動之貪婪」的第一個例子——在這種遲暮的奴隸制度上是銘刻着「文明的過度工作恐怖慘痛」“Civilize horrors of over work”馬克斯將多瑙河諸郡國的貴族田主 (*boyard*) 成專制的老總 (*boss*) 這種貪婪，與英國工廠底同一貪婪，兩相比仿；他所以作這個比較，因為，在多瑙河諸郡國的奴隸勞動中，剩餘勞動之榨用另屬一獨立的形式，是很容易誤會的。那種農奴是在屬他自己時間內生產他維持生活的東西，但他當另外的日子，必定要為他的貴族奴主勞作——這些另外的日子與屬他自己的勞動工作時間是不相混亂雜合的，也沒有任何種的掩飾：這其間，沒有羞恥，沒有慚赧，沒有掩飾；剩餘勞動是純純淨淨地表出來。我們如將多瑙河流域的奴隸勞動之低等生產力與英國工廠勞動之極高度的勞動力比較着來想，那我們才能夠開始懂得這個事實：在勞動底生產力愈高之場合中（比勞動底生產力低的）所榨取的剩餘勞動還更多！並且我們才能夠開始體諒懂得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之運用知識的唯一大機會真不容易。

馬克斯描述 *Corvee* 貴族奴主底情細詳形後，又描述英國工廠底詳細情形。工廠視察員——直接受內務部長之支配的——照例是按期呈報關於資本求謀剩餘勞動的貪婪之半年的官場報告及統計。馬克斯從這些視察員所得的及關於貴族奴主的無數引語，我們應該細細地讀

並且加以研究。

馬克斯又以那些不受工廠法管轄的產業來做例證；他敘述英國各區域資本家那種殘酷地榨用男工，女工及兒童之詳細真況。

馬克斯再又引更多的報告及統計以表明英國「日夜工作」(“Day and Night work”)及「輪班制度」(“Relay system”)中那種求謀剩餘勞動之可怕的貪婪，即那種對勞動階級榨用，那真是一篇令人毛骨森然的敘記。也許就是馬克斯這書中的一部，引起了一個「流俗的」教授新近宣言說：在馬克斯底資本論裏面，那可怕的故事「應有盡有沒有一點情節沒說」。自然，馬克斯所說的話是科學的法說，科學的說法本不應該將應說的事漏。但這裏重要之點在馬克斯所述的細節全是取材於官場的報告冊籍，所以是靠得住的，而資產階級的人自己也不能否認。

然後馬克斯又進而舉例說明資產階級的「進步」是如何進行。他進而表證那「求謀剩餘勞動價值之貪婪」如何發達，即表證勞動階級之被榨用如何愈來愈「進步」，愈猛烈。他的方法是根據敘述那「要求規定一個常態的工作日之鬥爭」歷史(“Struggle for a Normal Working Day”)及成立「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法律」(“Compulsory Laws for Extension of the Working Day”)之歷史，將這個歷史的運動或「進步」，從十四紀底中期敘到十七世紀底末尾。馬克斯指明在英國曾經有兩個相反的法律趨勢力：第一，從十四世紀起，有以法律去施行一個更長的工作

日之趨勢；第二，在十九世紀中，有用法律去施行一個已經減短的工作日之趨勢，「以防止兒童底血都鑄而化爲資本」。較早的那個趨勢，除延長工作日本身以外，又附帶有增加一年之中工作日日數之趨勢。「新教Protestantism將差不多所有傳統的假期都變爲工作日，對資本底起源有重要的功用」（參攷「學生」底馬克斯第二二六一頁註解）。在資本底眼中，「工人不是別的，他整個的生命不是別的，只是勞動力……所以，按照自然，按照法律，所有的可以使用的時間全是勞動時間，要用來造成資本自身的拓展。」資本就對於工人一頓飯的時間也要輻銖必較決不放鬆，只要可能，總要將牠（一頓飯的時間）化入生產進程中，以致資本家給飯讓工人吃只等於給一個單純的生產要具，正如將煤添入汽爐，將擦油及煤油用在機器是一樣的用意，「學生底馬克斯第二四九——五〇頁k版本第二九一頁（註）

馬克斯又更進而用十九世紀的「要求一個常態的工作日之鬥爭」——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六四年之英國工廠法在這個鬥爭中各有牠的地位——以說明那「求謀剩餘勞動之貪婪」或榨用勞動階級。在這裏「求謀剩餘勞動之貪心」被馬克斯用大堆權威的官場的事實材料這些材料全都是可靠的，毫無可疑之餘地的），描寫得痛快淋漓，將延長勞動時間上那可恨可怕的最高點全盤揭破。甚至于政府方面的所謂「法律與秩序」之卑鄙下流，之可笑可賤的頑固與詭詐，之奸滑無賴之，不可捉摸而醜惡的推諉避脫；及資本方面那對人類的極可怕的無心肝無廉恥

的冷酷，一經馬克斯之描述，便永久表露在這裏（資本論第十章第六節），讓全世界來看——便不可消毀地表露在這裏，讓人來反駁而竟沒有一個人能反駁；於是結果，讓全世界所有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教授來批論而他們却（照他們最擅長的風氣來）不敢過問！「求謀剩餘勞動之貪心」已經讓人知道是那麼驚心動魄的一個事實，因而，即為資本本身底利益計，工廠法不得不出現以資補救，並且實在也挽救了勞動階級，使他們不至因過度的榨用而完全絕滅。在封建制度下，剩餘勞動是被榨取為強迫的奴隸勞動；後來，在早期資本制度下，他是受更貪得無厭的榨取，榨的方法是將工作日一步一步的愈來愈延長，將差不多所有一切的傳統的假期都變為工作日，（一半是用徵稅的方法），將工人底妻子及家人都吸收到資本主義的產業中，全體加以榨用——工人，他的妻子，他的家族，下而至他的可憐無告的小小的嬰兒們（青年及小孩受資本家隨意的命令，整日的作工，整夜的作工，或日以繼夜的作工）（註）——資本家是那樣慘無人道地榨用工人們，是每天以那麼慘無人道的長鐘點去榨用他們，以致最後在十九世紀底第二個二十五年中，激起一般的公憤，結果才將每工作日中的時數加以法律的限制。並且在這種「求謀剩餘勞動之貪心」外，同時又有一種現象，即資本家野蠻殘酷地漠視機器工人底康健；甚至那班被榨用的小孩之康健也一樣被漠視。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我們在這裏可以特別提出來說——即是那求謀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之貪心是無窮無止，不知道



有絲毫滿足的。貪圖資本的饑餓愈稍嘗一點滋味，和緩一點（決無法使牠滿足的）即更多有一點饑餓的資本要做榨用的投資，也即有更多的競爭的資本必然地更表示愈大而愈不能滿足的貪慾。

馬克斯再往前說明如何工廠法最先成立施行於勞動底生產力已經變為最大的產業中！並且在那些產業裏，資本家求謀剩餘勞動之貪慾不因此而減退，反因此而興奮，而更貪婪！（註）工廠法既然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上一種必要的設施，於是即從英國傳播到別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最顯的是傳到法國及美州合衆國。

（無論資本主義的生產移植到什麼地方，無論牠傳延到什麼地方，資本之榨用勞動階級總是一樣，資本求謀剩餘勞動之貪婪性質也總是一樣。如果我們了解在牠已經完全成立的地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或資本主義的榨用是什麼，我們同時即了解凡資本主義的生產所到之處，遲早總必不能免要發展暴露牠自己的那種可增可怖的資本主義精神。如果，在任何國家，現在的情形在事實必然地與英國十九世紀的情形不同的話，換言之，如果十九世紀初期及中期英國那樣的各種情形，因為工廠法之施行，而不能再演的話，這也不能絲毫影響資本底性質，不能絲毫影響資本主義的生產底性質。就令現在及將來的勞動條件不能不與以前的條件有些不同，在新的國家，資本主義式的榨用勞動階級最后將會比以前更要貪婪，這是有

極大可能與或能性的；關於逐步逼緊愈來愈要多榨取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一層，將來的勞動條件不能不與前不同，而這些不能不與前不同的條件最后將會變成與馬克斯那麼忠實地描寫的英國情形如出一轍，或者還要更壞。）

「剩餘價值率與剩餘價值量」

“Rate and Mass of Surplus Value”

在資本論第十一章裏面（這一章是第三編底最後一章，又是第三編底一個附錄）馬克斯很細心地指明如何剩餘價值「量」可以駁倒一切不科學的經驗，或「根據表面現象的經驗。」馬克斯表明剩餘價值「量」是要將「剩餘價值率」與可變資本底量相乘，即能求出來。他證明給我們看，有了一定的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量」是大或是小即看可變資本是大或是小而決定。他又證明，有了一定的剝削率，剩餘價值底「總量」即看一個平均數勞動力底價值及那平均數的被榨用的勞動力之數目而決定。

馬克斯已經在他的第九章中，用兩個因素即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變為分數式即  $\frac{\text{剩餘價值}}{\text{可變資本}}$ ，或簡稱為  $S/V$ ）以表證「剩餘價值率」。現在，在他的第十一章裏，他又證明這「剩餘價值率」自身也是一個因素——牠這個因素，如果用另一要素，可變資本「總量」兩兩相乘，即

可以以數學的方式表明剩餘價值「總量」。

馬克斯在先又用兩個因素，即「剩餘勞動」及「必要勞動」（用分數式表示即  $\frac{\text{剩餘勞動}}{\text{必要勞動}}$ ，或簡稱為  $\frac{a}{a}$  如在本章中）以表證「榨用率」。現在他又證明「榨用率」自己為一個要素——這

個要素，如果用兩個別的要素與牠相乘（即一個勞動力底價值 P，及那樣的被榨用的勞動力之數目 n），也可以以數學方式表明剩餘價值「總量」。

馬克斯費大氣力來說明這個事實（剩餘價值「總量」是靠可變資本「總量」而轉移）明明白白反駁資產階級心思底表面膚淺經驗（根據於單純的表面現象）；並且反駁「流俗的經濟學」底經驗——（他流俗的經濟學）「處處是篤守着外表現象，以反抗那支配並解釋表面現象之定律」。然而巴章克教授 BohmBawerk 却反對這個真理；他錯引了馬克斯底話，又錯解馬克斯底意思，用一些違背真理的話（註）來議論馬克斯自相矛盾！註：見巴氏著馬克斯及其制度底終局 12頁

在他那本糟糕的書中有一個地方，巴章克講到他所謂馬克斯底「無用的（或無產價值）」（即由榨用勞動階級而得的產物之「總量」，或剩餘價值「總量」，或不付代價，無報酬的勞動「總量」）這剩餘產物「總量」使資本主義的游民賴以生存，並用以養活他們的玩物馴犬，及「流俗的」教授們——哈哈，無疑地，對於資本家，對於他們的諂媚的資本主義辯護者，馬克斯

的公式是「無用的」！馬克斯底「數學的公式」全是科學的——當真，有那樣科學，以致人們自然能夠預期那些公式對於被揭發的那班以榨用勞動階級爲事的寄生虫是「無用的」，是「一文不值的」，正如有一時候，哥白尼的科學 Copernicus ; or H-Ygepalian Science——（按哥白尼 Copernicus 首創以地球爲諸星球之中心之學說故此處哥白尼的科學即指現代的天文學地理學等）對於神聖基督教教會是「無用的」並且「不值一文的」一樣！馬克斯剖解剩餘價值「總量」的這種明晰的數學表現——勞動階級之所以被榨用即爲得這剩餘價值「總量」呀——對於另外那一階級，那個賴此以維持生存，以行動，以享受其驕奢淫逸的人生之階級，必定是最「無用的」，最「一文不值的」。無疑的！絕對無疑的！

## 第四編

### 「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在牠的早期中，資本是以絕對地延長工人工作時間爲手段，得步進步愈來愈多地榨取工人底「絕對剩餘價值」。等到這種對勞動階級邁進不止的榨用已經那樣貪求無厭地前進而釀成這種榨用自身破壞之時——等到這種發展已經進行有那麼遠，並那麼慘無人道，以至引起工廠法之反響及絕對勞動時間之限制的時候——這並不因此使資本對勞動階級之更進一步榨用侵掠就停止不進了。在事實上資本反更進一步地施行榨用。因此可見除了絕對延長勞動時間外，資本還有別的方法，榨取愈來愈多的剩餘勞動。

這樣的「進步」，這樣的「得步進步的」榨用勞動階級，這樣在一個工作日中添了又添地榨取剩餘勞動——不怕你強制定工作時數——馬克斯稱爲「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

比較起來，「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是勞動階級底勞動力之更有效的消費。因爲工廠法攔住了勞動時間底絕對延長，資本不得不就那可用的工作時間內更有效率地榨用工人，並且，即就一個限定的工作日內增加剩餘價值——否則「我們的進步」——（按此係就資本家之口氣

說「早已停止了——否則「我們那進步的」光榮燦爛早已在迅速地衰落了——否則一切「文明底幸福！」以科學的方法從工人身上榨出，以科學方法由資本吮吸的一切「文明底幸福！」早已中止，不能在那愈來愈光輝的川流中前進了！所以，不僅在未延長的工作時間中，而且在已經限制的工作時間中，資本必定要想個什麼方法在牠的帝國中「得進步步地」愈來愈切實地消費榨用勞動力。

正如在馬克斯資本論第三編中有三章緒論在那偉大的第十章之前，所以這裏在第四編中，在他那巨大的第十五章之前，也有一章緒論。馬克斯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章是引到第十五章之必要步驟——這個第十五章舉出關於「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之實在例子，正如在第三編中，那偉大的第十章舉出關於「絕對剩餘價值」底生產之實在例子一樣。

第四編底第一章，即第十二章，解釋「相對剩餘價值」這個名詞底意義。下一章即第十三章，解釋並闡明在「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中，資本所佔有（不是發明）而利用以剝削工人之一個手段——即勞動協作那個大原則。第四編中的第三章，即第十四章，解釋並闡明資本所利用以作更進的榨用工人或生產剩餘價值之另一方法——製造底機器組織。然後那冠軍的莊嚴的第十五章說明工廠底機器組織如何代替了製造底機器組織，或近代產業底機器組織如何代替了製造底機器組織。這一章又說明「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之詳細情形，實在的駭人聽聞的

例子，及實在的，駭人聽聞的意外事件。（製造或譯工廠手工業）

### 「相對剩餘價值」這個名詞底意義

我們已經講過「可變資本」，或資本用以購賞「他的勞動力」之價值，即是工人底「必要勞動」所生產的價值之等值物。我們又講過「剩餘勞動」，超出「必要的勞動」的勞動，生產「剩餘價值」。

假若工作日底長期是一定的，「剩餘價值」底大小即依「必要勞動」底大小為反比例而轉移。假若工作日底長期是一定的，「必要勞動」愈大，「剩餘勞動」即愈小；反之，「必要勞動」愈小「剩餘勞動」即愈大。這樣所以，在一個有限定的工作日常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之大小是與「必要勞動」或勞動力底價值，以反比例而轉移。

但，勞動力底價值是隨工人底生存要具之價值而決定，工人底生存要具底價值又是隨生產那些生存要具所須要的勞動時間而決定。所以，如果有一種什麼方法能夠使勞動階級以較少的勞動時間生產他們的生存要具，即可以減低工人底生存要具之價值，因而也減低他的勞動力之價值；那又因此可以減低（工人藉以填補資本家購買的勞動力底價值之）那「必要勞動」。而這樣減低在一工作中「必要勞動」，同時即是將（在那減低限度內的）「必要勞動」變

爲那麼些額外的「剩餘勞動」。這種已經變成額外「剩餘勞動」的「必要勞動」，馬克斯稱牠爲「相對剩餘價值」。

因此，凡生產工人底生存要具（例如麥）的諸產業上，（甚至凡以生產要具例如犁，耙等，供給這些產業之產業上），其勞動生產力一有增加，結果是生產一種額外的「剩餘價值」，換言之，生產「相對剩餘價值」。

但此外還有一種方法，可以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相對剩餘價值」之所以能發生，是因爲商品底「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彼此有不同處。商品底「個人價值」是生產個人商品所必須耗費之勞動量；商品底社會價值是生產那樣一種商品時在社會方面所必不可少的（即在平均數的產業店廠上不可少的）勞動量。社會上常有這樣的事發生即一個資家用某種省節勞動辦法而得一種極大的優勢，爲所有他競爭者（資家）所沒有的。因用這樣一個省節勞動的辦法，那些被這一個資家所榨用的工人在一工作中會生產比普通更多量的物品；這樣，這個資本家底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會比在社會上認爲必要的，或平均數情形所必須的勞動爲少，于是他們所含化的個人價值也會更少。

所以，那樣一個資本家可以將他商品底價格減低到牠的「社會價值」之下，使必須購買這宗商品之人來買他那額外的商品；同時他的商品底價值雖然減低，却仍在這商品底「個人價



值」之上，以期仍能獲得比普通更多的「剩餘價值。」並且，這種情形與那物件是否須算入勞動力底費用中爲工人底必需品之一種，是完全無關的。我們不妨取「貴族」的馬夫所戴的帽子上之帽章底生產爲例；或者取任何種其他方式的財富，不歸入勞動階級之個人消費或生活中的財富，之生產者例；譬如資本家底大廈，馬車，旅行車，各帶其裝配，舖陳物件；譬如精細的絲綢，晚服，華麗的衣裳，精美的飾物；或譬如極奢侈的宴席，香檳酒，隨身僕人，上等的雪茄，美酒，等等以至無窮。所以，這種「相對剩餘價值」與那種由減低勞動力價值而得的「相對剩餘價值」是極有分別。這道理用下面的表可以容易表出。

假定那個佔優勢的資本家，他所屬有的勞動生產力是增加了一倍；那末，在他的方面，一天的勞動所生產的有二十四件物品，不像普通一日的勞動只生產十二件物品。我們要記得，一件資本家的商品底價值是由三種因素所組成的——卽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我們才能夠將從那增加了的生產力得來的價值與價格加以分析，以暴露資本主義的趨勢。假定有值六辨士的不變資本由原料等等中轉移到每一件物品中；那末，增加的出產額中每一件物品也會是六辨士（參攷下面的圖解。假定普通包含在每一件商品中有值得六辨士的新價值，那末，如果勞動生產力是加倍了只有值三辨士的新價值包含在每一件商品之中。因爲雙倍的勞動生產力卽是指將生產要具轉變入新商品中時，只有普通新勞動量之一半是包含在

新商品中這樣，每一件商品底全部價值在常態下爲一先令的價值；但，生產力增加之後，每一件商品底全部個人價值只九辨士之價值。假定每一件商品底價格在常態下是值一先令；那末，因爲這位佔優勢的資本家可以將他商品底價格，定在常態的價值之下（即社會價值之下），却又在商品自己的個人價值之上，我們姑假定他的商品之價格爲十辨士。

那末，常態的產額十二件物品之總價值將值十二先令；而那增加的產額二十四件商品之總價值將爲十八先令；常態下十二件商品產額之總價格將爲十二先令；而在增加了的生產力下的二十四件商品產額之總價值將爲二十先令。在常態下出產的商品中有值六先令的不變資本；在那位佔優勢的資本家底二十四件商品中却有值十二先令的不變資本。至于新價值，則每一場合中所有新價值總量彼此是相同的——即同爲一天的勞動，或同爲六先令的價值；但是，這個聰新價值底常態的價格將爲六先令，而牠在那獨佔優勢的資本家手中的價格却爲八先令。可變資本，（即每日的勞動力價值）在這兩個場合中是一樣的——五先令；但，在常態的生產力下，「必要的勞動時間」是十小時，在增加了的生產力下（因爲每值六辨士的新價值所定價格爲八辨）「必要勞動時間」只是七個又半小時。常態的剩餘價值共爲一先令，在得那優勢的資本家，他的剩餘價值却是三先令。常態的「剩餘勞動時間」爲二小時，但在增加了的生產力之下，牠是四個又半小時，

我們試將這物品底不同數量如圖解之下層去代表總價值之各成分；即得下列諸數：在常態的產額方面，不變資本可以用每件值一先令的物品六件去代表，變動資本可以用五件去代表，剩餘價值可以用一件去代表；在增加的生產力所得更大的產額方面，不變資本可以用每件值十辨士的物品十四件又五分之二件去代表，可變資本可以用六件去代表，剩餘價值可以用三件又五分之三件去代表。

下面的圖是按照敘述的次序，將上邊一切詳細項目列成一完全的表。

我們須注意，在那個幸運的資本家方面，由這樣得來的相對剩餘價值，一直可以生產到等別的資本家，因競爭的原故，也採用了相似的勞動省節方法之時為止。雖然增加對勞工的榨用而生產的格外新價值即是加增的生產力之一種永久效力。

但，唯一種永久的格外剩餘價值（牠初發生時只是相對剩餘價值，最後因一般資本家都採用省節勞動的辦法，而變為絕對價值）是那種由減低勞動力價值而得的相對剩餘價值。

減小了的價值中之加增的剩餘價值

	以常態的生產力	以增加了的生產力
所生產的物件	12	24
每件的不變資本 每件的新價值 *每件的全部價值 每件的價格	6辨士 6辨士 1先令 1先令	6辨士 3辨士 9辨士 10辨士
總價值 總價格 總不變資本	12先令 12先令 6先令	18先令 90先令 12先令
總新價值 新價值之價格表現	6先令 6先令	6先令 8先令
可變資本 『必要勞動時間』	5先令 10小時	5先令 7½小時
*剩餘價值 『剩餘勞動時間』	1先令 2小時	3先令 4½小時
代表下列各項總數之物件數量 不變資本 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	6件 5件 1件	14½件 6件 3½件

## 「協作」

當許多工人在一起共同工作，無論是在同一個進程中工作，或是相伴着在關連的進程中工作，我們即說他們在協作，或協力工作。

工人底「簡單協作」是許多工人爲同一工作或爲同一種的工作共合勞動。

工人協作是一個偉大的原則，被資本佔用了；牠是資本在「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中用以榨用勞動階級的一個大手段。真的，許多工人在一個資本家底指揮監督下之協作確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底起點——因利用這種協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才能夠開始與其他方式的生產相競爭，而最後竟能推翻了牠們。

工人協作 在許多方面，降低商品底價值。工人協作減低每個工人將要消費的「不變資本」之比例部分；一羣工人可以共同使用一個大的房屋，那是比較的省費。（不至要二十或一百個分開的工人來用二十或一百所較小的房屋，這些屋子自然比較多費錢）；至于一般機器設備，器皿，等等，如果共同使用，也可以使可變資本得相同的經濟省節。在工人協作中此外有一層，即多數人底集合力量。這是超出多數個人力量底總數以上，在牠以外的一種奇妙東西；這種集合力量是資本人白白得着的一種絕大的生產力增加。還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巨

大工作，也能夠用工人協作而極容易進行；如果沒有這種協作，那簡直絕對不可能的。「當工人有系統地與別人協作的時候，他即解除個性底桎梏，發展他種族底諸般能量」。這種協作力量為資本所侵佔，但永遠不費資本家一文錢。

馬克斯證明資本佔有勞動協作那種偉大力量。他證明這種協作所有的一種力量是何等奇妙的力量，甚至簡單的或初步的協作也是一樣。他然後又說明在協作中不可沒有一個「指揮的權威」；他又說明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協作，這種監督之須要必然致起相符合的「奇重費用」(“Overhead expenses”即faux frais極鉅大足以制死命的開銷)。他然後再說明協作勞動底那種奇妙的生產力量資本家沒有費一文而享受。馬克斯又舉出「古代亞洲人，埃及人，依獨斯人(Egyptian 按即古代Ehuria地方人)等等人底古代社<sub>會</sub>中協作勞動之奇妙的生產力量之證例；他又說這種偉大的力量已經轉移到近代資本家手中去了。最后，他告訴我們「原始社<sub>會</sub>」中的協作基礎。(註)(Daniel De Leon在好些地方並且極嚴重地誤解了馬克斯論「協作」這一章，參攷附錄c)

既然每一個協作的工人底工作日是集體的工作日之一個可以分盡的部分，那末，每個那樣協作的工人之工作日都「具有一個平均數社會工作日所有之諸性質」。因為利用協作，「個人的生產力量方面有了拓充」。此外還另生有「一種新的力量，申言之，即羣衆底集體力

量」；例如，雖然一個人却只「要各人用一個指手底力量」即能舉起牠來。除此新那新量以外，還有工人以同是工人的關係無形成立之相互社會，也生出「一種競賽及一種刺激」，這兩者均可以「增高每一工人底個人效率」在一切情形下，連合的工作日之特別生產力量是勞動底社會的生產力量，或社會的勞動之生產力量」。

「指揮，監督及適應之工作變為資本底一種作用……。（或譯機能）

「資本主義的生產之指揮動機，之終點與目的在盡量榨用最量剩餘價值，所以結果即在榨用勞動力到最大可能限度。協作的工人人數一面增加，他們對資本統治之反抗也隨着增加，因此資本方面便有用對抗的壓力去克服這反抗之必要。資本家所施行的統治，不但是「一種特別作用——由于社會的勞動進程之性質而起，並且為這進程所特有的作用，同時，牠又是榨用一種社會的勞動進程之一種作用（即榨用集體的勞動之一種作用），所以結果牠是根深蒂固地生於榨用者與他所榨用的活着的勞動原料（他所剝削的工人底生命力量）間之不可避免的衝突中。

「工資工人之協作是完全由雇用他們的資本所致成。他們所以合為一個單一的生產團體，並不是他們的自己行為，而是那聚集他們到一起，維持他們在一起的資本之行為。」——一個產業的軍隊，在一個資本家底指揮統率之下，須要經理人……工頭，監察員……這些人當

工作正在進行時，以那資本家之名義，指揮統率。監督之工作也變成他們的作用。」

在任何協作的勞動進程中，爲生產使用價值所必須的管理工作是一個問題；但在資本主義的進程上之管理工作，却是另一極「不同的」問題。馬克斯稱後一項管理工作爲「不同的管理工作，其所以成爲必要的，是因爲那協作勞動進程之資本主義的性質，是因爲資本家與工人間之利益衝突。」「產業領導權是資本底一種屬性……這是因爲如果沒有產業，資本是決不能有的。」

資本家購買百個分立的勞動力，然後將他們拋在一起共同協作；這樣所以只有當他們的體力已變成一種形態的資本之後，或當他們那買進賣出的勞動力已經成爲資本家底資本之技術底一部分之後，他們的協作及特別生產量才發現。所以，他們協作底特別生產力量（這是完全送給資本家的贈品）表面上似乎是資本自己底一種生產力量。資本家雖以代價購買一百個分立的勞動力量，「但他並不是以代價換得那一百個人底連合勞動力量。」這種連合勞動力量是不花錢白發展出來的。……這種力量不費資本一點什麼」。

在歷史上這班所謂「自由」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協作，是與那更孤獨的農民勞動及手藝勞動相反抗而興起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勞動協作是化裝的，不是以其真面目與世相見——牠本是一種特殊的有歷史形態的協作，牠却不以這真相表見牠自己）；牠假裝地表見牠自



己，好像協作之原則是從資本發生似的！其實，工人協作是一個老方法，不過在這裏被胚胎時代的資本所侵佔；被牠所利用以期增加勞動底生產力，與「效率」更小的方法相競爭；因此資本以更切實地榨用勞動階級之勞動力為手段，去汲取「相對剩餘價值」，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所以能夠開始牠勾當（榨用勞動力及從事摧毀一切競爭之勾當），只因為勞動協作增加了（拓充了）個人工人底生產力，添加了體力勞動的產量，從這些添加了產量中得來的額外產物即成為「相對剩餘價值」。

#### 「製造上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in Manufacture」

在資本論第十四章裏，馬克斯說明「簡單的協作」如何發展為製造上更複雜的分工（又可以稱有機體的協作“Organic co-operation”，藉這種發展，勞動底生產力更為增加，而在「相對剩餘價值」（即額外的剩餘價值）之生產中，工人即更加受剝削（榨用）。

在簡單的協作中，工人全體做相同的工作——不是全體共同從事一個動工作，即是全體相伴着做相似的工作。反之，在有機體的協作中，（製造上的分工），各個工人與他的同伴分化；他變成一個單純的細節工人，其特別的細節動作（這動作單靠本身是不完成的）必要

與別人底許多不同的細節動作相配合，以期構成完整的複合動作中之一個成分；所有這些細節動作，或是總共一下，或是按一套的秩序，整個地互相協作進行，即構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進程。

馬克斯說明製造底兩重起源。製造發生的一種方式是應用許多各種不同的手藝工人在一起，他們的各種不同動作全都以一種商品為極點，並且以這種商品之成就為完成；例如，一個木匠，一個車匠，一個鐵匠，一個油漆師，一個裝飾家具人，等等，他們各種不同的動作共同結果產出一四輪馬車。製造發生之另一方法是將一個完整的手藝進程分裂為許多種不同的構成的細節動作——這一羣細節工作共同構成那製造（而不是用廢止的手藝）；例如造針，本是一個人的手藝工作，但，分為製造的細節工作後，即變成約九十個各種不同的細節工人之有機體的協作。

馬克斯討論到「細節工人與他的器具」。馬克斯說明在製造中體力勞動底生產力是如何極為增加。他說明細節工人如何省節時間；工人如何發見最切實有效的方法做他的細節部分工作；工人如何積得經驗，專門技術之技巧及職業底詭詐訣竅，並且將這一切識見本領傳給後來者。馬克斯又說明細節工人，因為他專以一種能量使用他的工具，如何改良他的工具使他與他手底特種細節運用適合到恰妙處。有這各種方法促成細節工人生產額外的剩餘價

值，即「相對剩餘價值」。

馬克斯進而說明「兩種根本的製造方式」即「多方的製造」與「成序的製造」。這兩種根本不同的製造方式差不多與製造底兩重起源相符合。多方的製造是一種多方面的進程，在牠的許多不同方面（生產所有各不同的部分），全體同時地進行，以求在最後一瞬間，所有一切同時生產的各不同部分一齊聚合於一個完成的產物中；例如一個四輪馬車，或一個錶。成序的製造是按照一套步驟或階段，去生產一個商品，以求那材料整個一層一層經過一全套不同的細節進程，而緩緩地變成一完成的產物，例如，一個扣針，或一個縫針。

馬克斯指出，在製造中有機體的協作與簡單的協作全都有的。例如製造玻璃瓶，在這裏面，有五個不同的細節工人之有機體的團體，叫做「一洞」的，「The Hole」，他們同在玻璃火爐之一個爐口工作；然後有四個或六個這種分開的有機體的團體，以簡單的協作，共用這一個溶爐，而這個溶爐即叫做一個「玻璃屋」，「Glass House」。但，再進一步：一個玻璃製造廠總包含有許多這樣的溶爐式「玻璃屋」，而這些玻璃屋即又以簡單的協作共同使用這一個製造廠。

馬克斯再三指示明白：集體的工人是製造進程之機械組織。各個不同的細節工人，及所有的各種不同動作，共同連成個完全的動工作整個進程，即構成製造所底生產制度式機械

組織。

馬克斯又再三指示出來：這種製造，附帶牠所有的細節專家，同時即是勞動的個人之一種損傷；因為一個工人畢生作一種細節工作，只能夠犧牲這工人底生產能量之全部（他這種能量全部是任何常態的人之天然的財產，只要他沒有受分工底畸形化及摧殘）。所以，製造之利益，及其所生的「相對剩餘價值，只是為資本家的，只有資本家坐享其成；工人只有損失而已。

「製造」造成一種較高的勞動力與較低的勞動力互相連續之現象，附帶又造成一種較高工資與較低的工資互相連續之現象。因為有或種一定的簡單工作，誰都能做的，製造便養成一種不熟練的工人，不須要學徒制或學習的，因學徒制這般的消失使勞動力之價值，發生低落，於是剩餘價值即直接增加（即有「相對剩餘價值」），使資本家享受利益，」

在「製造中的分工與社會中的分工」這個細目標題下馬克斯將製造中的細節生產與外界各種不同商品底生產兩相比較。

講到社會中的分工，馬克斯告訴我們：「不同的人羣社會，在他們的自然環境中，得着不同的生產要具及不同的生存要具。因此，他們的生產方法，生活方法，及他們的產物各名不同。就是這種自然而發展的不同點，在不同的人羣社會互相發生接觸的時候，致起相互

的物產交換，結果又致成）這些產物之漸漸轉變為商品。」（商品化）

但，除了這個氣候的或地理的起源外，社會中的分工還有別一起源；因為，正如製造中的分工一樣，社會中的分工也有兩個不同的起源；社會中的分工又可以起源於生理方面，這樣的分工是基於性別及年齡的不同。

從原始時代接隣的氏族或人羣間之過剩產物交換，漸漸發展而或商品底生產。在製造上的分工出現前許久，社會上的分工，及其商品生產底最簡樸的發展，早已存在了，並且這也不得不如此的，因為假若先前沒有成立商品生產，那決不能有製造和牠的特殊分工。

在製造上的分工中，必須要有許多工人聚集在一個雇主下工作。在社會上的分工中，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人口稠密。

但，在社會上的分工與製造上的分工之間，其不同處比相同點較多。在社會的分工中，（在社會上的分工中）凡產物都是完成的產物；並且，最後，這些完成的產物漸漸變而被生產為商品。反之，在製造中的分工中，沒有那一項細節工人是生產任何種完成的產物式商品；他只是集體工人底小部（片段），幫助生產而已。

在社會的分工中，各種細節工人間之相聯關節，即是各種產業底產物之售賣與購買。在製造上的分工中，各種細節工人間之相聯關節在他們同是以勞動力賣給一個資本來家。

在社會的分工中，生產要具是散佈於獨立的生產者之手中（爲他所有）。在製造上的分工中，從前分散的生產要具却「集中」於一個資本家手中。

在社會的分工中，機會與隨意改動，在分配生產者及分配生產要具上，佔一重要地位。但在製造的分工中，各細節工人是按照嚴格算定的比例，被分配於確定的細節職任上。

在社會的分工中，有獨立的生產者，他們不承認在競爭及相互利益以上還有什麼別的威權。在製造上的分工中，有資本家底主宰統治，支配那些構成他所屬有的產業的機械組織之人們。

在社會的分工中，資產級階的心理譏笑並攻擊凡擬以生產及分配歸社會支配之一切設施。在製造上的分工中，資產級階的心理，對於工人之畢生附屬於一種單純的細節工作，及工人之完全受資本家意志底支配，却又稱頌不置。

在社會的分工中，沒有有意覺的支配（節制）；只有無政府狀態。（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只有混亂。）在製造的分工中，有嚴刻的專制統治。無政府狀態與專制這兩種現象原是互爲條件的。

社會的分工是各種極不相同的社會所通有的，製造上的分工却完全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

在「製造底資本主義的品性」這個分節標題下，馬克思將資本論第十四章告一結束；在這一節裏，他證明製造只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盛行。製造中的分工，使每一個資本家所僱用的工人人數不能不增加。如果再要更進一步作有利益的分工，便不得不再進一步增加工人。這樣增加工人又非要有更多的「不變資本」不可，尤其非要有更多的原料不可。因此，一個資本家所必然有的最低數量的資本便繼續擴展（外延）——這即是一條製造定律。

因為製造上人的機器組織是資本家所有的一種資本，製造工人人底額外生產力便似乎是資本底生產方。工人——他在製造中變為一個機能殘廢的人類片段——發現他的勞動力，除非資本家買去，是無用的；他的生產性的活動只不過是某一資本主義的業務（飯店）之一個附屬部分。

製造釀成聰明的管理（支配）（如農民，手藝工人，及野蠻人所行使的聰明支配）與工人底工作分離為二。細節工人於是失去生產上的知識，生產上的知識於是集中於權用（剝削）他們之資本方面。

製造（即「基於分工的協作」）只是犧牲工人以創造相對剩餘價值之一種特別方法，或犧牲工人以增加「資本底自己擴大」之一種特別方法。製造只為資本家底利益，不是為工人底利益，而增加勞動生產力；牠所以能實行這樣做，是因為其使各個工人機能殘廢，成一個

## 單純的細節工人

但，製造（牠是有機體般協作的入類機械組織之功用）最後生產出機器（machinery）——而機器于是漸漸變為構成近代產業底那種極不同的機械組織。這樣，要每個工人畢生死守着做一種細節工作之工藝上的需要，便也消失了；但，同時，製造工人那種強有力的抵抗（資本在製造時期中所感受的抵抗）也消滅了，因而資本對勞動階級之統治也變完整了。

### 「機器與近代產業」

我們現在要講到馬克斯資本論中最大一章書，即第十五章，題為「機器與近代產業」。這個巨大的一章，共有十節，不下百五十一頁。這一章書不但是資本論中最長的一章，並且某一些別的方面，也是最大的一章。牠說明資本如何完全支配勞動階級；牠說明資本家如何利用自動的工藝怪物——那些吸取勞動力一毫不剩的機器——以最殘忍地進行榨用勞動的男子，女子及小孩之生命力量；牠敘述小小的孩童如何在資本底命令下，在極惡劣的工作場所，做「花編完成」Lace-finishing的工作（如何五六歲大的小孩兒）「從早晨八點鐘，甚至六點鐘，一直做到晚上十點鐘，十一點鐘，或十二點鐘。」牠敘述三歲或四歲的小孩被榨用，做編摺稿程Straw-plaiting的工作，（以致那些不幸的小東西之口唇手指，肉破血流），



直做到夜間十點鐘，十一點鐘，或十二點鐘。牠敘述兩歲或兩歲半的嬰孩如何在擁擠不堪的製造花邊的黑洞中被擠壞，被壓裏，擁擠得要命的工人，只靠他們自己的動物熱力，及不放棄一點新鮮空氣，以保持體溫。牠表證了，並且揭破，資本家對人類生命，肢體，康健之最不人道的漠視，簡直爲「人對人不人道」，「Man's inhumanity to man」；所空前未有現象。牠表明資本于勞動階級犯下這一切罪惡，並且遠遠不止這些罪惡，只圖資本能因此更快地擴大（拓展）牠自己，增長牠自己。

這第十五章書表證近代財富是如何從勞動階級未得報酬的手力勞動中掠奪而來的；牠列舉具體例子，證明：縱然成立了有限制的常態工作日，勞動階級却更切實地被榨用，被強迫着去產生額外（或「相對的」）剩餘價值。並不是協作，或製造，或機器，是在十九世紀工廠法之限制成立後才發生的；不是那樣——不過這些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要具（早經被資本所發展，所利用的要具）如今變爲資本仍能藉以「前進」，「Progress」的要具，或仍能藉以「進一步更進地榨用工人之要具，不怕你勞動時間已經有了法律的限制。馬克斯底這一大章書暴露資本主義制度上「應用科學」之可怕的功用。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科學與腦力工作之應用，是專爲達到更有效地榨用工人，及從勞動階級榨取愈來愈多的無報酬勞動那個特別而可怕的目的是！

我們在這幾頁書中，決不能將資本論原書第十五章作一完整的提要。我們應該讀馬克斯原著，讀了又讀，並且細細研究。這裏所能提到的只是馬氏原書底一些更顯著的要點，中間爲本書特別述設計，只將原書底詳情敘述選出一些來介紹於讀者。

### 「機器底發展」

資本主義最初發生時，是使工人形式上受資本底支配，而形成簡單的勞動協作——萌芽的資本主義，以這種簡單的勞動協作及僅僅形式上的對勞動支配，來與孤獨的農民及手工業產業作競爭，而漸漸地便替代了牠們。然後，資本主義在製造制度中（以製造中的分工機器組織，或完成的有機體協作），發展成資本對勞工之真的支配；不過，有了這種資本對勞工之真支配，資本主義也就發展了勞工對資本的紛紜多端的抵抗。後來，資本主義利用工具上機械組織（即近代工業底機器）漸漸發展了，並完成了對紛紜多端的工人之統治；到了相當時期，資本主義于是利用這種統治，并整工廠法底種種限制，逐步前進地剝削（榨用）工人，以圖取得愈來愈更多的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

簡單的勞動協作是產生相對剩餘價值底一種手段；但近代工業（機器生產）是生產相對剩餘價值底最好的最切實有效的手段。

正如製造制度是對以前確立的生產方法之革命，近代工業是對製造制度底生產方法之革命，這兩大革命底不同處在：製造制度將勞動力轉變為一種有機體地協作的機械組織，近代工業却利用製造制度上機械組織所用的工具，將牠們轉變為一種機器的機械組織——一種自動的機械的怪物。

那位資產階級的「大智慧者」米耳 John Stuart Mill 曾經懷疑機器是否減輕過任何人類個人之苦工。可是資本原來永遠沒打算要使機器減勞動階級底苦工呀。資心底唯一目的在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然而米耳確是錯了，因為「機器已經大大地增加了小康的游民人數」。

機器共有三個不同的必要部分，即，第一是使別的部分動作的發動力機械組織（無論人力，馬力，水力，風力，汽力或電力）；第二是將發動力傳達到工作器具部分之傳達機械組織，例如機軸及齒輪，滑輪，皮帶等等底動作；第三是捉住勞動對象並且對付他的工作器具部分。從前運用一件單一工具的工人，現在是被那運用許多工具並由一個大的中央摩托力驅動（機器主體及其一切作不同動作的工具都是這樣驅動）之機器所代替了。

在專門受命造機器的工人出現以前，已經有了機器那類東西——已經有了「紡棉機及汽機」『Mule and Steamengine』……正如專以成衣為職業的成衣匠出現前，人們久已實行穿衣是一樣的。

製造制度及各種手工業。產生出機器，後來機器却替代了製造制度及手工業。以所，最初，近代工業是依賴較老式的生產方法以得着其特異的必需品——機器。以所工廠制度底基礎原先還只不充足地建在製造制度及手工業之上，一直到等牠（工廠制度）的機器也是用機器去造的時候，牠基礎方才充足。

#### 「以機器轉移到商品中之價值」。

「以機器轉移到商品中之價值」只是那先已存在於機器中的價值，明言之，即為機器自身底生產而含化於機器中的勞動。因機器當生產新商品時會一點點地消損，牠的價值使也一點點地在機器上消失（不見），而再現於新商品中，為新商品中價值之一部分。但，正如別種「不變資本」一樣，機器所能夠從牠自身中轉移到新商品中的價值，決不會比牠自己所含的價值更多。

機器因作產業上的使用而逐漸消損，牠便將自己的價值傳給工業的產物，這種情形也正如一切其他「不變資本」一樣的。這樣，轉移了的機器價值便形成新產物中價值之一構成部分；所以，機器是決不能這樣地使商品底價值變賤。

不過，一件機器自身底生產所含化的價值愈少，牠所能轉移到新產物中的價值亦愈少，

牠的功用亦愈是近於一種自然力量底功用。等到機器是用機器去做成的時候，這個特點便愈提高了。

但馬克斯告訴我們，雖然在機器工業上，從生產工具轉移到新商品中的價值在絕對方面是減少，但牠在相對方面却增加。他又告訴我們，這新商品的無報酬的勞動也增加。「我們如果將手工業或製造業所生產的商品之價格，與用機器生產的一種商品之價格，加以分析與比較，這種分析與比較普通便表明：在機器底產物中，因勞動工具而生的價值是相對地增加，絕對地減少。」並且（馬克斯又指出）——「在 Eli Whitney 惠提納於一七九三年發明軋棉機（Cotton gin）以前，從一磅生棉中取淨棉子，須費一個平均數工作日的勞動。利用他的發明，一個黑女子能夠每天揀淨一百磅的生棉……一磅棉絨，從前要費五十分錢去生產的，自從那個發明以後，却包含有比先更多的無報酬勞動，結果，便以十分錢賣出，也能獲得更高的利潤。」——譯者按恩麥提在此處是根據 S. S. 本 第三八八頁，及 Kerr 本 第四二七頁的；但一九二八年 PEE 英譯本 與此稍異，似更能使德文原本明瞭，姑附譯如下：一磅生棉，從前須費五十分錢才能生產的，因為有了軋棉機後來竟能以十五出售而獲得更高的利潤（這即是說，因為其中含化了更多的無報酬勞動），參攷鮑爾英譯 George Allan & Unwin 本 第四一五頁。

初看起來，這些分立的話隱涵的條件似乎是一種不可能，況且馬克斯又沒有給我們一個數學的表演，以證明這個殊別方面或情形。所以我們不妨用一表，來看看到底他那樣奇異的話如何會是真的。我們試看看一件物品，其價格由五十分錢落得十分錢，如何能因此賺着一個增高的利潤。

既然 Charles Babbage 告訴我們，要生產一磅淨棉，最少須有四磅帶子的生棉，我們姑且假定生產一磅淨棉須用盡值八分錢的原料（即四磅每磅值二分錢的帶子生棉）。自然，不論在棉是已經用軋棉機揀淨後（即用新發明方法揀淨）或未經用軋棉機揀淨時，這假定是一律如此。（參攷後面的表。）我們且假定，在軋棉機發明以前，由勞動工具轉移到一磅用手揀淨的棉花中的價值為百分之二的一分錢（即  $0.02$  of a Cent）；既然因用機器揀淨棉子，這樣轉移的價值會絕對地減小，我們且假定移轉到一磅用軋棉機揀淨的棉花中之價值為百分之一的一分錢。既然手工揀棉的進程中，以一日的勞動，由帶子生棉中只生產一磅的淨棉，我們且假定因這樣消費的勞動之價值為四十又小數五分錢（ $40\frac{1}{2}$ ）。既然軋棉機可以減低勞動力之消耗一百倍，我們且假定生產每磅軋棉機揀淨的棉花所消耗勞動力之價值為一分錢之小數四一（ $0.41$  of a cent）。這樣可以將工人每日工資率微微加高一點，因為小數四一分錢一磅的棉花一百磅，結果是每日勞動力價值為四一分錢，而不是以前的四十分錢又小數五。

那末，在軋棉機創用以前，按我們假定的數字，每磅棉花五十分錢，這個價格便含有一分錢又小數點四八的剩餘價值；但，採用軋棉機以後，每磅棉花賣十分錢，這個價值便含有一分錢又小數點五八之增加的剩餘價值。

下列為我們的數字之全表：

從勞動工具中移去的價值	勞動力底價值	剩餘價值	每磅淨棉之價格
0.02 Cents	40.5 Cents	1.48 Cents	50 Cents
0.01 Cents	0.41 Cents	1.58 Cents	10 Cents

	用耗的生帶棉
在手工揀棉進程中	8 Cents
在軋棉機揀棉進程中	8 Cents

所以，我們看出上邊所說的條件在這裏很容易地便滿足了；我們又發現看來好像不可能的事很容易地便實現了。以使用底耗傷從勞動工具轉移到每磅棉花中的價值，是「絕對地減低」。牠從每磅百分之二的二分錢（.02 of a cent）減到百分之一的一分錢（0.01 cent）但牠却「相對地增加」了，牠由每磅棉 50 cents 之 0.004 增到 10 cents 之 0.001；換言之，牠從舊價格之  $\frac{1}{2500}$  增至新價格之  $\frac{1}{1000}$  同時，每磅淨棉底剩餘價值也由一·四八分錢增至一·五八分錢。

至于我們所假定的剩餘價值，每磅棉有一·五八分錢，只有會過低，決不會過高，這是可以從下邊的話證明：「吳伯瑞 Mr. Woodbury 說：在肥沃的土地及勞動之價格都低廉的地方，如幾年前的密士比 Mississippi 及阿拉巴馬州 Alabama，帶子棉花只要賣二分錢（一辨士）



一磅，或淨棉只要賣八分錢一磅，即足以開鎖一切費用。在西南各州 South-Western States，每磅棉只要賣十分錢，那次收獲便可以賺錢了。」——原註：見 H. G. Bohm 所編，一八四年倫敦出版的，圖書百科全書 Standard Library Encyclopaedia 第二卷六九〇頁。譯者按此處引例均指美國而言。又本書中所謂「分錢」Cent 亦均指美國貨幣。

### 「機器對於工人之捷近影響」

機器對於工人之捷近或直接影響，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直接影響是：資本佔有各種增加的 (Additional 額外的) 勞動，即那些補助成年男工底勞動之勞動；換言之，資本佔有女子及孩童底勞動。機器底第二種直接影響是工作日變長了。也真是滑稽，機器在資本底使用下，竟成爲延長工人底工作日之最強有力的工具！然而機器却又減少產生商品所必須的勞動時間！機器對於工人的第三種直接影響是：（在法律限制不人道地延長工作日之下，在法律規定的工作日下），勞動竟尖銳化了（加深了）——所以雖在減短了的工作時間中，工人底勞動力却更有效地被汲盡了。

在資本論第六章裏面，我們已經知道爲勞動力底價值包括工人底妻子及家庭之費用在內。不過，自採用機器以後，資本便將勞動階級底全家都收入掌握中來榨用剝削；這樣，工

人底勞動力之價值便變而將他妻子兒女底勞動力也攤算在內——以致勞動力價值在實際上大為低落。

Leonard Hornard 於一八五七年報告說，「法律上」對於兒童教育之規定是欺人的笑話，因為其中沒有絲毫實行兒童教育之規定。然而就是在學校本身裏，也只見一排一排的學生，在大多數場合中，「絕對不做點什麼」。資本家極力反對任何勞動階級教育，而工廠法內關於教育的條款結果只造成剝奪兒童底「僱用及教育利益」之趨勢。

各種機器，或者因為有更好的機器出現，或者因為有更廉價的機器出現，互相競爭，由價格降低而減損其價值。所以，當一種機器出現之初期，運用牠「唯恐不快」Quick's the word，而用損牠也「唯恐不快」只要用損牠是「好生易」；這其間便藏有一種延長工作日的特別引動力。

在工廠制度中，資本總量是經常不斷地在增多，牠不但「足以（能夠）繼續擴大自己」，而且，在反的方面，無論什麼時，只要勞動底活動的發酵性一旦失去，牠（資本）便失去使用價值及價值。只要有一個工人離開一個工廠，可以使一宗資本整個地失掉效用。（停滯）

資本，因利用機器，不但生產剩餘價值，並且生產增多的「相對剩餘價值」。使用機器之結果，不獨降低勞動力底價值；而且，當一個工廠最初完全採用機器時，牠又利用增加了的

勞動生產力，降低新商品底個別價值，使低過於牠們的社會價值。

用機器去生產剩餘價值，這其中便隱涵一種矛盾。如果資本大小是一定的，那末，要增加剩餘價值總量底一個要素（剩餘價值率），必定會減低剩餘價值量底其他一要素（可變資本底大小，或即工人人數）。這個隱涵的矛盾引起工作日底延長，不但增加相對剩餘價值，並且增加絕對剩餘價值。

普通，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在於提高勞動生產力，使同量的價值（即同一的勞動時間）分配或分攤於更多的商品上。但，工作日既經強迫減短，這種情形便改變了。因工作日被強迫減短，而增加勞動底程度，這種增加了的勞動程度却在同一的一定勞動時間內，生產更多的價值；此外，增加了的勞動程度又引起別種重要的省節。但，在主體上，因工廠法禁止延長工作日，資本便實行增高勞動程度（Intensity），以資取價。

### 「工廠」

工廠為一些自覺的及機械的機體Organs所構成的一個巨大的自動的機器組織，這些機體是一致動作，以完成種共同目的；工廠是一個中央的，自動推動的力量Force使一切其他涉及的力量均聽他的命令。

在工廠制度中，生產的知慧之與體力工人分離，及知識的權力變為主宰工人的權力，這兩種趨勢，最後因以機器生產機器，而完成。並且資本家對於工人也變為尤其侮慢無禮，大言不慚地說：在工業上，機器之效用 (Part) 比工人之效用「更重要得多」(如果勞動力沒有失掉之危險時，資本家便這樣說)，在工廠裏面，法律，規則，及懲罰底專制權暴是等於管束奴隸者底鞭子。資本家又安排好，便在一定限度內，工人違犯這些法律，比遵守他們，對於資本家還更有利的，因為資本家可以按照違犯的輕重，扣除工資。

工廠制度竟將生產要具之節省，變而為對工人工作上必須的條件，如「地面，光綫，空氣……及對險危的與不衛生的情狀之防衛」，作無恥的剝奪。無怪乎富銳 (Fourier) 要說工廠是「輕性的罪犯牢獄」“Tempered Convict Prisons”

### 「工人與機器的衝突」

工人與機器的鬥爭是資本主義再進一步發展那舊時的階級鬥爭之一個特別階段。工人與資本家間的鬥爭是和資本主義同一老資格；但，工人與勞動工具的鬥爭只是在近代工業（即機器生產）開始下，才發生的，而這種衝突又只是那久宿的階級鬥爭之演化中的一個更進的階段。如今這個階段已經被後起的一階段所遞代了；因為，現在，勞動階級底鬥爭是愈來愈

確定地形成對專制橫暴的資本主義本身的一種直接攻擊。不過，機器對勞動階級不僅是一種競爭者；牠又是資本用以壓迫勞動階級之最強烈的武器。

資本與工人的鬥爭，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身是同時開始的。這種階級鬥爭，當製造制度盛行之全部時期內，狂飈怒發。如今，工業底機器却打敗工人，屈辱工人。各種新採用的機器很強烈地顯示工人之被機器降服；但機器底繼續改進還繼續不斷地生產一些同樣摧殘工人之影響。

#### 「對機器所替代的工人之補償說」

關於因採用機器而失業的工人，有一種理論，說：採用機器，即省出相當的資本，足以用來僱用被機器所代替的工人。但其實並沒有這樣的補償。假使機器底採用不會摒棄勞工，並且不因此造成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那末，資本家是永遠不會去理會機器的。機器生產定律是這樣：如果用機器生產商品，其數量只與以前用製造 Manufacture 方法生產商品之數量是相同的，那末，含化於新商品中的勞動便是減少了。不論這勞動是直接含化的，或間接含化的，這個定律總是對的。每一件新商品中所含化的勞動總量，可以一部分因為每件商品中生產必要機器，等等之勞動底比例部分之減少而減少。但，在事實上，機器生產商品之數

量比製造生產商品之數量，超過甚多，而且所用的工人人數也更少。所以，不但沒有所謂「補償」並且以更少的勞動生產更多的產物；養成更多的「小康的游民」，又為他們造成更多的奢侈物；又為他們造成更多的侍僕，「婢僕」，「Savage」及娼妓。

資產階級的人也冷冽地承認：機器作資本主義式的使用，既會使工人失業，便因此可以給工人一種「暫時的不方便」。（原註：馬克斯在這兒是帶諷刺地引用「流俗經濟學者底話」）資產階級的人否認將機器作人道的使用與將牠作資本主義式的使用有不同之處，這（否認）是正如（Bill Steeg）施克司底「哲學」一般高明，這位「先生」硬把將刀子作文明的使用與將刀子作殺害的使用，混為一談。（譯者按施克司用刀子殺死一個商業水客，在法庭辯護時說，那只是刀子底錯，而不是他使用刀子的錯，因為外科醫生是使用刀子治病，解剖學者是使用刀子求知識。馬克斯原著中便故意引了施底供詞來駁流俗的經濟學者）

如果以同一多少的勞動，用機器做商品比用手造商品所造成，商品底數量相差極大，那末，在造作新生產方法底必要工具時，僱用比較更多的工人，是能夠獲利的；但，如果那種差異很小時，那末，便沒有什麼餘地可以額外僱用工人來生產那樣新方法底工具。

當最初採用機器紡紗綫的時候，紗綫底供給因之增加；並且在那些用紗綫作原料的織造業上，勞動需要也增加了。自採用機器紡之後，這種紗綫便變為那麼廉價，那麼多量，以重

有一些時候，用手織機的織工可以不多費錢，做全部時間工作，而賺得更多的收入。

採用機器以來，剩餘產物便更多了，而剩餘產物中之奢侈品部分亦較多了。自有近代產業底機器生產以來，自從對生產工人的剝削（榨用）更加大以來，「在僕役階級之名義下，古代家事奴隸」于是增多了。

### 工廠制度對工人之吸收與排斥。棉業恐慌

工廠制度對於工人，吸收之後又排拒，排拒之後又吸收，相間着變換其取捨；先是須要工人，後來又比較地不須要工人，反復着變換其需求底多寡。工廠制度推廣 Extension 之後，有時候，僱用工人人數即相對地並絕對地減少；有時候，僱用工人人數却相對地減少，而絕對地增加。

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五年，這五年中，就貝開 Mr. Baker 察視下的五百七十所工廠論，織機，紡錘，汽力 (Engine-Power) 這三方面多都有增加。織機增加百分之十一，紗錘增加百分之三，汽力增加百分之五。但同時，僱用工人人數却減少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譯者

按馬克斯原著載明貝開係政府所派工廠視察員，所視察之區域為 Lancashire, Cheshire Yorkshire, 卽上述五七〇個工廠所在區域；按此實英國棉業代表區域。又按馬氏原著，「汽

力增加百分之五」，恩麥提書作「百分之三」，今依原著改正。

近代工業一經好好確定之後，這種生產方法（機器生產）即取得極高度的彈性，他的生產力也大擴充而特擴充。

機器工業，既使人們失業，便因此大促進移民與殖民地經營。（按此謂工業發達的國家許多工人一時失業必求覓殖民地，從事墾殖。）

機器工業，既破壞國外的手工業，即將外國土地變為農業田地，以供給原料。（按恩格斯在第四版資本論此處並加一註解，謂美國底經濟發展，本身即是歐洲，尤其是英國，大規模工業發達之結果。）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及愛爾蘭之總稱）穀，麥，麵粉每年平均入超，於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八年間為八七一一〇鎊脫（Quartr，每鎊脫為二十四磅），於一八六六年增至一六二四一一二二鎊脫。

「近代工業在製造業，手工業，家庭工業上所造成的革命。」

工廠制度（近代機器工業），將圍繞牠四周的製造業，手工業及家庭工業都革命化了。牠將簡單的協作及有機體的協作打破了；牠將產業上其他範圍中之生產也推廣了，並且將這些工業底品性也改變了；牠使各種製造業Manufactures採用細節Detail機器，僱用女子與兒童



底賤價勞動；牠將家庭工業變為工廠底各種外邊的分部或觸角；牠造成製造上及所謂「家庭工業」上那種對女子及兒童之最慘無人道的榨用。工廠制度又推廣牠自己；牠發展各種製造及各種家庭工業，使牠們都沒改變本性，也變為工廠制度。這個進程致成工業底各種過渡形態，這些工業形態既不是手工業，又不是製造業，也不是工廠制度，嚴格說，只是雜種混合形態——這些混雜過渡形態，在工廠法施行之下，便迅速地消失了；因為牠們不是或快或緩地變入工廠制度本部，即是自歸消滅。

在有些新工業中，（例如信封及鋼筆生產），現代商品底生產很快地經過手工業階段，製造業階段，而渡到工廠階段，

工廠制度影響製造制度及家庭工業，推廣牠們，並將牠們的品性也根本改革了，製造制度與家庭工業被革命，進而入於近代機器工業。這種革命性的進程，因工廠法之施行，而進行更快了，在「手工業，製造業及近代機器工業」這些不同的工業形態之間，「各種過渡形態互相混雜」無奇不有。在衣着這種製造業中，自採用縫機以後，便加入一個新要素，使衣着這製造業成為製造制度與工廠制度間的一個雜種。諸工廠法實行以後，那些中間階段的，過渡的工業形態便消亡了；這是因為那些過渡的工業形態是樹立於對女子及兒童的無限制榨用（剝削上）。自諸工廠法施行以後，從前使製造家擔憂的無數捏稱的「不可能」都不攻自

破，煙消霧滅，有如害蟲見毒藥即消滅一樣。這些工廠法底施行引起更進的改良與更進的省節。

「諸工廠法，其中關於衛生及教育的條款。工廠法在英國之一般推行。」

諸工廠法內的衛生及教育條文是不可少的，這個事實便有效地展示了資本底品性。還有一個事實：即這些條款所制定之不充分的規定，工廠視察員也不能強制執行——更是有效地展示資本底品性。

自近代工業發達以來，工廠法底應用於全體各項工業便成爲一種不可逃避的必要。但，這個事實即是表明比較更少而更大的工業業務 *establishments* 之發達，及工廠制度之愈來愈占優勢。這也表示各種過渡的工業形態之摧毀——即那些小工業及家庭工業之摧毀。工廠法之施行即表示強制維持各個工廠之秩序；表示資本主義底無政府現象及其諸矛盾之發展；表示對這樣的無政府現象無矛盾的反抗運動之發展；並且表示創造一個新社會的要素及摧毀舊社會的諸力量之發展。

近代工業所遵行的原則——這原則是將每種社會生產進程分解爲牠的種種成分運動——創造了現代工藝科學 *Science of Technology* (*operating details*) 即工作細節。現代工業將社

會生產進程之各種無關連的頑硬的 形態——即工作工具之已確定的細節形樣，及這些

工具之已確定的細節運動——變為那許多以科學方法應用之產生使用價值的力（Pariers）

現代工業將社會中的分工革命化了，使工人羣衆從這個工業驅入那個工業範圍。（按馬克斯原著說：因利用機器，化學進程，及其他方法，現代工業既改變生產底工藝基礎，因而也便改變工人底職任及勞動進程底各種社會聯合。同時，牠也不斷地改變了社會內的分工，不斷地將一批一批的資本及一羣一羣的勞工，從這項生產事業換到那項生產事業。）然而

在生產相對剩餘價值上，近代工業却重演舊式的分工。  
曾經有一位證見人告訴一個攷察委員會，說礦工不相信杆杵（驗屍吏）對礦上意外事故

的故審問，因為毫無礦務知識的人被選為陪審員。

工廠制度底一般推行破壞了資本統治一半藉以掩蔽其真面目的那些老式傳統的工業形態；于是資本統治更明顯地暴露出來；結果，對資本主義統治之反抗也愈來愈普遍了。

資本主義一方面在各個別工廠中維持完全的秩序，同時却為整個的資本主義制度加增無政府現狀，商業上的災危，等等。但是，資本主義既破壞了古代的及過渡的工業形態——家庭工業及小工業——牠便也破壞了牠自己的保安器，即剩剩餘工人之最後接濟。

## 「近代工業與農業」

工廠制度（近代機器工業）在農業上發生重要的結果。機器更深刻地替換了農業上的工人，並且（在農業上）機器所受的抵抗也比在城市中所受的為小。

在近代農業上，也正如在近代城市工業上一樣，更高度的勞動生產力及更多量的勞動力供給，必然伴有勞動力之浪耗及疾病對勞動力之摧毀。

## 第五篇

### 「絕對剩餘價值及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馬克斯資本論底第五編雖只有三個短章，牠仍不失為極偉大豐富的一篇書。牠是以科學研究爲目的，由資本論前面各章，由前面五一五頁書一直銜接進展而歸納出的一個總結果。所有前面所舉的豐富事實，所有前面的推論與結論，都只爲這最高頂點的第五篇作準備，都只直接或間接匯合以完成這第五篇。不特如此，還有更進的材料，在這第五篇裏也加以簡要而精采的表呈，馬克斯爲尋求這些更進的材料，顯然將向來從未經人揀探之處也都探求過了。馬克斯便是以這種精深宏博的手法，使他對於資本家剝削（榨用）勞動階級之一切依論理學歸納而得的成功結論，沒有絲毫漏洞可尋。所以他便這樣不但將他那些佳妙而精練的結果公之於世，並且將這些結果之絕對的不可違反的科學的必然性公之於世。

在前面兩篇書中，（第三篇及第四篇中）我們論及兩種不同的進程之種種歷史的及工藝的詳細情形。第一，（我們知道），關於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有各種方法，資本家會經用以吸盡工人底閑空時間，並將這種餘暇變爲那麼些工作時間。第二，（我們知道），關於生

產相對剩餘價值，又有種種省節勞動時間的方法與策略，有各種細節的辦法，藉此資本家已經減短了生產工人生活資料「所必須的」勞動時間。有了這些新改變，於是生出一種額外的剩餘價值；因為用這些新方法，資本家便使工人勞動時間中比先還更多的部分專用於生產剩餘價值。

馬克斯將生產剩餘價值的兩種進程之細情極詳盡地敘明以後，他于是在第五篇中追溯剩餘價值生產，及作牠基礎的剩餘勞動之發展，一直窮源究底，敘明其最初起頭，將其根源都剖析出來給我們看。就全盤論，馬克斯似乎窮究了人類底時間與空間，以搜集他的材料。馬克斯在第五篇裏，以極少的話，尋根究底地追述歷史的各時代及史前的各時代，尋究了地球上各帶，尋究了文明與野蠻，尋究了政治經濟學及各種氏族制度；簡言之，於小小的九頁篇幅中，他給讀者一個印象：他簡直尋遍了全世界以搜求他的詳細材料。

學者如繼續一貫地研究資本論第三第四第五三編，便會知道這三篇書不但是密切關連的三篇，並且是三個遞進的階級，或三個依次上昇以達到一種極高的知識造詣之層級。借用一個老比喻來說：馬克斯資本論第三篇是一個知識高峯，牠很容易地將中古式的剩餘勞動如何便轉成，或發展為資本主義式的絕對剩餘價值之歷程，展示在人眼見；第四篇好比是一個比較更高的山峯，牠展示出與絕對剩餘價值同時並進的相對剩餘價值底發展；現在，第五

篇是好比還更高的一峯，直入雲霄，高出諸峯之上。這個山巔給與學者以一個高出的瞭望處，從這裏，他可以由一個方面很容易地覽望整個資本主義式世界。這個崇高的眼界又使他得明瞭地窺見遠遠的舊時世界，而現今資本主義的廣漠世界及其一切複雜現象即從那原始的史前世界發展出來的。這個比喻是合適的。

就一種意義來說，資本論底第五篇是第三篇及第四篇底一個附錄，因為牠又是將前面已經達到的科學地位加概論與總結。正如馬克斯將第十一章作第三篇底附錄，以數學方式總給關於絕對剩餘價值底科學方面一樣，他現在加上這第五篇，一半作爲第三第四兩篇之附錄，以數學方式總括資本家榨用工人而得的絕對及相對剩餘價值之更發展的方面。資本論底第五篇——三章短而佳妙的書——便是如此。

### 「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

在他討論「勞動進程」的第七章書中，馬克斯開首即攷研使用價值底生產——這種生產是人類生存上所必不可少的。關於勞動進程底有用結果，勞動是生產性的，這道理也是明顯的。在簡單的勞動進程中，勞動是生產性的，那是明確無疑的。我們拋開勞動進程底歷史上已經發展的諸形態不論，並且只就牠本身恆常的性質及其必然的恆常性質論——即人與自

然間的一種進程，人賴此進程以改變自然產物而生產他的生活資料——那便分明可見勞動所以是生產性的，只因爲牠的結果是人類必需品底有用形態。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勞動是生產性的，這個事實却不那樣明顯易知。

一個個人不做勞動進程底一切職任，不能單獨自己去勞動。當一個個單獨勞動時，如一個農民或一個手工業工人便是那樣單獨勞動，他的腦經必然不得不是指揮他自己的手；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司指揮的腦經與體力的勞動却變爲彼此分離的。而且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個人自己單獨便不成爲生產性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個人只有當作集體工人底一個片段時，才是生產性的，只有當他在做集體工人底一項下級（附屬）職任時，才是生產性的。這是因爲自協作勞動發展以來——協作勞動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之起點與根基——生產性的勞動底決定標準便改變而擴大了。于是，決沒有某一個人可以生產使用價值；然而只要他是那生產使用價值的集合團體，卽那集體工人底一段，他的勞動却又是生產性的。

但資本主義的生產不僅僅是使用價值底生產；牠又絕對必要地是剩餘價值底生產。所以，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是否爲生產的，其決定標準爲剩餘價值；所以在資本主義中，生產性的工人不是指使用價值底生產者——明晰無疑地，絕對必要地，生產性的工人是指剩餘價值底生產者。



資本論第三篇底要點是勞動力底廣延榨用；資本論第四篇底要點是勞動力底尖銳榨用。廣延的榨用之結果是絕對剩餘價值，尖銳的榨用之結果是相對剩餘價值；換言之，獲取絕對剩餘價值之方法是延長勞動時間，使超出「必要」量（大小）便獲得絕對剩餘價值；獲取相對剩餘價值之方法減少「必要」勞動時間，（或就原來一定的勞動時間，加深勞動程度以生產相符合的價值）使餘下更多的時間去生產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是含化於產物中的相對剩餘勞動，或比較剩餘勞動。而這種相對或比較剩餘勞動即隱示先已成立有絕對剩餘價值，因為凡相對的或比較的事物必須要有絕對的事物作起點，以相比較，相與發生關係。換言之，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即隱示工人底工作時間先已分為「必要勞動」之時間，及「剩餘勞動」之時間——這個分化又隱示工人之被支配先已成立。

絕對剩餘價值全靠延長的工作時間，但相對剩餘價值却全靠增加的生產力——這種加增的生產力使勞動進程起了革命，於是改變社會的纖維，或社會底結構。相對剩餘價值隱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起首只在形式上使工人受資本支配——這種僅僅形式上的支配之意義在此：資本主義所賴以成立牠自己的第一件利便只是「自由」工人底協作所生的結果，而不是資本底那種溫和而新興的統治所加於工人的比較苛刻條件之結果。但，一經成立之後，資本便進而使工人所受的支配，發展為真的支配，換言之，資本便發展

出牠對工人之統治。

馬克斯說明，在一種意義上，絕對剩餘價值似乎是與相對剩餘價值不可分辯。因為絕對剩餘價值恆常須有一種充足程度的生產力，所以，牠便隱示有一個先已減低了的「必要勞動」量，而在另一方面，相對剩餘價值底勞動總常是一種超出那一瞬間實在的「必要勞動」之勞動延長。但在確立的資本主義中，當剩餘價值率定要提高時，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間的歧異，總是顯然可見。

當人類工業初起的時候，工業活動底重要地理或地域條件是「生存要具中的自然財富」；到了後一階段，當人類工業已經經過相當程度的發達的時候，其重要條件為「勞動工具中的自然財富」。

土地愈肥沃，工人所絕對賴以為生的需要愈少，那末，工人必得為他自己作的「必要勞動」便愈小；結果，工人為別人做剩餘勞動之可能性也愈大。同一道理也適合於工人羣衆。但，那樣的條件所能致成的，充其量只是僅僅的可能性罷了。大自然底厚惠條件所給予我們，永遠只是剩餘勞動底可能性而已；這些條件永遠不能致成剩餘勞動本身。要使那樣的可能性成為事實，必須於自然所厚惠的條件外，先還有點別的東西。要實現剩餘勞動，必定先要有某種方式的強制。

資本只能在溫帶誕生。資本只能在人類已經達到相當制服自然的地方才能發生。只有在溫帶人纔能這樣制服自然，因為在熱帶，大自然實在太豐侈了，使在那裏的人沒有非發展他的能力不可的強迫。

當先前我們研究簡單的勞動協作及製造時，我們也已經講及，勞動底生產力誤謬地顯現為與勞動生產力化合的資本（按謂運用勞動生產力之資本）底生產力。但還不止如此；勞動底「生然」生產力（或自然酬答勞動之豐富出產）也謬誤地顯現為那種資本底生產力。

那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米耳 John Stuart Mill 很可笑地將剩餘價值底生產歸諸一個不相干的事實，他以爲工人底生活要具比生產這些要具的勞動更能經久，這個事實便是剩餘價值之解釋！馬克斯指出資產階級對於剩餘價值這個事實之不可救藥的知識淺薄，他又說到現在資產階級之「痴呆的平凡」。現在的資產階級撫拾米耳所說工賃工人其實就是資本家等等廢話，奉爲一位公認的「大才智」所發抒之聖明的哲學的偉論。

#### 勞動力價格大小之變化及剩餘價值大小之變化

在這個標目下，馬克斯討論新價格分爲勞動力價格及剩餘價值之種種變化。馬克斯先前已經在他的第九章裏解釋過剩餘價值率，又在他的第十一章裏解釋了剩餘價值率與量。現在

他在第十七章裏告訴我們剩餘價值量或大小是如何變化的。並且，既然資本主義中所生產的一切價值，都是分爲剩餘價值及勞動力價格這兩個疇範，剩餘價值量便影響勞動力價格之量，或受勞動力代價格量之影響。結果，剩餘價值量上的種種變化是伴着有勞動力價格量之中各種不同變化，（雖然不一定是相反的變化）。所以馬克斯現在將兩者底變化的量放在一起討論，他又定出這些變化底數學定律。

價值生產中有關的那三個因素也即與這些變化相關，這裏所謂三因素。爲（一）工作日，長度；（二）勞動程度；（三）勞動底生產力。這三個相連的因素可以有許多不同樣式的變化，或有許多不同的「結合」。例如，這三個因素中任何一因素可以加增或減少而變化，而其他兩要素却不變。又如，這三因素中任何一個可以不變，而其他兩因素或加增或減少，或一個加增而另一個減少。又譬如三個因素可以同時變化，大家一起都加增或都減少，或一個加增而其他兩個減少，或一個減少而其他兩個加增……等等。

但是如果這些變化在程度上又各不相同，實際上這也是免不了的，那末，可能的不同「結合」之數目便大爲增加，縱然不是無限度的。顯然地，這些可能的「結合」，在這裏不能全都加以討論；並且也不必全都加以討論。我們只須特別注意馬克斯所概括爲「四種主要結合」，他所號定爲 I II III IV 諸「結合」，便可以了。

第一種結合，或結合 I 是工作日長度及勞動程度都不變，而勞動生產力變化。結合 II 是工作日長度勞動生產力不變而勞動程度變化。結合 III 是勞動生產力及勞動程度不變而工作日長度變化，結合 VI 是勞動生產力、勞動程度及工作日長度三項都同時變化。

有幾項詳細情節我們須小心的。在這些變化中所牽涉的商品是工人底生活所消費之商品；所以牠們是參入勞動力價值的商品。還有一層要注意的：這裏所用作例解的數字是假定的，在這裏，價格是假定等於價值。我們又假定商品按照價值出售，並假定勞動力價格雖有時超過牠的價值，但不低於牠的價值。

第一，馬克斯便討論結合 I，即工作日長度及勞動程度皆不變而勞動生產力變化之結合。根據這種結合，馬克斯指出決定剩餘價值及勞動力價格各個的大小的三個定律。換言之即決定新生產的價值所分成的那兩部分之大小的定律。

這三個定律中之第一定律是如此：縱然勞動生產力是變化不定的，但（如果工作日長度不變，）這不變的工作日長度所生產一個不變的價值量。這第一個定律可以從下列圖解看出：

工作日長度——不變  
 勞動程度——不變  
 勞動生產力——變化

生產	生產的商品	工人生活所消費的商品	剩餘商品	每件商品底價值	勞動力底價格	剩餘價值	生產出的總價值
減少的	24	16	8	$\frac{3}{4}$ 辨士	$\frac{4}{3}$ 先令	$\frac{2}{3}$ 先令	$\frac{6}{3}$ 先令
常態的	32	16	16	$\frac{2}{3}$ 辨士	$\frac{3}{2}$ 先令	$\frac{3}{2}$ 先令	$\frac{6}{2}$ 先令
加增的	48	16	32	$\frac{1}{3}$ 辨士	$\frac{2}{4}$ 先令	$\frac{4}{6}$ 先令	$\frac{6}{6}$ 先令

如果我們注意到假定的勞動力價值或價格在根本上是由工人每日消費十六件商品這事所決定，那這個圖解一定容易了解。

這三個定律的第二個定律是：動勞力價值或價格是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例變化，而剩餘價值却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例變化，換言之，勞動底生產力愈大，勞動力價值愈小，而剩餘價值愈多。這個定律可以用前一圖解之一部分表明如下：

生產的 商品	工人生活之 所消費之 商品	剩餘 商品	勞動力 價格	剩餘 價值
24	16	8	4 先令	2 先令
32	16	16	3 先令	3 先令
48	16	32	2 先令	4 先令

這三個定律中最後一定律是：剩餘價值底變化不是勞動力價值底變化之原因，只是牠的結果。那增加了的生產力直接致成一個低減的勞動力價值，而低減了的勞動力價值直接致成一個增加的剩餘價值，這個因果關係可以表出如下：

第一變化

生產力變化	
從 24	商品
至 32	商品
至 43	商品

然後有

第二變化

勞動力價值變化	
從 4	先令
至 3	先令
或 2	先令

然後有

第三變化

剩餘價值變化	
從 2	先令
至 3	先令
或 4	先令



談。  
馬克斯指出李卡多 David Ricardo 將決定剩餘價值率的定律與決定利潤的定律混爲一

其次，馬克斯討論結合 II，即工作日長度及勞動生產力均不變而勞動程度變化之結合。在這種結合下，那不變的工作日生產更多的價值。但，勞動程度既然更加深，於是勞動底損耗也更多；所以勞動力因爲牠須要更多的修理恢復，而獲有一更高的價值。在一工作中，加深了的勞動程度產出一個增添的出產額，更多的產物。但我們不可將先前增添的出產額——由增加的生產力得來的，並使商品價值低減的那增添的出產額——與這個現在的增添的出產額相混。因爲在現在這個場合是從勞動底加深程度中得來額外的產物，商品價值是不變的。如果勞動力價格不是與那加深的勞動程度一同增加，那末，勞動力價格便會低於勞動力的價值。在這樣場合中，勞動力價格便會低於勞動力底修理費用下，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勞動力也會隨着發生相符的降低。

馬克斯其次討論結合 III，即勞動生產力及勞動程度均不變而工作日長度變化之結合。在他所舉諸項假定之限度內，馬克斯提出三個定律，在這種結合下發生功用的。這三個定律中之第一個是：工人底工作日創造的價值之多少，是與工作日長度成正比例的。

這三個定律中第二個定律是：剩餘價值大小(量)與勞動力價值大小(量)間之關係每一改變都起於剩餘價值大小(量)之改變。無論改變了的關係是剩餘價值率增加或是減低，這定律是一樣正確的。

工作日	12小時	每小時 6 辨士	=6	先令
工作日	14小時	每小時 6 辨士	=7	先令

勞動生產力——不變  
 勞動程度——不變  
 工作日長度——變化的

	工作日	剩餘勞動時間	常態勞動時間	剩餘價值	勞動力價值	剩餘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之關係
	12小時	6小時	6小時	3先令	3先令	100%
假定勞動力價值未變	13小時	7小時	6小時	$3\frac{1}{6}$ 先令	3先令	116 $\frac{2}{3}$ %
假定勞動力價值增高 $\frac{1}{4}$ 辨士	13小時	6 $\frac{1}{2}$ 小時	6 $\frac{1}{2}$ 小時	$3\frac{1}{2}$ 先令	$3\frac{1}{4}$ 先令	95%

第三個定律是：勞動力價值只能因剩餘勞動底延長影響勞動力底損耗而變化（改變）。所以，在這個結合中，勞動力價值底變改決不是剩餘價值大小（量）改變之原因，只是剩餘價值大小（量）改變之結果。因為工作日長度加增的結果，勞動力價值只能因延長勞動時間所致成之勞動力損耗底增加而改變。雖然勞動力價格可以不變，或甚至與增加的工作日長度同提高，但這個價格也可以低於勞動力價值；因為勞動力價值是基於勞動力常態平均損耗之修復。

「到某一定的限度，加增了的勞動力損耗——這是與延長工作日不能分離的——也許可以用較高的工資去補償。但，超出這點限度以外，勞動力損耗即依幾何的等比級數增加，而每一個適於勞動力常態的再生產及運用之條件均被壓滅了。勞動力價格及勞動力剝削底程度于是都成爲不可較量的數量。」

最后，馬克斯討論結合IV，即工作日長度，勞動生產力及勞動程度三個因素同時變化之結合。馬克斯解釋說，這個標目之下可以舉出許許多多不同的結合，但這許多結合底結果能夠容易從I，II，III諸結合中所列結果堆論而知。在這裏，他只舉出兩個重要的例證。

(1) 勞動生產力減低而工作日長度增加。工作日一度延長，剩餘價值大小（量）可以絕對地不變，而相對地減低；工作日如再延長，剩餘價值大小（量）可以絕對地增添，而相對地不

變：工作日如再更延長，剩餘價值大小(量)可以絕對地與相對地都增加。這種情形可以從下列圖解表出：——

勞動生產力——減低  
工 作 日——延長

減低的生產力	再更延長的工作日	15	7	8	30	14	14	16	先令 <sup>6</sup> <sub>7</sub> 辨士 <sup>3</sup> <sub>7</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6</sup> <sub>3</sub>	先令 <sup>6</sup> <sub>4</sub> 辨士 <sup>3</sup> <sub>4</sub>	絕對的 增加	剩餘價值																																
														延長的工作日	14	7	7	28	14	14	14	先令 <sup>6</sup> <sub>7</sub> 辨士 <sup>3</sup> <sub>7</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6</sup> <sub>3</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3</sup> <sub>3</sub>	絕對的 增加																				
																										延長的工	13	7	6	26	14	13	先令 <sup>6</sup> <sub>6</sub> 辨士 <sup>3</sup> <sub>6</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6</sup> <sub>3</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3</sup> <sub>3</sub>	相對的 減少									
																																					12	7	5	24	14	10	先令 <sup>6</sup> <sub>6</sub> 辨士 <sup>3</sup> <sub>6</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6</sup> <sub>3</sub>	先令 <sup>6</sup> <sub>2</sub> 辨士 <sup>3</sup> <sub>2</sub>
19	6	6	28	14	14	14	14	先令 <sup>6</sup> <sub>6</sub> 辨士 <sup>3</sup> <sub>6</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6</sup> <sub>3</sub>	先令 <sup>6</sup> <sub>3</sub> 辨士 <sup>3</sup> <sub>3</sub>	絕對的 減少																																		

例(二)勞動生產力及勞動程度均增加，而工作日長度減短。「增加的生產力與加深的勞動程度會生出相同的結果。牠們這樣都會添增在某一定時間內生產的物件總額。所以，增加的生產力及加深的勞動程度，均減短工作日中工人須用以生產其生存要具或等值物之那部分時間。」一個社會財富生產上這三個因素，即勞動生產力，工作日長度，及勞動程度，即依照這裏這一套先後次序，彼此互相影響如下：增加的勞動生產力使工作日底減短成爲可能；減短的工作日使加深勞動程度成爲可能。如果勞動生產力及勞動程度是一定的時候，工作日長度便可以看出是依社會底工人之數目而決定；並且，正如「游民」(富裕的人及別的)最后喪失游惰而消滅，人類底工作日也將按比例減短。

### 「剩餘價值率之各種公式」

在這個標目下，馬克斯將他第九章一個未完結的綫索又接起來講。在「剩餘價值率」那章書裏，馬克斯告給我們兩個代表剩餘價值率的公式，即一個以價值解釋的公式，及一個以勞動解釋的公式。(第一公式，即以價值解釋的公式，有三個不同的表現，即「剩餘價值率」，可變資本，

「SP」及「剩餘價值」；至于另外那一個公式，以勞動列成的公式，在這章第十八章裏只有「V」及「勞動方價值」。

價表現，即「總剩餘價值」。這一點是不可忽視的，因為這裏這樣列出的兩個公式容易被誤認為是四個公式）。現在在他的第十八章裏，馬克歇又列出第三個公式，以資本主義的俗語去解釋的，即以「付代價的勞動」(Paid Labour)解釋的公式。

在初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上，在牠未通俗化以前，我們找不出任何剩餘價值率公式，我們只找見所謂「推演的公式」——其實這種公式既不表現剩餘價值率，又不表現利潤率。這些「推演的公式」共有三個，即第一，剩餘勞動對新勞動總量的比例；第二，剩餘價值對全體新價值之比例；第三，剩餘產物對全體新產物之比例。但剩餘價值率（可變資本底滋長及剝削之程度）不能這樣表明出來。剩餘價值率可以從下列三種方法看出來；第一，在剩餘勞動對「必要勞動」的比例中看出，或在剩餘勞動對勞動力底維持之勞動開消之比例中看出；第二，在剩餘價值對勞動力價值之比例中或對勞動力底維持之價值開消之比例中看出；第三，在剩餘商品對工人生活所消費的商品之比率，或剩餘價值對勞動力維持底商品開消之比率中看出。

既然，在一工作日中，剩餘勞動只是勞動底一部分，此外必然的有留下的部分，剩餘勞動必定是比工作日為較少；或，又如，既然在創造的總價值中，剩餘價值只是價值底一部分，此外必然留下一部分價值，剩餘價值必定比創造的總價值為小。但，雖然「剩餘」之部分

必定比全部爲小，而這種「剩餘」也可以是與留下的部分一樣大，或比留下的部分大許多；這種道理是決不能用以上的「推演公式」表明的，因爲那種公式決不能表明百分之百。所以，唯一充適的比例是一個數量對一個數量之比例，即「剩餘」對留下部分之比例，（或  $\frac{S}{V}$ ）凡普通比例沒有不如此的。

「推演的公式」，如下

$$\frac{6\text{小時剩餘勞動}}{12\text{小時工作日}}$$

（這既不是剩餘價值率，又不是利潤率）。從這個分數式底下面部分，即十二小時總數減Substrating除「剩餘」的六小時，只餘下那必要的留餘部分爲適當的分母。這樣便常常可以將這公式變還原形爲剩餘價值率。

馬克斯警告我們他那代表剩餘價值率的第三個公式

$$\frac{\text{未付代價勞動}}{\text{付代價勞動}}$$

只是一種流行的表稱——這流行的表稱是基於那流俗的成語或

資本主義的成語——「付價的勞動」當資本主義的平等交易之假定是與對的時候，（即當價格



與價值恰好相等的時候），資本家其實只出代價換勞動力，因為工人所得的報酬只近到勞動力底價值而已。

「資本自己擴大之祕密，分解起來，只是獲有處置一確定分量的別人底不給代價勞動之權」（註）。

註：De Leon在他「一本小冊子，『Marx on Mallock』」第二十頁上，誤說：「馬克斯稱牠（剩餘價值）為「未付的工資」』的『unpaid wages』這是很重大的一個錯誤。這表明 De Leon 不但對馬克斯底「剩餘價值」說有誤解，並且對馬克斯關於「工資」的理論有誤解。其實，馬克斯所以用起「未付代價的勞動」這個名稱，只是對答資產階級的「已付代價」那偽語而已；馬克斯並特別指出這名辭底流俗品性。Daniel De Leon 完全沒有領會這一點。不獨如此，他並將馬克斯原著記錯了，錯得非常厲害，以至不覺把馬克斯所謂「未付代價的勞動」訛作「未付給的工資」，見附錄 C。



## 第六編

### 「工資」

工資構成資本制度剝削勞動階級的一個遮蓋。

馬克斯在這裏第六編中討論另一未完結的綫索。在第一編第三章裏馬克斯已經討論過商品之變形——這種變形即是改換商品底形態；例如，麻布這商品由交換而變形為貨幣，或如這樣的貨幣後來又變形為麵包或聖經等等。馬克斯已經明示我們，商品定須脫離牠們的形態的樣式，脫去牠們的自然形態；簡言之，商品必須經過變質或變形。在第三編第八章裏，馬克斯又討論過價值之輪迴或轉生——這種輪迴或轉生僅僅是價值之重新含化於他物；例如，不但在交換中，並且在生產進程中，便有舊價值從生產要具轉入新商品之輪迴現象。

現在，在這裏第六篇第十九章內，馬克斯專討論「工資」這個主題——這所謂「工資」即指變了形的商品，勞動力，或改了形的勞動力價值。

工資是變相的勞動力價值。勞動力必須顯形為一種商品，並且要實行交換以換得牠的交換價值。但勞動力的報酬却採取勞動報酬之虛假外象。

普通的講起來，因為產物採取商品形態，（在這種形態下，產物依據一種臆斷的「價值換價值」原則而交換，）商品中剩餘價值之存在於是完全被化裝而掩蓋了（註）；只有用科學的分析，能發現剩餘價值是存在於商品中。至於勞動力商品却不是如此。這種特殊的商品並不包含絲毫剩餘價值。可是牠自己真相也沒有任何呈現；勞動階級的勞動力——牠必須顯形為一種商品，並且須實行交換以換得牠的交換價值——被那似乎是以代價交換之勞動底虛假外象所掩藏。（註：甚至紐約人民週刊也被牠這種化裝所瞞過了：「嚴格說，沒有一種商品有剩餘價值」一見一九一六年二月人民週刊第四頁。）

所以，一方面，商品形態（一般資本制度下產物之價值換價值的色相）掩隱產物中所包含的剩餘價值；他方面，為勞動力的人類生命力量底商品形態（假誤地呈現為給代價的勞動）又隱蓋一個壞惡事實：即剩餘價值是從資本家消費這勞動力而生出。

資本主義制度剝削勞動階級完全被工資所掩蓋，完全被勞動力之商品形態所掩蓋。勞動力價值之工資形態完全掩蓋不給代價的勞動。或換言之，如馬克斯說的：「工資形態將工作日分為必要勞動及剩餘勞動之痕跡，分為給代價的勞動及不給代價的勞動之痕跡，消滅無遺。一切勞動均顯得似乎是給代價的勞動。」這就是說：不給代價的勞動——即被工資工人所含化於新商品中為剩餘價值的勞動——是完全被化裝而掩蓋。

工資，或者是名義的工資，或者是真實的工資，總不出這兩種之外。

「名義的工資」這個名稱是從工資底貨幣名稱伸引而來的——這貨幣名稱即指勞動力價值之貨幣表現。所以，工人以售賣他的勞動力給資本家而實現的貨幣為工人底名義工資，換言之，為他的變形並轉生為貨幣的勞動力價值。

真實的工資為更進一步變形的勞動力價值；牠是轉入工人所必須消費以維持生活的一切不同商品中之勞動力價值。真實工資即是轉入工人生活必需品中的勞動力價值。

名義工資及真實工資均是勞動力價值之變相的形樣。不過，名義工資只是初步的變形，而真實工資却是完成的變形。勞動力價值變形這個整個進程可以簡明地表明如下：勞動力價值最先是由牠的價格以貨幣的表稱表呈出來；然後，這個已經表呈的勞動力價值再由牠的價值之實現而變形為貨幣，然後；這實現的勞動力價值最後變形為那構成工人生活維持之商品。

在這裏我們可以注意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名義的」這個字單，指名稱、貨幣，和是那麼些勞動力之價值名稱，例如「二十先令之值。」「二十先令之值」為價值名稱，無論牠是僅僅表呈的價值（勞動力之價格）或是實現的價值（貨幣）或是最后購買的必需品之數量。

所以，「工資」是指變形為貨幣或其他種商品的勞動力商品。最先，工資是變形的或轉移的勞動力價值，——變形並轉移入貨幣又實現為貨幣的勞動力價值（即名義工資）。後來，工資便成為更進一步變形的勞動力商品，轉移入工人底必需品，並實現為工人底必需品之勞動力商品（真實的工資）。

勞動力價值之變形為工資（及勞動力價格之變形為工資）“Transformation of the Value (and respectively the Price) Labour-Power into Wages”

工人賣給資本家的東西是在一切其他東西售賣的地方及時間售賣，換言之，在售賣的時候及市場中售賣。所以，工人所售賣的，必定是那樣一種商品，能在那時候並在市場存在的商品。

那樣的商品不是勞動，因為勞動不是市場上一種真實東西。勞動是指勞動力底消耗；而這勞動——這消耗——只在一個不同的時候及一個不同的地方才變為一種真實東西，即在工作時候及工作地方才變為一種真實東西。當工人在工作地方時，或當勞動因工人底勞動力被消用而變成為一個真實事實之時候，工人是不在市場上，而他先已經做的售賣，已是過去的事實。等到工人工作的時候，他所賣給資本家的東西不再是他自己可以出賣的了。所以，

工人並不賣他的勞動。在市場中，那裏售賣成交，那種活動——勞動——還不成為一種事實或真實；自然，工人既然不是一個「富有的人」(Man of Substance)，那他只能出賣當他在市場上出售時是真實的東西。這樣的真實只是工人勞動的力或他的勞動力。

在馬克斯這一章裏面，有一個非常重要之點，即雖然含化的勞動是價值底實質，勞動自身却不含有任何牠自己的價值。(因為這件事有時候不容易了解，我們最好是用比做來解釋這一點：司密士(John Smith)有傢具。木料是那傢具底實質；但木料本身並沒有傢具。「橡木底傢具」這個表稱是與「鯊魚底傢具」(或「勞動底傢具」)是同一幻想的。司密士又有皮靴。皮是那些皮靴底實質；但那皮自身却没有皮靴。「皮底自己的皮靴」這個表稱與「穿皮靴的小貓底皮靴」那表稱是一樣幻想的。(或勞動底價值)司密士有好的溫暖的褲子。毛料是那些褲子底實質；但毛料自身並沒有褲子。「毛料底褲子」這個表稱與「雄麻雀底褲子」的表稱是一般幻想的(或勞動底價值是一般幻想的)。司密士吃粥當早飯。雀麥粉為那粥底質料；但雀麥粉自己並沒有粥。「雀麥粉自己的粥」這個表稱與「勞動自己的價值」那荒謬的表稱是一般的幻想，一般的呆笨不通。勞動是價值底質料或物質；但，自然，勞動自己沒有價值。)

工人與資本家間發生的買賣，初看似乎與一切其他的買賣是同一性質的；因買者交出貨

幣，而賣者交出，一種與貨幣不相同的東西。但，「如果勞動價值那樣一種東西果真存在的話，並且如果資本家真出了代價換這價值的話，決不會有資本存在，換言之，他的貨幣便不會變為資本。」

使用價值唯有由消費而實現。而資本家只有由消費勞動底使用價值以實現勞動底使用價值。他所以實現勞動底使用價值，其方法是使勞動底發生功用，或使勞動底擴大自己，並使牠擴大的日已當作物質化的勞動以含化於新商品中。

對於一個整天工作以換得半天底產物（換言之，以三先令的報酬而生產六先令的價值）的工人言，——對於這樣一個工人，那整天的勞動是他獲得那三先令的手段。勞動底價格變動（由必需品價格之改變或其他原因而生的）在那樣一個工人看來只是一天勞動底價格之變動。

工資僅僅是實現的勞動底價值或勞動底價格。工資像是勞動底價值或價格，這種虛假外象展示表面見象與內裏真相間有一種不同點，有如一切其他未經科學糾正的現象所發見的不同一樣。正統派經濟學幾乎要糾正工資這個虛假外象；但牠不能十分達到這種糾正——這種糾正除非等到政治經濟學變為無產階級的科學後，是不能實現的。



「論時工資」 “Time-Wages”

在這個節目之下，馬克斯告訴我們，除別的東西外，告訴我們倫敦麵包房主人對於同業競爭逼迫他們所做那些可恥事件之悲傷，是證明只有事情底表面現象影響他們的心思。資本家令工人作過時工作的時候，他不知道這與尋常工作時數內對工人剝削是同樣的，只是將尋常工作時數間內的剝削加以延長而已。資本家不知道尋常工作時間及過時工作時間都包含有不給代價的勞動在內。

「論件工資」 “Piece-Wages”

按件數給工資也不改變工資底根本性質。無論在論時工資中，或論件工資中，工資只表示勞動力價值。工資勞動必然地包含有不給代價的勞動在內。我們只須分析產物，即可以容易地看出這道理——無論我們是將產物當作價值分析，或當作含化的勞動時間分析，或將牠們分成符合於價值底各成分之比例都分。

論件工資只是形態略為改變的論時工資，所以牠也與論件工資是同等不合理性。論件工資既不表示任何價值關係，又不測量出任何價值關係；牠只是一種接生產的物件以測量含化

的勞動之方法。在論時工資中，勞動是依時計去測量；在論件工資中，勞動是以他的結果去測量。但，在骨子裏，工資本質却是荒謬可笑地以所謂「一天底勞動之價值」與勞動力每日的價值列成等式而決定牠。

論件工資上的變動永恆是工人與資家間鬥爭之先聲，因為藉論件工資上的變動為掩蓋，資家實行減低工資；或者因為增加的勞動程度與增加的生產力同時並進；或者因為工人（他幻想以為自己是以他的產物交換得工資）反對（不願）接受比他向來所接受較少的工資。

### 國際間工資之不同

我們如果要比較各國底工資，第一須將每一國底各種長度的工作日化為一個平均數工作日；其次須將這樣的平均數工作日之論時工資譯成一個論件工資，因論件工資是測量勞動生產力及勞動程度之唯一標準。

在任何國家，那個測量價值底標準——勞動時間——只受比那一國常態勞動程度更大的程度之勞動之影響。

各國底勞動程度是依照各該國不同的產業發達程度而不同。在一個資本制度的產業已經

非常發達的國家，因為有程度更深的勞動而勞動力底損耗亦更大，勞動力底價值便會比較的高——這個比較高的價值，因此相符地，也會由多量的貨幣表明出來。在另一方面，以貨幣底價值與這個深度使用的勞動力之價值相較，貨幣底價值自然便會更低。所以，勞動力底高度價值，既已表現於貨幣中，而這貨幣底價值是比較為低的，勞動力底高度價值也即因此表示牠自己於高的貨幣工資中。

(在馬克斯論國際工資那一章書中這個聲明，其意思只是說貨幣底價值是相對地為低(即與一個工業非常發達的國家底勞動力價值比較而言)。馬克斯底原意正是如此，有三方面可以證實：第一，所論討的基本主題是勞動力價值，因為變形為工資的正是這價值。第二，如果將貨幣底價值與一種以高度勞動生產力生產之商品底價值相比較，貨幣底價值便不會低下；貨幣底價值會比較的為高。第三，金子或貨幣底絕對價值不為一般的勞動生產力而改變；金子底價值是由掘金礦而成立，是由含化於金子自身生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而成立；所以，決不能是金子自己的價值在各不同國家與牠自己作比較，因為牠的價值在各不同國家並不改變，除去輸送金子到各不同國家去的社會必要勞動數量有微小的不同以外。所以，只有在兩個意義上，可以說任何國家底工業情形能夠影響貨幣，這兩個意義是：第一，就貨幣對那個國家商品底全體之關係而言，第二，就貨幣對那個國家一種特別商品——勞動

力——之關係而言。我們知道在第一關係上，即就其對更高的生產力之更低價的一般產額之關係而言，貨幣底價值是相對地會高的。所以，只有在其他一個關係上，即就其對於以增加的勞動程度而消費的勞動力之關係而言，貨幣底價值才能在這裏比較為高。）

有一個在奧登伯格 *Odenburg* 的英國經理，宣稱在那裏的德國工人在英國稽查員之下，於十四又四分之一的小時內所生產的比英國工人於十小時內所生產的更少；但在德國稽查員之下，他們（德國工人）比在英國稽查員之下所生產的還要更少。

## 第七編

### 〔資本之積蓄〕

馬克斯資本論底第七編（包含他的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及二十五章）是說明資本制度剝削勞動階級之更進一步的表證。牠又是敘明劫掠勞動階級之一種驚心動魄的表證。牠真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最嚴厲有力的判罪。

好比，在許多證實有系統地穿窬入室行竊之證據中，那多次細節的偷竊所積蓄的收入物即是行竊最好的鐵證，資本制度剝削勞動階級之證據也如此。在那許多證明資本家有系統地慘酷地剝削工資工人之證據中，那種剝削底積蓄的結果即構成最足定罪的證據。（這種剝削不可與對勞動階級的掠劫或奪據相混。剝削及奪據是兩種分明的經濟疇範。在資本主義方面牠的資本積蓄竟被人家這般揭破並宣示，不啻是「連賊帶證被人家捉住」！

馬克斯爲他的第七編做了一篇緒論——這緒論起首即有一段絕妙的文章，提綱挈領地概論價值之轉變爲資本，然後他再講出資本主義的積蓄底第一必要性質，即資本家取得剩餘價值，——資本家底工人將那剩餘價值含化於商品之中。（註）他然後告訴我們，第一個剩餘價

值所有者並不一定即是最後的剩餘價值所有者；因為剩餘價值既從工人身上以不給代價的勞動形態榨取之後，剩餘價值即分裂為進款片段而入於資本家階級各種份子之手。但，為我們現在研究便利計，馬克斯告訴我們，那剝削工人的資本家，他是剩餘價值底第一個所有者，在他書中將被視為剩餘價值之代表式所有者——按諸資本主義工業上實際發生的事實看，這自然也正是切合事實的假定。

註：馬克斯在此處論及剩餘價值之含化於商品中，說道：「生產剩餘價值的資本家，即從工人身上吸取不付代價的勞動，並將這種勞動放入商品中的資本家……」然而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紐約人民週刊却說商品沒有剩餘價值！

資本是經過那種表明資本制度特色的事業或進程之一宗價值。簡單說來，那個進程是這樣：某一定數量的價值，以貨幣的形態，被投入於，並且變成為生產要具及勞動力；然後，資本價值便以這些改變了的形態，加入勞動進程，在這勞動進程中，勞動力是被耗用於生產要具上，結果，那兩種形態的資本便變形而入於新商品中，（換言之，勞動力變成積極的勞動，而這勞動又將自身含化於生產要具中，使那些生產要具變形為新產物）；然後，這些新產物或新商品便被放入市場，被售賣後成為貨幣；等到資本價值這般地回復牠的貨幣形態時，牠已經是擴充牠的積量，成為一個比原先更大的價值。

資本價值這種擴大所以發生，只因為勞動力價值及那勞動力所生產的另一價值是兩個極不相同的數量。

如果將生產進程當作一個繼續不斷的進程看，我們便發現牠不但是個生產進程，而且是一個再生產進程。當資本家已經以剩餘價值或進款之形態，將他原來所投資的那麼些數量的價值撤回，而仍然留有原來數量的資本價值投在生產進程中之時，總數資本自身即是被再生產了。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在那裏面，這種轉變是繼續在重演，不但生產商品及剩餘價值，並且繼續地再生產這繼續的進程自身的一切必要條件。原料消滅不見了，必得要重新再生；器具，機械及機器全部都用損耗了，必須從新換置；工人每日的力氣用竭了，他必得要養足起來，以期他的勞動力可以恢復。並且，資本主義生產必須要有勞動階級，勞動階級底社會條件也必須再生產；例如，使工資工人依賴資本，並作資本底奴隸之條件必須再生產。所以，工人所生產的任何剩餘，（此種如歸工人所得，即足以令他不再做俯首聽命的工人），必須小心地移開，使工人決不能享得。

這樣便是簡單的「資本再生產」底階級或程度，在這階段中，資本仍維持牠原有的積蓄 *accumulation*，同時拋出剩餘價值以作資本家底進款，作他生活之資，但「資本主義的積蓄」

還超出這個程度；因為資本底積蓄即是將剩餘價值變為新的資本，以加入原有的資本積量，與牠共同發生作用。這般地，一千鎊的活用資本，以百分之十率積蓄，漸漸地便變成一千一百鎊的資本，再變為一千二百一十鎊的資本，再變成一千三百三十一鎊的資本，如此推演下去。這般地，在告示我們剩餘價值是如何從資本中生出之後，馬克斯又告示我們新資本是如何「從剩餘價值中生出來」。

這裏有一個有趣味的點。只要資本積蓄底進行不連帶改變資本底成分（換言之，只要增加的資本包含的「生產要具」及「工資」部分之比例與原資本中「生產要具」及「工資」部分之比例是同一的，或增加的資本中「不變」部分對「可變」部分之關係與原先的資本中的那種關係是同一的）那末，在這個時期內，迅速積蓄時期即構成在現代情形下工資工人之最好的時期。但，困難也即是在這裏！

每次個人的資本積蓄，多少總是生產要具之集中，多少總是對工人的一個統制。個人資本底發展，在某程度內，是受了舊資本底分化及新資本底集中之打擊——一半由於資本家家庭之財產分化。這種形態的積蓄引到個人資本與個人資本之競爭，結局又引起勞動省節機械之發達，所以更引起資本底高等有機體的成分結構之發達。資本底成分結構便改變了，以至較大數量的價值投資於生產要具中，比較較小部分的價值却投資於勞動力中。資本成分結構



這樣高度發達後，工資工人便一部分變爲「過剩的」，並按比例被解雇。這般地便造成一種現象，即：工業循環上有一部分，即比較忙的時期，其下面必不可免地接着有另一部分，即「衰落時候」，或工業消歇與「失業問題」發生的時期。

進行積蓄的資本不但必須部分地以省節勞動辦法去代替工人，以使工人在勞工市場上成爲「過剩的」，並且同時，進行積蓄的資本又必須保持牠對工人的操縱，以便抑制那些仍有工作做的工人之野心，並且預防將來意外的需要。所以，資本甚至於造成這樣一種反常的情勢。資本主義的積蓄，每經一次資本主義工業循環，即進展一次，如是一次循環接着一次循環下去，勞動階級底地位也愈來愈危險。工人愈來愈受資本壓迫；他們愈來愈變成「過剩的」，並且按這比例而致於失業，變成赤貧。但是，資本主義有一個要質是：凡可利用的勞動，非使之受資本底節制命令不可；換言之，無論牠（勞動力）是交換工資而使用，或非交換工資而使用，無論牠是以代價購買的，或不以代價而獲得的，非使牠屬於資本不可。因爲有這種資本主義的本質做手段，勞動階級愈來愈完全地被剝削，或是資本家將他們實際的工人加以剝削，或是（略將「剝削」底意義伸引一點）利用他們爲抑制實際的工人之手段而加以剝削。

美國內戰之結果使英國發生棉產荒少，於一八六〇年至七〇年之間，蘭克蟹棉業工人全

部失業的——共有五十萬人，依靠他們的人數也有七十萬人。假若實行移民到英國殖民地或美洲去，這些不幸的人們底驚心怵目情形便可以大得補救。但，我們引馬克斯原來的話來說，當時，資本却不願廉恥地厲行牠對於勞動力的所有權」。在三頁之後，他已經揭穿資本這種「所有的」精神之後，馬克斯又告訴我們：「這些失業無路的人想要移殖，但被禁阻」。在當時這種「所有者」的態度不是新起的；原來「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被追逼無路可逃的結耳人 Carls 被禁不許離開英國移殖往別處，此事用意在以武力驅迫他們往格拉士哥 Glasgow 及別的製造業都市。」

但現在我們講到另外一個重要點。資本集中於多個人手裏——這即無異於社會資本整個的增加或積蓄——又引起另外一種資本積蓄，馬克斯稱牠為「資本集中化」。

這種「集中化」所賴以成立的主要手段，為競爭。在競爭中，廉價即勝；普通，廉價是依靠高度的勞動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高度勞動生產力是依靠高度的資本結構成分；而高度的資本成分常常，並且必然即是一個比較巨大的運用的資本。並且，日子久了，那種能夠作個人資本運用之最低數量的價值愈來愈比原先長大，所以，在事實上，遲早那較巨大的資本總會打到一羣小的資本，從容不迫地利用牠們的失敗以發展自己。

因此有兩種不同方式的資本主義的積蓄：資本「集中」Concentration，這種積蓄又進而為

另一種方式，資本「集中化」(Centralisation)。

資本集中化之意義不過是這樣：「資本在一個地方在一個人手中發展爲一巨大的積量，因爲在另一地方許多人失去了資本。」

資本集中底意義總常是指資本組成次數增加；牠總常是指社會資本總額底增加。但，在另一方面，資本集中化，只是指將已經存在的資本加以一度求統一的重新安排；資本集中也可以不連帶有任何絕對的資本增加。資本集中化甚至致成社會資本一部分的損毀，或連帶有所社會資本一部分的損毀。因資本集中化，主宰勞動階級的力量（因資本積蓄本身或集中所發展成的）得以進行，並且更向前發展，而更迅速地發展。在一種工業上資本集中化之最高限度爲使那一種產業底一切資本統一於一個獨裁統治之下，或將那種工業上許多個人資本部分地或完全地變爲一個單純的資本貯積，而代替牠們。結果，如果在一種工業中只有一個大公司，資本集中化底進程在那一種工業上便完成了。

集中方式的積蓄是增加社會底總資本。但，集中化方式的積蓄却不一定是增加資本；牠只是已經存在的資本之單純的聚集——單純的合併或聚攏。資本集中化使進程更快，使資本成分加高，比資本集中之加高資本成分還更快。

所以便是這般地，資本主義的那壓迫的循環，一步一步前進地愈來愈成壓迫性的。更巨

大的資本積蓄造成一個更高度的資本成分；更高度的資本成分產生一個更高度的剩餘價值率；更高度的更多量的剩餘價值率造成一個更大的資本主義積蓄率——致成增加更快的資本，尤其更巨大的資本積蓄。

馬克斯簡明地說出「資本主義積蓄底一般定律」。他告訴我們有功用的社會資本愈多，牠的發長愈大，牠的發長率也愈大，無產階級的人數也愈多，這些無產階級底勞動之生產力也愈大；構成「工業後備軍」之失業人數也愈多。「那發展資本擴大力之原因又即發展資本所統制的勞動力。工業後備軍（失業者）之相對的人數所以隨着財富底潛在能力增加。但將這種後備軍與積極的勞工軍相比較起來，後備軍愈大，固結的剩餘人口總數也愈大，而他們窮困無告是與他們所受的勞動酷刑成反比例，（換言之，他們在勞動進程所受酷刑愈少，他們的窮困程度愈甚；反過來講，他們的窮困愈少，他們所受的勞動酷刑即愈大。）最後，勞動階級底赤貧下層人衆及工業後備軍愈推廣，官場（正式的）貧窮愈大……」。

在這個一般定律底內面深藏着先前說過那重要事實：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底定期循環中，資本積蓄之結果造成逐步增甚的更高度資本成分。那末，資本主義的積蓄所以是對勞動階級逐步增甚的更劣的條件，其主要理由，即在資本積蓄總是引達到較高度有機體的資本成分。

但，除了那種驚心動魄的慘無人道的剝削勞動階級以外，資本積蓄還有牠次要的特色，

這些特色也足以加深勞動階級底苦痛難堪的境遇，並足以添高那已經是巨大的積蓄總數。換言之，在資本積蓄上也含有對勞動階級之侵佔或劫掠。爲添增提高資本積蓄計，資本家便卑鄙地殘忍地盜劫勞動階級應享受的正當勞動條件，例如，適當空間，光綫，衛生，安全等等，以削減勞動費用。不但如此，資本家並且卑鄙地殘忍地剝奪勞動階級之正當的生活條件。資本家向工人取索的他們生活必需品之價格——即工人非購買即不能維持生命的物件之價格——是比那些必需品底價值超過甚遠。資本家還不以為足，更在這一切之外，又再進一步以捐稅爲手段，來劫奪勞動階級；例如那些慈善捐稅，資本家很知道「如何將其大部分從他們自己肩上卸脫而移在勞動階級及下級中等階級之肩上」。

所以，以全體論，馬克斯第七編，論「資本之積蓄」的那編書，構成對資本主義制度最足斷定其罪狀的判罪。

在這第七編底末尾，馬克斯分六個不同節目來表證那「資本主義的積蓄之一般定律」：

(a) 自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六年之英國；(b) 英國工業階級中得報酬甚劣的那一級人；(c) 游蕩的人口；(d) 經濟恐慌對勞動階級中得報酬最好的那部份人之影響；(e) 英國的農業無產階級；(f) 愛爾蘭。

愛佛林 (Edward Aveling) 說得好，「這一段價值極大的文章，專門研究從內地稅收，政府調查戶口財產等報告，藍皮書，及別的報告引證的一大套統計，全都足以證明馬克斯所說的那個一般定律；……」明言之，即上面那「資本主義的積蓄之一般定律」。

那末，資本主義的積蓄即是任何一種資本底有功用的積量之發展；例如，一個價值當開始牠的流轉或周轉時為一個一〇〇〇的資本，牠開始第二次周轉時却為一個一一〇〇的資本；牠開始第三次周轉時為一個一二一〇的資本，如此類推下去。但，在向前研究運用的資本之實際積蓄或添加以先，馬克斯先討論那個根本的「簡單再生產」程度。因為，除了提開進款以作資本家生活費用外，資本在牠的周轉中，必定要橫斷那個周轉使原有比例進行之一切條件重新再生——必須這樣資本才能夠再行積蓄，而這就是說在資本能夠增大自己為一有功用的總數之先，牠必定要先發生功用達到那「簡單的再生產」之程度。

### 「簡單的再生產」

馬克斯在他的第六章書裏面已經告訴我們，貨幣不是單只經過商品被生產及交換便會變為資本。貨幣之變形為資本必須首先將勞動要具及勞動條件與工人分離，使牠們不屬於他。但在這裏，馬克斯證明給我們看，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繼續不斷的進程中，原先是資本的起

點的，如今變爲資本之結果；工人成無有東西的，或無產階級的條件于是繼續不繼地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既然是資本主義的消費勞動力，勞動產物于是不但只常恆地被變形爲商品，並且永恆地被變形爲資本——變爲消費新鮮勞動力之價值，變成維持工人那可寶貴的勞動力之生存要具（譬如稻草及雀麥維持可寶貴的馬一般）勞動產物一部分變爲資本家底一般生產要具中之一特別部分——這特別部分，（即工人的生存要具，）生產出勞動力，于是便這般地使工人再出現。工人以他勞動力換得的貨幣便變爲他的生存要具。

「資本之變換爲剩餘價值」

資本家所得的剩餘產物，剩餘價值，其內容不止是資本家階級之單純的生活維持及奢侈享受而已；否則永遠不會有任何資本主義的積蓄；否則永遠不會有任何超於簡單的再生產的事情發生。

如果一個生產任何新資本的個人即是受那新資本之剝削，那末，他那樣的一個生產者必定不僅要增加資本，並且，爲得要生存計，他必定還要犧牲更大積量的現在勞動，以取得他先前勞動底結果。

在常態情形下，剩餘價值不是敏銳嚴刻的購買之結果。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會供結勞

動；而以這般的勞動供給，勞動力便再生產出牠自己的價值等值物，及一個剩餘價值以作填補。但那剩餘價值並不是因廉價購買勞動力的結果；而是因資本制度消費勞動力之結果。

在簡單的再生產中，一切剩餘價值都被資本家當作生活進款等等而消費或毀滅；在資本主義的積蓄中，只有一部分剩餘價值是被資本家當作生活進款等等而消費或毀滅，其餘的部分却變為新的資本。

在資本家與工人間的交易中，表面上是所以有一種公平交易的外象，是由于這交易是按照商品交換之諸定律；因為出售勞動力者實現他商品底交換價值，而購買勞動力者實現牠的使用價值，消費這使用價值——但，當我們來觀察資本家階級與對付他們的反對方面，勞動階級之時候，這種公平底外象便消失了（不見了）自然，這樣來觀察這事情，是用人類底觀點做標準，不是用商品生產做標準。

商品生產及交換之已確立的權利（原來是基於個人所有並處置他自己的產物之權利的）繼續存在為那樣的確立的權利，就是當其結果對於生產者已經變成為直接相反的東西之時，仍繼續存在為那樣的已確立的權利。這些已成立的權利繼續存在而入於資本主義制度，其實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不給代價的勞動之產物是屬於非生產者，屬於非勞動的資本家。



「剩餘價值之化分爲新資本及進款。」

資本主義發展之定律使資本家不得不藉競爭爲媒介，從剩餘價值中提出一部分，以構成新的資本。資本主義底發展準備下一種更高的人類生活之種種必要條件；只有在資本家使資本化身於這種歷史進程中這限度內，資本家本有一點歷史的價值或可以受一點最低微的一點社會崇敬。並不是資本家自己感覺到他有這種真的歷史任務，或者是這歷史的任務是他行動底動機。他的動機決不在獲得使用價值；他的動機只是在生產並且獲得價值，只在使價值擴大爲資本。資本家殘忍地驅迫人類爭着爲生產價值而從事於熱狂的瘋狂的價值生產。

「增大積蓄使超過前邊所討論的資本化的剩餘價值之諸環境。」

我們在研究剩餘價值之生產的時候，永恆假定勞動力是按照牠的價值而交換的。但真實的情形却超越這樣表示的地位。資本家強制減低工資，使牠低落到勞動力價值之下，結果爲資本家造成一種額外的基金作積蓄之用。

所謂「家庭工業」已經表示了工人必需消費的款項是何等不顧羞恥地一部分被資本家變爲作資本積蓄用的剩餘價值基金。

在所謂工廠底「製造」中，被剝削的勞動力愈多，必然須要愈多的原料，雖這不一定即是愈多工具。但是既然權攝性的諸工業如在礦，森林，石坑等等）出產原料以供給工廠，不但只為將來作個人消費用的整批整批的產物，並且為的整批勞動器具計——既然如此，不額外開鎖 *openly* 資本而從權攝性工業得來之增加的產物，便引起同樣的也從工廠得着增加的產物而不額外花銷資本；藉這種增加的勞動生產力，更促進資本底積蓄，即令額外添上的資本因勞動生產力增加而減低其價值。資本積蓄也更促進了，但剩餘價值生產底增加比資本積蓄進行更快；牠比那加上的資本價值總量增加更快。

勞動生產力增加，產物總額也即增加——這些產物含化有一個一定的價值或一定的剩餘價值，所以剩餘產物總額是不依賴任何增加的剩餘價值率而獨自增加。

因為勞動以更高度的生產力而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一個資本價值于是變而含化于更多的生產要具中；剩餘價值生產亦即促進，至比剩餘價值變為新資本還更快。

因為舊資本中的技術各部分變而為現代方式所代替，有功用的舊資本之價值于是低落。但，這種低落之任何嚴厲影響只不過造成工資工人之更重的負累而已，因為資本家會增加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以求救償。

在同一工作時間中，以同一勞動程度，一個在英國的紡工與一個在中國的紡工創造同一

的價值。但事實上，因為英國紡工利用一個巨大的工廠自動機去工作，他會比那中國紡工製出更多幾百倍的有用產物。這又即是說，那英國紡工會比中國紡工，將更多幾百倍的舊價值，由生產要具中，轉移入新產物中。

工人創造新價值時，他同時又保留工業資本中的舊價值，將牠轉移入新商品中。所以，當有功用的資本與增加的勞動生產力同時發長之時，工人保留並轉移一個永恆增加的資本價值總積。

因為死去的勞動（過去的勞動）化於前次的產物中為價值的過去勞動，化裝成資本，流俗的經濟學者便頌揚牠為值得享受利息，利潤等等的。

流俗的經濟學者完全不能離開資本來想到生產要具，好比奴隸主人除了將他的工人做當傭奴外便沒有工人的觀念。

如果勞動力剝削程度是一定的，積蓄的資本愈巨大，那末，（勞動力）為資本家底消費及為更進一步積蓄計而生產之價值即愈大。

#### 「所謂勞動基金」

在這個標目下，馬克斯除說明別的事情以外，又指出：雖然像米耳那一類的人對於政治

經濟學之流俗化是應該負責，他們却仍與一般資本主義底辯護者不是一流。

### 「資本主義的積蓄底一般定律」

在這個節目下，除別的事外，馬克斯告訴我們：

假定資本底成分是一樣的（換言之，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比例部份是一樣不變的）那末，增加資本底總數即是不但按比例增多不變資本，並且是按比例增多可變資本——按比例增加勞動力底要求。

工業循環底那兩個階段，即恐慌階段及盛旺階段，各自表示為貨幣價值之一漲一落。

### 「資本主義的積蓄中可變資本之比較的低減」

除了人類勞動底自然條件外，例如自然之豐富產物外，勞動生產力是由工人以一定的勞動程度，轉變入新商品之生產要具數量所指示出來。

但，增加了的那許多生產要具總量有兩個不同的功用：有一些生產要具是先前增加的勞動生產力之結果，其他的生產要具却構成現在增加的生產力之一個條件或先決條件。在一個勞動進程中，增加的原料，等等總積是其他勞動進程中增加的生產力之結果；但增加的工具

等等構成增加的現在勞動生產之一個必要條件。

那變動不居的有機體的資本成分只大概近似地指示變動不居的技術的資本成分；因為工業發達致使某一總量 (Mass) 的生產要具之價值低落，並且又使那投資投入的可變資本減少。如果勞動生產力增加，那末，那全羣生產要具會增加，並且那種增加的生產要具總量之價值會比較低落。

資本主義的生產及資本主義的積蓄愈發達，競爭及信托制度也愈發達。

資本集中化促進資本底技術的成分之革命——這些革命是指生產要具之增加及勞動力之要求之相對的減少。

#### 工業後備軍之比較的增加

資本底積蓄引起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間比例之改變。假定原先兩者間之比例為一對一，因資本積蓄，這個比例漸次前進變為二對一，三對一，四對一，類推下去；以致一方面資本價值底總積在增加，同時可變的構成部分逐漸前進地變為 $\frac{1}{2}$ ， $\frac{1}{3}$ ， $\frac{1}{4}$ ，如此類推下去。

可變資本之相對的減少是比正在積蓄的資本價值之同時的增加為快。然而可變資本是絕對地增加，而從事勞動的人口之增加却比可變資本之增加為更速。

工業循環圈之周轉是依工業後備軍之一套一套的繼續組成，部分的吸收，及重復組成而決定。

但工業後備軍，或剩餘人口是必然伴隨資本主義的積蓄而來。

當十九世紀中葉底一個十年中，英國農業工人之工資提高了一先令或二先令，以致當時的工資約為每星期九先令，這時候農業家大聲疾呼反對那種工資提高。但，那時候，農業家並不依照那關於供給與需求之呆笨信條，靜候事情「自己去改正」；他們不靜候無數工人出世，長大，並利用劇烈的競爭以減低那刺目的工資。那些農業家只採用機器，于是可憐的工人們便立刻一變而成一個過剩的羣衆——成爲一羣超過需要的工人。

### 工業後備軍之各種分化

資本制度一旦侵入農業，農業工人便失去其職業。這些工人又找不着補償的吸引力，像城市工人那樣；結果，農業工人便有轉入城市無產階級之常恆趨勢。

勞動階級之最窮困的一層人是最能繁殖的，這事實令人想起「那離羣獨立即形單弱，並永恆被獵逐的動物之無限度再生產」。

對於孤兒及貧孩們，工業後備軍底隊伍即是他們的社會前途，即是他們將來的身分，即

是他們在世界上註定的地位。但是，當工商繁忙的時候，這些不幸的人們却迅速地被徵收爲積極的工人。

在資本生產及資本積蓄中，要緊的是使勞動階級常恆飢餓與窘迫。據唐生（Townsend）牧師的意見，這個重要的特色因窮人有繁殖甚速之趨勢而穩定。

「資本主義的積蓄底一般定律之證例」

從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四年這時期，英國列入所得稅項下的利潤增加之速度，比人口增加之速度約高四倍，而同時可徵稅的地租之增加也比人口增加差不多快到三倍。

在一八六三年中，倫敦的鞋匠及女裁縫中，計每一個成年人所消費之麵包平均重量差不多約爲每星期十磅。

工業發展，資本主義的積蓄發生以來，便隨着有了貧民窟區域，帶帶着也有了牠對健康的諸種危險，甚至對資本階級自己的康健亦是一樣危險。

勞動羣衆，按照資本家對他們的需求昇落，時而退出城市，時而回到城市，結果，工人乃用最惡劣，最窮陋最可怖的穴洞爲棲身之所！

貝爾醫生 Dr. Bell 認爲窮苦人民當疾疫流行之時那種駭人死亡率，是由于他們爲窮困所迫

不得不住小屋穴洞所致。在約克蟹柏拉德福城(Bradford)之一部分地方，平均每一床舖住三個又三分之一的人；每一房屋住六個又二分之一的人，每四十個人共用一個廁所；在該城之男一部分，有十八個人同住一間房子的。

英國礦工算是全英國無產階級中得工資最優的之一部分人，但一八四〇年政府致察委員會發現礦工種種情形是那麽樣惡劣不堪，使全歐洲爲之自覺羞愧，才引起一八四二年底礦業法Mining Act of 1842。礦工所住的小屋茅舍之地皮租是昂貴的——凡人口過密的地方通常本是如此。小屋茅舍算是租金最低而不能再低的。然而礦工和他們的家庭却擁擠在最小的地面中，而小屋茅舍竟是英國「最壞又最貴的」。資本對於礦工用卑下手段剝奪其一切適當的條件，也正如牠對於工廠工人是一般無二的。

因爲英國的資本家都稱道比利時勞工情形，馬克斯所以特爲離開正文一點，來討論比國的勞工情形。在論述許多其他嚴重事實中，馬克斯說及在所謂「工人底樂園」之比利時，在那裏四十五萬家庭中即有二萬家庭列入赤貧註冊表。

在英國，資本家有系統地以低於最低限度生存工資給農業工人。資本家所給的實際工資是飢餓報酬；在工人方面，單純的生存費用又是必不能免的，這兩者間的缺短僅藉「慈善」事業爲填補。當十八世紀之末及十九世紀之初，英國農業工人這種不及最低生存工資之短缺是



以教區賑濟的方式去填補。這樣，在一七九五年，農業工人每家每星期平均所受賑濟金爲二先令七辨士；在一八一四年，平均每家每星期所受賑金爲七先令三辨士。

一八四五年農業工人所受待遇之一方面情形，可以由資本家以「房租」的美名從農業工人低劣可憐的工資中偷竊而出之比例部分證明——這樣偷竊他們的惡劣工資，就是謝福特司柏瑞侯爵 Earl of Shaftesbury 那樣的人也是一般實行的。馬克斯引用 Morning Chronicle 報的統計，編成三個統計表，指示三個不同的鄉村之事實，以表明這方面的可怕真相。

農業工人底飲食養給還不如罪犯，然而他們却要做比罪犯加倍的工作。馬克斯編成一個統計表，描述六種不同的無產階級工人每星期所用食物，這個統計表證明農業工人飲食是最惡劣不堪。

自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這個時期中，英國鄉村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又三分之一  $5\frac{1}{3}\%$ ，而供他們住居的房所却減少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大房主們爲要避免納「賑貧捐」“poor rates”之責任起見，便將鄉中工人賃居的住屋折毀，工人于是被騙入別的鄉村，受建築住屋的貪滑之徒底操縱欺弄；這些別的鄉村又往往離工人他們底勞苦工作地方有六英里或八英里之遠。「在公開的鄉村中（按指容許他處農業工人來住之鄉村），建築小屋茅舍之投機家購買小段的地，在這些小小地面上，他們盡量密密地建成最廉價（不能再廉）的惡劣汚陋住

所」。據些房主人底意見，任何豬欄，給工人及他的家庭住，總是足夠好的。

馬克斯列舉英國十二個不同的鄉區中關於農業工人那駭人的住居狀況之特別詳情。

爲應付尋常日常工作之需要，農業工人是總是太多，而爲應付暫時的及特別的節季工作，農業工人總是太少。結果是收用女子及青年爲補充勞工，以致成對幼年兒童逐步加甚的剝削，所剝削兒童底年齡愈來愈低。

馬克斯列舉愛爾蘭那裏的一些非常感動人的詳情，以結束他關於「資本主義的積蓄之一般定律」之表證。在他所述的詳細情節之外，他列出一套統計表：牲畜統計；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中在耕種的土地統計；一八六五年耕作的土地與一八六四年耕作的土地之比較統計；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五年所得稅統計；及一八六四年及一八六五年兩年利潤一項所得進款之統計。

講到利潤這項收入，馬克斯後來述及有三個人，他們在一八六四年獲得二六二二一〇英鎊，但他們於一八六五年獲得二六四五二八金鎊；有二十六個人，他們在一八六四年平均每人獲得二四八六〇金鎊，有二十八個人他們於一八六五年平均每人得二六三〇一金鎊；有一百二十一個人，他們於一八六四年平均每人得八八一七金鎊，有一百八十六個人，他們於一八六五年平均每人得七一〇二金鎊；有一千一百三十一個人，他們於一八六四年平均每人得

一九〇二金鎊，有一千一百九十四個人，他們於一八六五年每人平均得二〇二五金鎊。

馬克斯證明小農作家在愛爾蘭是不得不消滅的。他並且又證明愛爾蘭的農民或工人留存  
的愈少，他們愈成爲過剩的，愈受慘痛的壓迫！



## 第八編

### 「所謂原始的積蓄」

馬克斯底第十一章是他第三編底附錄，又如在一種意義上，他的第五編是他第三第四兩編底附錄，同一情形，在這裏，他的第八編連其中八章全可以當做他第六編底附錄或伴侶看。

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制度中，資本底積蓄構成剝削勞動階級之一個可怕的記錄器。但「所謂原始的積蓄」，在這裏被發現為對勞動階級最無恥的最駭人的剝奪侵佔（結果——這可怕的剝奪侵佔，這樣以偷竊方式，使勞動階級變窮是資本主義之先決條件。使勞動貧窮是資本家剝削可憐的勞動階級之必要準備。

在最初的時期，人們可笑地假定資本底原始積蓄為資本家階級堅忍的勤勞及節蓄的習慣之一個自然結果；而同時人們又愚妄地假定勞動階級底窮困無告情形是這階級為懶惰而無預籌的流氓之結果。但馬克斯却證明像這樣虛玄無稽之談，是與歷史真相相差不知多遠。馬克斯底第八編構成關於這兩點對流俗的資本主義辯護者之一套摧毀的答辯。

「原始的積蓄」底真相是強制使實際生產者失去生產要具之所有權。真的資本底「原始積

蓄」是用野蠻無理手段向勞動階級實行盜劫之贖物積蓄。同時，並且藉這樣對勞動階級之強烈的野蠻的劫掠，資本積蓄又製造出一個依賴工資的勞動階級，這個階級之產生在資本主義上，或者比資本底原始積蓄尤為必要尤為重要的事。

這劫掠進程底基礎在驅迫農業工人離開土地。驅逐農業工人離棄土地，同時即是盜竊公共土地。資本家毫無憚忌地盜竊了農業工人所藉以維持生存的耕地，將這種耕地變成養羊的牧場。這些人被驅逐離棄他們的家園，被逼成爲無歸的流落人，以讓出土地給羊羣。

這些人類乃變爲無產階級者——他們的工作要具被強制奪去——所以他們又變成對方與未艾的城市工業，爲可利用的工資工人。

但那種對工人大批的殘忍的劫掠進行太速了，城市工業收吸的能量來不及吸收，結果，失業的流落人或「江湖流氓」于是到處繁生。然後便發生處置這班被資本家冷酷殘忍地製造出來的流氓之立法！無產階級底窮困無告不是他們自己做成的，然而國家竟通過暗無天日的，置人於死地的立法以處置他們。這些不幸的人們，原是被資本家有系統的罪惡滔天的壓迫剝削，才變成無產階級，變成一無所有的赤貧人，然後更繼續千百年來被驅逼壓迫，被控訴懲罰，被役使奴隸，被殘毀傷害，酷刑虐待，被公然殺戮——而剝削壓迫殘殺他們的人，却無愧悔，毫無憐憫地在剝削，壓迫，殘殺他們！

資本家農人是緩緩演化而出現的。資本家農人是漸漸由封建地主底經紀人 *baillif*——即近似古羅馬時代奴隸頭目之農奴，變化而來的。最初，有一種受地主生產要具供給之工作的農民，起而代替了那種封建農奴頭目；後來，又有一種半為所有人半為農民的 *Metayer* 起而代替了工作的農民，這種 *Metayer* 因為一半是土地所有者，是按成分和地主分享產物總額；最後，又有一種資本家農民起而代替了半所有者農民或 *Metayer*，這種資本家農民底資本，是由消費工資工人底勞動力而生長的，他要納地租給地主。

資本家農人以盜竊公共土地而致富，到了十六世紀時候，他更因珍貴五金及貨幣之價值低落越加變富——這種低落使資本家農人產物售得更高的價格，即與他所納的確定的貨幣地租相較為高之價格，亦即比他所雇用工人底真正工資之減低的貨幣價值相較為高之價格。

這些農業上的變動影響城市工業。這些變動不但替城市工業製造（預備）為工資而勞動的無產階級，並且又替那些工業創造國內的市場。

封建制度除在鄉裏建立防害萌芽的資本制度之障礙以外，又在舊的城市中以基爾特公共組合 Guild Corporation 之方式建立防害工業資本家之別種阻礙物。所以，在英國，工業資本家底興起是發生於海口港埠，及在舊城市外的其他地點。

資本主義制度發達以來，歐洲底輿論喪失了一切廉恥與良心。利物浦城底原始積蓄方法

爲販賣奴隸——販賣非洲底黑人。〔利物浦靠販賣黑奴而致富〕。

「資本主義的積蓄底歷史趨勢」爲一套不同方式的私有財產及財產侵奪。如今，基於所有者自己勞動的私有財產制被基於非所有者底勞動之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所替代。後一種，即資本主義式的私有財產制，又要被一種更高方式的財產制所替代——這更高方式的財產制是建築於資本主義底成就（其主體爲生產的協作）及生產要具底公有制之上。侵奪者自己于是又被侵奪了。

在第八編八章中最后一章書裏，即「現代殖民學說」那一章中，馬克斯指明，提倡這種學說的主動人，對於同一條件，對於國內則極力否認，對於殖民地却公然大聲提倡，這條件即是：侵奪勞動階級之財產爲資本底原始積蓄及資本底繼續不斷的運用上所絕對不可少的。

這八章篇幅雖短而內容極充實的書，每一章我們均須細細閱讀，細細研究。在這裏，我們且就原書許多不同的章之標題，或爲修正計，或爲特別注意計，只疏散地提出少數細節講？

#### 「農業人口之被驅迫離開土地」

在這一章裏面，除許多別的事實外，我們學得：——



人民及立法機關抗議農民及小作農之被侵奪，毫無効力。抗議他們被迫而與土地脫離是徒勞無功。

進攻的資本主義底存在與進展，必然須要使民衆無產階級化，變爲可以供作工資工人用的人；又須要使他們的生產要具變形爲他人的資本。

在十九世紀時，國家底財富與民衆底貧窮爲一而二而一的事，那是已經明白承認的。許多義憤填胸的作家指出：（一）田地面積是擴大了，田地數目却減少；（二）人民被變爲必須替他人工作的人，必須到市場去購得一切需要品的人；（三）田場之「擴大」已經進行有多年了。

丑門教授(Prof. Newman)批評蘇格蘭貧民家族被地主不名譽地，駭人聽聞地驅逐離開土地之事，曾宣稱（馬克斯引他的話）如果那些地主有權可以驅逐那些貧人的話，那末英國一個國王卽可以有權驅逐英國人入大海去。

「處置被侵逐者的殘惡立法」

在這個標題下，馬克斯除說了許多別的事實外，又告訴我們：

人類是野蠻殘忍地被變爲流氓，然後又冷酷慘痛地被當作流氓，蕩人驅趕壓迫。

雖然，當十八世紀之末資本主義所發展到的階段中，確定的資本主義已經使法律上的工資規定不能實行，統治階級急切願望保留他們對勞動階級之一切專制力量，仍然繼續假惺惺地通過法案以訂立那些用不着而且無法實行的低度工資規定。

### 「資本家農人之源始」

在這章內，除別事外，我們學到：

半農人 *Motayor* 即半地主半耕農的人——在英國迅速地即消滅了，代之而起者為資本家農人。

在十六世紀中，因美洲發現礦產而發生貨幣價值之低落，這事給資本家農民以一個絕好的收穫；因為除別的便宜不計外，這事引起勞動力價值之低減。

### 「農業上變動對城市工業之影響」

農業工之得「解放」*“Free”*，即等於他的生產要具也得「解放」，變為僱主們底自然形態的資本。後來，被侵奪的農民于是非先設法謀得他的生存要具之價值，即非先從他的新主人獲得貨幣工資，不能購得他的生存要具。

農村人口一部分之被侵奪不但「解放」了市城工業須要的工人，及他們的生存要具與生產要具，並且又造出一個國內市場。

### 「工業資本家之起源」

在這標題下，我們學得：——

「賦稅」對工資工人之情形有「一種摧毀的影響」。(註)而賦稅底「剝奪效能又因保護制度而更加提高。」

工廠制度流入英國北部諸鄉區後，千萬窮苦無路的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突然由各教區工作場所被送入工廠，在工廠監查人之下受剝削，而資本家給這班監查人員的報酬大致總有點是按照他們榨取剝削那些小孩所得之多寡而定。

資本避免任何無利潤的企業，但資本却愈來愈強烈地受愈來愈高度的利潤率之引誘。

### 「資本主義的積蓄之歷史趨勢」

在這一章很短而很好的書中，馬克斯告訴我們現代的歷史趨勢決不是要使生產者恢復其

生產要具底私有權，而是傾向以工業協作及生產要具底公有制爲原則，僅給財富于生產者爲個人消費之用。

### 現代殖民學說

凡在那些殖民地，其宗主國是擁護殖民資本家的，這種殖民資本家即努力廢除一切基於所有者自己的獨立工業之生產及財產所有權。

工人自然是反對資本家向他們榨取太多的不給代價勞動。

既然從工人底工資中可以榨取貨幣，當作容許他們（工人）在殖民地生存之貢稅，資本家們爲各國政府所準備的新殖民政策是破壞虛有其表的「供求相應定律」，其破壞之方法是從國內輸出更多的無產階級工人至殖民地，使當地的勞工市場永遠充滿，足以供殖民資本家剝削之用。

## 結論

我們現在且簡單作一個提要。我們且簡單地將馬克斯資本論底巨大的第一冊之更特出的要點檢查一下。

這個第一冊闡明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結構及性質。牠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底工業方面，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奇大的工業制度。同時，牠又說明資本主義是「降福」人類禍害人類之最巨大可驚，最輕蔑乖戾的，最冷酷無情的對工資工人底剝削。這書一方面告示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致成今日豪富的非生產者所攫取的那絕大而燦爛奪目的財富。牠他方面又提出那自然的特殊相對物，告示我們資本主義也即致成世界空前未有的那一種勞動民衆所受最苛虐難堪的剝削，勞動民衆所處的那種最卑下最苛虐不堪的貧困情況。只有這資本主義，牠單獨釀成赫胥黎所嘆息痛恨的可怕的特色。資本主義是現代那可怖可慘的特色——即在富有之中，在富過百萬財主之中，在有無數千萬的財主之中，有極點的窮困孤苦，有那「身體的及道德的墮落」，那感動赫胥黎教授發出那玄想而雄辯的抗議（如本書緒論所引的）之「身體的及道德的墮落」。

雖然在表面上，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間的交換像是以等值物互相交換，而馬克斯資本論這第一冊却告訴我們財富是由生產財富的工人手中轉入非生產的資本家手中，生產財富的工人毫未得着資本家底回報。表面上的等值物交換中，即藏伏着資本主義的積蓄及資本主義的壓迫。

使現代資本主義的積蓄成爲可能的諸條件中，有一個條件，即是那歷史的不義不公的原始積蓄。但資本主義的積蓄底最重要的條件是現代用機器以消耗勞動力那種可怕消費——這樣的消費勞動力是假托工資報酬名義以實行的，這種假托的掩飾是在歷史上由以普通商品作報酬發展而來的。資本主義的積蓄底一個極重要的條件，從前是現在仍是，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這相對剩餘價值是由先前成立的絕對剩餘勞動發展而成的。絕對剩餘勞動是資本制度從封建制度採取來的一種農奴勞動制度。可是，看起來雖似奇怪，但事實上，絕對剩餘勞動必須先變爲「自由」工人底勞動，才能與資本發生連接關係。資本又是從貨幣中發展而來的，有如貨幣以先是從商品進化而來的一般。於是，我們便知道：資本主義積蓄底一個最先的條件是原始商品底存在，所以我們又能知道我們第一要研究的是商品。

馬克斯證明資本家階級，他們自稱是「價值交換價值」，其實絕對沒有給勞動階級絲毫代價，便取得那構成剝削勞動階級之動機的財富。不但如此，在第八編裏，馬克斯又指示我

們，資本家階級也沒有出絲毫代價給勞動民衆交換那構成他們「所謂原始積蓄」的財富，因為馬克斯證明那種財富是從因被偷劫騙取而變成無產階級的民衆身上偷括，盜竊，劫奪，欺騙而得。

在馬克斯底第一編中，他明白確切地證明商品制度是假定的等值物交換。在第二編中，馬克斯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如何以商品制度爲掩護而偷走進來；他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藉貌似公平的商品制度掩護，以藏躲其性質。在以後各編中，馬克斯證明在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間所實行的交換，不過是一種兇獍可怕的令人髮指的假公允。

但，假若不是先前已經發展有馬克斯稱爲「商品變形」的進程，「工資」也決不能出現。原來「工資」即是變了形的勞動力商品，或模仿一種變了形的普通商品而換了形的勞動力價值，這種換了形的勞動力價值即是勞動力商品「轉成貨幣」後所實現的價格。所以，「工資」是普通商品底先已發展的價格形態之一種模仿式延長。所以馬克斯論「工資」的第六編，必須接着他第三章中對分析「商品變形」而來。

但，假若沒有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現代「資本主義的積蓄」也決不能成爲事實。所以，論「資本主義的積蓄」的第七編是在馬克斯論「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的第四編後面。

但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即含有先前已成立有絕對剩餘勞動之意。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

——這種特殊的資本主義式剩餘勞動增大——又隱含先前已成立有剩餘勞動，——即絕對剩餘勞動，這種勞動，當含化於資本主義的商品中時，便構成「絕對剩餘價值」。況且，只有先了解「絕對剩餘價值」，我們才可以了解「相對剩餘價值」——這相對剩餘價值是一種延長的或加添的剩餘價值。所以，馬克斯論「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之第四編是在他論「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的第三編後面。

「絕對剩餘價值」是怎樣生產的呢？牠是以絕對地延長工資工人工作時間，使超過他產出他維持生活的價值之限度而成功的。這種延長工人工作時間，使超出他「必要的工作時間」是早已確立的習尚，資本主義不過從在牠前頭的封建制度採用而來。但，在封建制度下延長的勞動——無報酬的農奴勞動——必須變為資本主義所謂之「自由」勞動。在封建制度下，所謂「一個農奴」那一堆勞動力（正如我們可以說「一匹馬」為一堆拉曳勞動力）現在在資本主義下必須化入資本之中，以生產「絕對剩餘價值」，雖然在名義上牠是已經變為所謂「自由的」。但，假若所謂「資本」那個社會真實不是在某種掩飾中已經現成到手的，那末，勞動力決不能化入資本。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剝削，若果沒有資本決不能開始。所以，資本主義必須將那個有了相當發展的概念與社會真實——「資本」——從原始的商人手中傳探下來。

所以，論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的第三編是放在論「貨幣變形為資本」的第二編之後。



在根本上，貨幣之變爲資本構成按次序交換複雜進程中，貨幣流行之反例進程。何以是倒反呢？因爲這時貨幣不繼續當流通媒介運用，不是被用出去而消失了，牠却開始當作被流通的東西運用，當作一個先付出以期收回的價值運用。

但，假若沒有貨幣，永遠不能有「資本」出現。換言之，如果先前不是已發展有所謂「貨幣」的那社會真實，資本是決能發生的。所以，馬克斯底第二編前一編是他論「商品及貨幣」的那編——在第一編中馬克斯敘明分析「貨幣」是從商品之價值表現中發展而來的——在第一編中，他又告訴我們假若沒有商品，那永遠都不會有任何價值表現方式或任何價值。

我們須特別記住馬克斯這書之主旨不是論民衆之受剝奪或劫掠。這些，侵奪方式的壓迫在他這書中只是附屬的或次要的特點。他這書底主旨在工資工人之受剝削（榨用）這書底命題爲資本主義的生產，其意義即是剩餘價值之生產——這剩餘價值是工資工人所生產的，但決不歸他們所有的——所以，決不能說是剝奪工資工人之剩餘價值。天下最奇異的最失真相的廢話莫過於胡說亂道地講工人剩餘價值在生產的時點「被掠奪」！誠然不錯，勞動階級是因被劫奪，他們生產維持生活的要具被奪去而變爲無產階級，但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的進程之主體；牠不過是以後確立真的資本主義進程之一個條件，一個最重要的準備進程，一個最必要

的準備階段。所以，資本論全書之主旨不是剝奪，「盜劫」，也不是沒收；牠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對勞動階級底勞動力量之故意榨用。

馬克斯所用「榨用」這個動詞並不是說剝奪；牠不是說劫盜，也不是說沒收，也不是說使人變貧。「榨用」是說利用一種重工作。如果你「榨用」勞動階級，那就是說你利用那個階級去工作以生產或增加你的財富！所以，像許多人那樣常說「榨用工人之財富」那是荒誕可笑而錯誤的。只有說剝奪人們的財富，或說資本家劫盜人們之財富，那才是對的。資本家榨用工人不是榨用工人之財富，而是爲求財富而榨用工人；爲求財富，資本家利用他們工作。去榨用工人是從他們手中奪去一些東西，使不再屬他們；去榨用工人只是爲求某種東西而雇用他們去工作，譬如一個主人使用一匹馬或一個傭奴一般。

在作結論之前，並且爲喚起社會主義者及自命的「科學家」——包括那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勞工黨在內——之特別注意起見，我們須特別注意有一些事，一般人極流行地以爲馬克斯主張教導的，而其實他確未主張教導的事。

馬克斯從不說「勞動生產一切財富」，甚至不說「當得自然底幫助時」勞動生產一切財富；反之，他說勞動不生產一切財富。馬克斯從不（偶然地）說，商業的交易是以價值交換相等的價值，「即以長期看」他也不說是那樣的；反之，他宣稱就是「平均的價格也不直接地與價值

恰相符合」，馬克斯不說「價值即是交換價值」；馬克斯沒說：「要懂得價值非先懂得勞動力不可」；馬克斯沒說「社會勞動」即是指「社會必須勞動」；馬克斯沒說交換價值即是指與別的商品成「關係而表現之價值」；馬克斯沒說「一種東西底價值是以他種東西底價值表現出來」；馬克斯沒說貨幣中有「勞動力含化在裏面」；馬克斯沒說「一個交換要具」即是貨幣；馬克斯不說資本是「生產要具」，甚至如 *De Leon* 那種曲折說法（見「人民」，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他也沒說過；馬克斯沒說「資本集中」，當他指資本「集中化」之時；馬克斯沒說「經理人……及其他公事室工作人員」是「財富之生產者」；馬克斯沒說「中產階級，牠包含 *Self employer* 本身為雇主之人在內」；馬克斯沒說「工人所生產之財富」被剝削；馬克斯沒說資本家「所以能生活」僅僅「仗所有權」；馬克斯沒說工人處「管理」(*Control*)資本主義的工業；馬克斯沒說「剩餘產物必須於外面的市場消售」；馬克斯沒說及任何人之「報酬其勞動之工資」；馬克斯沒說剩餘價值即是「未給付工人的工資」；馬克斯沒說及所謂「相對的工資」；馬克斯沒說「勞動剩餘價值是集團地被盜劫」，也沒說工人是個人地被盜劫了剩餘價值；馬克斯沒說工人是「Robbed at the point of production」；「在生產的時點被「盜劫」；馬克斯沒說：「牠（剩餘價值）屬於勞動」。反之，馬克斯告訴我們的是與這一切非常淺薄非常愚笨的社會主義勞工黨胡說亂道正相反的！

馬克斯從未說過工資是受「供求相應」定律之節制；反之，馬克斯告訴我們供給與需求之漲落無定不但不能節制工資，反而只是擾亂工資。馬克斯從來沒說過：「勞動階級不納絲毫捐稅」；反之，關於捐稅對必須的生存要具之剝奪效能，馬克斯告訴我們「就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中也沒有兩種意見」。

爲作一結局尾聲，爲於述過那樣討厭的「社會主義」的廢話後略作休息起見，我們現在且看看馬克斯底偉大的逐步前進的次序——我們現在且試看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冊之全體依次相連略無間斷的結構，及其奇妙而非常簡單的宏大莊嚴：——

第一編說明經過相當時間工業產物如何變而爲商品；再經過一些時間，這些商品底價值如何變而表現爲貨幣；以後貨幣底多方面的功用又是如何發展出來。

第二編說明商品價值，商品價值已經發展成爲貨幣之後，如何更進而發展成那偶像怪物叫作「資本」的，這種怪物因消費或吞沒勞動階級之勞動力以增加牠自己而生產剩餘價值。

第三編說明這種資本主義式消費勞動力之進程及條件——說明這種對勞動階級之剝削，或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這第三編說明這種資本主義消費勞動力之殘忍的不歇的延展，甚至於超過勞動階級生活的忍受力之限度；牠又說明以後工廠法所規定之必要限度及限制。

然後第四編說明如何並且用什麼手段，那吞沒勞動力的怪物——「資本」——不怕你有工廠法之裁制的限制，牠仍然逐步前進愈來愈快地犧牲那被剝削（榨用）之勞動階級以擴大自己。

然後，第五編概括總論剩餘價值生產之全部進程；說明如何，為什麼原因，並在何地方，剩餘價值底生產才由那人類永遠必須的使用價值底生產發展而成功；說明剩餘價值積量變化之數學定律與勞動力價值積量變化之數學定律；又說明各種以數學方式表現並展示剩餘價值比例率之公式。

然後第六編又說明那最有效地掩飾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之詭計的遮蓋，即勞動階級勞動力之商品形態，或那勞動力價值之工資形態。就「流俗的」錯誤表面現象看，工資是報酬勞動之代價——而勞動是一種無價值之東西！——但這個第六編却說明工資是勞動力商品之變形的價值，是那模仿尋商品變形為貨幣或別種物件之特出的無產階級商品之變形價值。

第七編說明資本主義剝削（榨用）工人之結果：即第一，剩餘價值底積蓄及其繼長增高的積蓄——剩餘價值是被剝削的勞動階級所生產的。却被非剩餘價值生產者，即那實行剝削（榨用）的資本家階級所據有所積蓄；第二，被剝削榨用的工資工人方面勞苦工作之相符的增加，為苦工作而消磨憔悴的民衆之窮困艱苦底加深，以及這些結果之加重——因為在那無人

心的，殘刻的剝削（榨用）之上，又加以資本家之欺騙，並卑鄙地劫盜那已被剝削（榨用）的勞動階級。

然後，第八編說明這種對勞動階級的欺騙及盜劫，不是什麼新鮮的事；說明只有以原始的盜劫加諸勞苦工作的民衆，資本主義才能夠開始牠的勾當。以侵佔生產要具及商業上公然欺騙之直接的盜劫；以捐稅等等爲手段，以侵佔中古的教會財產而閉塞這條勞動階級賑濟之道，等等爲手段之間橫劫掠——只有用這樣的整批的盜竊及掠奪，資本主義能實際出世——只有這樣，資本家階級才能夠賴牠的「所謂原始積蓄」而出世，只有用這「原始積蓄」資本家才能夠開始進行以資本主義剝削（榨用）勞動階級之勾當。

那末，這便是馬克斯論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偉著——資本論第一冊——之壓倒一切的偉大莊嚴的綫索——這便是他那書底不可抵抗的前進的步驟。

馬克斯遭受壓迫，東奔西往；命運恰巧只允許他住在經濟科學底大寶藏附近。假若他不是在德國，法國及比國先後被放逐，也許像他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那樣嚴重的判罪永不會出現。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譯者按此指其中的圖書館）經濟科學上一切不朽名著之唯一大貯藏庫，馬克斯似乎在他亡命中曾經有那麼多年極力利用這英國博物館。

這第一冊爲馬克斯完成的唯一冊資本論。牠無數次被稱頌爲一部偉大著作，一個永垂

不朽的著作，諸如此類，牠確乎當之無愧。但單只口頭稱頌並不足表彰。我希望並且相信讀我這書的人能夠深切知道這個：馬克斯底著作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是更巨大；簡言之，牠的偉大程度爲人們以前所不曾想見的。關於這一點來布克乃西提 William Liebknecht 說得好：「神話中那個母獅子受一個貓底譏笑，因爲她只生下一個小獸，而沒有生下半打小獸，這時候，她驕傲地回答說：我只生一個，但生的是一個獅子」。

在這全書中，馬克斯無處不是以科學方法分析資本主義。馬克斯不辭勞苦搜集那些隱藏於「經典的」經濟學家著作中之資本主義的真情實理，將這些真相列成恰當的形樣與次序，併他自己的發現一起，編成一個可以了解的科學的整個東西，和盤托出。即他自己的科學的批評的表布。馬克斯以他那「斲輪巨手」將資本主義從牠的根底及初期的開始，牠的發展及牠必然將到的末運，源源本本細細分析敘明。他描寫資本主義發創之條件；他說明資本主義在牠胎胚階段是如何的，在牠幼年時代是如何的，在牠成熟時期是如何的，在牠衰老及快要來臨的崩潰階段是如何的。他的資本論詳盡無遺地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的成分及性質，牠的歷史的歷史前的原因，及資本主義的積集之歷史的趨勢——這趨勢是毫無可疑的走向資本主義的敗亡，或牠的移轉及黜廢。

馬克斯這部經濟著作是澈頭澈尾自始至終極嚴格的科學的。自始至終，這本書不給資本

主義的辯護者或「流俗的」經濟學家以絲毫抨擊的機會或漏隙。譬如，一個人在某項極危急地位中，他的唯一希望就在或是做一個獸子，否則是一個撒謊者，同樣，替資本主義辯護的「經濟學家」，他們不自量地攻擊馬克斯偉巨的著作，無論是整個的或部分的。除了不是誤解資本論，即故意曲解牠以外實在沒有別的办法。

然而馬克斯那顛撲不破的科學是有那麼穩固，所以對牠施行的攻擊，都已潰敗消失了，而牠却不受絲毫動搖或損傷。不但如此——牠不獨經得住一切對他的自然的敵人及破壞者之惡意而仍自顛撲不破；牠並且經受了一些善意的信徒之無意的損毀，許多誤會及誤解而絲毫不動搖。最后還有一層，牠經受所謂「科學的」山雀——即太忙碌的專會出風頭的「玳瑁玳瑁」的馬克斯主義者——之一切愚蠢及搗亂，而自顛撲不破。

不怕馬克斯所從著述的工作是範圍極巨大的；不怕他的主題有多方面的困難及複雜；不怕一切各色各樣的所謂「馬克斯主義」，無意弄錯謬的及故意錯謬的，不怕一切那些只有半知半解去研究馬克斯資本論之時間，而結果必免不了斷章取義的處置資本家，以貽誤許多誠心研究的學生之人們；不怕資本主義雇傭的教授們所提倡的一切有結構的愚蠢，及有組織的廢話；不怕一切集合環攻牠的「私人利益之切齒恨怒」——不怕一切——馬克斯底那真正傑出的科學却光芒萬丈地壯嚴靜穆地普照天下，有如那崇高，輝煌，慈惠的正午時中天的日球。



## 馬克斯經濟名詞釋義

〔譯者按本書附錄馬克斯在資本論冊中所用經濟及其他人（英譯）辭語約七百餘，一一加以簡要註解，茲擇譯其中重要者如下，仍照原來按英文每字第一字母而排列之次順，並錄出英文原字）

絕對價值 Absolute Value：單就其本身論，而非就其與任何別的價值之關係論之價值。

絕對剩餘價值 Absolute surplus-value：以超過「必要勞動」的「剩餘勞動」而生產的價值；或以構成「必要勞動」底絕對延長之勞動所生產的價值。（參攷必要勞動及相對剩餘勞動）

抽象 Abstract：在主觀心理上加以分開，或抽開；專就事物底相同處而略去其差異來看；例如在「各種勞動全都是耗竭精力的」這句話裏面便是抽象說法。這話是說：抽象出來的勞動，或抽象的勞動，或抽象中的勞動，是耗竭精力的——不問其是成衣之類的勞動，或是疊磚之類的勞動，或是農作或是任何別種的勞動——人類勞動總是耗竭精力的。

抽象勞動 Abstract Labour：人類精力之產業耗用；人類產業之勞動，不問其是何種產業：「具體勞動」之反面。

積蓄 Accumulation：由滋長或添加而成的增大；積聚；例如由重複地逐步前進地將剩餘價值變為新資本而得的資本積蓄。

物品交易 Barter：商品直接交換；經常的商品交換之最初形態，（與後來發展的商品流通不同，商品流通之進行最先是賴有「一般等值物」，後來又賴有貨幣為手段。）

資產階級者 Bourgeois：就字面直講，指一個城市人；或屬於資本家階級的；製造業或中產階級中的一份子，一方面與地主貴族有別，他方面又異於工資勞動階級。

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資產階級作家之政治經濟學，此派政治經濟學可分為兩部分，恰與兩個不同時代相符合——即古典時代，及流俗時代。古典時代之特色為忠實的探討及研究，以李卡多 Daird Ricardo底科學成就集其大成，而終止。以後即接着有流俗時代，其特色為各種各樣無知識而狂妄的廢話；流俗派政治經濟學愈來愈替資本主義底真品性作掩飾與隱諱，牠便愈博得那班利害攸關的資本家階級之信從及頌揚。

資產階級 Bourgeoisie：一切資本家階級，包括一切大的小的店主，放債人，經紀人，銀行家，地主等等，及一切各種專門職業家。

Boyard：歐洲多瑙流域之貴族，頗似封建時代的英國地主貴族，依賴農奴底勞動爲生，這種勞動名爲Carvā與jobāgie。

資本Capital：因吸收不付代價的勞動而擴大的價值；自行擴大的價值，其擴大的祕訣在趁發生作用時吸收不付代價的勞動。標準資本（即工業資本或資本本部）是一種藉消費工資工人底勞動力以增大自己的價值之價值；或直接吸收不付代價的勞動以增大自己的價值之價值；牠是「吸取價值創造力之價值」（見資本論第二十三章）。資本乃是「價值」那偶像底歷史發展過程中超過「單純貨幣」階段而更進的一個階段。標準資本之吸收不付代價的勞動是直接吸收的。至于各種推演出來的資本，如商人底資本，放債人底資本，地主底資本等等，牠們吸收不付代價勞動是間接的，實際的吸收是在產業中進行，結果所得的剩餘價值隨後却變爲利潤，地租，利息等等。

資本主義制度 Capitalismus：現今的社會制度，牠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分配；即主要地專爲投資的資本價值謀自身的擴大之生產及分配。

資本家Capitalist：具有資本的人，或獲得剩餘價值或剩餘價值底任何部分，如利潤，地租，利息，納費等等之人；泛指在資本制度下自己不屬於生產階級而能維持生活的人，或

自己不生產任何東西，而能謀生的人，所以他是以生產階級（即工資勞動階級）爲犧牲而維持生活的人（因爲人類非賴勞動產物不能生存）。

資本主義的生產 *Capitalist production*：榨用工資勞動者底體力，或消費勞動階級底勞動力，以生產價值及剩餘價值爲社會底生存資料之制度。

資本集中化 *Centralisation of Capital*：將許多項數已經集中的或形成的資本，更進而積蓄於一個支配之下；將許多小的資本吞併成一宗中央的較巨的資本。

流通的資本 *Circulating Capital*：一項資本價值中那輕易迅速地經過全部資本所經的特色周圍之部分（在原料等等中）。

流通的媒介 *Circulating Medium*：貨幣底一種功用；在商品流通中發生作用的媒介或中間人。

流通 *Circulation*：商品底一切買賣變形之總和；藉貨幣將商品分配於其消費者手中。

流通資本 *Circulation Capital*：任何時期中市場上之諸種資本價值；例如一個資本家所具有的商品及貨幣，他這些商品是被提出於生產進程外，而他的貨幣却當作商品底實現形態或變形形態運用。

資本流過 (Circulation of Capital) : 由商品流通 (其特色是為售賣而購買) 申引而得來的價值流  
通運動 (其特色是為購買而售賣) ; 如馬克斯底公式 貨——商——貨 所指示的一種兩  
階段進程，或更確切點說，如貨——商——貨 (M) 所指示的一種兩階段進程，此進程  
底目的在擴大價值。

商品流通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 馬克斯的公式商——貨——商 (C——M——C) 所指示  
的兩階段進程；將商品分配於消費者之近代方式；以兩重變形或「完全」變形，或以先賣  
再買的兩重進程，將商品變為別種不同的商品。

階級意識 (Class Consciousness) : 對於勞動階級與資本者階級間衝突的利益之察覺或意識。

古典派經濟學 (Classic Economy) :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底科學階級 (到 Ricardo 為止)，牠忠  
實地力求了解並表呈現代政治社會底經濟制度——即資本主義式的財富生產及分配。

集合的工人 (Collective Labourer) : 共同作一種聯合作，或一個完全工作，或共同生產一  
種商品之一羣工人。

集合力 (Collective Power) : 集合的工人底一種格外的新力，超過那些個人力量之總和。

商品 (Commodity) : 使用價值與價值底聯合體；任何具有價值的有用物或使用價值；以價值之

資格到市上的產物；自然的真實與社會的真實構成之混合體，明言之，即構成使用價值之自然真實（物質品質）與構成價值之社會真實（含化的社會勞動）所成的混合體；任何產業的產物，對非牠的生產者爲有用的，而生產牠之目的在將牠交換出去以實現其價值的，即是商品。

資本底組成成分 *Composition of Capital*：（一）資本底有機體組成；一個資本價值所含生產要具價值與勞動力價值（工資）這兩種成分之相對比例；（二）資本底技術組成；資本主義的產業進行上必須的各種需要（建築物，機器，器具，原料，勞動力）之相對比例。

資本集中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使許多工人失去生產要具底所有權，又使個人資本家積蓄那些生產要具，以形成許多小的資本。從這進程再進一步便是「資本集中化」進程。

具體勞動 *Concrete Labour*：人類勞動之任何特別形態，或具體例子；某項個人工作；某項分立的<sup>1</sup>人類勞動，例如硝皮，做鐵，或如生產任何一種使用價值之勞動。

不變資本 *Constant Capital*：（資本底不變部分之簡稱）：投入生產要具如原料，器具等中的那一部分資本價值；這項生產要具被資本主義的產業所消費，但其價值却破移入新商品中，一點不加，一點不減。

消費 *Consumption*：因用耗而消滅

變換 Conversion 變形或變質；如商品售出便變為貨幣，貨幣以購買而變成商品

周期 Cycle 周；一列事情永接同一次序發生；從一點或一階段經過各種別的階段，仍回原點；如近代產業底周期（循環），即從溫和的活動，而繁榮，而過度生產，至恐慌與停滯等時期相承以成一列。

死的勞動 Dead Labour 完結其活動的勞動；物質化了的過去勞動；已做了，已過去，已含化於產物中的勞動。

生產分部 Department of production 一切社會生產之馬克斯式分類，這分類是以每種產物是直接或是間接滿足人類需要而定；如是直接的，那產物便歸入第二部，即是個人消費要具之生產部；如果是間接的，那產物便屬於第一部，即生產要具之生產部。

分配 Distribution 分開配置；生產了的財富之分配，如勞動階級之分配於各種產業上。

製造中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in Manufacture 將一個生產進程分割或劃分為許多細節或初步工作，使每一個工人趨於變為那進行製造程序之多方面機械組織底一個下級而專門化的部分。

社會中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將人類勞動分割或劃分為各種不同的產業。

家庭工業 Domestic Industry 在家裏做的工作，在近代，家庭工業已大衰，僅僅是工廠底

附庸而已。

經濟結構 Economic Structure：任何一社會之所有各份子及各階級間彼此的特殊關係，此種關係如何是依照該社會底財富生產與分配階段或方式而定的；例如傭奴社會中奴隸，奴主及寄生者間諸種複雜關係；又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資工人，工業資本家及一切寄生者間之尤其複雜的關係，

價值底初步形態 Elementary form of Value 價值之最簡單或最基本表現；最根本或胚胎的價值表式，馬克斯由此一直根究其發展至價值以貨幣為表現之表式。

等值物 Equivalent：凡被認為等於某別種東西之物。

等植物形態 Equivalent form 在價值底關係或表式中，一個價值（對於所有者言）所採取之有用形態。

商品交換 Exchange of Commodities：以商品換商品，而且通常被假定是以商品換等值商品。  
交換價值 Exchange-Value 價值表現；商品內在的價值之外向的表形或表現。

榨用 Exploitation：原為一法國名詞，馬克斯採用來表示資本主義之消費勞動階級底勞動  
力；僱主以工資使用工人勞作；利用或吸收他人底勞動以獲得其中的剩餘價值之作爲。



表現：Expression 任何事物之表呈。

價值底外延形態 Extended Form of Value：英譯作「拓展」形態，殊失當，茲改爲「外延」形態；一種商品底價值與其他商品底若干有用物體成等式，而再三表出之表現。

商品拜物教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將一套人類關係，以心理或想像硬派入商品中：認價值爲一種物理的真實之迷信；認價值爲一種自然的物質的現象之迷信。

封建制度 Feudalism 在這種社會制度中，生產是基於農奴底勞動上，農奴是附於地主底土地，並是屬於他的土地。

固定資本 Fixed Capital：投入爲房屋，廠所，器具，機器等的這一部分資本價值，這些東西都只緩緩地才會消耗的，所以投入其中的資本價值似乎是比較「固定」。

形態 Form：任何真實之對象；任何事物之外面表現；例如麻布底價值之形態可以是一件外衣。

資本底種種形態 Forms of capital：一項資本當他通過其周圍時依次經過採取之許多不同形態。例如某一資本價值以貨幣形態開始流通；然後其形態變換了，這資本價值轉入於一切不同種類的產業必需品（生產要具及勞動力）；這些各種各樣的資本價值于是又變入新

商品中；于是以這些新物體或商品底形態，這資本價值被放入市場，最後仍變回爲原來的貨幣形態。

價值底形態 Form of value：即交換價值；一項價值之四種不同的表象格式或表現（即初步形態，外延形態，一般形態，及貨幣形態。）不幸「價值形態」這個名稱有一點含糊兩可。牠不但指那四種不同的價值表式之任何一種，並且指那組成任一種那樣價值形態之兩端中任一端；例如，價值底初步形態含有「相對」端及「等值」端，相對端亦稱價值底相對形態，等值端亦稱價值底等值形態。

價值底一般形態 General form of value 表現價值的第三種格式或方式（如馬克斯所闡明的）；直接在「貨物形態」前之價值形態。

手工業 Handicrafts 任何種熟練的手工；在製造業（工廠手工業）未出現前流行的分行手藝，或熟練職工。

唯物史觀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叙說人類歷史之科學方法，牠根本以人類生活底物質條件爲基礎，而不以人底心理爲基礎。

理想的購買要具：Ideal means of purchase 貨幣底一種功用；使付款允諾得以購成商品的那種  
貨幣功用。

理想的價值尺標 Ideal measure of value ．．貨幣底一種功用；想像的金。

個人的消費 Individual consumption ．．生存要具之消費；因個人的生存所致成的財富消費。  
個人的價值 Individual value ．．某一種商品所實在耗去的社會必要勞動，不論那種商品底「社會價值」如何。

工業資本 Industrial capital ．．資本底標準形態；為謀剩餘價值而投入生產要具及勞動力中的  
那一部分社會資本。

工業後備軍 Industrial reserve-army ．．失業的人們，賴這些失業者，資本家更能切實支配並  
榨用僱用之工人，並迅速地推廣他們的產業事務。

生產底諸知慧力 Intellectual powers of production ．．如何去最善利用生產勞動之理解；在資本  
制度下，即如何去最善榨用工人之理解力。

勞動 Labour 勞動力在產業上的耗用；工人底精力或體力之生產性的外用；當他勞動力被消費  
時工人底動作。

勞動力 Labour-power 使一個人有從事勞動之資格的能力或體力。

勞動時間 Labour-time 一種商品底價值之內部而隱晦的尺標；即合理的價值尺標，乃被人們妄譯作（解爲是）一些合子。

資本底生活進程 Life process of capital：資本價值之一種拓大或增大進程，即消費或侵蝕工資工人底勞動力之進程。

活的勞動力 Living labour：勞動力在產業上之實際消用；勞動之實際含化於產物中。

Luddite 十九世紀初期一個運動，其特色爲毀壞或破壞當時代替工人而害得他無衣無食之機器。

製造業 Manufacture：工廠手工業；一種生產方式，爲資本制度初期階段中資本主義產業所特有的。

市場 Market：商品交換（購買及售賣）進行的地方；又指商品需求，如澳洲的產物之歐洲市場。

唯物史觀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馬克斯及恩格斯所倡導的一種科學理論，謂在不同時期之不同的歷史運動須用其不同的經濟的社會結構去解釋，而這些不同經濟的社會結構又須用產業發展之不同程度去解釋，或用社會底物質生產力之發展階段去解釋。

交換要具 Means of exchange 商品；對所有者無用而對他人有用之產物。

支付要具 Means of payment 貨幣底一種功用，藉此可以付清欠款。

生產要具 Means of production 任何產業生產上所必須的一切物件；勞動工具（器具，器

皿，機器，房屋等）勞動主物（如原料等）及次要物料（如油，化學品，染料，汽等等）。

生活要具 Means of subsistence 人所賴以生活或生存的物品；人類生活所消費或用以，及消費的物件。

價值尺標 Measure of value 貨幣底根本功用，由此功用直接或間接生出一切其他貨幣功用；貨幣用以測量一切商品之功用。

機械組織 Mechanism 任何制度或機械之結構；如製造業底機械組織（即作各種不同活動的人聯成一體），又如一個工廠之機械組織（即機器全部）。

流通媒介 Medium of circulation 商品流通進程中一個媒介（為物品直接交換中所沒有的）；在商品流通中，做流通媒介的或是貨幣，或是一種「普遍等值物」。

重商主義者 Merchantist 一派經濟學者，他們以為一國底財富在於金銀之多少，所以他們極力提倡輸出商品而輸入貴重的金屬。

商人資本 Merchant's capital 在商品流通進程中商人所運用的資本；資本底一種申引的形

態。(雖然商人資本之發生在標準資本之前，但他的社會地位却(對標準，資本，即對工業資本)為次一等的，輔助的。

商品變形 Metamorphosis of commodities : 商品形態之變換如皮靴之變為貨幣，或貨幣之變為聖經或白蘭地酒。

中等階級 Middle class : 資產階級或城市階級，居於地主貴族(或封建主人)與勞動階級之間；即資本家階級。

貨幣 Money : 完全發展了的「等值價值形態」；價值形態，或價值表式進化中最後一階段，這項進化據馬克斯證明共有四套，即初步等值物，外延等值物，一般等值物，及貨幣等值物。

貨幣商品 Money commodity : 由一切其他商品中選出作貨幣或一般等值物用之商品(如銀或金)。

價值底貨幣形態 Money form of value : 即含化於商品中的社會必須勞動如今所普通採取的表現形態。

計算貨幣 Money of account : 貨幣底一種功用，藉此功用可以計算任何價值底數量

國民財富 National wealth : 一個虛設的幻想；政治意想學底一個虛構物。「所謂國民財富中

與近代人民所有的唯一部份却是他們的國債」。見資本論第三十一章。

自然價格 Natural price…亞但，斯密士 Adam Smith 所創的一個經濟名詞；任何物件之平均價格，被假定是等於生產費用的。

生活必需品 Necessaries of life…沒有這些必須品，勞動階級便不能生存，不能工作，工人生活所消費之東西。

必要勞動 Necessary labour…生產勞動階級底生活必須品之勞動；或生產那種必需品底價值之勞動。

必要勞動時間 Necessary labour-time…工作日中工人生產其生活必需品底價值之那部分時間。

必要價格 Necessary price…重農派經濟學者所創的一個經濟名詞，與亞但，斯密士之「自然價格」有同一意義；商品底平均價格，據說（錯誤地）是等於商品底價值。

名義工資 Nominal wage…化爲名義形態之勞動力價值；例如值兩金鎊的勞動力變爲兩金鎊。勞動對象 Object of labour 即勞動主物。

資本底有機體組成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一個資本價值分爲「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之比例成分；例如，百分之八十爲不變資本，百分之二十爲可變資本。

付代價的款項 Paid labour：這是資本主義的俗話，其實只能指付代價的勞動力才講得通；這一個名詞被馬克斯作科學的應用，指生產價值的勞動量；必要勞動。

勞動報酬 Payment of labour：資本主義的俗語，其實只能指「勞動力報酬」才講得通。

農民 Peasant 農業工人；耕地工人。

小資產階級 Petit bourgeois 小的中等階級；小的資本家；例如小的製造家或小的店主。

重農派經濟學者 Physiocrats：十八世紀一個法國經濟學者 Dr. Quesnay 一派。他們主張土地及其製造的出產是唯一的財富，貨幣只是欺人的東西（虛假的）。他們又提倡自由貿易及人身自由。

論件工資 Piece—wage：勞動力價值被譯成報酬工作之價格，於是好像工作底勞動是得了代價，其實不然。「論件工資只是論時工資之變相，而論時工資又只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之變相」。見資本論第二十一章。

價格 Price：一個價值之貨幣表現，完全發展的交換價值；或價值形態。

價格形態 Price—form：將貨幣當作一種商品底價值之表象形態時，貨幣便是價格形態。

原始積蓄 Primitive accumulation：一個階級自己的產物之理論上的積蓄，一班人妄認為該階級是因此而變成資本家階級。馬克斯刊證明其實原始積蓄一方面是盜竊的土地及別種賊



物之積蓄，一方面是財產被剝奪的工人之積集於製造城市。

原始勞動 Primitive labour：如今形成爲資本家的那班人之原始產額（在理論上所隱示的）或成就。

私有財產 Private property：私人專有的財產；一個私人或少數個人所專有的財產，例如私有公司，私有店廠，私有托拉司，私有鐵路，私有電車，私有工業，私有專賣權等等。

私有財產這種社會制度原是基於個人享有其自己私有或專有產物之公認權利的，但如今這種權利反被顛倒成享有他人的勞動產物之奇怪「權利」！

生產 Production 改變東西底自然形態，使適合人類使用之產業進程；使用價值之製成或作成。

生產性的消費 Productive consumption：生產進程上所必須的生產要具消費。

勞動生產力 Productiveness of labour：若干數量的勞動生產使用價值之程度。勞動生產力之高或低是與某一定數量的勞動所作出的使用價值之多少相符合的。

勞動生產程度 Productivity of labour：與「勞動生產力」同一意義。

利潤 Profit：剩餘價值之一部分。（剩餘價值是根據生產剩餘價值所耗用的工資價值而計算的，但利潤却是根據投資的全部資本而計算的）。

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財產被奪的勞動階級，這裏所謂財產被奪是指生產財富的物質要具被奪去；被剝奪而無生產要具（沒有土地，沒有器具，沒有原料，等等）的大多數人民，他們形成一個階級，受那奪去他們的東西之另一階級底支配與壓迫。

利潤率 *Rate of profit*… 投資資本所獲益總數，與投資資本總數之比較觀；利潤總數與投資資本總數之比較觀；例如投資資本百分之若干。

剩餘價值率 *Rate of surplus value*：資本底可變部分之增加率；投入勞動力的資本價值之相對擴大限度；投入為工資的那部分資分資本價值之滋長；譬如，若投二百金鎊於勞動力中，而這勞動力生產值二百金鎊的新價值，那末，資本價值之增大便等於工資投資底數量，剩餘價值率豈不是百分之百。

原料 *Raw materials*… 未完成的勞動產物，凡先前勞動底產物，為化成新商品的物質物體所必須之物料，均為原料。

真的工資 *Real wages*… 完全變形的勞動力價值，即變成工人生活要具那種最後形態之勞動力價值。

相對形態 *Relative form*… 與某一別的形態相比較之形態。

相對剩餘價值 *Relative surplus-value*… 改變了的「必要勞動」之產物；增加勞動生產力（程度）

使勞動時間變為剩餘勞動價值時間而生產之。

相對價值 Relative value：與某一別的價值作比較之價值。

再生產 Reproduction：等值物底生產；例如資本之再生產，藉此那消費了的資本得以不斷地時常填補。

農奴 Serf：封建時代底特色工人；附於地產並屬於地產的工人。

簡單的商品流通 simpl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單只致成商品變形之售賣及買購條件；單只使商品內非須要的形態變為須要的形態之賣買；一種公平交換，藉此，值兩金鎊的對所有者為非有用之商品，變而為值兩金鎊對所有者為有用的商品。

簡單的協作 simple Cooperation：個人們或諸個人羣體之協作，全體共做某同一種的工作。價值底簡單形態 Simple form of Value：與「價值底初步形態」同。

簡單的再生產 simple reproduction：據一般假定說法，資本家階級為生活而消費了一切生產的剩餘價值，而產業上所消費的資本及一切資本主義條件與關係又恰恰再被生產出來，然後資本主義進程才能照原先一樣資本價值比例繼續進行。這種資本主義生產之理論上假定的再生產程度便是簡單再生產。

熟練勞動 skilled labour .. 須要特別訓練的先前勞動才能夠生產的那種勞動之應用於產業上。

奴隸 slaves 爲他人所有而當作財產的人；被過去爲別人底利益而工作的人

社會化 Socialisation .. 化成社會性；例如在資本制度下勞動之社會化。

社會的使用價值 Social-use-values .. 商品；未經交換時只對於非所有者爲使用價值之使用價值。

社會財富 social wealth .. 社會產業所生產的財富；即所謂「國家財富」。

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 任何物品在社會上的平均價值，這種社會價值是真的價購，與那物底個人價值不同。

交換範圍 sphere of exchange .. 商業交易(買賣)進行之範圍，或物品直接交換之範圍。

生產範圍 sphere of production .. 任何單一的產業；例如成衣業，建築業等等。

標準資本 standard capital .. 產業(工業)資本；構成資本制度底基礎的那種資本範圍。

資本底標準形態 standard form of Capital .. 即標準資本。

貨幣標準 standard of money .. 即價格標準

價格標準 standard of price .. 貨幣底一種功用；測量一切價格並比較一切價格之貨幣功用。

價值標準 standard of Value .. 與「價值尺標」同

聖西門主義 St. simonism：十九世紀初期一種玄想的社會主義，其中心格言爲「各盡所能，各取所須」：「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capacity, and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勞動主物 *subject of labour*：產業上受勞動或被勞動的物品；凡經勞動改變爲一種新產物之東西，或是純粹的自然產物，或是先前勞動底產物。

價值底實質 *內容 substance of value*：合化於商品中的一種非物質實質（有點像一篇講演底實質）；構成價值之真實或質；合化於所謂「商品」那種社會物品之一般或抽象社會勞動。

供給與需求 *supply and demand*：在市場中，任何商品之供給以期售賣的數量，與購買者所須求的數量間之關係。（一般人竟假定供求底情形支配（節制）價格；但，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價格節制供求底情形。其實，變化無定的供求情形只擾亂價格之水平線——這正是節制或規定價格之反面。）

剩餘勞動 *surplus labour*：在生產其生活資料底價值外，工人所做的勞動。

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工人超過其生活資料底價值外所生產的價值，或超過其工資價值上所生產的價值。

價值底表記物 *symbols of value* 銀行鈔票；價值之一種代表物，表記物；象徵的貨幣，如紙

幣。

稅 taxes：政府捐稅，足以增高商品底價值；資本家階級用來再進而犧牲被權用的勞動階級之一種手段，捐稅足以增加必需品底價格，因而低減工人底工資，（如果貨幣工資沒有相同增加時），自然也降低工人底生活標準。

資本底技術組成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當作產業資本用的生產要具總量與那樣的勞動力總量間之比例關係。（資本底技術成分發展到更高程度時，生產要具量便相對增加，勞動力量却相對減少）

論時工資 time-wages：以確定期限（如以日計，以星期計等等）售賣勞動力時，改變了的勞動力價值表現自己的形態。

標記貨幣 token money：實在具有的價值不及所標示的多之貨幣；如英國鑄幣中之先令，辨士等。

改形 transform：改變形態；例如，在商品流通中，商品變形為貨幣，或貨幣變形為別的商品。

轉移的價值 transmited Value：從某一物體轉入另一物體中的價值。

價值 value 被商品生產含化於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有時，價值亦作那商品底本身言。

(價值是馬克斯所指為商品底「偶像」(神物)。價值是一種精質，或力量，硬被人的想像派入商品中，此種精質或力量似乎是在商品交換過程中肯定自己。價值是一種在如今金子重量來測量之想像的力量。價值似乎又會從這個形態疾速變入那個形態。價值不但在交換進程中，並且在商品生產進程中，疾速地形變，隨消費的生產要具而不見了，又再出現於新商品中。價值是一種力量，被人類心思所客觀化入於商品中，而認為是一種自然的物質真實。在不科學的頭腦看起來，價值似乎是商品底自然屬性；牠硬被人類心思派入商品中，當作一種自然物質屬性，有時甚至被當作商品之唯一主要的自然物質屬性。當作價值時，商品似乎會自動地發生作用；不待主人底允許，這些價值會不斷地交換其比例表現；而商品分配之方程又為這些比例表現所決定；於是商品主人底社會行動總像是商品(當作價值時)底行動，儼然是商品支配所有者(主人)，而不是所有者支配商品。商品底流動于是被人想像為是商品自己的行動，正好比非洲森林中風吹動的樹葉之動作，被崇拜神的土人想像為是樹葉底生命及意志之表現一樣。價值，這種「物神」，既作了資本主義財富之「靈魂」，牠便再進而變本加厲：價值似乎會自行繁殖，會生出更多的價值來了。)

價值形態 value-form：交換價值；藉另一種商品底物體以達出一種商品自己的價值之表現或

表式。

勞動力價值 Value of labour power 含化於工人生活要具中的社會必須勞動量，所以即是含化於從此中存入工人身體中的勞動力之社會必須勞動量。自然，在一種意義上講，勞動力價值是靠那些生活要具底數量及工人生活標準而定；但這個數量或標準在任何一定時間，是完全爲人所知道的，因爲有牠的傳統品性。所以，生活標準既不疑問時（或已知）含化於工人生活資料底生產中之社會必須勞動，便是依勞動生產力而定。

普通等值物……貨幣底一種功用；所有一切商品之等值物；貨幣（推倒以前一切一般等值物）不付代價的勞動 unpaid labour：馬克斯從資本主義俗語「付代價的勞動」申引出來的名詞；

即生產剩餘價值之剩餘勞動。

不熟練勞動 unskilled labour·平均工人所具未受特別訓練的勞動力之消耗。

使用價值 use-value 任何東西底有用方面或品性；一種東西之各種有用的物質品質；一種東西之可以供消費用的性質；如麵包底使用價值，在牠的甜味，有益衛生，易於咀嚼，易於消化，含有滋養料而又有味，極能充飢；有時候，有用東西本身即是使用價值。

息錢 usury 卽利息；使用借款之報酬；借用借款所付之借款代格；使用他人的貨幣之代價。

「息錢」這名詞在資本主義未出現前，已成一惡名詞。自資本主義興起後，此字只用以表



明用絕高度利息錢款給人，或以較平均利率為高之息錢借出款項——即現今所謂「高利貸」。於是從前所謂「息錢」，如今換了一個體面的名稱，叫做「利息」這件事實是一個極有意義的歷史事實。這也很足以證明因社會結構變改，因社會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非」便變為「是」了。

效用 *utility* 用處；使用價值。

可變資本 *variable capital* 資主底可變部分；一項資本價值之投入勞動力的那一部分——所以稱為「~~本~~變」的，是因為投入的部分（數量）會滋長而增大。在以可變資本（工資）購來的勞動力中，資本家得一些含化的勞動，此勞動在產業上擴展為更多的含化勞動，使資本家得利益。換言之，含化於工人體力中（或生活要具，或生活中的）勞動也許是半個工作日底勞動，但含化於工人底新產工業產物中而為資本家作的勞動却為全部工作日底勞動。

流俗派經濟學：*vulgar economy* 近代那膚淺而淺薄的所謂「科學」——資產階級經濟學。這派經濟學自從 *Ricards* 底科學著作以後，便「變而專只從事淆亂是非，替資本主義強詞辯護，軟化勞動民衆，而不去求對政治經濟學的科學了解，及忠實的表白。

工資 *wage*：變了形的勞動力價值（無論是名義工資，或真的工資）

工資工人 *wage-worker*：資本制度下的工人，他不是爲自己而勞動的；爲主人而從事生產的工人，其工資必然是少過於他的產物。

財富 *wealth*：任何種的使用價值，或有用物件，無論其是否爲勞動所生產的。財富這個名詞是非常含糊的；牠可以指任何種的物利，享樂或所有物言。當作物利講時，財富可以指一個聖誕節禮品，或甚至如新鮮空氣及日光等類東西；當作享樂講，財富可以指一個汽車，甚至於如一個佳麗的早晨，或晚夕，或宜人的天氣；當作所有物講，財富可以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貨幣）而言。當作貨幣講時，財富可以指單純的貨幣，或資本，剩餘價值，利潤，地租，利息，費金，或本錢或收入。財富這字又指富庶，豐茂，過多講。所以，除非上下文將牠的意義弄得明白時，「財富」這字普通必須加以形容，以確定其意義，否則其意義會空泛，害人而不利於科學的解說。